沈从文全集

20

沈从文全集

第20卷 · 书信

SHEN CONGWEN QUANJI

1956年(11—12月)—1960年

A1060025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㐨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　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沈虎雏　张之佩

1956年10月24日南下考察博物馆工作时摄于苏州虎丘

1956年冬在湘西吉首与苗族歌手合影
前排左二为沈从文，右一为音乐研究家查阜平

1957年10月安葬着明万历帝后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被考古工作者成功打开，作者和同事应邀前往发掘现场参与考察研究时合影

1959年10月17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作说明员　　内山嘉吉　摄

1958年夏与张兆和在北京

1960年春作者全家和刚从家乡来京的侄女沈朝慧合影

本卷收沈从文1956年10月至1960年间的书信及废邮存底，并选入张兆和致沈从文的少量信件，共计173件。

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1957年“反右”及其他政治运动前后的部分信件，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见闻、认识和心情。信中涉及到运动中一些人和事的提法，与落实政策后的组织结论或有所不同，或与调查澄清后的史实不相符，故信中提法不足为据，但为保存史料原貌，编入时未作改正。

目录

□1956年(10~12月) 1

19561005	复沈云麓	北京	3
19561008	致张兆和	济南	5
19561009	致张兆和	济南	8
19561010(1)	致张兆和	济南	10
19561010(2)	致张兆和	济南	18
19561011	致张兆和	济南	21
19561012(1)	致张兆和	济南	24
19561012(2)	致张兆和	济南	26
19561013	致张兆和	济南	29
19561018	致张兆和	济南	32
19561021	致张兆和	苏州	35
19561023	致张兆和	苏州	38
19561024	致张兆和	苏州	42
19561026	致张兆和	苏州	46

19561027 致张兆和 苏州 …………………… 53
19561028 致张兆和 上海 …………………… 55
19561029(1) 致张兆和 上海 …………………… 57
19561029(2) 致张兆和 上海 …………………… 60
19561029(3) 复张兆和 上海 …………………… 64
19561031 致张兆和 上海 …………………… 67
19561101(1) 致沈云麓 上海 …………………… 73
19561101(2) 致张兆和 上海 …………………… 76
19561102 致张兆和 上海 …………………… 80
19561103 致张兆和 上海 …………………… 84
19561124 致张兆和 长沙 …………………… 85
19561126·27 致张兆和 长沙 …………………… 87
19561129(1) 致张兆和 长沙 …………………… 90
19561129(2) 致张兆和 湘雅医院 ……………… 93
19561130 致张兆和 湘雅医院 ……………… 95
195612月初 致沈虎雏 湘雅医院 ……………… 97
19561205 致张兆和 长沙 …………………… 99
19561207 致张兆和 长沙 …………………… 102
19561209 致张兆和 长沙 …………………… 105
19561210 致张兆和 长沙 …………………… 108
19561211 致张兆和 长沙 …………………… 113
19561212 致沈云麓 长沙 …………………… 117
19561213 致张兆和 官庄站 ………………… 119
19561213·14 致张兆和 沅陵·吉首 ……………… 120
19561218 致张兆和 吉首 …………………… 122
19561219 致张兆和 凤凰 …………………… 125
19561222 致沈云麓 吉首 …………………… 128
19561226 致张兆和 长沙 …………………… 131

□1957 年 135

19570109	致沈云麓	北京	137
19570402	复沈云麓	北京	141
19570409	致沈云麓	北京	143
19570414(1)	致张兆和	南京	145
19570414(2)	致张兆和	南京	148
19570421(1)	致程应镠	上海	151
19570421(2)	致张兆和	上海	152
19570422	致张兆和	上海	155
19570423	致张兆和	上海	158
19570426	致张兆和	上海	161
195704 下旬(1)	致沈云麓	上海	163
195704 下旬(2)	致沈龙朱、沈虎雏	上海	165
19570430	致张兆和	上海	168
19570501	致沈云麓	上海	172
19570502	致张兆和	上海	174
19570602	致吕德申	北京	179
19570803	复沈云麓	北京	181
19570811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京	183
19570813	致张兆和	青岛	185
19570814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京	187
195708 中旬	致张兆和	青岛	189
19570820	致张兆和	青岛	191
19570822	复沈云麓	青岛	193
19570823	致张兆和	青岛	199
19570825	致张兆和	青岛	203

19570826	致张兆和	青岛	206
19570827	致山东大学负责人	青岛	210
19570913	致沈云麓	北京	212
19570925	致沈云麓	北京	214
19571028	复沈云麓	北京	217
19571103	复沈云麓	北京	220
19571108	致沈云麓	北京	222
19571120	致沈云麓	北京	224
195711	致沈岳锟	北京	225
1957年	致陈梦家	北京	226

1958年 …… 227

19580202	致沈云麓	北京	229
19580214	复沈云麓	北京	231
19580304	致沈云麓	北京	
	——元宵夜致云麓大哥		233
19580329	复李昌鄂	北京	236
19580402	致沈云麓	北京	239
19580415	致沈云麓	北京	241
195806(1)	致张兆和	八大处	243
195806(2)	致张兆和	八大处	245
195806(3)	致张兆和	八大处	248
19580825	致张兆和	杭州	250
19580826	致张兆和	杭州	252
19580926	致张兆和	苏州	256
19580927	致张兆和	苏州	259
19581010	致张兆和	苏州	261

19581101 致张兆和 南京 …………………… 263
19581105 致张兆和 南京 …………………… 264
19581114 致张兆和 南京 …………………… 267
19581118 致张兆和 南京 …………………… 270
1958 年冬 复沈朝慧 北京 …………………… 271
19581228 致沈朝慧 北京 …………………… 273
195812 月末 复沈云麓 北京 …………………… 274

□1959 年

275

19590101 致沈云麓 北京 …………………… 277
19590107 致沈云麓 北京 …………………… 280
19590108 致沈云麓 北京 …………………… 284
19590125 复沈云麓 北京 …………………… 288
19590131 致沈云麓 北京 …………………… 294
19590312 复沈云麓 北京 …………………… 295
19590316 致沈云麓 北京 …………………… 299
19590403 复沈云麓 北京 …………………… 303
195904 上旬 致沈云麓 北京 …………………… 306
19590417(1) 复沈云麓 北京 …………………… 308
19590417(2) 复沈朝慧 北京 …………………… 310
19590420 致沈云麓 北京 …………………… 312
19590426 致沈云麓 北京 …………………… 314
19590613 致沈云麓 北京 …………………… 317
19590620 复沈云麓 北京 …………………… 321
19590623 致沈云麓 北京 …………………… 324
19590704 复沈云麓 北京 …………………… 327
19590705(1) 致沈云麓 北京 …………………… 331

19590705(2)	致文华、复光	北京	333
19590712	复沈云麓	北京	336
19590724	复沈云麓	北京	339
195907 下旬	复沈云麓	北京	343
195907 月末	致沈云麓	北京	345
19590908	复沈云麓	北京	348
19590922	复杨其祥	北京	350
19590929	复沈云麓	北京	351
19591016	致沈云麓	北京	353
19591024	复沈云麓	北京	357
19591120	致沈云麓	北京	359
1959 年末	致历史博物馆馆长	北京	363

□1960 年 …… 365

19600102	复沈云麓	北京	367
19600108	致沈云麓	北京	371
19600118	致沈云麓	北京	373
19600222	致沈云麓	北京	376
19600226	致沈云麓	北京	378
19600302	致张兆和	汉口	381
19600303	致张兆和	汉口	383
19600306	致张兆和	汉口	385
19600308	致张兆和	汉口	387
19600309(1)	致张兆和	汉口	389
19600309(2)	致沈云麓	汉口	391
19600314	致张兆和	丹江	393
19600322	复沈云麓	北京	395

19600325	致沈云麓	北京	397
19600408	致沈云麓	北京	398
19600416	致沈云麓	北京	401
19600428	复沈云麓	北京	405
19600516	复沈云麓	北京	410
19600518	致沈云麓	北京	413
196005 中旬	复杨正中	北京	416
19600527	复沈云麓	北京	418
196006 中旬	致沈云麓	北京	420
19600620	致田纪熊	北京	423
19600626(1)	致张兆和	宣化	424
19600626(2)	致沈云麓	宣化	426
19600627	致张兆和	宣化	427
19600630(1)	致张兆和	宣化	428
19600630(2)	致沈云麓	宣化	431
19600702	致张兆和	宣化	433
19600705	复沈云麓	北京	434
19600715	致沈云麓	北京	435
19600804	致沈云麓	北京	438
19600812	复沈云麓	北京	440
19600817	致沈云麓	北京	443
1960 年秋(1)	复 怀 白 ——给一位安徽朋友	北京	446
1960 年秋(2)	致陈大章、李之檀	北京	451
19600901	复沈云麓	北京	454
19600904	致张兆和	宣化	460
19600906	致张兆和	宣化	463
19600918	致沈云麓	北京	464

19601010　　致张劲夫　　北京 ························ 467
19601026　　致沈云麓　　北京 ························ 469
19601102　　致沈云麓　　北京 ························ 473
19601214　　致沈云麓　　北京 ························ 476
19601227　　复沈云麓　　北京 ························ 478

一九五六年（十一—十二月）

19561005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长信，同时还得知给永玉①长信。我们都说大哥火力还太强。盼心静些，把身体保养好再来为国家多作点事。不要在体力未恢复前即心静不下来，影响身体好转。这里一切都好。孩子们都长得大大的，回来时房间也显得小了些。国庆前正值大雨，七十万人游行在雨中，队伍还很整齐，观礼台上全是外宾，看了也都极感动。我站到台子上，幸好照老乡办法，预带雨伞一把，站了四小时。雨中文艺队伍数千人，最神气合符天安门大坪子情调的，还是大锣大鼓琴琴匡匡下，四十八个狮子耍来耍去，引起来宾浓厚兴味；还有几条长龙，也十分神气。比较下，百十队伍高跷，未免滑稽了。北京这些玩意儿越来越新，再过几年，大乐队可能也要用一千支唢呐号筒（这次音乐最出色也是这些），来代替军乐队，用十口大钟和四十面大鼓来作前奏曲了。这种民族形式的场面，论效果还是动人的。纪念碑明年十一可能已完成。北京新建设太多，城里城外到处都大有变化，你再来时，决不认识了。例如陶然亭，简直和南方景物一样，我们看到时，真想不出这是陶然亭。昨天到怀仁堂听苏加诺讲演，相当深刻。这也真是历史上的国宾！

我过些日子可能要到南方看看，约一月时间，也许能多走几处，政协再参观时，我想如回来看看自治州一切新建设，一定极好。向达他们上次到湘西时，都以为我回来一定可明白许多事情，看出种种新气象。可是这边事情一多，就裹住不好分身了。我只希望多跑些地方看看，可办不到。还想看看敦煌，弄明白那边工作，因为近五年来那边工作似不大展得开，待想办法，要从新出点主意。我希望各处都看看，会对于博物馆明天布置工作有好处。我们馆中近年来面越来越缩小，不大合社会发展要求，也待各处看看，才能明白问题。又还想写几个未着手的小说，又想把丝绸问题深入摸几年，不知什么是最需要的。

大家都问你好，盼望你莫心急，学做一个在休养中的人，要什么东西可告我们。虎虎②已在做事，样子也像个什么厂里人员了。都念大伯。

二弟

十月五日

书过些日子寄，兆和去买。

沈云麓　作者的大哥，原名沈岳霖。云麓又常简写为云楼、云六。

① 永玉　作者的表侄黄永玉，画家，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② 虎虎　作者次子虎雏，当时刚从北京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在北京第三机床厂见习。

19561008
济　南

致张兆和

兆和三毛姐：

我们上车时幸有余庠同去，不至于为行李弄得拖拖沓沓。车厢黄黄的，一排共五人，分两段。坐位不怎么挤。更难得的是没有人吸烟，也少有人“放炮”。八日上午二时到德州，车停下来不再动，本应当上六点到济南，挨到十一点左右才到。路上虽多挨了时间，可是由德州到济南一路天清气肃，可看到大清早庄稼地爬梳得整齐如画，许多人在田间用牛耙土，实在动人。过黄河也看得十分清楚，真是幸运！十一点到山东博物馆办事处，住在一座小楼上，窗子外是一座教会楼房，院子中树木萧疏。我们很像两个新来的修道士到了一个修道院。十分像！打量住五天再过南京。

中午到文管处拜访一张老先生。后来到一第儿合作食堂吃饭，清清爽爽的。又到“人民公园”，虽然也有许多人围在一些年青猴子住的栊子边，彼此互看，也有人推小娃车在树下，也有搞对象的在树下默默的排队散步，也有芍药花坛，就只是地方太小，容纳到三千人民时，大致就应当叫做饺子公园了。

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

走着，十分从容。房子似乎都经过日本人改造过，低矬矬的看不出旧风味。小小的，一排排，都用红砖砌成，许多房子都应当名之曰“小洋房”，住的却大都是中国人。在这种房子堆堆里，却有几座建筑格外现眼，一是电影院，似乎极力求人承认是“民族形式”，我们还是不承认。因为用红砖，形状和护国寺劳动剧场差不多，却大过一倍，前面有大红柱子四根，大致连建筑师

也不大明白这柱子会红到这种不调和程度，是为什么！其次是山东剧院，前面如一大牌楼，威严堂皇，后面却如这么一个大圆棚，作深灰色，大致也是出于建筑师意外不好看！第三是一个绿琉璃瓦顶庞大建筑群，有许多房子，前边还有大照壁一，高桅二，后楼一座则仿佛宋人画的仙山楼阁。四围长墙又高又结实，路是石板路，这才真是民族形式！就是博物馆现在地址。外表令人满意。这房子谁也猜不出是谁作的，为谁作的。问问才知原来是卍字总会机构，二十世纪道教的回光返照最后一座建筑！照过去一个熟人说来，他们的祖师是专说笑话的济公，信徒每日必默祷，默祷对象却是熊希龄。真正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和搞近代史的人说，人还不相信的。

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

现在已黄昏了，窗外树影逐渐模糊，对窗那座灰洋楼静

静的，只有二三处小窗口灯光照亮，更加见得幽静。照理这里望到的应当是一些年青白帽黑袍的女尼，或白衣白帽的女护士，总之，看到这些人从对面楼下走出，在院中幽幽的说点什么，窗中的一位充满了抑制不住的热爱，却抑制下来，是常情，是常态。如在此时此地，什么也没有见到，只能听到远处有不好听刺耳音乐连续——你说怎么办？没办法，听下去！不过最好还是听听别的音乐或女尼对话。天色虽黯下来，还有一片明蓝。月影子从疏疏树叶中透过，真是好情境，如有一点钟声代替音乐，我就更像修道士。

已经起始觉得累透一身了。我们只有如年青修道士一样，看够了这一切时，躺下睡去。明天一早将去拜会几个老先生请教。大致住四——五天就去南京。天气真美。凡事放心！

从文

十月八日下七时

张兆和　作者夫人，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作者此次出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身份出差。

19561009
济　　南

致张兆和

第二——十月十日[1]

兆和：

早上照理应被钟声吵醒，可是却被广播吵醒。除了前奏和体操曲子节拍急促，不知参加的人如何应付，此外都是好听的交响乐，这一点比北京似乎进步了些，因为大清早那有人要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听来像悲多汶，很奇怪，特别是声音从教堂小楼一角窗口□□来，中间还像是用大风琴为主要乐器。

天气极好，看看窗口树枝，只轻轻摇着，天蓝蓝灰灰，楼下院子还是没有女尼姑和护士，所以我也慢慢的放弃作修道士的心情，来听音乐了。

院子中有蓖麻和葵花，有砖砌月亮门和其他只有南方能见到的清洁。我们今天将到好几个地方去拜访当地长老贤达。也许即可能见到博物馆陈列（现不开放）。济南早上情形过一会就可见到，只听到汽车嘟嘟喔喔，大都还热闹，和早上不相同。

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各有领会。从现实出发的小蛮，必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

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作背景，为作买卖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的结果那么动人。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的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

音乐完毕，演说开始，一片嘈杂，大致是要我们吃吃东西，可以出门了。太阳初出，照在窗外，极静，动人。

今天照四十年前老例，黎元洪必到新华门前和人民见面，当时围在新华门前墙外的约三千人之谱。随后还可进中南海，从窗门看看黎元洪办公室中一切，大沙发和写字台。现在呢，住在北京的人，大都没有知道这回事，因为是在三四十年前。

① 十日　作者将日期记错了，实为九日。

19561010(1)
济　南

致张兆和

……是当时作主席的韩复榘老总派人作的。冒得虽高了些，不免如自来水管破后情形。另外有些水还是老方式，突突直冒成一团。现在一切变了，首先是塘式有了基本变化，不像旧样子。其次是最先说到的红楼房，原来是一座小小发电厂，本市许多年来已经在利用泉水发电。由此让我想起我说的两座房子中一座（第三），可能是由于十多年前设电厂，把一座极壮观的大殿拆去后，改成那么一座无神小庙的！济南有许多水可以利用，却偏偏选中这一处，经济打算才真是不大经济！最不调和是游览处被压缩到极小范围内，石墩子和靠椅坐位总共不到四十，加上“放鹤亭”茶座，再挤三十人，至多七八十人可坐下，全园子有五百人，即成煮饺子饱和状态，有二百人已显得十分热闹。总面积或者还不如东单到王府井（青年宫前面）时，路边那一带花木石山之多！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知是谁在横跨泉上一座小桥边，却竖了座小牌坊，高不过一丈五尺，宽不及一丈的牌坊上，两面各横书四字，正面是“洞天福地”，背面是“蓬山不远”，真像是说着玩的，彩画也有些凑合。最令人满意的是水色之清，和那几方绿色琉璃砖浮雕花朵，实在少见。那花砖图案，不仅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转用到戏院建筑装饰上去，还值得中

央建筑工程部派人来模取花样，好利用到北京其他新建筑装饰上去，和出国展时建筑装饰上去。不问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工人作品，真是在济南见到的好艺术品！

我们走了好几条石板路的大小街，都很干净。是旧街，街两旁小铺子可以买到柳条筐箩，砧板，牙痛药，膏药。此外还有打铁的，依旧如二千年前铁匠一样，赤着上膊挥动铁锤，敲出大而清脆声音，附近二十户人家都可日夜听到。风箱拉动时即放出一股红光和臭气，附近一二十家户口也可闻到。这种铁匠铺小县城中，常是位置在街口城门边，为便利乡下主顾。这里在街中，显然是为城中主顾预备的。还有个织毛巾厂子，一个人不住踹动脚踏板，一上一下，小梭子只是来回动，发出相当大声音。同时有十多张小木机在争响，一百步外还极吵闹。坐在机上的十来位少壮，却行若无事的继续工作，细棉毛飞舞也不在意。一成习惯，再来听目下许多音乐，一定都觉得太细声细气，不过瘾。还有个小作坊，专作乡村用的小铜烟嘴，手脚溜快的，十来人一齐动手。大街上还有理发馆，可躺下转的白圆椅，排队空在那里，好像在说："北京来的客人，看看我们，多从容。"但是小街上墙边剃头摊，却随处可以发现有人相就请教，在那里"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以得到"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可以得到"麻姑抓痒"之乐，不同古代的只是头上不盘辫子。他们按摩手术，也许还有保存的，过些日子会请入什么院教人。

旧街上还有小饭堂，玻璃窗口有成盘的烧鸡或大红灯笼辣椒，这种种生熟可口之物，十盘八盘的，和新派画家的画一样，摆得极有错综之美。如果摆这个的人是个画家，能把

颜色画作得那么色调鲜明，一定早得到一笔国际性艺术奖金了。如果当地艺术家会向这些现实生活场景取材，作品在参加全国画展时，也一定十分出色。街头街口到处可看到长得十分秀气干净的孩子，家庭可能穷些，样子却极快乐善良。还可看到许多小摊子，靠墙摆定，鼎锅中热气腾腾，作料十来种用洋瓷缸装定，以卖豆腐脑的摊架最富于色调之美。还可看到一车车大小柿子，和大篮小篮山里红果子，摆在街头恭候选择。又还可以看到装在篮子里为小孩子预备的炒米，白得胀鼓鼓的，用小小瓷杯量它，倒进小孩衣兜口袋里后，小孩就笑眯眯的走去。总之，生意交易货币价值额都并不怎么多，有些可能每天只赚个二几毛钱，可是都作得极认真，特别是主客彼此之间在这种小小交易中，形成一种友谊空气，这是只有从别一处来的人才能够领会的。

这里也有很大而笔直的新街，是用三合土和柏油作成的，街上用白灰划线，和北京一样。可是如果不是上下班时间，走路的人却不必担心，因为上街的大家都不太忙，汽车也走得相当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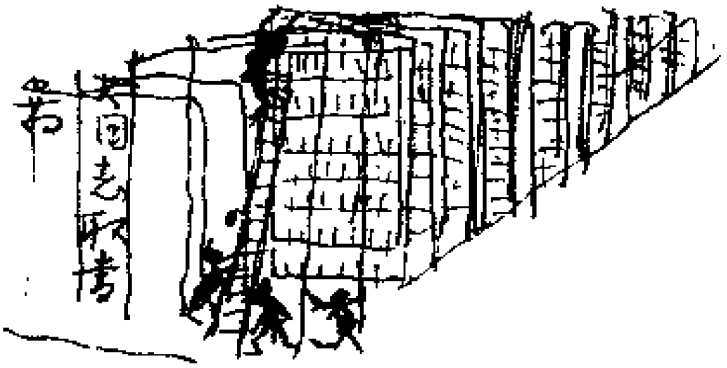
我们下午去大明湖时，又走过一些属于石板路最小的街，两旁有房子矮矮的，和方盒子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老街，麻线店针线铺等等全在这里。一切都像是生活别有办法，这只是摆着玩玩的。但是这可决不是什么玩的，因为过不多远路牌还明署贡院前街，可知是五十年前科举场所附近，所以还有几家古董店和书店，架子黑黢黢的，人也瘦瘦的，大致和科举一道，在五十年前就结束了历史任务，存在只是一种点缀。我们中饭是在趵突泉公园附近小馆子吃的，各人二十枚饺子，一碗馄饨。馄饨皮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

可见从业员对于工作之认真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

下午二时，我们去图书馆，馆在大明湖渡船边。码头边残荷倚斜，风姿楚楚，泊了二十多只有棚架的小游船，色调灰扑扑的。船只都相当旧了。有些船只可能一天只有一趟把，挣个四毛五角。下午我们到图书馆去拜访宋馆长，一谈又是半天。一半时间是在藏书四十万卷库房消耗的。看到许多《大藏经》，发现一片银红地好锦面。回来时再到原处吃过饺子和馄饨，已夜了。馄饨皮还是和纸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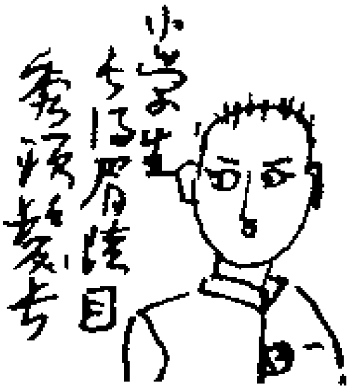
到了住处小楼上，作新来修道士的想象，被早上所见到的人间种种冲淡了。灯不大亮，人倦极，写到这里，觉得还是睡好。窗外一片黑，只闻有蟋蟀断续，声急促而悲。

我想还是放弃了在窗口看洋女道士作工作，也放弃了作新来修道士的想象，凡事简化，躺下休息好些。明天可开始看博物馆。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真是一种奇观！高过二丈，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上的片片一样，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道，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我想看看明《大藏经》，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搁在书架顶头，一个手足矫健女同志于是为爬梯子上去取书，到了顶上时，我们在下边仰头望着，令人担心比看杂技中的缘杆还要不安。因为实在太高，简直是一种表演。这些工作同志，在库房中书库工作一年半载后，



大致每人都可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至少是业余什么会时，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的。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我才放心。

济南人夜真静。这时节一切都似乎已睡眠了。我窗下院子中正有人说话走过，说什么虽并不清楚，可绝对不会是谈上帝信上帝的尼姑修士商讨《雅歌》内容。也不是新社会的什么新人，辩论学习问题。只是极本分地道的两位工干，对于伙食事件的意见。没有诗，不是传奇。远远地钟声响了，时候已到九点。昨天听人说这房子过去一点即先前之齐鲁大学，使我想起廿六年前①十月里一个斜风细雨早上，到学校大礼堂前见到朱经农夫妇，那一位夫人，还穿件摩登大衣。过不多久，就到一个小庙中看徐志摩的不言不语死身去了——我想还是睡了好，真累！昨天信中似误了日子，把日子写早了一天，黎元洪让人看看是今天。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就是头发通长长的。是课忙忘了剃？是家长忘了叫他们？是先生头发也长长的？原因不明。街上还有些现象也很有意思，女人穿干部服还是绝大多数，穿摩登旗袍少见。显然这里也是"实事求是"，"习惯方便"。郁风等设计对美院影响还不大，到这里自然更不成。又似乎见不到男女大学生。可能当面见到也不知道。明天可要去学校看看，从学生派头应当是可以看出成分的。二十六年前的"山东美人"，如果生了小孩，也应当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这一个美人我老记着，原因是脸上搽粉特别厚，和戏台上化



妆差不多，这一点有意思，因为爱美。

今天在大明湖边看到一个场面极有意思，一位年青军官穿着崭新草黄呢军服，胸边挂有四枚或五枚金色煜煜奖章，手抱二岁大女孩，另外一乡村生长的同伴，手拖一四岁大男孩，那青年军官一家大致刚从船上下来，回到陆地。游湖虽美事，可是到了岸边，抱女孩究竟是不大习惯差事。那一定是个英雄，打仗立过功，但是在家庭服务上，大致不甚当行。他必然乐意人家看到那些挂在胸前的勋章，且乐意有人问到得这些勋章的经过，有机会说它时，尽管说得极其简单或零碎，又不怎么合文法，但是绝对是动人的，照样记下也是极动人的故事。如果他正上船，我们也上船，在大明湖中就可以有机会不犯忌讳把话谈开来，一定说得他喜笑颜开！记下来送到《解放军文艺》，也会受张桂欢迎的。可是这时已太晚，他又正从船上到岸，就只好听他烂着脸②抱了小孩子走去。我试想他到家中应当怎么办。这个素朴的人，一定也很爱孩子，但是他却一定更乐意有人从他胸前勋章，发生一种尊敬之余的探询兴趣，他却极其热情的来报告得到这些东东西西的经过。他说话一定有点口吃。他大致还欢喜打打排球。他也许在早上出门时，挂上那些大小牌牌时，家中娃娃的母亲，却声音尖尖的说过："你都挂到身上去，有什么意思？又不是去见毛主席。又不是去开会。挂一个，够了。"不成，要挂还是全挂上好。他一定以为不够，要全挂起来，让人看看。并无别的意思，只要要人看看。还乐意人问问。看到的人已不少，可没有人问。也许划船的问那么一句两句吧，不够！天气夜了，只好回家。大致上车不多久，孩子在他身上就会睡着了，小脸却烫着那些勋章，冷冷的。他也许这么抱过一

些炸药，或者一架无线电。不管是抱什么，他想到的一定永远是我们不容易体会到的。这四个或五个牌牌，包含了一个时期剧烈万分的战斗，是无可疑的。这里必然包含了千万种炮弹的爆裂、各种死亡和流血。包含了一种坚毅和决心。还包含了为祖国的安全，国家的尊严，党的教育，和个人的献身荣誉感的激荡。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参预斗争的胜利象征，实在是万千素朴的心，贴近建设祖国的坚毅和勇敢的象征！但是现在看到的人，大致是无法从它联想到的。结果才在某一天，一个极严肃的场合中，在大会场中，高级首长来把这些金光煜煜的牌牌挂到胸前，这过程不是一二年事情，也许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应当让人知道，应当写出来才会有人知道。仅仅那么挂在胸前，是不完备的。

在另一处，我们又看到一个高级文化军官，衣笔挺，胖稳稳的，胸前不挂勋章，肩上可搭个什么柴思照相机。很文化似的。可能先是个大学生，转到文工团，升科长、部长。会英文或俄文，接待过许多次国际友人。能演说，工作很顺利，懂艺术，能跳舞唱歌。爱人或者还是文工团主要演员。相熟了，也一定极可爱。

我好像还忘了说起另外一种人，样子极善良，一天到晚工作，也看报，开会——是谁？总想不起。这种人很多。到街上随处可以碰头。

天气太热了，也许会变，会落雨，北京的雨比我们慢两天会赶到济南的。这么一来，我们上半天如何使用，可得费踌躇了。

今夜上床时极累，半夜却醒来了，再无法睡。窗外风声

已吹得白杨叶子细碎作响，真的风来了，雨来了，不大，可是麻烦。我想起那些剃头摊子，和在街头路角摆小摊，赚二毛三毛一天的小生意人，不知如何办。天气转冷，可穿棉袄子了。

这封信第一页已失，据残信编入。

① 廿六年前　徐志摩 1931 年遇难，故应为 25 年前。

② 烂着脸　方言，不大情愿，尴尬的表情。

19561010(2)
济　南

致张兆和

十日晚第四　十月十日

兆三姐：

今天在风雨中上了山，不知什么山，只是慢慢的上到高台地罢了。到处是新建筑工程在进行。我们到了新师范学院，四个助教陪我们看了文物室两点钟。在风雨中回到趵突泉吃中饭。饭后二点起始看"山东博物馆"，在十来间大小房子中绕来绕去，经过三点半钟，才离开。看了许多也听了许多，还准备明天再看。如机会许可，后天再看库房。直到如今，还不曾玩"大明湖"找白妞黑妞说书处拜访一番！看情形，大明湖只修庙，不说书。还是得看看。其实带点三秋衰落光景作诗本不妨说说，但不作兴说，什么好诗也没有了，只有让一块红布作标语牌牌招展于码头边，代替一切。回到住处时已六点，才知道累到一个程度。楼下正有音乐齐鸣。附近医学校许多学生刚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的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的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青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还有另外一种情景。今天上午到师范学院时，正值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挤着出门上饭堂，我们在这些年青人

中间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也极有意思。因为即“报上名来”，也还是没有人明白你沈某是谁，作什么事，正和传达门房差不多，望望不相识，一开口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什么也不干”，他却笑了。必须遇到好事的，才问问“客从何处来”，听说从北京来，也只是怀着一点点好奇神情，望望上下。可能最引起注意的还是我脚下一双学生鞋，证明和他们大伙“是同道”，因为许多人也穿着这么一双布鞋子。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在年青学生丛中被推搡着时，我看看面前许多女孩子，都和你在中公时同学相差不多，可没有发现什么“小黑猫”，但是倒发现了——或证实了另外一件事情，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竖，如戴胜一般，决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流注，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

我们今天看了《流浪者》，上下两集，分别买票，看完了出门再买票，小孩子一定觉得有趣，因为刚从前门进去，旁门出来，又从前门进去。大人也有些因为反复而感到趣味，不然不会常作冗长报告！院中坐位和灯光都还好，比大华像样一些。电影场面和末尾结果有点美国味，主要怕是向美国找主顾，要观众。殴打、跳舞、审判、结局都如美式。又是用刀！印度人相当聪敏，用到电影企业上，不走美国路线，将是奇迹！但无疑会突破这个限制，作出真正印度民族形式电影的。

回来时已九点，约有二里路，一路上全是医学院学生。只听他们谈文学，说小说作品技巧，说了许多，听来真有意思。这些年青人大致和我们小龙①小虎差不多，他如和他们同学也是这样子。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现在这些女学生，我看过几回后，也常常好像对□□有兴趣，只想看她们怎么做爱，怎么抖气，怎么又和好。其中有肥嘟嘟如萧×太太的，有干瘪瘪如姜什么的，有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我一到写什么时，就似乎还和一个廿岁的人一样，想起在青岛小松林中时那一对小毛兔，好像还在等待着我们去看它们。其实那地方或者早已成新住宅区了。尽管成住宅区，那林子中一切我还布置得出。人的记忆和想象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试到什么图书馆去看看，属于文学部分的作品，汗牛充栋的作品，差不多全都是"记忆"和"瞎想"结合产生的东西！也许除文学外还能产生别的什么，惟绝对不能产生睡眠，因为一"记忆"和"瞎想"，睡眠就被赶走了。

天气已转晴，相当冷，我的小棉袄已上身。

从文　下十点

① 小龙　作者长子龙朱，时为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19561011

济　南

致张兆和

第五　　十一晚十一点

兆和三小姐：

天气已冷了，晴明朗朗阳光下秋意逼人。葵花叶子在焦枯中。好些地方菊花已开放。

好累。好像练习远足一样，我们今天真走了不少路！早上到了大明湖，看看历下亭和北极阁。历下亭在湖中心，北极阁在对面，坐船二毛五分一人来回。船已有了相当年纪，灰朽破敝，早过了时。到历下亭时，划船的陪上岸去，指点这是何绍基写的“海有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小对联，又引导我们看李白杜甫石刻像，像在客厅中，客厅门却关着，仿佛把两位诗人关着不能看风景，也就不会再写诗。又引到一个什么“名士轩”前，里面有民国初元督军田中玉一对联，有几张公园式靠椅，大约间说“《老残游记》曾提到。”其实现在间或也还有名士前来坐坐，只是这么坐坐也决不会写出诗来！亭孤立在湖中，四望荷蒲接连，亭间树木也很好，星期天闻有几千人来玩。自然景象好，建筑彩绘加工不大美，很多地方像临时展出样子打扮。到处有乾隆题诗。走了一转，才又上船过北极阁。在船上船夫又告我们，北极阁是北斗大帝君的，不是“菩萨”的。上到北极阁看看，原来是真武神

和一堆雄赳赳的神将塑像，说明牌以为是元塑，只是估想。其实是明塑，清上色。如照本来，则应当出于宋的，因宋代把狄青作成真武。后殿名“圣母殿”，两旁站立四个太监和四个宫中女官，全是明装，明脸相，可知必然是明代什么后妃的祠堂，查查山东通志会清楚的。本地人也不明白，不注意。关着门，用铁锁锁住门环。中午吃饭时又有虾子，我们才想起湖中虾子多，饭馆因此也每菜必有虾。到的是什么“群仙楼”，老式馆子，可没有见到吕洞宾或铁拐李，可是喝酒的倒不少，有商人、干部，和小工模样的，大都健饭能喝。墙上有牌子写明服务员向主顾保证，中有每星期剪指甲一次（不提理头发）。桌上有二三小苍蝇飞来飞去，大热天或许会多一点，正如彼此已极熟习，服务员来时才振翅飞去。下午又看博物馆，承一个女同志为讲了三点钟。布置有极好的。现代部分《铁道游击队》小说稿和吕剧稿都搁到柜子里。饭后回到住处，不多久，被邀去看河南剧《戚继光辕门斩子》，演出效果相当好。布置也用心，景特别好，比所见一般京戏强得多，人人尽责，每人做戏都用心，都有戏。就只一件事我们还不甚习惯，唱腔侉侉的。正好和越戏相对，一侉气一柔靡，音乐成分待改进。是到隔壁不远那个大戏院看的。戏院外表不甚美观，内部设备还完整，不下于护国寺、长安、华乐、真光、首都电影院等。坐位也舒服宽敞。只是人太累，尽管台上杀来杀去，我还是总想睡！

我们已决定后天下午五点上南行车，在车上过一晚，大后天早上即可到达。天气已相当冷，在太阳下穿大衣不觉热，晚上加棉衣也合式。全身装备已上身，再冷就只有加别的什么了。一时还想不起加什么好。

除了累，天明前咳两声，一切都好，可放心。今天又不能再假想作修道士了，因为房中三个床铺又来了个新人。也是来看陈列的。可不知如何看，因为看时是分开的。

19561012(1)
济　南

致张兆和

第六，十二早上

兆和三毛姐：

照例是先被远处音乐吵醒。房中另外两位还睡得上好，我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天气晴朗，阳光黄嫩嫩的照在窗外小屋红瓦上，照在杨树叶子上。这些树木和某些人享受搔痒之乐时一样，一点不动，只是安安静静的在享受阳光温暖。至多再有一个月，大致都得离枝飞到别处去了。正像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更加理会到阳光可爱。一丝不动。

天空总是有飞机声音。或许是表演？不得而知。几天来只看了看本地报纸，北京事和世界事像都有点“隔”了。不知有什么人事没有。一般本地人对于世界变化，似不如工作部门评薪关心，这是极自然的事情。这里博物馆近代部分，有山东出产各种机床、龙门刨床和其他，还有大汽车轮，等等，相当好看。虎虎见到一定明白好坏。我看机床有些铸坏部分都毛毛的，不知何故。或许这些小部分应当毛毛的，用不着溜精光，所以不再加工？

到这里住了几天，虽然把初来修道上的幻觉慢慢去掉了，可是当真却和社会一部分习惯隔开了。真是一种古怪的事情。我们这几天接触最多的是人，是当地在职有声望第一

流老文化人，学了不少。其次才是文物，见得还不算多。再其次是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到了省会地方，才明白“小璋丈夫”阶层的威风，无怪予他不让以瑛同坐一车，和上街同行。因为一提“厅长”“省委”，或“府”，人人都觉得这是当地最高势力，而且不同于北京人对“部”的感觉。也奇怪，也自然。这种人大致只有二十来位，其余就是“干部”。我这么估想也许不一定对。

图书馆前途极大，但是也苦无得用人才。局面大，要求高，训练人方法恐得大大改变，才可望把老的能力全部用出，新的补充后备，而且不多久即可有更大魄力，应付日益发展的社会要求。如照目下情况，大致还是耽搁。老的五七年后凋零垂尽，新的顶不上来，领导业务不太懂业务，搞业务的也不怎么精业务，工作永远不能带动其他。

从文

外 景　　　　沈从文 绘

19561012(2)

济　　南

致张兆和

第七，十二晚济南广智院小楼上

兆和三姐：

气候晴朗，正是游山玩水的季节，千佛山正值什么庙会，我们还是在博物馆工作。今天我们又看了一天东西。从库房看到陈列，听库房中一同志（上午）和说明组另一女孩子（下午）说明内容。学了许多事事物物，特别是明白地志馆当前问题，房子问题和文物鉴定问题，说明员提高问题。明天这个时节，我们可能正坐在车上，沿着泰山山脚前进。明年如方便，再作登泰山打算。其实倒应当看看青岛一切设施，特别是历史国文教学和实物配备的设施，但是时间不敷用，也只好作为将来看去了。明天下午五点开车，后天上午可到南京，在南京大致得住五天左右。主要是看南博。拟在苏州二三天。上海或可多住几天。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可是我们却因为工作，每到一处至多可抽出一天半天看看社会光景。至于工厂等等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特别介绍信件，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的。上海或许可从某些熟人介绍看看别的东西，真的要看还是待政协视察时方便。不过那是大伙儿走动，也有另外一种好处，可多看。单独走则容易细看。我想明年如可过内蒙古看看也有意义，名字似乎远，交通其实近。这次

受时间限制，不然向四川走，一定可知道许多！一出门就明白必需多看看各方面的成就，和在进行的工作，待进行的工作，才是道理！

夜已深，一切静沉沉的，只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有鼓声遥遥传来。这些鼓声可能是从一些充满高兴的人手打出，可是在这小楼上听来，却总像是有点隔世之感。窗口恰恰是那一弯新月，鼓声繁密充满一种幼稚单纯情感，很奇怪，越响我似乎越和它离得极远。我想起在四川土改时，曾有个小胖子背了一面鼓，跟著为我扛枪的农会主席身后，我就那么单纯的打着鼓，跟随他们一道去没收地主土地。走了一道田坎又一道田坎，终于到了那个人家前面，才大擂一阵完事。现在鼓声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正在进行另外一些事情，就他个人说来，不过是打打鼓，就社会发展来说，也正不下于土地没收，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情！

前几天到一个民众市场时，走了几转走到一些说书处，一共五六处，有的全场子不过坐下十来人，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熟人来绷场面的，在台子上有个中年妇女，憔悴面容，穿一件青布长袍，双手舞着在那里说故事，十来位听众就有打哈欠的，但是说书的因为见有外人在听，还更加精神的说下去。台上搁了个小笸箩，一定是到半场时敛钱的。今天又到个“大观园”，和东安市场差不多，纵横许多小街，还有四五个戏院分布在周围，好几十家馆子都干干净净。使我们发生兴趣引起注意的，还是一排五家贩卖出租小人书小铺子，有好几十位大小读者蹲到地下看小书，灯光黄黯黯的也不在意。还有母亲带孩子看的（图书馆主要读者大致也是看这类书的，因此曾另设儿童阅览部）。满墙满架子这种书，都翻得

脏脏的，可知已过了多少人的手，许多人的文化知识，是从这些巴掌大连图带字的故事书中得来的！还有些军人在看！才明白火车上为什么每一座前都有一夹一夹的小人书，供乘客随意翻看，原来要它的还不止小孩，很多大人都要看看遣闷散心，很多人还从这书上受教育，取得做人勇气和信心！

我曾试翻翻看这些书，有画得极坏的。有各种不易设想的故事，也有许多旧小说故事。也有科学简说，图多乱乱的，画得不怎么好。英雄模范事情，也有画得还好的。总之，这是最有读者的著作，将来读者还要加多，销数如处置得法，销数不止是一百万，起码应当是五百万。不过写它的人也需要大勇气！因为会写文章的人，如不迁就习惯写法，是得不到成功的！

从文

19561013

济　南

致张兆和

第八，十三早济南广智院

三三：

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总像是对某一些当前所见、所感、所……要向谁嚷叫：“不成，不成，这样子下去可不成！”嚷的或许是面前具体事件，或许只是所见到的一种趋势。或许是属于目前业务部分，或许和业务不相干的一点什么。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我真羡慕傅聪，在他手下生命里有多少情感、愿望，都可变成声音，流注到全国年青人心中，转成另外一种向前的力量！这种转移再也没有比音乐来得更直接、纯粹而便利了！定和不知为什么学了廿年音乐，却放下了这个使用工具的权利，来搞普通地方戏。这算是一种什么打算！他不知一个人一生能作三五个小曲子，就比搞一生戏剧还有作用得多。我总觉得目前“戏”只是一种娱乐，人家注意的是故事，局限性极大。而且一个十分成功的戏，也随时都可为一个极平常的新作所替代。正和一个名演员随时可被个后生小女孩所代替一

样。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青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青生命在遭受挫折抑压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抑压，放出年青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他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他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良好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唤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记得一九三一这么一个天气，我一个人走到青岛那个（福山路?）高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上挂的薜萝。耳听到附近一个什么人家一阵子钢琴声音。那曲子或许只是一个初学琴的女孩子所弹，或许又是个如“部长太太”那么“嗲”的女人弹的，都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一和当前情景结合，和我生命结合，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只想为人、为国家、为别的什么做点事，我生命中有一种十分“谦虚”，又十分“自信”的情绪在生长。它在当时虽若十分抽象，但反映到另外一时却极具体。在学习中和写作中，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也许因此越来越像不现实，或生命中总被“不现实”那一部分支配，生活永远陷于败北状态。可是不妨事，因为“谦虚”和“自信”还依旧存在。谦虚可以推进学习，产生不易设想的一种学习钻研热情，自信却可从一切工作中通过困难，见出工作的成果。也许始终是败北，可是败北的是人事生活上的一面，应当还有另一面和好音乐一样，永远能有光辉的！

———

19561013

我们下午又到馆中去看看。后来听说千佛山有庙会，因此赶到那边去，原来和赶街子一样，有万千人在登高！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还有个马戏团在平坡地进行表演，喇叭嘶嘶懒懒的吹着，声音和三十年前一样！还有玩戏法的，为一件小事磨时间，磨得上百小观众心痒痒的。卖酒的特别多。此外还有卖篮子箩箩等日用品的，可知必有主顾。真正最有主顾的是成串柿子。山路转折处又还有好些提大篮子的，篮中作扑鼻香，原来是卖烧鸡的，等待主顾登高饮酒吃用，一定也有主顾。只是作诗的怕已极少。路旁还有好些茶座酒座。学生还排队吹号击鼓来玩，一般都有小龙高大，看样子，还很兴奋！马路一直修到山脚边悬崖处，崖上石佛其实都不怎么好看，欣赏的还是万万千千。更多的是从小路爬上悬崖直到山顶，人在高处和小蚂蚁一样。我们因时间迫促，只在崖前下边一点看看游人已够了。只买回一件艺术品，最欣赏的大致只有小蛮父子，费钱五分。

19561018
南　京

致张兆和

十八日南京

白天大街上也静静的，给人印象相当奇怪，主要是街宽行人少。可是和济南静得大不相同。汽车上更容易看出，上车的多有些携带，或是三几个孩子，或是篮子提包，全是家务人样子。孩子坐车比北京不同，一般已成习惯，摇来摇去到了站，下车后大约还得走好一段路。保姆作合肥、江北口音的不少。一般三四十岁的妇人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见出血气不足，血气枯竭的样子，手中必提个包包或篮子之类。二十到三十岁女子，面目也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吃东西必有关系。早晚吃的分量虽不少，营养却不多，这是主要原因。有些来自乡下的，脸宽宽的江北型姑娘，到廿四五后一生育孩子，即呈一种初期枯槁相。这现象在济南看不出，南京却明显。我估想和饮食方法种类必有极大关系。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车，惟还未见到拉三轮事。可见求生之不易。

初从北方来的人，最容易得到一种印象，是一般人说话声音都极大，和吵架一样。到处都可听到相吵，其实是说话。不大习惯是在车上，说话声音有时如彼此竞赛。在博物院陈

列室，也大小竞赛，真正作到百家争鸣的情形。但如此一来，想要静静的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例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特别不习惯的是一些观众在院外大屋子吃菱角，满地是菱壳！这些学生的教育，或有待改善，也能改善。只是大声的带着争吵情形说话的风气，怕不容易改善，因为似乎是一种风气——习惯，积累多年而成，且十分普遍。

南京的道路十分宽阔平直，道旁树多用法国梧桐，入秋叶子黄黄的，萧萧疏疏，相当好看。只是街道过阔，打扫成为问题。打扫不够，不免灰尘扑扑。大电影院门前总是有些糖果纸张或其他壳壳蒂蒂之类。

我们因为忙于谈话看材料，可来不及玩，特别是我，只是把去孙中山陵和明陵等放弃了。

衣洗得干净，托人洗，五分一件。这里盥洗设备比北京大饭店还强，毛房是“洋”式，整整齐齐。只是乳白漆门上拧纽附近多积垢，约一尺左右，我为悄悄的擦了两次，就弄得干干净净，和其他部分差不多了。年青人都热心工作，可不甚明白爱护自己工作地各种东西。这也是不可免的，因为也得教育。南京和济南三轮车都组织得很好，分段计价，上车即行，不必讨价，到时一算付款。不过济南似比南京贵些，计人算钱，不是计车。因为三轮有单双座不同。南京只双人座，计车论钱，坐一人或两人不问。一般车身多相当新，行动敏捷。另外还有马车，多载运杂货。三轮货车用竹板作架载运货物如北京式三轮货车极少见。或许因为路有高低，竹板三轮不大相宜。或许好处还未为人发现，致未推广。一般由江边搬运入城货物，多用二人拉大板车，前用纤带，后作推式前进。还未见送小儿上学上托儿所之小儿车，还未见送

牛奶之板车，还未见如北京那么多各种新式汽车。

街上除新搭过街牌楼，什么大机关商店也搭红彩牌楼，装饰多不大美观，只像是本单位事务员照例办公事而作，因此有些略显敝旧。到处都可见宫灯，以太平天国陈列室而言，上用浅绿麻布，下用国旗红布，另吊些黄色须须，试想想，挂在堂屋中心，能不能叫作好看？我想说它不大好看，比较切合事实。

19561021
苏 州

致张兆和

星期天下午十一时

我们到了苏州。虽说寒潮到来，大致到了这里也完事了。沿路看到是一片黄云，晚季稻延长百里，到处是小河小船。到处可见人坐在小木桶中在菱荡中划来划去，和游戏一样。有一处还看到二人坐一桶在水中划行。如把来放在什么会上表现，包有人拍手赞美，因为操作稍不谐调，就得翻入水中。一小簇小簇人家，大都是黑瓦白墙，嵌到黄色禾田中，真正是好画稿，可惜从来还少画家留心注意加以表现。如忠忠实实画下来，就必然成十分引人好作品。可惜画家多坐车去远处找对象，想不到窗外门稿之重要。我们坐的是慢车，因此可饱看车窗外种种，也可听车厢中客人发挥。车厢中谈话也有意思。小孩子还有梳独丫角如孛荠蒂式的，又有如地瓜头式的。

下午五点五十分到苏州。坐上三轮就走。苏州街道已修了许多，可是依旧用小方块石垫成，于是我们和坐上磨坊中的筛子一般，车一开动即在座上簸来筛去，好容易才算到了地。住的是太平天国王府一小侧院，房中有一个毛主席大石膏像，和方桌般大小。隔壁大厅可能在八十年前李秀成就在此住家。现在我们——

傍晚到观前街去看看，正在作食品展。其实苏州市大小街道无处不是糖果吃食铺子，无论什么街上都可碰到在吃东西的人，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城市照比例有那么多作小吃买卖的。

到了九如巷，把五弟处钱和信带回。和你妈妈①等谈了许久，她很健康在行。我们拟明日起始参观园子和书店，文物及其他。苏州和济南最不相同一点，即人多，到处说话如叫喊。济南任何地方卖吃食必兼卖酒，任何小馆子都有人在喝酒。苏州多的是小吃铺子 张宗和到来时曾特别满意！一个糖果铺恐不下百种小点小糖果，只有小虎来可以辨别种类和内容。苏州人多极，很多人似乎都无什么固定工作，却靠极少量收入过日子。可是却过得快快乐乐。快乐自足是一大特色，因为无论从成衣合作社或小馆子伙计都可看出。小伙计在应付生意时以大嚷为乐趣，正和东来顺伙计说“来（赖）了”神气一般，充满一种业务上热情和乐趣。

苏州黑瓦白墙没有变，可是街上情形究竟已大变。大绸缎庄已见不着，只见许多“批发处”。老铺子旧招牌已稀少，多是“第几门市”或“第几合作社”。有些小铺子据我看来恐不可能一天有多少生意，可是就还是开下去。糖果铺生意必极好。

街上除干部服女子外，还有家庭式装束及二姐式衣装，毛织物长背心到处有人——大致都属于“上海人”。拙政园、狮子林据说每日平均过千人来看，星期天有四千人来看，这个数目真不算少。玩园子的还有长袍先生。寄卖处多的是皮大衣，可以看得出许多过去穿它的人现在已用不着。还有许多洋服和呢大衣，都挂在铺子中。什么手表钢笔也到处有寄

卖。玄妙观还有人抽签磕头，而且的确是“摩登女郎”，惟菩萨三尊还是灰扑扑的，并未加金。外部在修理，殿内垫地砖即破碎如行垃圾堆中。食品展在殿中举行，一个个玻璃橱柜搁了各色面食、点心、鸡、虾、糖果、酒汁，每处墙上还挂有标语和图画，橱边有一女孩手拿小鞭指点着，介绍内容。到处围满了人，欣赏橱中布置。布置得相当现实，因为吃的居多搁在盘子里，有的还附上筷子调羹，似乎取出即可受用。为招徕观众，每种面食点心还多附上小面人，如三战吕布之类，又有作双龙的，和其他亭台楼阁的。总之，和一般玩具工艺结合了起来，因此殿中虽阴……

这封信原无结尾。据原信编入。

① 你妈妈　指收信人继母韦均一。

19561023
苏　州

致张兆和

十月廿三日晚

看了一天陈列，在出土部分看到的东西，才知道不出门眼目之闭塞。许多东东西西过去都是看不见、想不到的。这里的工作同志，即或已把东西挖出来，也还不知道它丰富了文物历史知识多，对南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有百十种东西都是极重要的。

昨晚到五弟处和你妈妈高干干①等谈笑了一二小时。东西已一一分送。你妈妈是纸一卷糕二盒。别针当时即佩上，两女孩用苏州话说高兴哉。提篮小五哥说“正想要”，真是来得合时候。不过我们到百货铺时可看到极好看的，只一元多点点！送小五哥为糕二盒，另加苹果四斤。高干得到手巾时只是谢谢。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宗和及其他，说得一众（或群众）哈哈大笑。他们都说你最好来住住，我却想住三五天或还有意思，住下去可当不住，地方小极了，见闻窄，报纸还和十六年前相似，一把园子看过，恐和小虎看电影一样，“要回家了。”地方尽管从各方面在努力，繁荣已成故事。因为再不会是二百年前或四十年前情形！地方一般文化程度是相当高的，尽管成千过万小市民，在观前各种小吃铺糖果铺吃、喝、嚼，有些人似乎每天那么

办，名分上晚饭只吃稀粥，事实上却到观前来消化其他杂物，文化还是比北京小市民高。学什么总是极快就会，只是无什么可学，不免糟蹋。刺绣业大致还得大大发展。目前说来，食品消费业却比国内一般省会都市大得多！上街去望望，老的、中年的、青年的、小的都有一面走路一面在进行工作事情。到处是小吃店和糖果铺。观前不远另一条街且简直是专卖吃的街道，可是在那里的一切老幼官民人等，大致都长得瘦瘦的，好像饮食不足神气，很怪。许多人是吃瘦了的。我还不能想象这是从什么时候起始的一种历史习惯，总之这习惯已不宜于继续下去，食品业——特别是副食品糖果点心类不必再作展览宣传，因为这对于本市市民健康营养有害无益。正常三餐的改善，倒值得负责方面和其他有心人加以注意。赫鲁晓夫虽称赞中国宵夜小吃，认为在半夜会后还可得到一点生活上的享受。如果苏州市的小吃是专为工厂下班的工人，和其他开会干部而准备，保存和适当宣传都无害于事。如今仅像是为市面消费繁荣而鼓励，消费多，反映的只是市民好吃零食习惯在受鼓励，从整体说也并没有好处，而健康却显明得不到什么好处。

这里理发，小街上的二毛，手艺之精而且细，约抵北京六七毛以上的。铺子多主顾不多，有英雄无用武之叹。照情形应当受鼓励向其他地区转移，和支援各地工矿号召同时，即鼓励这种有手艺人转过西北东北，并加以物质帮助，可谓公私两利。

这里女人似乎也特别多，街上走路女人之多，在其他城市还少见。大多数都像是逛街而出门，充满了兴致看百货公司陈设，并选购可供消化的小点心，食品店五花八门，真是

少见！这些美味鉴赏家有些或者就一家一处的尝去。必需参观过这种种，才明白他们晚上那一顿普遍吃稀饭的原因。如晚上那一顿是干饭，像我们一样，再出门，看到窗子里一切，就不易引起兴趣了。

市面繁荣主要靠消费，消费者收入，却不如过去那么能从土地和上海半殖民地商业中谋取暴利，只不过是小部分有钱人和大部分低薪成分家庭，照正当职业计，一百五十元以上薪水不会多，平均干部或只在八十元以下五十元以上水准，伙食费每人虽用不到十元，零食消费好些成年人恐不止十元，但是数目还是有限。本市闻有五十万人，消费数字在上涨中，主要是日常习惯所作成的消费繁荣，不是更正常的消费上升。街道上还是碎石块铺垫，电灯多黄黄的，很多小巷子和中等大街上都黑黢黢无灯可照，人家多呈破旧衰落景象，石灰剥落，门窗敝旧，过厅空落落的，不像二十年前所见。有些人家虽装上灯管子，却因厅子空落落的，映照着剥落白灰墙，反而显得新的惨戚，不怎么热闹。如果每家人把吃副食的消费转到收拾房子、街道，也许有一年时间，东方威尼斯会给人面目一新的印象。想起"东方威尼斯"，我觉得苏州的水也应当提提。这水到深秋还是灰绿绿的，最适于浇花肥田，因为有机生物实在太多。站在小桥头看两旁人家，和小船来去，虽充满一种画意，只是在鉴赏细部分时，会发现两旁人家窗口多十分破旧，船只最多的是粪船和从水中捞取肥料的船，不免有点扫兴。

苏州花园事实上已修好了，到处还有工人在修补。事实上全个苏州还可变成一座大花园，专供外来人玩赏，可是如果要给人住下三五天后还爱苏州，大致还待把河水系统整个

改善，说真话，河水实在太脏！其所以脏又和一般市民生活习惯关系密切。苏州待改变的不仅是几座园子，更迫切需要是市民生活！

天气正好，早晚都极好，和北方四五月差不多，空气润而不潮，阳光强而不至于使人出汗，我们住的院子一树金桂花开得十分茂盛，全院子是桂花香味。石板地缝中长了几十株鸡冠花，花头如扇子，鲜红夺目，像是好玩似的临时插在石板缝中，给人印象极离奇。任何一种花草在小小钵头中也开得十分热闹，惟洋草花多于中国菊。树木叶子还未凋落，云物妍媚，一早上总是可听到鸟雀喧呼。

中学生来看展览的多成群结队，和南京学生一样，多欢喜大声叫嚷。有一二十个到休息室即竞玩扑克，嚷得更凶，可知是一种待改正的习惯，且是一般习惯，问问学校名称，是十二中学。如学校中先生也是一上街即注意吃什么的，学生习惯自然一时也不会改善。

我们拟星期三过虎丘。第三四页是星期三早上写的。

从文

---

① 干干　方言。指受雇照料孩子，但不哺乳的妇女。

19561024
苏　州

致张兆和

十月廿四日晚上

二三，夜已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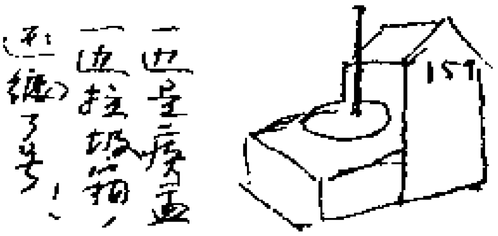
今天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计十六元五角，一只已达八元二角五！又另买布毯二床，因选来挑去，还只此二种好看，是尊重他艺术眼光挑定的。已托他另寄北京。

我们约定今天看虎丘塔和园子。早上先到逸园，吃早上东西，再坐马车到虎丘。虎丘可看的是大塔，已歪斜，闻文管会正筹备保护工作。照我们看来，下部裂痕明显，基础已不稳固，塔已斜，又过重，再经二三雨季，恐怕会有问题，千年名迹将成瓦砾一堆。命运将和雷峰相似。塔各处都已太旧，惟红白斑驳耸立于蓝天白云背景中，非常美观。上面飞鹰盘旋，八哥鸟成群鸣噪，这种景象恐不易再得！虎丘房子经加修整，已成苏州新名胜区，小街上生意比呈贡还好得多，馆子且比北京一些馆子还好。闻星期日热闹如赶街子，学生结队到来总不易结队回去，可想见游人之多！虎丘附近五里全是花房，田地全是一盆盆木兰、玳玳和茉莉，河码头运花船只，可运数十大箩筐木兰花，每筐计四十斤，运到一茶厂去熏茶。我们就眼看到一大船木兰花运去。闻小五哥说，花

盛开时全码头边都是花筐，等待运输，船来时争取时间以分秒计，来即过船，十分热闹。现在已是淡季，每天不过若干船而已。庙门边卖花二分一扎，还用个小小稻心草笼笼装定，极其有趣。到虎丘高处四望，只见一片平芜，远近十里全是一簇簇花房，白墙黑瓦，南向部分则满是玻窗。目下各种花草还在秋阳下郁郁青青如图案，入冬即迁入花房过冬。花农收入极好，从万千座新房子就反映得十分清楚，从河街各种做生意铺子的情况也可明白。这完全是一种新景致，可惜永玉不来，来时必可用水彩或粉笔画收入画中。这是在一大片绿色平原上，加上各种黑白方块拼嵌入各处空间而成的。三个颜色的对照和完全和谐，真是一种稀有的奇迹！还有那条从太湖流出贯通绿原的河水，水中千百个风帆移动，真是奇迹！一切都好得很！天气又恰到好处，任何地方一点灰尘没有。小五哥说，“三姐能来住一星期多好！”这个话，随后到留园看竹林子时又说起，第三次是在西园新修理的水池旁说的。

就修整艺术说，留园最有匠心。同是用石头隔成，留园用石不多，因此一切见得舒畅，花树虽不如狮子林，却比狮子林有气魄。窗格子家具也比拙政园讲究。狮子林、拙政园、逸园各个厅室都放满了硬木家具，都是从近代新地主家弄来的，笨笨呆呆，和一般暴发户样子。并且到处有什么亭、轩雅名，一个二丈见方盒子式房子，只因为外边有一点竹子和梧桐，就名“凤栖碧梧之轩”。一个水塘塘养了三五只鸳鸯，就取名“三十六鸳鸯之馆”。总之雅得极其俗气，和《儒林外史》所讽的名士之流情形相差不多。门板上到处刻花鸟画，到处题诗，也不怎么高明。挂的字画屏条，都平平常常，只

能满足作者本人，唬外人，可不能骗真正行家。好在行家也并不怎么多，所以还是好！留园各处匾额已失去，即未再补，家具也比较好，画也稍好，最好是一些玻璃宫灯，边上流苏穿浅绿淡蓝料珠作成，极其清雅。庭院中木石外总有点点空间，处理得有艺术。窗棂格子疏疏朗朗，不过于堆砌，视线开展不受石头限制。应当算是苏州目前较好的园子，空间多，新的中国花草可补进空隙，因此也是最有前途的花园。不幸是每到一处，还依旧有那个漆成绿色，又不得用又不好看的艺术设计垃圾箱，总在最当眼处出现。大致设计的还很满意自己的有创造性艺术，却不知那是最不艺术的创作！一边是痰盂一边垃圾箱，还编了号！



西园大树很好看，只不过气候还未到降霜时，因此枫木银杏叶子都还绿油油的，红不过来。在虎丘河街上铺子里我们吃了中饭，从留园入城时已断黑，因就观前一个什么经济食堂吃晚饭。虽走了整整一天，行止支配得法，还不觉得怎么累。

你来信说的施蛰存处款，待我回来为处理。再有三天我们将过上海，住处还未定。如有重要信，可寄上海作协巴金收，我信附入内里，请他收下我去取。外不必写我姓名。这信寄到北京时，我们可能已到上海了。这次所学对编图谱极有用。对整个陈列和工艺史研究都得用。很多东西还从未发现，即这里发现的人也还不明白它的重要性。有些新出土的——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实为仿漆器而作。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材料。还

有一片稀见大锦缎。照初步估计，将来恐还得用二月时间来照相，因为有二百二百器物恐非得照相不可也。

这几天气候正是下半年最好的，我们走了不少的路，也不觉得怎么热，更不感到累。我们明天还得看陈列，后天看库房，大后天看刺绣织绒，若一切能照时间安排，礼拜一大致即到上海了。苏州郊外比城中好。特别是虎丘的万千花农经营的绿原和花房，照晒在明朗朗秋阳下，真是一种稀有的好看景象！听说各花作成的香精，出国也极得好评。一切还在发展中。虎丘山门山塘街到处有生熟菱角出卖，还和龙街子云南乡下人出售慈菇一样，是蹲在路旁放在竹篮中出售的。买东西的人也得蹲下挑选。河中船只多极。入城交通工具计四种：马车、三轮、人力车、船。马车最快，船最好玩，我们却乘三轮，为了到西园方便。

19561026
苏　州

致张兆和

廿六日晚上九时

到九如巷第三次看孩子们。孩子们平时一般生活太平板了，所以客人来格外兴奋。他们住在楼上。和你妈妈等谈天许久。后来用小迪子领队，以竑两姊妹保护我，向平桥头进发，去看凌宏。灯光既不亮，路又曲折，而且相当窄，和走迷宫一样，转了七八个小弯，终于到了凌宏住处。小迪子等在门外一边拍门一边大喊“三姑爷来了”，里面于是有个胖而清洁的老干干，也跟着用合肥话喊“三姑爷来了!”门内外一片喊声中都是夹着大笑声。一会儿门闩抽动，门开了，里面竟着有人笑着跑出，第一个是凌宏，第二个是凌海霞①……还有个胖子女同学，正和凌宏在补课。于是进到房中，大家都在三位小将笑嚷中也笑着。凌宏很乖，弱弱的，似乎不甚健康。也正是苏州所见一般女孩子体气。一双手瘦而长，是聪明相。眼有点点虚，是否将来得配眼镜？还不明白。我主要是和凌先生正式社交一番，用极大关心听她谈她的种种。用着真正关心的礼貌和兴趣，得知道她的从事生产的情况：先养“安哥拉”兔，毛长得不好，无出处，只好当菜吃。其次是养茉莉，花朵卖八角二分一两，计百二十朵。收购处曾经有一时要定量生产，多了只有送人垃圾堆。要的不及产量

多，其余毫无办法，只好卖去七百盆。再次养鸡，鸡倒好办，出息好。可是原有杂粮可配，到后不成。鸡不吃东西不成，搁下来绝食的多，还是失败。其中自然也还有不能不失败原因，例如和人合伙，自己出本钱，人家出劳动（并没有考虑到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四六对分。被人骗了一大笔款，总是百上千下吧。现在养鼠过千只，一房子小煤油箱搁得密密的，千百小白耗子在里蹦跳。有的不过三寸长，肚子已鼓鼓的，行将生育。箱子虽打扫得极清洁，还是好一股鼠尿臭味！房中角角上有床铺一张，还挂白麻布帐子，可能是那位说合肥话老胖十十住的。谈完耗子又谈……有些话我不大懂，就用点点代替了好。我们离开时，依旧是小迪子等保护走出迷宫。半路上得经过一对高约七尺的石狮，小迪子于是爬了上去站了一会儿，引起我注意，并得嘉奖后，才跳下地。小迪子如所传说“活泼”，不能算是“捣乱”。小孩中有此一型，手脚都如上了弹簧，时时想动，时时要动，又欢喜在大人前做点鬼脸，笑笑闹闹，正是一种生命发展形式，并不奇怪。因为我小时候也就是这样子。其实这种型是很听好话的，也讲道理的，且对事充满创造性的，只是老年人不甚习惯罢了。只有一点不大成，即叫雀儿肉不多，长不胖。身子瘦近于小蛮型。以玹两位也瘦，尤其是小的一个，拖着手时我就想起小蛮。两位小姐都活泼，就只是瘦。小的闻心脏不甚好，这孩子健康还是有问题，要小心。明年孝华调城区作事，可经常回家，也许家庭生活方式会好一些。我到那边我们总是说笑，大家都开心。孩子们生活面窄，又不如龙虎等小时环境，因此“家”是主要的。有个客人来家说说笑笑，大家高兴可想而知。两位都穿小朵花红布衣，都瘦。小五哥也瘦，在镜中

比起来，我简直是一位“胖官官”了，如小迪子作笔记，写到对我的印象，一定会说是胖官官的。

你妈妈身体很壮，穿件短短灰呢干部装，蛮神气。精神很好。我们谈地方文化问题，她熟得也不少。今天还一定要约我们在礼拜天去吃螃蟹，不知道我们最不宜于吃螃蟹。虽和小五哥协商“不要请”，结果还不知如何办。希望不请好。

我们今天除了看陈列，摸了摸汉宋漆器，又到一个最大刺绣合作社去参观，楼上下看了一下午绣花和刻丝。这都是第一回。和几位负责人谈得很好，因为他们是真内行，我是“假里手”，可是他们碰到的问题，我明白，而且可以为努力建议有关方面来改进。我手边的一点刺绣，如放到这里他们可真有用。这里有二百多人，大部分是老少女人，在日夜生产出国的刺绣，作刻丝的多男子，老手差不多全戴上老光镜，守在小木机边工作。刺绣女工也有七十来岁的，精神都蛮好，而且穿得极干净。又有的还只十五六岁。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各院子楼上下都有百十男女低头在进行工作。工作成绩好，且充满了创造性的努力。年老的工人约可得百元一月，年青的工人平均约也有四十元以上收入。待遇还待提高中。老的比许多教授还应当高些。年青的也值百十元一月。楼上下都弄得极有条理。一切比南京所见织锦合作社好得多！组织人能力关系极大。目下成问题是图样太贫乏，十分贫乏，拟明天看“宋锦生产社”和“漳绒织厂”。漳绒图样更坏，陈列出的简直不好看，还说是艺院专家教授作的，这些专家都应当退位作工人的助教才合情理！

我们照规矩是决不让自己闲下来，总是学习。从参观中学了不少，并且明白各种工作进行所碰到的问题。共同问题

是设计人才缺乏。住在各博物馆极省事，也清静。和负责方面交换工作意见，也极便利。由山东到苏州三处看来，问题几几乎完全相同，即搞器物的人知识待提高，全面而深入的人才难得。必须加强培养这种人才，说明部分才提得高，而新出的万千文物才有意义。领导的必对业务有兴趣，事情才好办。领导的必深入业务，才能发现问题，推进工作。说明员都极需要提高业务知识，但缺少具体帮助，不容易提高。到处都有新的文物出土，而且在丰富物质文化史知识内容，然而各个学校教历史的，还不明白如何来利用这些重要材料，来进行教学。很多这些脱节现象，二三年内大致还不能好好解决。高级业务人才极难得，可是却十分需要。地方博物馆居住条件都远比北京好，年青干部工作情绪也高，且易补充人选，但教育上还不够抓紧。只是对于文物知识，孤立的仅靠本地一点文物知识作基础，却很不容易提高。将来恐得继续不断有专人各处去参观，并帮助他们工作，也让地方干部多看看全国文物，学明白文物，才可望普遍知识提高。即这么办，要提高也得在数年之后。而且首先应培养能综合全国材料的文物干部，及鼓励帮助历史教师对文物知识的兴趣。

我们大致礼拜天可过上海。这次小五哥为我照了一卷相片，过两日会洗出寄来。可惜明朗朗的秋色，和净无纤尘南国特有的清洁，照相中不易看得出来。

山东博物馆小楼上的修道士或女尼，是即景生情说笑话，现实是每顿吃廿个饺子，馅相当多。在这里，最现实的是小笼汤包解决每顿早餐问题，好而贱，比什么稻香村的洋点心还合口，不是什么但丁拜伦的想象！

曾走到新书店看看，百十种新杂志，作者通不相识。千

百种新书，作者更是陌生。个人真渺小！必须就工作扎扎实实提高，才能为国家多作点事情，才能对于当前工作有些提高，改进。路走得太少，见得的太少，工作能力去社会要求差得极远，要把它作得好些，还得投入极大的劳力，才会突破目前简陋无知假里手情形。到好些地方有人称“老伯”，大是奇事。也许真有点老了。在小书摊上间或还可看到一些五四以来的新书，在人印象中似乎比《官场现形记》等还旧，还无读者注意。但文物工作者或学校图书馆收书人，却在用相当高的价钱买什么创造文学等。社会变化之大真可惊人！有人叫我作老伯以外，又说是五四老作家，很有意思。正如我们说太平天国一样，事实一点不明，只凭少数人编排，被编排的也说话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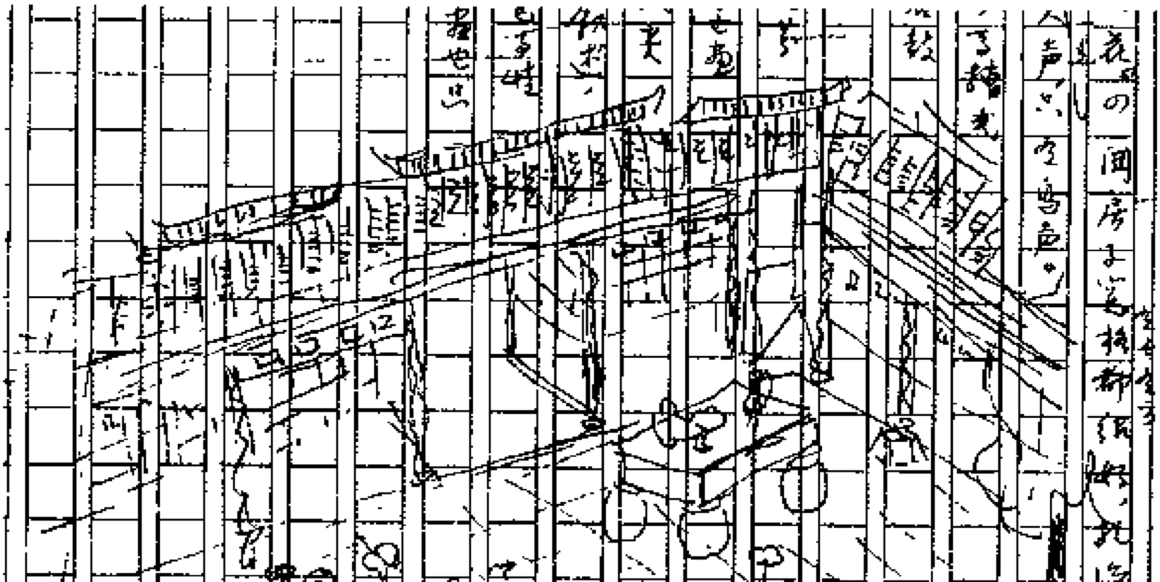
新皮鞋穿上极舒适，如有钱，我几几乎还想多买一双，因为十多年来都没有穿那么舒服鞋子。这还指走苏州式石街路而言。如到上海马路上走，一定还会更加感觉舒适。

一切都好，可放心。就只晚上不能安眠，每到夜半必醒，有时二三次，很奇怪。到上海或可想办法解决。这里半夜总有火车吼着走过，相去一里半里，或远过三里，但是声响总极大。我照规矩得被吵醒，醒后即难望再安睡。一早照例还是早起。早上坐在大院中石台阶上，一身都浸透了桂花香和湿润新鲜空气。早饭后即行动。必到午饭后倒下去即睡，睡醒后起来才知道真是疲倦！起后又继续行动到晚。好在天气帮助人，一年中最好季节，这么使用也合理。看过这些日子后，初步得一结论，必须全国跑，才能解决问题。问题包括本馆明日陈列和各馆陈列、研究及说明工作。我希望这么跑遍全国，提出的意见对文化部而言也有用。因为不是摸业务

到一定程度，即部长级大员派下来，也不怎么得用，所碰到的问题全不是抽象理论原则能解决，要的是深入业务！

从

住处大院早上极清静，院子除四周回廊不计，天井共大为二十三步及二十二步半见方。全是用黄麻石铺的，石缝中长了好几十株红白鸡冠花，冠头都大及七八寸，可是石缝却窄的只容大蟋蟀进出。院中一角还有一口井，水温温的，极清洁，大致应名叫“甜水井”。有桂花一株，高齐屋檐，花有红白，应当名金银桂。有石榴一株（在我面前三步），结子时可能到一百左右。桂花下有独脚方石桌一，旁边还摆青花瓷



庭院图　　沈从文　绘

鼓坐凳一具，可从来没有一个什么人坐在下边赏花。四周房子窗格都很好，有长有方，干净得无一点灰尘。院中清静得无一点人声，只有鸟声。院子正中还有个四方马槽式石花台，下面有四个石鼓作脚。

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这时阳光正照在花树尖上。这么不切实际的叙述，即为王畸说的吃汤包事情打断了。因此这幅名画也只好中止。

从文

---

① 凌海霞　原教育工作者。曾在张兆和父亲张骥牖创办的苏州乐益女中任舍监，抗战前自己在海门创办了海霞中学。

19561027
苏　州

致张兆和

廿七下十时

今天我们看了许多丝织厂，计有仿旧锦生产合作社，名宋锦生产——有百廿个木机织造种种旧锦。有从荣宝斋来的式样，有从上博来的式样，也还有其他处送来的式样。一般花纹水平比南京云锦厂产品高明。另有新仿僮族刺绣织成的带子和衣边儿何纹宽锦，非常成功，过一年半载必然会风行一时。这正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理想！这是一种新的突破，将来前途无限。厂新合并，地址条件不如昨所见刺绣合作社优越，但已比南京条件好些。一个上午都用到参观和谈话上去了。这方面我们可帮忙处还多。下午看漳绒厂，工作条件更差。一般机件还在半地坑下。主要织丝绒作各处戏台帐幕，也为西藏人织团花。以件计工，月平均约四十多元薪水。提花机好复杂！许多工人都老而瘦到一个程度。可知是长久失业的反映。起花手续简单，技术处理可太复杂。简直不能想象是谁能那么安排的！图案很不好，打样设计人对不起老工人。因为懒懒的教师坐在学校画出花样那么坏，却拿薪水月过二百，多年操作老工人，终日坐在高架子上和半地坑中，终日工作，却只拿月薪四十来元，比较之下，实在不大公平。

出厂价只四五元一公尺，公司出售价过八元，资金积累

多，而合作社公积金却极少，扩大生产时反得借款，也不大公平。这些事大致都得改善。

图样过于简化，也待改善。我们还有责任。

拟今午（廿八）过上海。不是重要信可不必转。

从

19561028
上　海

致张兆和

三三：

我们星期天下午二点到了上海，正值放假日子，南京路真是"人山人海"！到博物馆承工作同志为交涉了三小时，才算是有了个住处坐下来。房子在南京路中段，市工人招待所，701号，一房共有七个床铺，空着六位！有浴盆无热水。明天也许会迁一单间。信已收到，分别复。不重要信可不必转。为找晚饭我们也很走了些路，到处人满。这地方乍一看来，还像是个找钱和花钱的地方，公司都大得不敢进去，像是大总督衙门！一切热闹和上一次我们一家人来时差不多。各处电影院挤满了人。到处是人！其中有可能到三分之一是不作什么事的。

今天苏州小五哥和你妈妈本来请我们吃大螃蟹，我们还是来了。临行前晚又到九如巷和孩子们玩了许久。送了高干干一斤饼干，二孩子各一斤，以迪果子糖一斤。苏州什么都有，可是酸梅糕几个孩子还是发生兴趣！值二表姑在那边，因之又谈了一番连亲带眷诸事。告她孝乐很好，她高兴。你妈妈和高干等则去看巴金的《家》去了。酸梅还有二盒送巴金小孩，吃时一定也得耸肩。气候极合适，我们的雨鞋雨伞毫无用处。

苏州有种松子、枣泥、核桃等等混合成的什么糕（特种），我们充内行买了一盒回来，怪好吃，可是老吃不完。另外一盒榧子和杨梅也吃不完，带上路极不方便。虎虎在这里，就好办了。明天即起始看博物馆。

从

19561029(1)
上　海

致张兆和

星期天下三时上海站上——星期一上午七点住处

我们总算到了上海，一切真是乡下人，过马路人多如飞奔。走到三轮上，江北车夫精强力壮，眼光四注，手足灵活，转弯抹角都用李少春演《三岔口》手法，丝丝入扣，在汽车无轨电车间进退自如。一切却极其自然，全无名演员骄气，真了不得！他虽庖丁解牛，胸有成竹，从北京来坐在车上的客人，不免有点担心，而且明白不是在台下看《三岔口》，事实上是在车上参加表演！

找上博，承他们用电话联系各处三小时，才得到一个住处。照说各处都住满了人，到得住处时才知道一房七个床都空着，只有我一人住下。明天还可搬一房间。可知另外还有空处。我们住的是南京路中段最热闹处，但是七层楼上却极清静，没有人玩牌唱曲子。走向上博不多远。初到地一切生疏。打电话给陈蕴珍①，听明白是我来时，还依旧在电话中嚷了起来。过两天待把酸梅糕送去看孩子抽肩膀大笑。小巴金一定已相当大了。

晚上略走街，正值星期天，满街是二十到四十的人，分不清成分。穿旗袍的究竟不多，一般是短大衣西服裤，头发

短而蓬松，额前如嘉宝演什么时留那么一小撮毛毛。大学生还是和北京济南相差不多，人高矮不一，却有一个共通性，三五成群总有五分之一以上戴眼镜。霞飞路许多大公司灯火煌煌，还有专为妇女用品而设的店铺，比北京百货大楼大得多。一切都近于为资金积累而鼓励消费。极不美观的人也把头发烫成嘉宝式，在街上晃，不知道她自己以为如何，特别是望到电影广告上什么法国演员相同的头发时，是否多少有一点兴奋？车过某一处时，还看到一个新式庵堂，老少妇女挤着进门，里边钟磬嘹亮，还装满了月光灯，屋梁上纵横是那种灯光。还没有人考虑到仿佛光五色来布置，一定更加吸引群众！苏州也还有好些香烛铺，大小蜡烛倒悬空中，铺柜中坐定了两位长衫掌柜，可不知是否也是公私合营？这种纯消费的迷信，事实上还是应当禁止节制，不然，一放手，城隍庙又成倒退中心！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个小庵堂，南京路那个红庙和城隍庙，可能还要热闹，或已热闹到如戏文一般！我对于穿洋服男士或烫发西装女士磕头行为充满好奇心，这种表面文明内中迷信也可代表许多人，这一阶层占全市人口或并不少。不同的是有些见菩萨即磕头，有些不磕，却同样只希望天保佑，不费什么力也得到幸运好处！上海人已变了，生产者得到了一定合理待遇，只是这都市是钱和物为主要支配的都市，还是一样，饭馆子必等待许久才可得一坐位。小饭铺为竞争营业，窗口都把各种应市菜饭摆成样子，任人挑选，也并不贵。五毛一客的虾腰烩饭，我已吃不完，大致我们两人有一客也够了。

还有一个特点，即天明以前到处已是大小气笛唱和。不过还夹杂有公鸡声，里弄房子多，这种鸡可能是笼养在小平

台上的。早上从七层楼窗口望出去，一片烟雾中灯光点点，也是北方所没有的景致。今天礼拜一，博物馆休息，拟和馆方接接头，就往其他看看。天气不冷。陈蕴珍①一见到一定要问三姐和龙虎，其实如果小龙忽然站到她面前，会不认识，到明白是他时，或许还要如过去那么团团转高兴。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我应当上街看看街景和跑马场（新公园）早上风光了，这时已七点多——也许还过了八点。

从

① 陈蕴珍　萧珊的原名。文学翻译家、编辑。巴金夫人。

19561029(2)

上　海

致张兆和

三姐：

谢谢寄来的文章。读过后我觉得虽通俗到家，却没有什么意义。里边说的很多都是错的，有些且近于胡扯。一涉及文物，更是蜻蜓点水，不着边际！我在苏州车站已买了一本看看，觉得几个编辑都不大负责任。这种错误不下三十处的文章，是有趣还是有意教育读者？作者什么都不学，怎么能教育人？这种百家争鸣对作者有好处，即什么不懂也可乱说，可是对读者实在获益不多！如这么写文章，我每天也可天上地下写三五千字了。这种通信也可当成作品发表了。对读者无益，编辑应负责任的。我的文章已寄出给画报。画报上要求是不大合的。所要求的张恨水或其他许多人都可满足，因为随便抄抄故宫说明，还不容易？但另外说点中肯窍的话，他们却不大知道，以为多余，删去了。这也是我白热心的必然结果。因为"习惯"是只要些不着边际泛泛文字的。也无怪乎好些刊物都毫无有性格有生气的好文章，为的全是照例无一句错话，同时也照例无一点精彩的文章。聪明有远见的编者得改进看稿作风，不要再错下去，才是办法！

今天这里已冷了些，可是我却总是出汗。大致有了点点累。不知是喝茶作用，还是各种声响怪，晚上易醒，醒即不

能再睡，相当费事，因为白天还有事待作。如果存心做作家倒好，因为晚上一醒，起来写点什么极顺利。可是现在是个半公务员半专家身分，一去参观，就涉及物质文化史全部问题，也问人也要被人问。尽管是照老习惯，一见到坛坛罐罐即精神奋发，可是到末了总还是相当累！累而难睡，不免觉得有点点糟。白天也老是出虚汗。住处条件极好，比和平饭店强得多。出入还得拿个有号数的“临时出入证”。有好几百房间，住下三山五岳来人，有些或属于什么“拗令皮客”的什么员，年轻力壮。有些或是观光团，手上买东西一大堆可以知道。也有不少“代表”，具有各省科级干部味，仿佛闻得出来。事实上是看得出一大半。上海地方我算算前后已住过几年，大路还记得方向，可是不拘到大街小胡同，总像和那些住家走路人十分生疏。仿佛他们怎么活下来永远不易理解，特别是那些大大的房子中在进行的事情，以及极小的弄堂，挤满了大小人怎么过日子，怎么做梦，永远不易理解！还有那种随处可见的“摩登女”，进出商店带了一大包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多东西用得了？王畸姑母老太太用长沙话说得好，“上海女郎所有全在身上。”过去这样是可笑，现在却是必然，这是有严肃意味的。闻竞争生活，竞争婚姻、出路，都无形而相当激烈。一般有四五十元公务员，都必需打扮得干干净净，才有办法。到处有女职员，可能长得好的比较容易找职业。而许多人即或会打扮也还不容易有办法的。又有些事找得用的人，却不易找，博物院说明员即是一例。女郎还是乐意嫁首长，首长年纪却必然相当大，而且有了人。总之，有竞争，有悲剧，只是不成为新闻资料罢了。南京路红庙烧香人相当多，可见发财幸运并未能一时从人头脑中赶尽。

但是走到任何一处，工作服务人员态度都极好，比北京也好。这是真正社会教育和个人觉悟的结合，车上船上大街上，无处不可以让人体会到这种新景象。特别是活过几十年，从旧社会而来的人，看看这种种，真想不到。这其实也是一种竞争，人人争好的表现。在工人则为真正有了觉悟，当家作主，对工作有了责任有了爱。北京好些合作社的售货员，医院的某一种人，服务态度不好的，其实都应当来学学。一切善得很，车子过桥时还有不相干的路人为推推，你可想到是上海事情！我如多住一个月，会发现更多好事情，好现象。处处都说明中国人在共产党教育下真是站了起来，谁也压不下去！

可是也自然还有另一灰色面，大小弄堂万千孩子成群看街，三几年大致还不可能有像样学校产生，能满足都市需要。孩子们生长太快太多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担负，因为再穷些总还是得从土地上取得营养，要吃的！邵力子劝人吃蝌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总得有办法来适当节制。

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风子，连类的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枝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

她们孩子一定也长大了，昨天在电话中即听到说还要和阿什么去学琴。在父母一定希望要她赶上傅聪，事实上却不

知道将来能否学钢琴。男孩子可能已和小迪子差不多，穿上小飞衣，脚着皮鞋和我的大小相近。如此一来，吃酸梅糕也必然是一大块半块向口中填塞，再不会如南京张以某指甲大那么一尝一缩肩，动作和欣赏一致反映到人印象中，“主题分明”。（不说主题分明说什么？老师。）

看看近日《文汇报》，如范烟桥说苏州菜，都近于从不出门的人梦话。他是苏市文化局长，只说苏菜天下第一，也可谓说得蛮“天真”，因为年近七十，全不知中国有多大，有多少省出好菜也。如用你家中人投票，只有小迪子同意票，高干即不会同意，由于见事多！那文章幸好还不曾正式介绍苏州“排骨”为有名菜。苏州人欢喜吃面，面馆也因此特别多。王畸吃过两次排骨面后，即坚决不再吃面。理论和实际结合，原来面汤清鳖淡，面细而碱重，下齿无筋骨，不加一丝素菜，排骨孤独游离于面上，照北京习惯，宜于正式宣布为“不好吃”也。我当真就不吃。不过得承认汤包很好，每早都用到，比上海大马路大铺子的还好。

苏州点心在你记忆中好，事实上你也吃勿消，甜得无是处。回来时我带一点点由虎虎考验，也考验虎虎对苏州的感情。玫瑰酱多不便带，上海如有或带点回来。我如果可从这里出发，就不便带。向南走，皮大衣是不必带的，向北则早已着皮大衣。

从文

19561029(3)
上　海

复张兆和

廿九晚

今天到文管会，看到寄来二信。随后和洪瑞钊谈了许久，还到小广东馆子吃了顿饭，又回到文管会。因为旅馆搬家，才回到住处。我们已迁入上海大厦，是外白渡桥旁一所极高大房子，一共十六七层，我们住三层三〇四号小房间中，有各种设备，地方很好。明天去看博物馆，午时到巴金家去吃饭，并商量出去参观事。明天即可用快航回复代表会。如可由这里起身，即不打回转。如不成，五号前后即回来，再由京出发。大致拟看湖南、武汉、安徽各馆，因为就近二十天学习得来经验，明白各地各有问题，又有同一问题，即掌握高度业务知识的工作干部缺少人，年老的不太合用，年青的顶不上去，出土文物多，且有许多东西都已把过去知识加以丰富，或修正了传统提法，但十分缺少会用这些材料的人。学校历史系教学还不会利用这些现实重要材料，说向科学进军因之也极渺茫，不着边际，至少教历史运用材料即不全面。要想办法让有历史知识的人对文物引起浓厚兴味，是一种待设法的努力。又新的生产亟须得到各方面帮助才可提高。美术教师知识不足，博物馆有责任来为生产服务，民族形式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多看看，会明白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意

见。培养干部是个迫切问题，从各地情形了解，有意见也具体得多。因此我想好好的看几个博物馆，和用三几天时间，看看湘绣和醴陵瓷诸问题，回来发言会有力量一些，比看看工厂对人民有实益。我本意能看自治州，但是时间或不够用，只好放弃。以后再想办法。公家如经常让我全国走走，各处看看，对博物馆事业，对其他工作似乎都有好处。因为知识丰富，还是为了国家服务，知识好像属于个人，其实还是属于国家。东西越看得多，事情越知道得多，对于一切问题深入、全面，也就更加容易为各方面服务，多做些事情！特别是可以减少其他方面许多人力浪费。获益必不止博物馆事业，对许多事都有好处。可是不知如何才可这么来为国家多作点事。必须承认，目下国家还有许多部门的工作，一和古代文化史发生联系，总是感觉能在一个较广泛研究基础上搞问题的人并不太多，而能从万千复杂材料中抽理出线索，看得出结论的人更缺少。即以“一切研究都为了有助于新的创造”一提法而言，也事事要人，要人肯钻研，才提得出材料。我的写作是失败了，研究工作目下虽只是些零碎常识的堆积，大致不会完全失败的。即又和过去写作一样，无益于人而有害于己，但经验积累，总还是会在人民真正要向科学进军时得益的。

夜已深静，住处正值外白渡桥转角处，汽车喇叭作出种种不同的响声，没有一时间断。电车声音也比白天强烈。我应当睡了。这里情形和济南、南京、苏州都不相同。各处都有机器声音在连续响着。虽然有些房子已相当旧，作出的东西可崭新。生产在发展中，在为促进工商业繁荣而努力，为支援全国建设而努力。

我想最好还是睡下，因为时间已不早了。今天总出汗。

从

华东师范钱可取出，回来后为洗照相。已说要是选照相的。

19561031
上　海

致张兆和

礼拜三下午三时上海大厦三〇四号

三三：

我已用航信问人代办公厅，拟参加考察，去湘西，并将日程略加注明。计用七天看吉首自治区[①]，此外看长沙文管会湘绣，和武大历史系教研室。如可能，也许再看看醴陵瓷业，不成即只照上述各地支配日程。并说明，如叶至善同志有意同去，将同路去。

上午我们又参观。看得太多，人太累，不免像有点点儿病。其实就只是累而已。毯单果如小五哥所测，申苏一样。从苏寄是合理的。想已收到。如以为不够好，那只有怪那些现代“美术家”。因为照商店人说来，这还是美术货。

昨和巴、靳[②]、陈蕴珍等到一小小餐馆吃午饭。蕴珍作主人，戴一眼镜比小龙的还老气。穿的还是大红毛衣。一开始即用铁盘盘装半蛤一盘，约十六个，系镶嵌到凹凹洋铁盘中的，图案和唐镜图案相似，说是好吃，不如说是好看，因为内容压缩大致还不及五分之一小香肠！用小叉叉吃，手续也近于游戏。其次是牛尾之汤，味道浓而咸，好吃，只是热些。再其次是烤鱼，章大胖吃烤牛里脊，巴金吃烤蘑菇，蕴珍吃炸鸡脯一类……各不相同，我都尝了一点点。再其次是

咖啡一杯，其中只放若干滴淡牛乳。煮咖啡是永玉家中式，也是当面表演，白衣伙计从古炼金术士圆形玻球中倾出的。我只觉得吃得胀胀的，因此也忘了这是第一等上海饭。上街时，才听王畸说可能是三四元一份！早知道如此，我倒不妨正式建议，吃吃什么味雅点心，省钱省费。事实上呢，二十个路摊上水饺也一样好。吃过饭，他们就又去办招待去了。巴金是上海市作家会主席，靳以是副主席？因此相当忙于迎送外客。客来自然也得说说话，在场面上大致都已经很会说话。这一餐饭最有趣味的是爱说话的王畸，只默默的吃他的盘中菜，因为实在太多！吃过后，在路上才知道这还是上海最最著名的馆子。全部不过八座桌面，进门时门小得很，章靳以似乎是挤进去样子。如值张宗和从里边走出，章靳以从外边走进，那就只有天知道如何来维持正常交通了。天花矮矮的似乎可用手摸，闻热天时因为过热，装上好些电扇，还不济事。是法国式。事实上还是上海有能花钱的人，才有这种花钱地方。我们知识鄙陋，事实上巧玩意儿至今也必然还十分多，我们无门径可入。

这里起始吃到莱阳梨，距上次已二十多年了，大铺子有，三毛一斤，似乎已经过时。这里水果什么都有，可远不如济南小铺子好。这里糖果点心和苏州比，还是得拜苏州什么斋的下风。这里只是人多，大白天南京路上人总是挤，像都没有什么正经事，才上街来参加挤的。也像是从全国各省各处派来挤的。试入百货公司一看，比北京那个大楼只有加五倍人多。我注意那些人许久，看看他们的行动，有很多都只是来玩玩。东西多得很，居多都不大美观。越有创造性的越莫名其妙。特别是花布衣、花布床单、花布桌单、枕套等等。

上海真正不好看的，是许多办事机关店铺门前的牌楼，一定加彩绘，还有其他种种，可是都不大美观。特别是洋房子前面那么不三不四的来一个牌楼，大红大绿的两根柱子，各式各样的搭配，一看到总令人想起，仿佛他们一共是三个姐妹，一个专为配戏演《断桥》，另外两位失了业，没有什么可作的，所以穿着戏装，站到什么铺子门前，或由铺户领导邀请站在门前，肩上抬个横招，上面本来只需写着欢庆字样，就已引人注目。但是艺术家却以为这么太素朴了，不成，不能和当前情况相称，一定得加些民族形式的彩绘，才引人注意，才完成艺术家的责任感。因此所以，在上面涂来画去，末了那两位衣上脚下也涂红着绿，于是当真完成任务。艺术家创作任务虽已完成，事实上牌楼任务永远无望完成了。因为不问是肥柱瘦柱，搁在四或六层楼门前总是不易协调，很多地方且比梅葆玖演《断桥》以背向观众许久情形还更加不协调。事实上近于多此一举，费钱又劳而无功。不知梅兰芳在杭州演出，戏院前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不美观牌楼搭配？这里最引起北来人眼目不惯的，就是这种牌楼，一下火车就见到。王畸说，北京正拆牌楼，抬一座标准牌楼到上海大马路什么公司前，保管受人欢迎，每天可吸引十万观众！其实真的抬来放在跑马厅正中公园，门票收入必倍增。因为上海玩意儿虽多，比较说来人的生活都相当贫乏，需要刺激。只要你来看看买越剧票排队情形，就可证实我说的要刺激要玩的希望，简直是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我亲眼看见有上百肥瘦不一中年太太买《西厢记》的票。如果有什么新玩意儿，即卖票再贵，也是会满座的。见到几个知识分子，生活兴趣还是停顿在看看电影评评好坏，及一点人事琐碎得失上，仿佛全中国在进行的事与之全无关系。这还是读书人。至于一般小市民，你要

他脱离实际，说是抱有什么高尚理想，岂不是简直如要我写文章先找主题，再分析人物个性，再——末了只有把笔一搁，"实在办不了"。上海公园中其实最宜于加入两种布置，可以改变情况，一是加些虎豹猴子，能真正娱乐观众。二是加些牌坊和其他相类似东西，譬如假的九龙壁，颐和园大模型等等，观众也能引起兴趣。如果有"九尾狐"、"大蟒蛇"，自然更耸人听闻。上海人还保留极大潜力，即通过娱乐接受新事物的好奇兴趣。从个人说也许保留的并不怎么多，从整体说可积少成多，多到一个无比庞大程度。因此不问是什么新巧玩意儿，总可卖钱。什么新吃新喝也有销路。报纸副刊近来刊登张恨水《孔雀东南飞》，一天刊那么一节，什么都不曾交代，描写得极浅，还是有读者。社会实在太大了，如果一个都会里有二百万以上人还只达到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你试想想看，不承认他们的趣味，就他们趣味来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成不成？事实上七百万市民中恐还不止有二百万是中小学水平，或者还有三百万不怎么认字，也并不需要读书认字，在各种不易设想方式中过日子下去。

也有许多新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事不作，住的极好房子，还成天发牢骚。照巴金、施蛰存等说来，××是其中之一。闻在复旦教书，必须第一级待遇，月薪要三百六，少了不成。现住的房子租金月需六百工分（事实上不付，由公家解决）。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过日子，怎么想他自己！一二年不开课，也满不以为意。还说"思想好"，极奇怪。上海就有这么些怪事。北京或许也有，我们不知道罢了。这都是应当用小说写出来有目共赏的，可惜知道内容口中说得出的人却从不肯写出来。

天气很好，我还穿夹衣。我们走上街本地人大致一眼即

看出是外来的。博物馆参观人中即有不少这种人，衣服不如本地人整齐，头发比较长，神气有点乡乡的，可能在本省还被人尊为“首长”，到大都会都生疏疏的，总是东张西望，进馆子总是看菜牌点菜，手上或者拿着过多东东西西，一切是外来干部风格。上海各旅馆就满满的住上这些干部，我们是其中之一。不过有些不同，即已学会吃烩饭或小笼汤包。上海坐三轮和表演《三岔口》差不了多少，我坐在上面看面前江北车大庖丁解牛似的在大汽车无轨电车排子车……中间进退自如，我总希望那些对《三岔口》感到兴趣的国际友人在我身旁，领略一下身预其境的行动后，必定对中国戏的后补人才训练感到满意。

到了上海三天，我们事实上还只明白街上一点点表面现象，其余全不知道！也许住下一年半载还是不可能知道。这里和北京有个基本不同处，即社会上还有许多近乎神秘部分，但同时也是一点不神秘部分。做生意是大多半市民所熟习的问题。报纸还和许多年前相差不太多，娱乐版有什么新奇动人事件的记载，是能活泼许多人情绪的。已见不着什么舞场妓院，不知为什么，到电车上马路上看到许多人，却很像都乐意和陌生人跳舞的神气。也有些人尽管穿的是短短干部服，却近于一个新式“神女”。

我或许六号回来，把事情部署一下，十五号再和其他人同路出发向湖南走。

从文

二表姑满口新名辞，而且用得极准确恰当，比二姐会用，甚至于比耀平也会用。如谈文学，不会如你那么

"分析"，如谈其他，也比你高明！究竟是能干聪明。你妈妈壮壮的，很像个有文化干部，工作大致也得力。孝棣长得很漂亮，闻身体还是不怎么好。蕴珍一切兴趣很高，家中收拾得极好。我呢，头发已剃过。蕴珍、巴金、章大胖子都主张补牙齿。

① 吉首自治区　湘西1952年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湘西苗族自治区，1955年已改称自治州，州府吉首县。1957年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② 靳　指章靳以，原名章方叙，笔名靳以。现代作家，复旦大学教授。

19561101(1)
上　　海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到了上海，看博物馆工作和文物资料问题。过些日子也许还可到长沙看看。可惜时间短，不能回到家乡看看你。（也许可以来看看的。）我这次是和一个年青同事从济南、南京、苏州、上海一路停顿下来参观博物馆，学习明白情况和陈列内容、收藏现状的。在上海还看了宋元明画展，东西有极好的。上海地方大，人多，看画展也如赶场，热闹之至！至于博物馆，就近两天印象说来，同行来观摩的占相当大比例人数。每天一般观众，远不及大街上偶然发生一件什么撞车案时，短时期聚集观众之多。地方显著变化是洋人已少到稀有程度，和哈巴狗一样，在街上已不易发现。其次是许多洋式高楼门前却扎了个民族形式牌楼，彩绘得怪模怪样。过去这种情形大致只能在广州一类地方见到的，现在上海到处可见。

我们住的是外白渡桥苏州河边那座大高楼，现在名叫上海大厦，专住各方面到上海来的人。打量住十天，现在因别的事或只住六天就得回去。出来看了许多东东西西，主要是新出土的文物，又丰富又精美，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解决了许多旧问题。又兼看看织锦和刺绣，因为将来要帮他

们搞材料。一切工作总是要从各方面帮忙才搞得好，我就凡事能作的都打打杂，只要对事有益就做。只可惜知识不足，未能把事情作得如所希望的好。

这里到现在还不怎么冷，北京大致已相当冷了。虎虎已在作事，并且还在补学数学，学得好，将来对于提高研究帮助大。龙龙学的高深，动手的经验还不如小的。到苏州看小五哥已三个孩子，人瘦瘦的，在作中学校长，还兼玩票照相，地方上常有堂会似的照相工作待作。孩子也到了中学。苏州园林已打扮得很新，极力在恢复旧有气氛，把各处大地主没收来的成套家具，搁在园子中亭、轩、阁、榭部分，花木也重新栽培，各处并且油漆彩画。玩的人成分也已经大变。最引起兴趣的还是外宾，因为到南京或上海，房子和外国差不多。市面也看不出什么中国色彩。在北京也到处是新房子，围绕着皇城。皇城里宫殿院落却多大同小异。惟有到了苏州，才觉得这是中国民族形式花园。其实到处有电灯，小桥用铁管作栏杆，红绿玻璃窗……这一切也并不古。红木家具更多的是晚清作品，花坛中又多的是洋草花……这一切也不尽是传统民族形式。

上海过去是个罪恶窝窝，陌生人一到上海，到马路逛一趟，衣上水笔保证就被扒手摸去。现在你尽管在车上和人挤来挤去，总不会担心三只手。买东西也不必问讨价钱，无论蹬车的，卖票的，作警察的，都十分和气尽职，极少听人骂"杀千刀"或"猪猡"，极少见人吵架。上海变得十分规矩又极勤勉的社会。到处是小生产厂子，万千种零件和日用品不仅能供应本市七百万人的要求，还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经常有大量极得力的工人，

送到国内各处去工作。经常有万千种生产品供应全国需要，以及海外需要。

问候家中每一位好，并盼望你能多吃点菜汤，和较嫩素菜，体力会回复得快些。

二弟从文

十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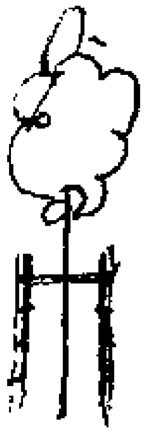
19561101(2)
上　海

致张兆和

礼拜四下午晚上

三三：

上午我们和流金①走到虹口公园参观鲁迅墓。墓如一般画报上照相，两旁有两个预备牵紫藤的花架子，是用水泥作的，有些像日本式。艺术设计不讲究，草率得很。下边有两排长靠椅。我们就走在那里看了一会来墓前的各种人。有海军和陆军，三五成群的来。有红领巾，多结队来照相。有干部，近于秋假郊游而来，因为有些人手中还拿羽毛球拍子。也有和我们一样从外省来看看的。园子似乎管理得不怎么好，地上乱乱的。草已枯，坪子不怎么整齐。记得过去长有人用水龙头喷水到草地上，因此入冬还是清油油的，到应枯时也一大片黄色，黄得发润！现在可不是这样。显然是人工用得不够。许多树都用竹子扶着，大致是为上次台风而处理的。干部来参观时，带队的还在墓前演说，说些什么，可惜我听不明白。有人拍手。全园子中到处有红领巾队伍，给人印象新鲜。下午看城隍庙，庙前有百十位“活神仙”，和严君平当年卖卜成都神气一样，坐在小小盒子屋中为主顾批命。形象肥瘦不一，主顾有多有少。也有些在如南郭子隐几而卧，



样子则如屈原那么形容枯槁，生意不旺，无可如何。庙分许多院落，各有“老板”，有些还是香火烧得旺旺的。只是神像作得都不怎么高明。有些像塑得脏而庸俗。还有点大蜡烛磕头求签的。一个城隍庙分许多院，各有签筒，也就各有管事人，有男有女，非僧非道，可说是习惯和法律都承认的公开骗子。有一两位还烫了头发。神桌前还有写明一九五三——五六年信上弟子捐献的字样。围绕着城隍庙还有几百个大小铺子，馆子，以及小货摊子，经常是人来人往。从进货情形看来，正和“活神仙”差不多，存在必有理由。买香纸铺子极大，但显然已过了全盛时代。生意最好的是吃东西铺子，不下百十家。看看城隍庙才明白《十五贯》的导演设计，全是根据这里壁画塑像作成的，只差把那个戴花翎兵将的加入。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在神殿一角一张小方桌上练习小学课，旁边放一书包，上绣“学习”二字。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大致是香头老板的女孩，香火生意不怎么好，就派女孩当值。女孩子绝想不到她在课本以外还可学习什么，如学学注意，将来写下才真有意义！还有个院子（应说神殿），有个候补道士似的大人物，坐在一张旧而摇摇欲坠的老太师椅上面，正在收听越剧，唱的却是《西厢记》什么。他正在打盹，是梦到张生爬墙，还是崔家老婆子打红娘？不得而知。到处是烛光熊熊，有些人大致是因为看热闹的人过多，不好意思磕头，其实如有上五人磕头，其他一大群就要沿例了。

上海本来是一个洋人多的地方，可是这里有四个洋人在照相，却有百十人张着口痴痴的看热闹，洋人回过头来照相时，大家又一哄而散。这里每天可能有几万人光顾，且有一

部分人是拜访什么“赛诸葛”的。何以知之？只看看那些笼子式的命馆装潢可知，如无主顾光临，是办不到的。一般命馆都在墙上挂点字画，新旧都有，有的还挂个毛主席像。附近几条街上还有许多家手工业作坊，作纸盒子的，棕刷的，算盘毛巾的，小铁器加工的，每家门前原料成品都堆积甚多，小小屋子里少或三五多至十余工人，都忙匆匆的在赶作活计。可知生意必相当好。小孩子们就在大街上玩打弹子和其他游戏。这种孩子群不只是三五处，应当说是整街整街如此。我们跑了许多条街，看到的都是这样。一般人都是说说笑笑蛮快乐的，小孩子也精神活泼，可知生活都在改善中，或已比过去某一时还好得多。有些还在窗口用红绿纸张贴写欢迎公方代表下厂，可知有了上面干部下来，也可知这些企业还一直没有干部分配下来。

地方旧到和十九世纪应有情形差不多。特别是城隍庙附近那些街上种种。许多铺子屋檐口都相接，小路还是用碎石砌的，小摊子搁到街上，接接连连和一根彩色斑斓花带子似的，还有那些卖膏药的，壁虎蛤蟆大小长蛇一笼一笼的搁在窗前，并用红纸标明，炙灰壁虎在隔壁进行。很显明的是除了吸引观众外，还必然有主顾上门，这铺面开支才能维持。壁虎炙成灰有什么用？是安胎，种子，治癞子头，人面疮，还是温补什么？不得而知。照我想它可能和“赛诸葛”的作用大同小异，只是为安慰人心而起作用。

还有一些画像馆，中有各种名角各种美人的画，其中也有毛主席的像。一馆门前却有个作窦尔墩式样的泥塑，约五尺高，下面有个天秤似的玩意，和一个拉手，总之，这是个洋玩意儿。仔细瞧瞧，才明白是供游人试验气力的玩意，人

站上去拉把手，就按照你力量上升红灯，窦尔墩于是也眉目活动起来。总之，是民族形式化的洋玩意儿，只有上海城隍庙一类地方才会有！

我们还站到一个老药店门前欣赏了十多分钟，好看的是雕花描金铺面，充满匠心，这种铺面在北京也少见！将来大致会整个抬到博物馆去的。——我们和一般群众一样，到一定时候，也钻进到一个小馆子屋角一坐，吃了一碗甜酒，才算结束了城隍庙的参观。

① 流金 即程应镠，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561102
上　　海

致张兆和

礼拜五下午上海大厦

三三：

今天报纸上已见到英法侵埃战事发生事件。这实在是一件大事情！我们今天上本市建设博物馆看看，第一回学习站在一个办公室等候人的课目，约等候半小时还多些，且一再问“有公事我们就改天来。”最后才见一个主任找我们进去，坐定后才空空洞洞的问“什么时候来的？……住何处？……”又说“因为上海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这里筹备处，一个还未成立，怕是来找那一个，所以在研究……”说的希奇而又不伦不类，真是值得上报的对谈！很奇怪，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人作领导工作？这个馆前不多久还才到我们馆中翻洗了好几百张照片，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却这样？必有个原因。

离开后王畸才说，“可能是到历博没有得到好好款待，所以报复一下。”如果真是这样，倒也是新闻。因为在工作中，我们总想象不到还有这种人，而且来领导业务．但是也由这个假定估想我们馆中情形，一定不可免有用“官僚”方式对待外来拜访的情形。由于领导业务的不摸业务，一个文件转来转去，到各部总不大接头。由于某些部门作主任的也不摸业务，客人来了于是把信看看，不知如何是好，又转下去。

由于懂业务明材料的人不多，遇事总如此“泡”。总不免泡过一些外来人，给人印象相当糟，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于此也可见，每一馆总得有二三深刻透彻本馆业务全部的人来接待外来同志，才能帮助外来同志。如果领导的都像个今天所见到的一位“官官”，什么事也不用作了。因为什么事也不好作。我还料想不到现在社会还有这种办事作风的人物存在。

我们这三星期真走的有点累了，白天午饭后一倒下床，就像不大容易爬起。今天下午实在不能再出去了，才不出门。气候好得很，惟出门换车上下，总永远像北京上下班情形，挤着推着的，车子走动时响声震耳，过马路时都用的是演三岔口姿势，敏捷准确到一个惊人程度。但同时也还可以见到托儿所主任带着一队小孩，口中一二一二的喊着，本人用倒退姿势慢慢走过十字路口。

戏院中正在会演昆曲，外来人找不到票子，报上却各处有文章在宣传。报上副刊文章，总还是一些琐碎杂文，得不到大处。有些过于地方性的争辩，大都看不懂。上海地方如按人口比例说，读书的人似乎远不如北京之多。书店不见什么人进出，报刊部分也不如北京同样地方热闹。街上不卖报（卖报人极少），必到邮局去买，不方便。在车上极少数有人看报读书。只有街头贴报处还有些人看报。很多人可能就不看书报的。作家大致也只是在学校一类地方起点作用，别的地方远不如机关首长处长科长之重要。地方另一特点是男性干部内中包括教授，穿衣远不如北京干部之整洁，总是脏脏皱皱的蓝布衣，作成“老干部”式，或许这么一来在群众中威信会高得多。女的则如上次所说的收入积蓄全在一身，但是也有即在一身还是脏脏皱皱的！这几天来惟一一位穿着摩

登人物是章大胖夫人，真是个美人儿。大胖已过北京，将和几个作家去苏联，带队去那里玩两个月。女孩和蕴珍女孩一样，都在学钢琴，月另费三数十元。

晚上约好和流金过他家中去吃饭，见到了李宗蕖和从同一模子印出的四位小宗蕖，大的已过十岁，顶小的三岁，男士一，女士三，全是壮敦敦的，极好玩。家中有四位小朋友，上桌时热闹可想而知！母亲布菜时左顾右盼，得心应手，“大妹筷子……小妹你……小胖你不能吃了……”虽忙而不乱，比王令诲从容得多。每人半块酸梅糕拈到手上后，各自眼睛骨碌骨碌转，“好酸！”大致还是生平吃到最酸的东西，可是很显然好吃，一会儿小手通伸出来了，“还要一点点！”极小的也必需要再给点点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再吃点点，“好酸！”虽那么说，却都认为好吃。住处已完全是郊外，距我们住处有一点半钟路程，还是坐公共汽车，用上海式速度行动。来人不会太多，因此孩子总乐意有客人到来。我住在他们小书房中，小女孩一定要贴在身边听我们谈天。李宗蕖作了大半天的菜，可惜我正是最不舒服的一阵子，只能吃荠菜虾仁，几几乎吃了一半。其余鱼肉都不敢下箸。住处如上海三层里弄，有卫生设备，工程比较草率，可是空气极新鲜。学校课室人晚通明如昼，热闹得很。大清早放音乐也还像音乐。只看到许多小女孩在球场上玩球，大都是短短的干部服，梳双小辫，有些辫子似乎还黄焦焦的，即书上所谓“黄毛丫头”神气，我还以为是什么附中部分，教员家属子弟。问问才知原来通是大学生。年纪大都已及二十来岁。南方人给我一种共通印象，营养不足，成熟后还不成熟。有些人即作了祖母，在生理上某一部分某一意义也还是未成熟。正和某种“挂枝

果”一样，长不到头，就完了。到处是糯米汤团和炸年糕，这些东西如到某一天都变成了北方水饺子应市，上海地方有上百万人会变样子！

小龙如到这里来，到车上时会有人侧目而视，“这么一个大个子，喔，大块来哉！”说这个话的人可能就是个大三年纪女学生，比我还矮一个头。我始终对于南方吃的问题感到是一个问题。一般饭馆素菜使用的稀少程度也是少有的。或许有些蔬菜比肉食类还贵。

19561103
上　海

致张兆和

礼拜六

早上就到巴金家去取信。前寄徐先生处和博物馆信均收到。在巴金住处花园廊子前坐了两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廊子前草坪约一亩大，郁郁青青和一张大地毯差不多。绕屋还有牡丹紫藤、蓖麻桃子等等。后来才同到慕尔鸣路慕鸣大厦去看章大胖，住五层楼，是上海最讲究的房子，是一家家公寓式。章大胖子占有大五间小二间房子，书房、客厅、食堂都分别开来，同在一层浴室就有好几个，卧房边那个浴室盥洗具全是玫瑰紫色，马桶盖是半透明闪珍珠光的电木质作的。总而言之，“阔气来哉！”可惜应当有地毯，还未铺上，应当有丝绒窗帘，还未挂上，应当有穿白衣仆人，现在还只在胸前挂个白围裙，应当有大餐间的银器食橱……

19561124
长　沙

致张兆和

三三：

这次过长沙考察的，这回车人并不多，我一路咳着到达。

同行只三位，阜西①和一位李老先生，年六十七岁，在北京作度量衡局长的。

车到内丘，因前行车出事，误了五小时，因此到达武汉时已下午四点，到招待所时已五点。查先生二人过大桥工程处看建设，我却坐了车过协和医院让四个医生看，看了二小时，打了二十万单位盘尼西林，拿拿薰、吃、涂、漱药五六种，才回住处。原来喉痛咳嗽是“扁桃腺发了炎”。车已定八时过长沙，因此七点大家还是一道过江上车。约今早四点到了长沙，住省府招待处。人已不发烧，不怎么咳，只是喉部干痛而已。不碍事。大早起来洗了半点钟澡，好多了。长沙天气极明朗。空气湿润润的，许多树叶子还绿绿的，芭蕉叶也长得很好，叶子还未吹破。从这些可以推测一月来天气情形。白墙黑瓦市容给人一种清新愉快感。今天可能得拜会首长，同行有三人，凡事好多了，特别是两个年纪比我大。路上听阜西谈他的“琴经”，说到高兴时就大唱起来，极好。可惜他要在这里看歌舞约二星期，我怕不宜如此耽搁。我们俟到此二三天后，即决定行动。还有陆续到长的。如必须等齐

才听省府报告，这几天我正好看文管会东西，并了解问题。长沙可看的自然还多。

阳光下一片片白墙黑瓦，给人印象很新。地方正在建设发展中，不像苏州那么老；老的全烧了，新的也有不怎么处，即不大见得出地方特征。洋房子和别的地方相同，大马路也相同，整齐干净也相同。菊花十分好，公园中当陈列的品种，这里到处可见。省中遭旱灾，报上日在喊救旱。

我也许还得过医院看看，吃东西不起劲。和往日情形不大相同，一动动就流汗，或者人真有点老了，饮食一变，不易适应难吸收。

从文

十一月廿四日

作者此行是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

① 阜西　即查阜平，号阜西。音乐研究家，精古琴学。原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1949 年在香港参与领导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起义。

19561126·27
长　沙

致张兆和

三姐：

今天廿六了。礼拜一，可能要拜会些人。我们大致得分散进行工作。十二月初，吉首有会约开三天，我拟参加。只不知在初几开。这里去吉首要二天公路车，过两天，也许就得动身（近拟二三号去）。事不大凑巧，上次过上海一咳五六天才好，这次又成了"病号"人物。到武汉看了看医院，今天或者还得到"湘雅"看看。别的不难过，只是咳而已。流了点鼻血，止住了。再有两天就好了。

长沙市面不大，却相当热闹人多。到处是新房子，一切在建设中。新公园大而好，菊花有若干万盆，玉兰花成行排队，一切布置都是以万人作对象。已看博物馆，可不怎么大，初办，待改善处多，在公园里边。这里正设立历史科学研究所，将来解决楚墓问题，不然写不出报告。地方事，人手更见重要，搞文物从全面下手的不多，因此陈列上不易见好。学校对这些东西也还不知如何使用到教学上。博物馆每天也有上千人到四五千人参观。正是秋高气爽，菊花盛开时，来人更加见得活泼。孩子们成队成群的在里边嚷嚷叫叫，十分兴奋（苏州馆中也如此）。湘绣醴陵瓷在博物馆看到一点点。瓷质好，作法待改良，一般说来比景德镇好，又相当价贱，

将来有前途。湘绣似不如苏绣之精。主要在图稿差，水平不高，因之工人再好也无从着手。解决问题还是好图样。苗瑶族刺绣精美惊人，有从来未见到的。但也正是小时候所见到不易忘记的，花纹奇美，配色之好不可思议。可惜在这里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将来会成为国内时髦装饰物。应成为新湘绣一个部门，到国际上也站得住。

廿七，昨天到医院半天。透视肺正常，心脏毛病未好，还是说"高血压心脏病"。上到百七十，不算过高，低到百三十，稍高了些。带了点药回来即睡下了。晚上未吃什么，吃了不少橘子，吃了药。热些，三十八度多一点点。血压高到百七十八，低的落下了些（医不说）。晚上虽睡睡醒醒，可是到天明再出汗，人可轻松多了。今早一起来，几几乎全好了。今天大致即可看文管会。因为日子已排定。可惜这里正当全省会演，不能分身，只好割爱。会演中凤凰有一"文茶灯"①，大家说不下于《采茶舞》，有的还说比那个好，看看果然不错。各省都来参观，说是挖金矿，可知多见所未见。如衣服改改，装扮改改，做作改改，一切恢复本来（他们年青人不知道，我倒还知道），一定可以出国。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青女孩子用一口凤凰腔说"那样……"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戏中有很多极好的，好到惊人程度。有个八十岁瘪嘴老人唱小曲，简直和十三四岁女孩声音一样清脆。有个唱山歌的，和唢呐声音一样，唢呐是双管，动人得很。也有极丑的打扮得和北京玩魔术的差不多。气候好极，可惜的是一出门必用车送，反而把我们看街的权利取消了。市面只有三五十辆三轮，所以坐三轮不方便。此外即

人力车，坐来太慢。公共汽车人又过于拥挤。交通工具是问题。地方小，多数人是两脚代步的，时间不经济。

① 文茶灯　茶灯是湘西民间盛行的小型歌舞剧，各地或称灯戏、灯舞、花灯、茶灯，凤凰县称茶灯。流行于县内南部一带称武茶灯，流行于东北部的称文茶灯。

19561129(1)
长　沙

致张兆和

小妈妈：

从今天算起离北京一礼拜了，还没有信寄出，一定急坏了你们！有两个原因作成，一个是到处找浆糊不着，写好的信也寄不出。第二个是出门必坐汽车，可真有点点苦，因此一来，市容也见不着，照老习惯要亲自把信投入邮筒中，也办不到了。另外还有个原因你们可能想得出来，原来上路时就有点咳，到武汉医院已说是“扁桃腺炎”，到长沙又看二次，流了两次血，幸好因手术封着。现在桌上还有大小九个方圆瓶子，白天绝不许我出门，我也怕再流血就要我住医院，住医院可真不好受。我于是坐下来看《湘行散记》，好奇怪的生活！

今天情形，你看看这个信也可以料到，十分九已好了，只除了咳时还有点不便，其余不怎么了。但是今天下午我也许要送入医院。

这里正会演地方戏廿天，有好些新节目将来都会到北京来的。我只看过一场，就发现许多好东西。这次凤凰有个“文茶灯”，大家都说不下于《采茶舞》，看来果然不错。七个小女孩子用一口凤凰腔唱“你不来是那样”等等，并作微

笑态。装扮衣服可急坏了我，一头的花，穿的是粉红衣，粉绿裙，可远比《采茶舞》差劲。加加工，改改场面，会到国内外得到成功，因为组织不坏。

看看这个样子，岂不是简直有一点儿全国味？

我看情形，今天非入医院不可，总得住三天，你想多糟！出门成为病号，倒不如在家中强多了。今天已廿九，明天他们过毛主席家乡我也去不成。只有聊以解嘲“调查医院情况”去了。

这里还陆续有来的，分别看问题，情形好。因为各搞本业，照例熟习问题，一谈就知道问题何在。我这几天虽不出门，也看了看文管会，了解了一下各问题，也看博物馆陈列，一切距应有水平还远。一个博物馆设了好几个组，可没搞文物的人，主持业务的也不懂业务，是大问题。学院历史系也不知出土文物是什么，长沙出了那么多引起世界注意的东西，本省教历史的还不知道，这个历史系问题也可以推想。由此谈科学研究都只是具文。

凤凰文茶灯

沈从文 绘

19561129(2)
湘雅医院

致张兆和

三三：

和小弟怕见吉兰母亲差不多，我也实在怕入医院，但是他们还是好意送我到医院来了。到时在一座大楼房中绕了许多弯，上了许多楼，终于才到一个四方白房子中。房中有两个床，先有一位睡了五十多天，一打听，是支气管喘，今天拟用中药治。我几几乎如好兵帅克一般，立刻自己要宣布“病愈可以出院”，因为如果我也是支气管喘，也住上五十天，那才真是比什么都不好受！我目下就只是咳，并无其他什么难过处。交际处看我整夜咳，动动就出血，其实只出三回，只一回还像样子，两回不算数。一天吃的东西只能说是一撮撮，只怕出事情，因此一定要送来，以为保险可靠。其实这一来对我才真是狼狈！只要咳一好，什么都不成问题了。这次咳稍微久了一点，不知何故，把饭量也咳掉了。长沙还是好气候，正好各处走动，我偏偏住到这个医院中，你想想多糟。他们意思却以为如不好，上路将更糟，三天汽车相当吃重，所以必须医生宣布“可以上路”才上路。现在既然已经来到了医院，只有听命令行事了。虽听命令，我还是不忘记好兵帅克自己宣布出院的好处。

院中病房其实还不如交际处大楼舒适，是洋灰地，不生

火，空气冷冰冰的。更不好的是房间毫无性格，无情感，天下医院似乎都认为必须把房子作得如此死板板的才像个医院。只能在见方二丈小房子活动，房中却一无所有。门外甬道上听到的全是小药车声音，心理上也只能给人着急，一点儿没有安静休息感。一来就换衣，衣是夹的，相当薄，也不合我需要，我只好把“瘪三大氅”披上，在院中变成了一个特种人物。后来看看，披自己的衣服的可不少。房中虽也有个洗手间，比起交际处的洗手间可不便得多。因为那边有热水汀，手帕一洗搁上即干。这里什么也没有，我的手帕四条已感不足。只能照老话说的“既来之则安之”，安下三天看。过三天再不好转，就只有宣布出院一法了。吉首初几开会，我希望能早去。

19561130

湘雅医院

致张兆和

小妈妈：

住医院总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平板。每天得吃六顿，数量多种类也丰富。例如有莲子、桂元、茶蛋、鸡粥，总之充分“民族形式”的。可是我倒是只希望简化成两顿，一顿饺子一顿饭省事。

小医生比龙龙还小，生长得眉清目秀，人又聪明又有意思，晚上还来和我们谈天。姓蔡。我如是个有女儿的老太太，一定就看中了。同住的是个本院教授，因患咳喘，住了五十天，他还可在床边译《动物学》，所以不着急。

这里病号似乎患喘不少，其余多慢性，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所以听说梅兰芳来了，许多人争着去派人买票。我如好兵帅克，自己宣称最好明后天出院。已得同意，大致后天总可出去。到这里来，大致是吃药的关系（每天吃六七种），终日晕晕睡梦间，随时可睡，是一大奇事。睡了那么几天，血压似乎下到百六十了。再下去，必然还要下降。可是那能长眠不醒？院中相当清静，是第四楼，地方过大，如想出去，可得走半天迷宫。医生全是年青人，精神虎虎。看看这些医生，才感觉我们家龙虎都应当叫做“粗大个子”。一般医生都小小的，漂漂亮亮的，也相当能干。有趣味。末一句是谈天

时理解的。护士也有为人胖墩墩脸发红，脾气格外好的，一般都相当好。其中一部分我估想每月还得把收入养家中，例如一般收入四五十，有十元伙食已吃得很好。其中一个胖墩墩的，还告我家有小孩——，说时顶高兴，——可以想象对小孩脾气也极好。这里小孩也大都长得又干净，又聪明，精俐俐的不像北方有些孩子肿肿的呆呆的。不知为什么，北方孩子真有些像是长得肿肿的！这里可找不着。

好急人！现在除了咳，一天维他命吃来吃去，针注来注去，简直是成了肿人。或许在吃降血压的药，不曾告我。透视诊断单子上写的还是“高血压心脏病”，我自己可得照帅克作风宣称并无什么，好早早离院。事实上不怎么难过的。

从

卅

1956年12月初
湘雅医院

致沈虎雏

虎虎：

在这里看我病的是个姓蔡的小朋友，年纪比大①稍大些些，如果大当时入医校，大致这时也像他样子了。这个小医生嘴上还光光的，头上发也常常不是上耸就是如大下垂式。只是作医生都极清洁，神气却如小平。也爱看契诃夫。只欢喜看短篇，说没有时间看长故事。看《三里湾》呢，不懂，因为在城市里长大，乡下那一堆真不好懂。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处来。

我住在这里是四层楼，从窗口望去早晚都和极好风景画样子，远近房屋和树木在湿湿雾气中，非常温柔，如永玉来来，就会作成很好的粉彩画！楼下是院校中一条大路，每逢早晚上班散学时，有上千年青学生走过，有三五成直线一排的，有一对的，有成群一面走一面笑嚷的，也有单独低着头，一面看讲义一面走的。四五天还没有发现穿美术学院专家作的旗袍，也没有“布拉机”②。学生以湘广鄂三省为多。很少

听到在路上唱歌，可是却听过一个看护唱三舅舅的什么“不要声张，什么什么”，到我面前时可就不唱了。这里看护都很好，一天忙到晚，无北京看护习气，说话甜甜的，话中有情感，对职务也认真。住房中大约有一丈八到两丈见方空间，一窗一门，窗子可以外开，如有人想跳下去，相当容易。房中有三个灯，一正中的，二脚下的，三叫人绿色小灯。一天吃六顿，使得我忙不过来，品种虽多，也有极好的东西，如果作得如广东点心铺子那么百花齐放，我和你自然都不反对。只是作的式样可太民族形式，汤汤水水总是无款无式，所以吃到三天我就办不下了，一换普通饮食，一天三顿一荤一素，倒即刻对了。有一特别好处是装菜方法，和暖锅一样，每种有个小套盒，下装开水，因此菜送到远处，也不至于冷却。只不过手续稍稍麻烦一点而已。一楼上住了许多人，我都不熟习。只认识一个。

① 大　方言，意为哥哥，指作者长子龙朱。

② “布拉机”　指连衣裙。

19561205
长沙

致张兆和

三三：

今天真算是十分之九好了。昨晚吃了二粒药，大大睡了一觉，睡中天上地下梦做得个不知所止。好像和你们到一个什么河滩上，还有几个洋人，有人奏乐放炮，在那河滩上可不知作些什么事。终于醒回，已整七点钟了。我照医院说的再休息一二天，大致就可上路了。近来奇怪是一动即大汗不止，或许是在医院中扎了那若干针的结果。据护士说，是每天廿万单位盘尼西林，分二次扎。另外名目不悉。照我自己说，在医院中不知吃的那些丸子（相当多）是什么，白天日里总是昏昏的睡，睡了好几天。至于咳，可能还是末后一天一个医生为我买的一瓶什么“川贝枇杷露”（广东货）治好的。为什么医生会为设法买这个？他说他家孩子咳，也是吃这个好。说时他笑笑我也笑笑，因为医生自己也乐意买中药吃，可是开方时还是照所学开去，可见内中有些矛盾。昨天到博物馆开了半天会，听了许多意见。包括文管会、研究所、博物馆、工作队，四个机构人不少，基础可不怎么好。新成立的只想另打基础，把旧有的抛开，可是知识底子太薄弱。旧有的终日陷于事务中，研究说不上。更新成立的“历史科学研究所”，因为不是内行，作法也拿不出一定主张，且毫无

基础。所以挖出的东西在国内尽管十分重要，但在本地如何就他来研究，还有好一段路走，才走得到研究正轨上来。因为基本上都还不明白这些东西在历史文物制度上解决了多少问题，启发了多少问题也。一点不知，或所知皮毛，如何研究，研究出来又如何拿得出手？所以这究竟还是问题。他们自己也明白，不知如何解决。学校方面则落后一大截，还不知如何用出土材料教书。总之，全国注意的事，本省文教界对之却不怎么注意，文化局不知如何注意。是问题也。一到地方，人材真正是十分难得。最缺少是“全面”观点和“集体”观点的领导人，因为这是要学问又要心胸广阔的人，才会把事情从工作出发，来布置工作，推进工作。不至于因布置人而耽误事。

昨天到一大庙看看，有百十尼姑在织帐罗！这倒是自古有之，讲丝绸史，古代越罗婺罗都是女姑子织的，在历史上十分著名。现在这些尼姑在有组织情况下进行生产，每人月可得四十元，比许多小学教员好。庙极大，将来还要发展。也早上念念经，作作例行法事。还有生产模范。老的不必生产，也有吃的。年青的也可自由还俗，因此将来年青貌美的尼姑，到机会许可作“陈妙常”时，或者不必如廖静秋那么自我斗争，倒是和几个同师友开个小会商量一番，就把问题解决了。再进步些，也许还得方丈主婚！也因此倒可作新的戏剧题目：《尼姑结婚》。知客的一位约三十四五岁，穿得干干净净，充满了人情味，告我们生产情况，工作情况，极有兴味。这人将来如改作什么合作社交际处长，必是一个好手。这尼庵还有过万册佛经，搁到新柜子中，等待佛教协会招待外国和尚时看看。另有上万佛经搁在楼上无人看。至于尼姑

念的经书，不过三几种。总而言之，是很有趣味的一个新型大庙。方丈室在楼上，从窗口望望，还有个极摩登的玻璃橱，内放日本印大正藏经一部。写字台上有新式桌灯，旁有个圈椅，热水壶……没有丝毫禅林味，却和一个局长办公室差不多。听说方丈是个大学生改业的。可惜人已到北京开会去了，见不着。

长沙街上别致处，是到处有一种似鸡非鸡，似鸭非鸭的家禽，一身乌黑满街跑。闻长得极快，可到八九斤，作腊肉极好。长沙一切在发展中，劳动者劳动力极强，板车多特制，比较北京轻便一半，一个人拉，可能到八百斤以上。全市只三轮五十六部，作得讲究如汽车，拉车人总是先为你算好路程价值，开票等等手续作完后，才从容上车。车大小可坐我这样号码的人二位，如查阜西则只一位搭个小孩还勉强，两位可挤不下。尺寸可能是夏天定的，没有把冬天大衣占的地位计人。全市只五十多部，所以坐上去是件时髦事情，似乎国庆节才开办的。

汽车大致半点钟才过一部，挤得如腌酸菜，比煮饺子还紧一些。公园气派大，将来有发展。在所见许多公园中，算得是一个好公园。

从文

五号

19561207
长　沙

致张兆和

三三：

我可能九号即过湘西，也许是和那些会演的小伙子同车的，所以二天车上一定十分有趣，因为除微笑态的一群，还有许多打花鼓的老妳①、阿妍②，和唱苗歌的什么什么，在车上必然是十分兴奋好玩。主要是可以从他们口中明白许多事情。他们到京的演出，我也有机会出主意了。不然女人穿得全是你大姐表演歌舞时的衣裙，有的又和那时文明结婚的伴娘差不多，有的还不如，简直是和租衣铺租民十文明结婚伴娘的一样，拿出去如何会好？

梅兰芳已到这里，戏票由统一订配，好座两元，约演廿场，省人民代表大会时来演的。一部分是梅葆玖出演，价减半。我不懂戏剧艺术，一看到洛神穿的衣服，就替古时洛神叫屈，梁红玉更要不得！所以不看也好。这里少数民族那么多好看至极的衣绣，通无人欣赏，却在赞美梅兰芳洛神穿的不三不四服装，真是怪事！其实那种衣服比你大姐表演穿的还显得拖沓，实实在在太不美观，绣花布置更无条理，乱七八糟比新越剧还差。大家都像赞美皇帝新衣一样的说是真好，

并不怎么想想好到那里的。眼前事情和故事不同处，是一个不穿衣，被一个孩子一揭发，即了然明白；一个穿衣，大孩子不揭发，群众却永远跟着说好。这也是一个小说题材，只是不大好表现罢了。

今天他们不让我出门，照医生说的休息，因此白天也睡了许久。还像是需要多睡。气候饮食不适应关系多，特别是饮食，和北京太不相同，一切全是咸的。外边有上等的甜酒蛋，又贱又好，可不大好出去吃。（委员也有委员的不便处！）幸好买了许多橘柚回来调整一下胃口。每顿到餐厅吃，桌子上放了个小牌牌“委员代表席”，因为有不是的，种类不同，有的菜类不同。好像有各种等级，我们属特等。照例还可吃什么乌龟肉……正是永玉说广东人好补才吃的，我们还未尝试。有极好冬笋片炒肉片，每天可吃。鱼肉都极新鲜，和北京的大不相同。菜蔬翠生生的，如刚从田中拔出一般。房子作得极讲究，我们住的还只是一等，已比和平、新侨好得多，高大宽敞，灯光热气都好，更好的是花木坪子宽宽的。不过有一点不好，就是住的全是长字号，外来找人可真不大方便，通通得用电话联系。出去坐车子随时都有，如不想坐车子外出走走，回来时倒稍微有些麻烦了。因为除了干部，几乎全坐车子。房子气魄极好，比北京许多房子都好，不知何故。外地建筑还谈艺术，木工也相当精巧，不愿草率，地方宽，照例总有几千百盆各种花草，所以看来还像个房子。北京有些房子，例如王府大街新文联大楼，作得真是简直不好看之至，工程之简陋也惊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这次想到乡下住两天，赶几回乡场，回家总还得扫扫

墓，也许得由朝慧[3]陪我各处跑了。

从

七日

① 老妳　妳 mei，苗语，姑娘。

② 阿姸　苗语，大姐。

③ 朝慧　作者侄女，已故三弟沈荃的女儿。时为初中学生。

19561209
长　沙

致张兆和

九号

三三：

昨天我们过江到了岳麓山，看师范学院历史教学材料，在那里吃饭。饭后和朋友上山到蔡锷墓、白鹤泉等处看了一下午，才走回江边，由山上到江边恐得有八九里路！风极大，起始穿新大衣。学校即湖南大学旧址，地方条件极好，一切都像在画中或梦中。学校在山腰，树木已极多，宿舍一所所在田野中，垂柳萧疏，景物清极。孩子们多长得极活泼。山上树木有三四人才抱住的，到处是鲜红如血的枫叶，这些枫树也多高到十丈以上，整个山中是这种大树，你想想看多好！如从教员住处到树木最好处，约等于从桃源住处到跑马山还近些，所以到处有如你吹口琴时那种学生，三三五五跑来跑去。我们吃饭处是旧岳麓书院，宋朱熹、张载曾在此讲学，毛主席在此读过书。山比云南西山小些，可是丘壑树木好，面临湘江，气象还开豁些。这里还有一个土木建筑大学，矿冶学院，师专，有过万学生，也照例有一套附属组织，中学，小学，托儿所，百货店……自成一个相当大的单位，包括好

几万人的生活。不过一个学校和都市完全脱离，有些知识可能也就永远得不到了。教员生活关系简单如隐士，长久也不是个办法。

江边很动人，有过千帆船停泊，真可说是“帆樯如林”，扒船人都十分沉静。可是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大学男女生，却和你所知道的长沙学生差不多，在车上打打闹闹，大嚷大呼，不断的听女的说“鬼呀”，照例是被男的说了一句笑话时，女的不平，把“你这短命鬼”五字压缩，脱口而出。也是一种十分健康快乐的表现。一般体力都比江南强得多。过江必经轮渡，小汽轮能容三百人左右，上有卖脚气粉的一位，说话完全如教授讲学从容（许多名教授还不如他的口才），把剩余美货的脚气粉说得个神乎其神，末了还说用完后可以把筒子作种种用途。可惜未说完船已到岸，只好结束。大致每天这么说若干次，可能有三几次说中，有人出钱二毛八分买去一瓶，拿回去就大试特试！不过天气正当冬令，那会有脚湿气病？因此也许一天只是白白讲演若干次。但人总得吃饭！可不知如何解决。其实这种人吸收到博物馆作说明员，必然是把好手。因为言语顿挫而富于节奏感，在一般叫卖中极少见也，许多有名人口才都比不上。

长沙街上多卖龟肉狗肉等等，还有古风或蛮风。街上满是人，铺中进出也是人，一般布店或其他铺子生意都相当好，全是干部照顾。彭俐侬①等在此演出，每日上座闻相当好，只是票价限制在三毛内。梅兰芳一来到二元，还是满座。惟看戏的必比较少数人。大戏院坐位闻多作沙发式。

今天见老毛父亲②，才知大哥已回到家乡，我大致在凤

凰可看到他。我们十二号上路，十四可到吉首。

① 彭俐侬　著名湘剧女演员。

② 老毛父亲　指戴季韬。凤凰籍军事将领，抗战胜利后曾当选为凤凰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湖南省府委员。通信时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19561210
长沙

致张兆和

十号

我们又看了一天文物，东西好，处理上问题多。许许多多东西都是国内少见的，许多东西并且是对世界也是一种重要发现，如公开出来将对各方面研究都有极大帮助。惟整理工作人员少，有些材料十分重要也不知道。有大堆汉漆器，就搁到那里，其实全是国内未见的。我们一看又是一天。看陈列，不能满人意，因为说明不了问题。宋以后东西太差。很多比我们家中用的还不如，通摆上了。说明员不济事，训练了几个月，说不出问题。馆中全是生手，如办文化馆方式来办博物馆，不合用。来看的上千人，可以说得不到应得知识。首先是教育人的还没有好好教育自己。比山东、南京、苏州、上海都不如。但库房中东东西西，特别是古文物，却丰富远过许多地方。

这几天虽相当累，体力还济事，已不咳，还在继续吃每天三片路丁，和八片什么维他命。天气还明明朗朗，拟用一天时间不外出，来写写意见印象，十二号一早即过江往吉首。大致在那边住三四天，到凤凰住三天，即回来，回后即过武昌，看看武大，即回北京。预计时间，也将在廿四五前后了。总之到京要过年了。我希望能把时间稍提早些。但各处看看，

实在获益极多，对于各方面改进工作提意见，也比较全面，易有好作用。有很多人现在才来工作，其中不少熟人，在北京反而见不着面的。

长沙地方并不比南京大，可是似乎再住久些也不大容易认识，因为似乎另外是一套，住在交际处，能接触到的未免太窄。如用来和廿年旧的一切对照，则显然是两个时代，主要是人全换了。作事的人全换了，作事方法态度也全换了。学校因为我并北京的也不知道，旧的也不知道，不易得比较印象。在昆明时那个谭蔚，昨和他太太来看我，有了四个孩子，两人都在教书，太太教女中，学生据说都争着看《春》、《秋》、《家》，排队领书。至于《三里湾》一类书，却不多。《铁水奔流》也不看，看后印象薄弱。女学生大致还是城市中知分子弟多。我们孩子却已过了时期，也许不熟巴老伯，倒会是巴老伯读者。闻学生一“向科学进军”，多只赶理、数，对历史最头痛。大致教历史的自己既读书不多，也是头痛，因为实在教不出什么名堂来也。国文已在教古文，谭蔚即教古文。

老毛也结了婚，太太在作助教，自己在江西作事，大致跳荡已不如十年前，不读书还是一切依旧也。他的妹妹反在山东大学教俄文，比他上进。这次会演中有几位微笑态的家乡女孩，一切似乎并不比中央的差，闻平时只在合作社作油纸伞。有个唱情歌一再得奖的，平时是个理发师。有几个唱歌极好的，是船上水手。正是我廿年前和他们一道在船上的人物。那一位作纸伞的女孩子大致将来会成为自治州的文工团演员。如系过去社会，必然将为什么军阀收作姨太太，如系更新社会，应当选过中央歌舞团学习，或可望成为大电影

明星——至于现在社会，只好将将就就，作民族文工团演员，嫁个科长，了事。这里博物馆一个搞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年纪轻轻的，比以瑞太太还小得多，闻从什么文工团退伍出来，放到博物馆工作。很奇怪，一切好处正宜在歌舞团中得到发展，却来搞博物馆繁琐事务。另一面文工团却又苦无人。大致系统不同，各自参商，这个团体找人，那个团体却在退人，不免形成如此情况也。不经济处当事的照例不易明白。

你的老师马宗霍还在师范学院教书，曾看看他，他已入城，见不着。大致也相当老了，闻已算是老教授。且是唯一国学教授。

不知是气候不适还是打针过多，又还是住处过于官样，精神似不如在山东、南京活泼。也许是过于疲劳，一天总是动，总是谈话，而又是一种作客心情，不免有及早归来“倦鸟投林”情绪。其实体力已回复，再不会有别的事了，总像是有点倦。十二上了车会一切眼目一新，因为算算时间，已经有廿二年了。人真奇怪，近代交通工具虽这么缩短了旅行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却不能如过去那么旅行便利，至于游山玩水更说不上了。人都为事缚住，失去了过去人应有的从容，即自由如陈蕴珍女士，我告她来北京和三姐玩几天吧，她说我得送我家宝宝上学，学琴，一面说一面用小杯子浇花，也有点隐士太太规模了。巴金事就自然更多了。很奇怪，这么不从容，那能写得出大小说？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那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

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那里能凑和成篇章？照情形看，要写，稍稍回头写五四以来事，抗日时事，专为学生及中级干部看，中学教员看，比《春》、《秋》、《家》相似而不同题材，写社会，会比较容易下笔，也比较容易成为百万读者发生兴趣的东西。因此我想写四嫂①所谈故事，易成功，有十分之八成功。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

梅兰芳六十岁犹上台装女孩子，有人在报上称赞宇宙疯装疯之妙，又说什么内心活动，出神入化，我一点不懂，今晚却有可能去看他的宇宙疯，岂不是奇闻巧事？我一看到他被人称赞的衣装就生气，宁愿称赞越剧《西厢记》，不肯同意他的洛神或任何一种戏剧服装，因为实在不美！但正如我不

懂相声艺术一样，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

① 四嫂 张兆和的堂嫂吴昭毅。其夫张璋（原名鼎和）为革命烈士，作者曾听她详谈过张璋的革命生涯和牺牲经过，以及她和子女的坎坷经历，1948年就萌生写成长篇传记作品的设想。

19561211

长　沙

致张兆和

十一日午前九时

三三：

我们明天这时候，大致即已渡过湘江，坐上公共汽车，向平日如画的益阳常德行进了。同路有了查先生，你可以想得出，是不会沉寂发闷的。一天可到常德，如到得早，也许还可过江看看新兴的大市镇。看看“水獭皮帽子朋友”所在地的种种。常德经过日本侵略时炮火，闻已经全部毁去，现在大致除了河街什么也看不出旧有种种了。河街一切我却十分熟习，因为有整年时间在那里看船看人。那些弄船麻阳人和水上各事，我简直是熟透了。如果下行坐小船占时间不太多，能坐小船到沅陵或常德，也是一种极有益的旅行，因为六七天中可以停靠许多码头，每一处都是我卅年前来往停泊的地方，温习一下历史，实在有意义。这次上行过沅陵，也想过河看看，希望车达到时早些。过渡时情景实在动人之至，因为一切如画，是如宋画中最有布置的，不是如明清假山水样子。特别是船和人，你如有机会坐坐这种客船一礼拜，或渡船三五回，一定也会永远忘记不了。更好的是背景，看看这种好看的背景，就会承认写散文或小说，不加背景如何不

上算了。因为一切特色是背景烘托出的。好看极点的是柳林岔一带，简直是仙境，是梦境，人绝对画不出！奇怪的是本省画家，从来不知向这么好的景物学习，学校中听教员说也还是用个小瓶插一朵花，放个橘子，在那里虐待学生“写生”，其实是在那里“写死”！

凤凰地方也好看得很，因为一个城市全在树木中，山上全是抱不住的大树。可惜大哥还不能走动，这次回去恐得朝慧和老毛的妹妹等来陪我上山了，到吉首和凤凰，或者都有机会住乡村一天两天。我很希望能去赶一次乡场，名长宁哨，看看那些四十年前对我极倾心的乡场，有了多少变化，和龙街子有什么不同。照我记忆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苗人十分多，是个苗乡场。当时每场猪牛买卖以百千计。现在正是冬天办货时，可能场头上过去收税地方，已改成合作社。过去算命测字的已在划算盘——也许或者是他孙子在担任这项工作多日了。

关于有些回到地后问题，我已问过老毛父亲，他说同年纪人已不剩下三几位，极少相识，不用担心有什么人拜见事。有些知分正受管制，在作挑肩抬货工作，也不易认识。只有二三老女亲可看，别的都完了。城市人家庭妇女能织布的，还是得到照顾才有分，月织二匹，约有二十来元，已很可过日子。至于“大老爷”，月有九十元，已成当地最大收入者，最大知识分子，事实上也真是最有知识的一位唯一人物。地方变动过大，中年的已几几乎消失净尽，所以大哥算是“硕果仅存”。现在闻虽能行动，还是不大方便，精神还极好，谈什么总是如数家珍一般，记什么都清清楚楚。

今天得小龙寄省人民委员会一信转给我看。我才知道五号以前你们还没有得到我一信。这次上路即不大对，到武汉就不妥当，到长沙总是咳和流鼻血，住医院差不多一星期，才许出来。这几天已无什么。昨晚上还被邀去看梅兰芳《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谢幕约八次之多，是彭俐侬抬大花篮上台的。和江苏剧团合演，几个宫女上海美妇人样子，倒有很好看的。只是衣服真是不美观。前一出戏是《清官册》，作寇准的上海张什么，唱得可真好。梅兰芳谢幕时还作女孩子嗲态，以手捧心。掌声雷动。十点即散场，回来还是相当累，大致晚上看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还是主动取消了好。特别是《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于是更加累人。

上路不用担心，只三天车了，在吉首拟住三四天，凤凰住二天，即返长沙。看情形，时间已不敷用，武汉大学也不看了。我们初步估计，廿六七总可到京的。这一次出行最不经济处是住一礼拜医院，真是无可奈何事情。但也看得出久不出门身体的问题。上一次到上海山东，也是病了一礼拜多，不过一面尽咳，一面还是进行工作，也累得很。因为看什么都不能不说说，不能不由此到彼的走动，吃的又不怎么好，总不如家中的自然。这里吃的好，住的好，进行工作总还是相当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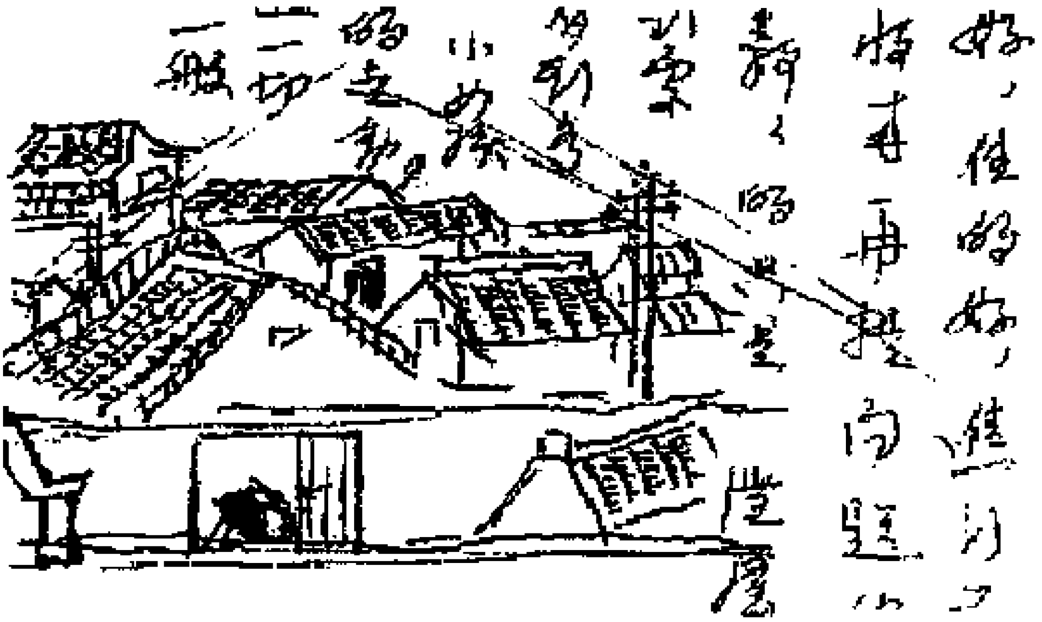
今天下午拟写视察意见，将来再提问题给政协常会转政府。

天气有云而无雨，大窗口外静静的只是一些屋瓦墙头，看不出什么问题，不比苏州和南京到处是水，到处有生意盎

然。旧的长沙还可看到各种不同晒台，上面晒种种衣服，小女孩喊来叫去，老妇人也拖拖沓沓的走动，或在墙上晾青菜。新式房子这一切全取消了，毫无个性。这大致是一般新都市的命运。

从文

十一号上午



民 房　　沈从文 绘

19561212
长　沙

致沈云麓

云六大哥：

我到长沙已十多天，因病住了一星期医院，今已好了。本拟九号即过吉首考察，因他事迟到十二才成行。今天下午见到永厚，才知你已回转凤凰，并且知道已能行动自如，真是好事，因为龙龙虎虎还盼望你过北京再看看烟火，他们已长大如一卫队长。希望你能即早完全恢复健康，好共同来多为地方作几年事情。

我大致要到十九左右才回到家中，希望和你住三天，最好能住到你的家中，三天后即返长沙，因为还得过武汉大学看看，回到北京大致已快到年底了。这次回来各事更加生疏，长沙已见不着什么熟人，常德沅陵自然更少熟人，算算时间，距上次返家已经二十三年，距抗日回沅陵和你过年，也已经十九年了。小五哥也有了三个孩子，头发快秃光了。我还希望看看常德沅陵，回吉首能在附近苗乡住一天，到家看看长宁哨乡场，看看新乡村种种，看看四十年前的水碾水车，看看赶场人。你大致不宜走动，得要朝慧来陪我挂挂坟①，看看各处了。我还想知道一下你的文物工作作得如何。在长沙文管会已前后看了好几天，东西极好，研究工作比较落后，报告怕不易见好。因为虽有千百种珍贵文物，如不读书，不

全面理解材料，作报告不容易深入问题。本省人几年来对于人的培养不太注意，工作不免稍有耽搁。

这次兆和要我为你带来三斤油茶，和一点糖，并为朝慧带了条小围巾。我自己什么也不曾带，只从医院带回一堆近十种药瓶瓶。我先在上海各处看了一个月，只觉得稍累，到这里一病，才知道人真有些老了。在医院打了许多盘尼西林，鼻血止住了，心脏似乎还不怎么好，拟回去再好好检查一下，如无什么好转现象，已成定型，恐得整个考虑一下工作，也许还得把文物工作放弃，写写小说省事一些。现在搞的文物问题，越来越杂，各样摸摸，许多材料具全国性，要到手边才解决，作一小论文也得二百图片，搞资料作参考得以万计，如非有一大笔经费，又有力把材料放到手边，即在博物馆也不易着手。搞丝绸问题却又总得有人为把材料复原，助手不易得到，体力又不济事，就只有放弃。至于写小说，也用力极大，究竟可以随作随休息，比起搞文物简单十分。目前却因为常识积下一堆，大有欲罢不能，欲进又限于条件情势。

我也许过了年还得和一个照相的到许多地方来照文物相，因编书工作需要。其实如让我来编印国内重要文物，倒是一举两得，省事！我想在家住三天，尽可能少有人知道好些，不预备见什么人的。看看乡村翻身有意义。

二弟从文

十二日

---

① 挂坟　即上坟。湘西人清明节上坟时，有在坟上悬挂纸彩球一类祭奠物的民俗，故称挂坟。

19561213
宫庄站

致张兆和

三三：

我们车已到桃沅路上，过了桃源，向沅陵进发，已一半路。还有八十多公里就可到达了。可能还有机会过沅陵看看，车停对河的。昨曾过常德看看，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印花布也是解放后作的，买了几尺旧样子带回来作椅垫。还买了些三十年前吃过的小鸡蛋糕，一次四人即消化了。车刚过太平铺不久，还是极好看。

明天大致上午即可到吉首，一到达不久，大哥可能就知道了。天气已极冷，还不到落雪样子。

到处都是一种土地翻身气象，看看乡村，才明白生产为第一。也初步明白工农联盟意义之重要。

同车是这次农村会演的一些同志，另一车还有好几位老妳，年纪轻轻的，极有精神。一路唱去有意思。有几位手抱住奖状奖品回家。有个唱情歌的是个理发师，可惜不同车。有个小孩得一等奖的，我还教他唱山歌！

路上不怎么累，吃得很好，只是黄土灰稍多罢了。停车处是大安店，气象极好。买花生橘子的还像四十年前一样。

19561213·14

沅陵·吉首

致张兆和

三三：

车下午四点到了沅陵，停在对河，远看沅陵一切如旧，山树人家如画图中。冬天寒冷已到山城，行路人多敛手缩颈。到处是干部棉袄子，决无长旗袍地位。住处名“第四宿舍”，门临大街。连楼略作醉态，下用木柱撑住，如遇北方大雨，一夕中保可全部坍倒。照今晚情形说来却决不至于倒下。小楼并面对一小山，山上有一个三层文风塔，有成百孩子在上面欢欣叫嚷，还有许多军装人士，大致是当地一公园。我们正待查老收拾打扮，一会会大致就得坐渡船过江看街了。沅陵最好是半渡时看两边，如当春水绿波季节，真是好看。现在虽入深冬，一切还是相当动人。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斤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十六七岁女孩子，独据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已融而为一。江水碧绿。

五时过江即从中南门上岸，这地方当时原有个城门，门洞边有一卖汤圆的担子，民七时我常在这门洞中吃汤圆。现在城已拆除。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阳大脚婆娘坐在门边衲鞋底的麻阳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不过到处有第几某

某生产合作社牌子。扯得眉毛细细的大脚麻阳婆，还有在门边喂孩子奶的。大街上是一九四〇大火后重建的，路旁已栽白杨树齐屋檐，和一九一八及一九三七通不相同了。店铺也多改成公司或合作社名称。不过有一点还和过去卅多年一样，即到处有毛栗子花生橘柚小摊子。南食铺还有松子糖和寸金糖、连环酥等等。煤油灯还有人在使用。我们到一个合作食堂去吃了一顿，四碗一汤，论数量可用八位壮士消化，还恐吃不消。街上走的全是男女干部，因为店铺、机关……都成了国营。

我们到那些竹器铺、布铺、木作铺都欣赏了一番。还和街上摆小摊子的老人谈谈。地方变得不易形容，特别是人和人的关系。有些小事也可反映得出，如湘西本出极好茶叶，除古丈外凤凰也很好，这里店中吃的却是有花香片！

从文

十三下七时

我们明早过吉首，下午二点前可到地。这时已七点，旅店门前有个广播筒，声音比我家中耳边响得多，我只好听下去。

十四已到吉首，好地方。建设得好极。过一个张八寨①，过渡时还和写《边城》情形一样，只是风景更好些。有个十来岁小女孩在拉船，四围竹树如画，动人得很。

① 张八寨　即吉首境内的张排寨。

19561218
吉　首

致张兆和

三三：

我们已按时到达吉首，并且看看好几天东东西西，事事物物，信寄不出，因为住在会内，到处找不到一个邮筒。小地方送信必往邮局，还不知道邮局在何方向。只打量留在这里三天，即过凤凰，今天下午二时就可动身，或住在县里，看看大哥，就回京了。这里是新的城市，到处在建设，有上千泥瓦石匠在建造各种房子，包括一切大小公司。地方水极好，清冽而深，绕城流去，两岸全是有层级的石山。作房子只需把山石打来作基础，就半里地外取砖瓦，就可进行。木材多从上游漂来。新建设一切如画，到处是年青人，到处都如在生长。有三中学，二千多学生，学校多在山上。是有石头的山。有一条大路，大路两旁有上百银行公司，也有报馆和其他。还经常有外来许多记者在这里，和外来文工团到这里来发掘遗产。事实上这一点准备得还待充实。可用十个字作形容："美丽的山城，素朴的人民。"

这两天查先生邀请了四五个苗家歌手来录音，成绩相当好。有能手，高手，一个小代帕[1]才十七岁，很会唱，六年级学生，极合永玉画面，可惜永玉不来，来时又有机会捉住

不少好影子！地方一切如画。年青人不少，总是四乡跑。不过如果不明白传统是什么，新的印象也不好表现。因为谈“生产”，殊少地方性，全国都差不多。写积极，不加上各种描写，也易落一般性。所以画不出地方空气，能画的也是极表面的。即住一二年，有些还是写不出。闻丁玲也到过这里一次。自然也不容易写。

我们昨晚上在州委会议室和几个人在一个火盆边进行录音工作，计有三十三岁的副州长，五十多岁小学校长，一个十七，一个廿的苗女歌手，两个老男歌手，一个交际处长。一面唱一面吃本地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极别致！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之有意义却正在背景。真是好背景，到这里来写报告的人，如不会写风景，他的作品是毫无希望成为应有动人效果的。

房子作得多结实合用，一切就地取材。晚上极静，窗口对面即山。白天到处可听斧斤声和炸石声。下办公时，满街是男女青年干部，花生橘子销场似乎相当好。我们到一个中学参观时，即承蒙用花生款待也。

只住三天，住的是州长办公室，可想而知不能说是理解农村。特别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影响，我们和负责方面谈话也受到一定拘束，事情本和我们不相干，可是我们视察也只能看看建设，别的无机会可谈了。

一切很好。这里廿开会，我却来不及参加，我想必能在这信到时已回过长沙。长沙也正在开人代会，不及参加了。

在这里烧的是大火盆。坐在火盆边谈天，情景极离奇，特别是容易使我温习到几十次不同火盆边事情。

《人民文学》编辑名什么白榕也来过。明年如你来来，倒可写点印象记。明年这时大致房子又多一倍了。地方造房子条件真好。

从

① 代帕　苗语，姑娘。

19561219
凤凰

致张兆和

三三：

我已于昨天下午到了家乡，沿路是好的出奇的山砦，到处在造房子，还照老例挂匾，“栋宇光辉”！苗族是互助工完成的。到站约四时半，大嫂背了个竹笼来接我们，还炖了一只鸡！州中派了个年青文化干部陪我同来。我们在大哥家中吃了饭，就回到县署住，住的房子应当是过去“道尹”的花厅，现在已改建了一座大楼。附城山头树叶虽已落尽，还是极美。可是街道好窄！我奇怪当时还有人跑马。街上人挤挤攘攘的。晚上正值放映电影，要我去“与民同乐”，是在过去城隍庙改造会场放映的。台上和台下声音搅成一片，好热闹！闻每礼拜必有一二次，一毛一人。放两次得分别买票，第一次完时即大喊出去出去！这次映的是《天仙配》，七仙姐下凡尘，观众非常满意。回住处时和一些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和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情形一样。到处还有小摊子卖花生橘子，老太婆守在摊子边用烘笼向火。每月有六七元，生活得多长寿！一个单纯！朝慧已长得和虎虎一样高，很好，就是一切还如孩子。人很纯，住学校中。我们拟廿二回吉，返长，归北京。算算日子，恐怕即早也得到年底才赶得回来了。

这三天看学校，听报告，参观一下建设。挂一天坟，并

看二三老熟人，接大哥谈一天。他左手不大能活动，其余好，还撑住个杖子到处走，成为当地各事顾问。外来同志读书的对他都极尊重。真正是当地唯一"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大嫂体力也还好，生活好。房子临马路边，和新华书店对过，有意思。地方建设比较慢，学校却好，得好评。升高中极多。马路一直修到城边。城中破破烂烂处相当多，实在也太旧了。整个看来却非常富于画意，是北宋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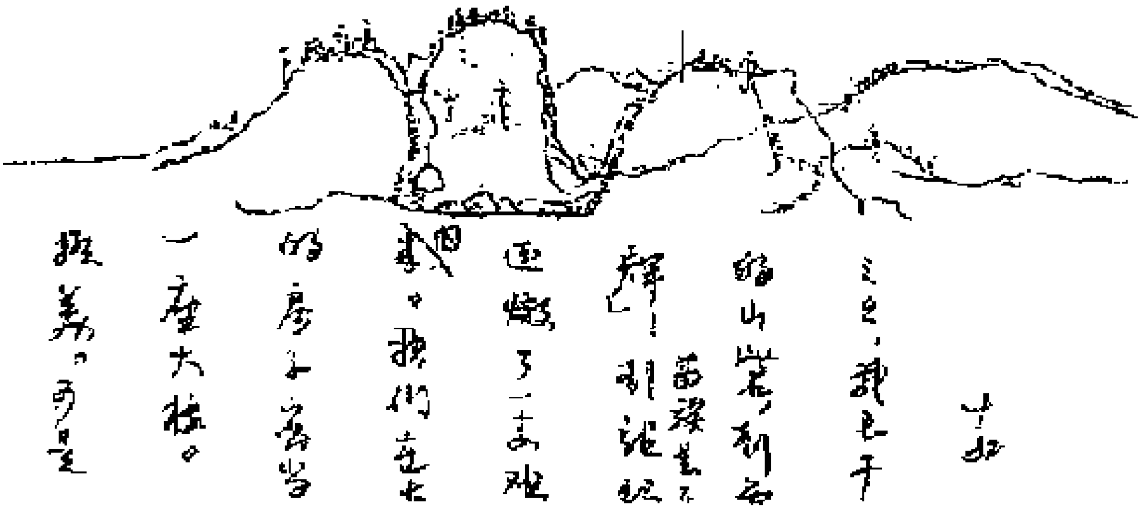
今天就要得从我生长的小房子前和作顽童时一切地方走走了。好奇怪，城中认识我的人怕不会到十个人。有好几位小时在一处的，闻在背货种菜，即见到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地方在印象中极熟，如今真正看来倒反而十分生疏。

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欢喜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许多干部是外来的，却在生根。当地广播电可到各乡村，每天广播歌曲时事并传达命令、通知。办事的长是四乡转。城中轻工业品，销干部的全是外来物，印花布上百种，纸烟特别消费多。本地有三百多人织土布，二毛多一尺，好看之至，却无人过问。本地人不穿，干部不穿，苗人也不大爱穿，各处摊子都有的是。如送到北京商店，特别是美术商店，三几天就可望销上千匹。有些花高级之至！真是货到地头死。人材也可能有相似情形。有个老画家，是近百年来湘西好手，教了二十年画，近在乡下种田。好银匠还有一手，作的围裙上东西，简直是"杰作"！唱歌的穿起来，到世界上任何一处去表演，也是第一等的服装！可惜没有人认为好看。文化干

部总是说在发掘，当面的轻轻放过。朝慧也穿起和虎虎一样的衣服，你想想看影响好可怕。

我想带点点好料回来开开你们的眼。我看过一处织布厂，大堆年老年青妇人在一处有说有笑的在工作，高兴之至。她们如知道所织布匹拿到外国去也是第一流手工艺品时，还不知要如何高兴！这里年青人富于创造热情和天赋的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还是一个富源，外来人不会明白的。没有出路，慢慢的自然也就耗尽了。是一待深入的问题。

二哥　十九



山告（山景图）　　　　　　　　　　　　沈从文　绘

19561222
吉　首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已经到了吉首，下午看看报馆和文化馆，已相当累了。依旧住州署大楼。拟明天中午十一时返长沙，即回北京。估计时间，到京大致快要年底了。这次回来看到州中诸建设，特别是工作干部无不下乡情况，觉得工作态度令人敬佩兴奋。试比比过去数十年种种，真是两种世界！家乡有些事情，或不能尽如人理想，特别是一部分人有才能知识，可以贡献国家，目前还陷于半失业状况，或只能用体力勉强维持生存。兄也有义务从各方面理解，提出具体建议，慢慢改善。文化事业待展开，旧文物收集已到一定程度，毁去的已成过去，得到的还是要加意爱护。新的工作可能先从刺绣等下手，收千把点。地方能收就收，不能花钱，我们就想办法让故宫、历博或工艺研究所收。同是为国家保存文物。这些民间艺术事实上比普通字画重要得多！工作总是越早作越好。地方不知重视，政府来想办法，工作或许更容易作而见功大。我回去即拟向有关方面建议来进行。

这次看到你身体好转，我极高兴，可是我们都盼望你善自保重，因为地方种种，还有责任待尽，还必须把体气弄得好些，处理问题，才能凡事□□①。地方目下有许多事情

（例如人事上的比较合理安排），你如体力比较健康，会发现有许多责任待尽。身体好，来北京看看国家正在如何重视文化，重视人的才智，你会得到些更新启发，把自己再提高一步。看看新博物馆如何陈列，如何进行工作，收集什么，重视什么，你的眼光四射，会更加明白地方有多少工作待作。总而言之，要有较健康身体，真正才可望为人民服务。自己好还不算，还得从各方面帮助党把地方搞好！地方还有好些重要文化财富，你不看看外面是不会明白的。地方上有些人还不能材尽其用，你有责任想出办法使他得用。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积极二字可以作到。要关心人的困难，作合理建议，把工作推动得更好一些。

关于找个助手为你副手事，你可以提出来向县中谈谈，先把各种文件抄一复本，免得损失。其次就所知道诸事，也写出来，有个记录。干部对于文物破坏，是违反政府保护地方文物政策法令的，你应当据理力争，党决不会因你正确主张而对你不好。凡是对的应再三提，向省中提，向文化部或毛主席提，这才合乎你目前的工作责任。如见干部不理就也任之不再过问，却很不好，因为没有尽责。张秋潭的徒弟②，值得向吴同志进一步了解，如有作品，找来看看，如还真好，可向中央呈报，请求救济的。吴妳妹如还可打带子挑花，将来也要安排的。张云溪、福喜等目前情况，待改善而不易改善，盼兄鼓励其在艺术上更加努力，社会迟早会有合理安排的。我会为寄点学习东西和材料来。有些才艺表现，地方不知重视，将来国家却会重视的。社会是日趋合理的，在发展的。凡有用知能，都会各得其所。地方不知重视才艺，是一个历史习惯，过去只有更坏！新的社会是正在从各方面发掘

人才的。大嫂作腊肉的本领，也会有机会作食品公司“顾问”或“技师”的。我们甚至于现在即可向食品公司提出意见，当地腊肉应保存地方传统作法，配料有一定比例。扎风筝的好手，在地方不受重视，会有更大单位来重视的！罗妹打毛线衣的技术，也会有更好表现机会，得到合理待遇的。许多人都得你鼓励和帮助，小学教员文化提高，你也有责任。

二弟

廿二晚

① 原信此处空两字未写。

② 张秋潭的徒弟 张秋潭为已故凤凰泥塑艺术家，原籍麻阳。陈文雄师从张秋潭学艺，也极负盛名。

19561226
长　沙

致张兆和

廿六晚上——长沙

三三：

我已从家乡回到了长沙，照预定迟了一天，因在吉首参加了一次州政协会议。还拟在此留一天，和这里同志谈谈问题。已定廿八上路，早六点车，可能是卅或廿九什么时候到达，得问问车站。在凤凰挂了挂祖父母、父母及诸亲故墓，大嫂背了个小竹笼，装了点腊肉橘子，同行的还有二青年干部，正值细毛毛雨，各戴上一个斗篷，一切很像是屠格涅夫传记小说上描写，因为在坟上远望，正看到新公路上汽车奔驰，大嫂在碑前叙述工人砍坟前树修桥事。

本地有个石莲阁①，好风景外还有个好塑像白衣观音，含笑如活，现在主要建筑已全部拆去，被改建为新医院，本地人不忍观音打毁，因之抬到一个合作社牛栏中放下。如牛栏扩大，大致就保不住了。几个教员一定要陪我去看看，就去看看，正和耶稣圣母一样，画出来才有意思。永玉如回来，不可轻易放过！

向上走路上相当累，越去住处越小，小客店总是楼房如随时可以倒下，走动时必轧轧发响，薄板壁隔成小间小间，彼此虽隔断什么都可听到。被盖十来斤重，得用身体温热先

把被弄暖和，才能保温。即使如此，冷风还是灌满一房，半夜醒来且无灯火。早上摇铃到处喊“客人起床”催客上路。好的是照古风有热水洗脸洗脚，毫不含胡。街上总是成群小狗、小鸭、小孩子。到了凤凰，即住县长大楼，楼上也是空空的，半夜火盆熄后，全房子冷飕飕的，被盖格外冷。早上也是摇铃，吹哨子，并叫人起床。有意思是天还黑黑的，又无灯火，起来作什么？还不知道。

最好还是河面种种，真动人。回来路到过泸溪渡时，正值十多个大木筏浮江而下，十多只大船也摇橹下驶，江山如画，好美丽！车一过江即盘山而上，约二里路到顶，下视更是壮观。到处如宋人画卷卷成一圆筒。特别是过沅陵渡时，实在美丽。

到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专馆前摆烟酒小摊，那专馆却有四十二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来到铺中大宴。这两天正值大晴天，早上雾中山景，好到不可形容。车过桃花源时停了停，有个水溪合作社小铺子，三五张茶桌也还坐了好些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人物。铺前小摊子边却有个穿干部服外加围裙的中年人物，在和人买卖香烟。唯一有点古空气的是一坛酒，但也是从常德来的烧酒！桃花源已非世外，却有意外新事，即常长间②有个地区出产金刚石，比苏还好，将来有可能是世界上名矿之一。已有好几十排工人住宅，早上电灯比常德的还亮，附近只是一片平田，中有宽约二丈一道泥沟，原来金刚石就出于沟中，距地丈许就可发现。地名丁家溪。凤凰附城也发现一矿，是磷矿，周围二十平方里闻全是这种矿，且多露头，将来可供全省有

余。更有意思是还有丰富的文化矿藏，这次在县城里稍捞一下，就得到好些。本地人说我是“收荒货的”。他们想不到这些东西如早到北京二月，已可出国旅行供十多个国家开眼！苗族或土家族编织物之精美更是动人，本地人却从不把它看在眼中。真如有个小表侄说的：“沉香木当柴烧。”事实上几年来毁了不知有多少！好的大多毁去了，市场上却充满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用品。也奇怪，怎么会这样丑？我住的是州长住客房，用的枕头帕和玻璃茶杯，都是下江出品，好丑！可是本地有的十分好看的挑花、绣花及印花旧样，可真值得叫做“宝贝”。

① 石莲阁　凤凰著名庵院，始建于清嘉庆时，以石料建成。1956年被拆除。

② 常长间　指常德、长沙之间。

一九五七年

19570109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于年底到达北京，这里大小都好，并且都盼望你身体健康！这几天家中大小和来客（老印和个石先生），都吃过了我从家乡带回的菌油和板鸭，都觉得好，可惜不能带点霉豆腐来。带回的挑花，还拿到馆中招待工艺研究所同学看了一天，和我收集的绸缎在一起展出，这两天并且拿到学校去了。望你告田妹和聂福喜向各处打听一下，如果还可想办法收集一百点单位，我就寄钱来。如收集千元拟给百元报酬。

这里文学出版社想把我写的小说印个选本，大致可印廿多万字，希望能在三月中选出来付印。这里还有旧集子不易得到，买不出也借不到。手边计有《春灯集》、《黑凤集》、《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从文自传》、《从文小说习作选》、《八骏图》、《月下小景》等等。你手边如果还有《沈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虎雏》集、《昆明冬景》四个集子，及复员后在北京或抗战期昆明时，我在各报刊杂志发表，还未印成集子的作品，如《雪晴》、《青色魇》等短篇，盼为用挂号寄来，我想内中也许还有些可以附入选集中，因为这些作品如不集印，大致永远也不会和读者见面了。又解放前我似乎还编有一二册未付印的小说散文集稿本，已记

不清楚是存到什么地方，不在你手边也许就是在大姐那里，如在你手边也盼为寄来。

这选集如三月能送稿，六月中可能印得出来。印出后如读者还需要，就再研究如何印第二本。这些文章从我个人说来，实在都是过了时的东西，不会对现在社会读者有多大用处，也不应当对现在读者有何大作用。社会已大变了，还在继续变化，应当有崭新的文学作品来教育他们和娱乐他们。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什么人，作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这也不是什么奇事，正如目下一些二十多岁电影跳舞明星一样，我也一点不明白他们，我们工作相差了半个世纪。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作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其实这几年我再也不能照过去用笔，那里还好意思称作“作家”？过去写的东西，即家中龙虎都不爱看，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处，怎么还能希望陌生读者发生兴趣？这也是一起始写作早就料想到的。三十年前在一切想象不到困难中还能始终坚持用笔，也就早估计到在国内社会变动中，写作必要从写作以外来竞争，决不是有机会和人把作品公平摊到万千读者面前，让读者公平选择。我在写作上的不成功，是必然的。因为我在写作以外，既没有别的长处，是自然无从和人竞争的。但当时却以为国家那么大，世界也那么大，既然是参加“文学革命”，总还应当有些人肯超乎一般成败得失，肯忠实诚恳把写作看得严肃来搞个几十年，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

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现在是在国内已不会有什么读者，送出去更无机会，一切努力证明都用错了。工作即再认真，总之远不如许多熟人的成就。但是情形即或这样糟，看看个人在工作上的失败处，也还是从不悲观，——也可说永不为个人失败悲观，只是就目下工作好好的作下去，工作只要是对国家有益就作，一切从实际出发，虽劳不怨。几年来在博物馆什么都抓一手，一脑子坛子罐子，绸子缎子，还有铜、瓷、漆、玉、家具及其他，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就学了那么好些东东西西，好像不拘什么，一和过去那点文献知识结合起来，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体力还济事，又有空闲时间可使用，也许过不二三年，我还会写得出几个有关人民美术史的小书，一定写得很好。我还和过去写小说一样，预先即感到，一方面是必然对一部分读者还有用，另一方面又必然在多数读者要遭到失败。为什么？因为我能写出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这也怕是一种妄想，因为社会变化实在太大，目下搞的工艺史，希望能如过去写小说那么一本一本印出来，给少数人看，也并不容易，更那有希望在另外若干年后还有人要它？

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总以为只要努点力，就会突破他已得的成就，创造些更新的东西，作出些更新的纪录。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自己这几年也不能欣赏这些作品，那能再希望在这个新社会还有多少读者来看它？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

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可是做起事来还是十分有劲，只要体力担当得下，事情又对人有益，对国家有益，总就去做。这真如过去旧话所谓“人各有衣禄”，世界文学史许多篇章都有过一种情形，会努力的人，不太用力也可把事情作得极好。不会努力的人，即用力再多，还是难望“成功”。我就是做什么总想做好，结果却还是做不好的一个典型。凡事作不好却不灰心，自己也很奇怪。

这里大小都盼望你健好。

二弟

五七年一月九日京

19570402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你信，我们都欢迎你和大嫂能来住个把月。会对于身体有好处，也会让你看看许多好东西。住处极方便，家中用人也很好。不过可能秋天来好一些，因为我半月来又得出去视察，打量到杭、申、苏、宁、徽、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太原（也还有可能去敦煌住一月，或过东北各处），一共可要二月或三月左右。也有可能在新的七月回来参加自治州纪念礼。如果能回来，再一起出来，路上可方便十分。我以后各处走动机会多一些，还想要为湖南博物馆出点力气，把它搞好些，地方州文化馆也会为出点主意，作些建议的。我答应过程星龄①主席，能回来些日子，一定要为家乡作点事情的。这次政协开了半个月会，座谈时多湖南省负责同志，对于家乡文化工作稍作了些建议。将来如回来住几个月，或可为编几个文物图录。近曾病了一次，忽然到四十度，吃亏得很，是流行感冒，打针数次才好，有三天不开会。

寄钱来是给你当房子的。我最近编印了本选集约卅万字，已完成，六七月或可印出，将来得钱时当再为寄些来。你也应当有三五间较宽敞房子住住，把身体弄好，多为地方作点事情。不要为一点点小处而烦心，党是十分伟大的，极明白

什么人作事负责热心，什么人是官僚主义。地方事总是要人肯来好好的搞，也一定搞得好的。寄的钱兆和说是专为供你当住处的。

挑花布已收到，极好。要大被面帐檐等类，价大些也不妨事，还需要，有即为买下。小的也要，以精美为好，贵些也无妨。不要绣的，要挑花，也不必一定是白布底，蓝底子挑白花也成，总之要讲究的。因为这东西有十分重要性，将来可望再生产，算得是地方文化遗产，也是全国文化遗产。不久可发表一部分。

我大致在四月上旬可出去，也许只能去一月，因为这里还有事。也许忽然会改到长沙，因为正在建议为搞点瓷器，改善一下长沙博物馆陈列。那边陶瓷明清的太不好。

孩子们都还好，全是大人了。家中倒只像我还是小孩。最近选书，我才知道我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七间胡胡涂涂写了近五十本书，大部分都要不得。近只选出廿二篇，约三十万字，也有些并不怎么好。大致还再可选三五十万字。能有些多余时间可以自由使用，各处走动，或许还可写得出二三十本小书的。如一天尽在绸子缎子中转，问题中转，写作就不易有把握了。

大家都希望你快乐健好。

问候大家好。

二弟从文

四月二日

朝慧东西兆和说保可五一寄到！

---

① 程星龄　时任湖南省副省长。此职1955年2月以前称为“副主席”。

19570409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前日寄信并汇款想已收到。兆和为小朝慧买了些花、项链、衬衣，用一小木盒寄来，大致可望在五一节赶到。我拟十二号出去，将到宁、苏、申、杭、合肥一行，迟则二月早则一月可以回来。这边全国美协，可为自治州的挑花编织物作一专题展出，大约可展一月，如材料好，将来还可望出国展。你如能就城中乡下所有好挑花凡是收得到的都尽管收下，钱不日寄来，精好少见的，价过十元也可收，不妨事。这些东西本地不知重视，将来却可以作为大学教学对象，教授先生也得好好学习。这次展览主要材料盼得省中派人到州来收集，或借调，我已把这事函商省府周礼同志，及文化局长陈曦同志，盼能在两个月里集中二百件左右，送到北京。你和保靖一彭同志收的，及李昌鄂同志前为省博物馆收的，可作副展品。如果州中到时有人到京，也可以一商县长，将张秋潭杰作及那个黄杨木雕小件带来陈列，开开这里艺术家的眼睛！这种展出是必然成功的，会让人留下个深刻印象的。乡下花带子闻有极好的，也可托人收几十条花纹不同的，有色彩的更好。好的挑花将来都可能再生产到丝绸毛呢方面，有出色成就。最优秀的艺人，也值得调查一下，将来还有机会

来京出席某种会，受人民敬重。这就是新时代了不起处。您收的将来可能用你名义出书的。

二弟从文

四月九日

信仍寄家中可转到。

19570414(1)
南　京

致张兆和

十四上午

三三：

十二日五点开了车，车中晒得热热的。四人座为外宾来换了个坐位，是两人间，格外清静舒适。洗手间在房中茶几下，方便之至。上层是个陪比利时外客夫妇的译员，到处跑过，谈得有意思。

车上吃的还是极坏，因此我只吃一顿晚上的，一顿早上的。十三中午头昏昏的睡着。晕车还是头一次！下午二点到江边，即另外坐船过江，还可穿瘪三大衣。同行的也是一样的，颜色略灰一些而已。四个人一路，中有二干部。

到宁住中山路七十一号福昌饭店二零四号，三个床位，有洗澡处，“好”，但是睡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时，才明白当街房子的“吵”。因晚上无事，我叫车到兰园去看看四弟，巧而不巧，两夫妇刚出门看电影去了，原来电影院即在我住处窗子对过。家中小家伙陪了我大笑一点钟。壮壮实实，眉眼如周孝棣，漂亮。一口合肥话。还会打太极拳，姿势和我的差不太多，极认真的打给我看。“小老爷”也在这里进修“热工学”，为沈阳夜大学备课，已成半专家，将来必然是“专家”无疑。昨一到就看手工业局木器展，好些三四用的桌、椅、

橱、床，工巧而并不太实用，因为变化太多，如玩魔术，事实上买他的却不必那么多变化，能两用已很够了。昨天是礼拜六，下午街上格外热闹。今天拟过陵园、孝陵诸地，因为是星期天，看人也可说是明白社会一个条件。上半天看博物馆。

明天主要看丝绸生产和问题，座谈问题。后天到南大去或师院去。十八过苏州。廿一过上海。瘪三衣大致一直可到杭还不必脱，早晚有风相当冷　这次霜雪据闻对农业生产大有好处。因为止后即有太阳，全变成了水，静静的浸入麦根，比阵雨小雨好得多。麦子要的是雨足太阳好。今年必丰收无疑。惟闻桃李花期或受了些损害，一路所见麦苗都是青油油的。

今天气候好极，想必郊外人也特别多。我们正准备上路，同行共四人，条件比大伙上路好，因为谈的全是问题。

南京有个特点，就是早上吵，车马声吵得好紧！可见住处不甚合理，地方拉得太宽，办公的地方去宿舍远，只能用汽车运输，油的耗费不免大些。一般东西比北京贱些，伙食远不如长沙好。街上卖苹果，全是疤疤点点，小小的，还六七毛一斤。梨子大都半坏，只毛五一斤。日用手工品比北京好而贱。在轮船上遇见些安徽妇女，从浦口收鸡来卖的，闻毛鸡也要六七毛一斤。还不好收。鱼似乎还多，又新鲜，可是用油极少，不好吃。好的是四川榨菜，像是照规矩，本年菜向长江运，隔年菜才往北京运。这里榨菜大片片作汤，又脆又鲜。伙食一元五，照昨天吃法，只一菜一汤，而四人吃也只一汤。办饭的略沾“上海味”，远不如长沙同样价钱一半好。长沙是三菜一汤。

张以迎报自己名字时，必附加解释，是“欢迎”的“迎”。我说怎不叫“欢迎”？就笑得前仰后合。为带了约二十粒北京牛奶糖去，是从口袋中掏出的，放到他的小小红篾箩中，吃时还分一半给干奶奶。一切反映“性情正常”，十分自得其乐，什么也不在乎。问他妈妈和爸爸出去作什么？就说“眼睛伤了，去疗眼睛。”原来是上电影院用电疗！

正是开春的天气。一切都如有春天消息，树木绿绿的。陵园和玄武湖花一定开得十分茂盛。南京有比首都好处是各处有空地，各处有水有树木菜园，每户人家得到的新鲜空气都多一些。可是十分奇怪，没有一只鸟叫。也没有鸡和鸭子叫，空中也不曾见过一只鹰。

也许乡下情形会不同一些。大江边也不同一些。江水比湘江宽得多，可是却没有湘江有意思。湘江江水碧绿，两岸全是帆船，桅子如林 江中也满是白帆，有画有诗，也有生命，有生机。这里江中只是一泛浊流，急忙忙向海奔赴，如不得已的在赶路。江中的鱼鳖也若在不得已情形中同向海中奔赴。江面也有船只，因为江面过于宽阔，比较上就看不出什么。大码头边也泊船不住，不明白那些帆船如何停泊！“洋船”都像是当差样子，不从容，也不美观。这里凡是可以听到的广播，都不大好听，很奇怪。

从文

十四日

作者此行是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

19570414(2)

南　　京

致张兆和

十四晚

三：

今天一早我们到了博物馆看看，已起始看到许多花，真是只有南方才有的花。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看到这些大红的绛桃夹杂柳丝间，紫荆、榆叶梅如竞奇斗胜，杉树、针枞也绿得如翠，我对自己也不免奇怪，想问问：“我究竟是谁？”因为自己在这么个地方，实在不像是能在另一时想象的！并且在那么一些花间，想起五十年前旧事，好像直到这时才懂得自己小时候那一点点！

到陵园想吃点什么，闻要排队等二小时，可见人多到什么样子。到灵谷寺去，树林子里和房子又满是包座的人，也得等二小时。我们只好买冷盘——简直是抢，不过得出钱，

还得一件件抢个半点钟，才算得了三盘冷杂，用茶水和啤酒饼干送下。树林子全是豆绿色，到处有榆叶梅、丁香、连翘、碧桃、樱桃……到处是人，可只是那么山谷中也没一只鸟。奇怪！难道除四害全被除了？总之，应当有黄鹂和杜鹃，没有听到。或者南方时候不对。我们转到“吃樱桃”的玄武湖，还是生平第一次到这地方。像有好几万人，如赶庙会一般向里边流。水中也有好几百条船，还有拉帆放乎中流的。有马戏团，外挂“客满”牌牌。有溜冰场，如煮“活动饺子”，另外还有几百人排队待煮。消化机关更是热闹。到处是极好看的花木。我估计，可能应当算是国内最好的公园，因为自然环境比北京的几个园子可大好得多！还是孩子们的玩处，好大一片草地！有个竹子做的长廊，比颐和园的长，曲折，素朴，好，两边也坐满了人。工人、学生、干部和一切家属占主要成分。大家都快乐得很。花真少见，绛桃和辛夷都开得如火一般。棣棠还是在青岛看见的，这里和连翘排队栽。树木正当春，叶子好绿！（北京也应当是相同日子了，你们得和虎虎出一次城看看。）

回到住处累得和小时候放春假郊游回家一样。晚上还看会演无锡小戏，苏州小戏，不大懂。河南梆子可出力，“罗成大战尉迟恭”，也像是五十年前看过的，不料至今还在演，太老了。大花脸在上面含着满喉咙的痰，喊了一小时，可真卖力气。是得奖戏。可是喊得太累人。打功好，做戏认真，比京戏强多。明天将看一天丝绸生产研究等等。后天看学校，座谈。只能作了解，因为时间过于促迫，我们只有分别问问情况。

气候好到白天可穿薄三大衣，街上相同的多。晚间还觉得风大些，不过出城到郊外，手拿着似乎妥当些。

二　十四

在路上抽空试写了个小文章，二千来字，好。

十五早发

19570421(1)
上　海

致程应镠

应镠：

我已到上海，约有六七天住下，拟用一天为看看东西，整理一下如何搞说明卡片。（内中似还有些贵重的，北京已不易得到。）另外拟用半天和历史系二三先生作次小小座谈。好明白文物结合教学应用要求和可能情况。

我住上海大厦十楼〇九号，电系46260转十楼九号。我把你住处路线忘了，名称也忘了。望告我如何地点，电话。这个信由第一师范转，希望能一二天可以接到。这次是来视察的。同行的约二十人，多不识，我只看文物和学校对文物应用问题，及待充实问题。

从文

廿一下午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现代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570421(2)
上　海

致张兆和

兆和：

廿一下午一点我到了上海。十二点前见到孝华一家，谈了一点钟，用酸制梅和松子糖款待二位小女客。到上海才觉得热了些，大致海上气候正常得多。住外白渡桥上海大厦一〇〇九号，即十楼九号房间。宰平先生等早一天已来，还未见面。从楼窗可见外滩公园和大桥，大小河船流动，各种交通车辆流动。已不落雨，这两天江苏雨落得很好。上海似熟实生，因一切都是廿年前的经验，用来坐电车即不大好办也。我可能得住一星期，再往杭州。

这次用十天不到时间，特别是在苏州，用二天时间看了五六个工场，开了几次座谈会，学了不少东西。如见得更多、更深，就会更加明白如何把工作配合上去的方法。我们看到一个年产三十万柄檀香扇子的工作组，几百人分工合作在那里赶工时，真感到分外严肃。出品虽不少，工艺水平却待提高，我们一个一个工序去看。又看织旧锦部分，好几种旧样子已织出。其实还有上千种都可以上机，而且必然会得到成功。误事的是丝绸公司，和……许多许多都是外行。都在负责，都不负责。只知搞数字，却毫无鉴别能力。谈研究、改进，都只是空空的，有钱，不会用。艺术家似乎热心，其实

一点不明白问题。刺绣年产廿卅万对靠垫，却只有三几十种式样，千篇一律的，由京到宁、到苏，四五处陈列都是一样的，真是“摆样子”。象牙球也到处是一样的，有些地方也可能只是让外宾和委员看看！问他们说“难道有人买？”就说“供不应求。”事实上还是不宜再大量生产。因为几十元一对一件，国内是不会有人要的。国外呢，大致只是用廉价抛售方式才供不应求。如照本送去，不可能永远有主顾的。上次为朝慧买珠串，原来是苏州作的，大部分是女人手作的，有很多作得极好，价钱之贱出人意外。新作之钮扣，只一毛二分一付，色泽且极美。项链大致二毛一份已很好。全是手工作的。最先烧料，多是四五人围在一个大炉边，用细签子粘料在火上烤，手有轻重，即成不同珠子，后来放在水中一泡，珠子即落盆中。经过七八工序，即可挂在“老颈把子”① 上亮晃晃的了。那里人说少数民族极欢喜。原来早知朝慧要它。作法还像是四百年前的，可是却到南洋受欢迎，送到日本也得赞美。手艺之巧，值得敬服！工人一般可得四五十一月，和中学教员不差多少，成品已远送国外许多地方。至少织锦，则还是二千年前老办法。

住处居高临下，上海市景入目相当好看。外白渡公园小如一个三角形糕点，人在那里如芝麻点子。水上船只极好。

买了些你欢喜吃的松糖，或许要半途融化，不得已就只好请客了。这次到苏看看高干干，精神极好，送了一斤饼干。老年人应当那么。她把小龙小虎当成自己孩子一般关心，还只希望看看他们。听说小达子也长过小五弟，嘴边长了细胡

子，大家好笑。孝华精神很好，工作忙，已近于一个专家了。孝棣已升讲师。大家都对于以迎感到兴趣。你家园子里花也开得正好。学校闻已加了许多设备。但今年升学事已成一般紧张问题，因不升学，就业也不易。初中毕业找事作不是容易事。高中也不易找事。我说的料珠生产，本来可以用机器，又匀，又好，又省事，但是如此一来，就有五百家失业。许多部门生产不能急于机器化，就和就业安排有关。

我明后天或可看到五姑，家住淮海中路，四个小孩。会要到她家吃一顿的。

黄西平可见着了？应当是个矮而胖如她姐姐差不多，还是广东式黑而高，干干的？凌宏今年将升学北方，孝华等以为如不和凌老夫子离开，将来怕不能过独立生活。如升学北方，老夫子又赶去，还是不成。我告小五弟等说老夫子想到北方，不给迁移证不许上户口，她也无可奈何。大家希望北京不给她户口登记。

上海大街上还是人多如煮饺子。奇怪的永远在煮。

孩子们可好？龙龙大致又快到实习时期了。

二哥

廿一下四时

① “老颈把子” 合肥方言，脖子的俗称。

19570422

上　海

致张兆和

小妈妈：

下午看到了“巴老伯”和陈蕴珍一家，孩子们又大了好些。王道乾也带了他的四岁大女孩来，和小吉兰似的精灵灵的，极有意思（算算时间，正和他见小虎虎时相差不多）。他已有了三个小孩，和曾祺相似。还只结婚六年，再下去，可能会要有五男二女！今夜这里或者是迎接苏联首长，有百万人在街上逛，路上挤得满满的，就这么在街上挤，比白天“煮饺子”又有了进展，简直是满满的一坛什么菜！大家虽挤却十分从容，给人印象极离奇。车上也是满满的，还居多带有小孩！大厦和其他高大建筑，几几乎全都有电灯，我们住的作大盾牌式，一出外滩就可看到。从住处楼上望去，却只见一片辉煌。市声和灯光交融成一种不可形容的热闹。或许跑马厅公园中还有大灯火待放，因为里边人挤得简直满满的，和五一晚上天安门前相差不多。

辛平先生也到了这里。还没见到。曹禺也在这里。或许我有三几天是搭伴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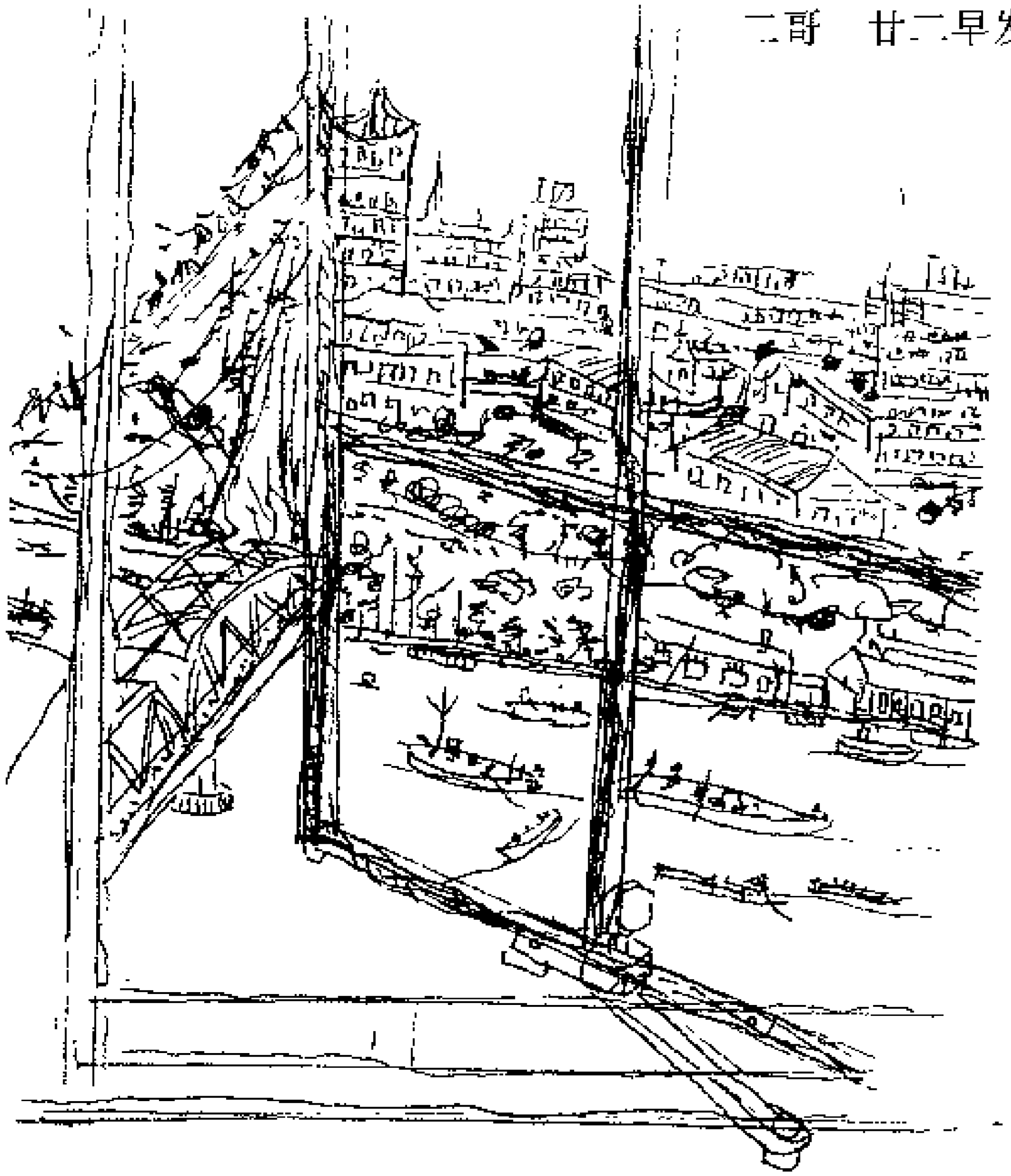
这里还有奇怪处，白天听市声，车马尽管多，却听不到什么声响，只是轰轰的。晚上却特别宏大，许多声音都不相同，差别显明，虽同样混杂，却各有节奏。水面和地上区别

更大。水面上大小船舶和驳船声音又各有不同。其中还居然有一支笛子声音，是小船上来的。

街上人多虽够多，可不叫嚷，若被一只力大无比的手在转动，这只手怎么创造出来的？却又是这一些人百年劳动积累形成的。大家都静静的守住自己的分在动。在街上动是易明白的，还有长年如一的在各种大小工厂，大小作坊，大小生产合作社，大小批发处，大小机器工具边，静静的数着机器的转动，数着成品的件数，由日到晚的，种类之多，可真不易设想！以苏州之小，还有近六万到十万人在动，生产些东东西西，到国内外都发生一定作用。上海之大，可能会有六十万人到一百万人参加这种生产。他们的工作，影响广大及于全国，全国的生产无疑也影响到他们，可是其中似乎极少有人在街上走时会想起这些事情。许多人特别是到处可见的家庭妇女，尽管她是大学教师也好，似乎有许多时间只想到上海市内百货公司合作社穿的、吃的和用的。在电车上我曾看见一个年青母亲，把她四岁大的孩子也烫了头发，母女都若十分成熟，才真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在这种人群中一久，大致对女人的抒情诗将完全被淘汰了，代替他的不是别的，是“铜钿”。收入相差不太多时，就数“地位”最重要了。

凡事都在向前中，上海某种不大好的习气，似乎还待用教育来改善。这里是制造各种教育工具的地区，但是却最需要教育。这里是产生一切新东西的地区，可是许多人脑子还是旧的，且最容易滋长不好习气的。是文化市，同时也是没有使文化发生应有作用的一个城市。小一些的街上，满是小孩子。人口还在增加中。好大一个担负！新兴的城市希望不像这个样子。无怪乎上海人都欢喜到苏州去玩，两地真不相

同。但是小孩子待教育、大人也待教育，却是一样。这个教育责任是十分艰巨的，要动脑子从各方面来下手才有办法的。



从住处楼上望去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

沈从文　绘

19570423
上　海

致张兆和

廿三早

上海昨晚上，可能有上万个五彩电灯，装满了大小街道和门窗屋顶。从南京路任何一处望去，都是一种奇观，其中似乎也可看出一种"新"的铺排，大致都将如此，处处反映出巨大物质力量、热闹，辉煌。缺少一点什么，譬如说天安门前景象，找不出。有的是不可避免商业味。也许本来就是商业市场，用的方法又和平时商店广告发生联系，给人商业或商标味是免不掉的。可是究竟是一种无比的物质力量。试想想，十八层十五层楼大致由上到下都是灯彩，装电灯的工人的能力也真非凡。直到如今我还想不出这些灯是如何安装的。旧法租界的淮海路，房子只三四层，也全是灯，并且把路上也牵满了大小五彩灯泡和灯笼。人在街上走时如在童话里。

我因看灯到五姑家看看，四个女孩都大了，长得极好，一个男孩和刘焕藻差不多，结结实实的。两个女孩特别漂亮的，派到少年宫去演习欢迎苏主席，预备今天仪式。我们出来时在巷口见到，长得很乖，再过几年又是大人了。大女孩高大如成人，略有三姑味。还有个什么四老姑，也在她那里。

这里住处如只用眼睛看是很好的，可是人又照例还有两

个耳朵，夜里可够受折磨！挖泥船整夜在白渡桥边工作，越静越响。又是电车交叉道口，汽车电车一到这里总得喊叫数声，空车过路时更是魄力惊人。水面船只则过桥下时照例得喊几声。此外还有许多不易设想来自何种工具的声音，有时奇怪到不易描写地步。当时房屋设计人，一定没有考虑到这种种。

今早大约三点钟就可听到浦东渡口扩大器广播，布置到跑马厅的欢迎队伍入场的秩序，一直叫到六点，某某路从某某走，走到何处为止。天气好，可能有二百万人活动。集中时或许如北京情形，从四面八方来，分散游行就定然乱得可观，因为地面太大，交通工具不能活动，学校队伍在郊外恐得走三十里！昨天接时飞机场和街上也有过百万人，雨虽小，许多人一定也淋得透湿。

这时节正七点钟，市声繁密，水面大广播台却正放送肖邦钢琴曲子，矛盾的调和，北京不易碰到。其实北京的大锣大鼓倒宜于送到这里来！

这里衬衣不能买，因为要布票。只有丝的或人造丝的不要，又不怎么得用。雨衣男的大，女的才合身，但式样却是女的，也穿不出。天气一雨，瘪三衣还可上身，好些人还这么办的。旧法租界小店铺照例如小展览会，样样有，很多东西像是十多年前的，甚至于有了二十年，因为很熟习，大致还是我们住上海时所见到的。许许多多情景还脱不了半殖民地化味儿。一个公共场所正在展出花布样子，上千种中叶子式的约四分一，圈圈点点的约四分一，外国花朵约四分一，未来派式的约十分之一，余下的才是中国花。中国花花中又不外牡丹、月季、剪秋罗，和三四种梅竹而已。也有用“民

族形式"标题的，多十分可笑，好像外国人作的。并且有许许多多的花样，到淮海路橱窗边都可看到，原来并不是新的。

画的技术倒不坏，也十分费工，就是不大好看。会场上还有许多男女在"评"他，说待试制的几种却是仿日本的，评的眼光窄，大致也不知道。

另外这里售品所看到许多丝绒纱，倒有极好的，平时只出口售卖，这里只供住这里的人买。我们却永远用不着它。如吉兰来倒可买些回去。

从

19570426

上　海

致张兆和

礼拜五早上

小妈妈：

早上三四点即起始听到轰轰的市声，六点起来一看，好一片阳光！完全是春天的，明朗的，快乐的，轻而软的。一切都和托尔斯太或中国词人描写到的差不多。迎阳光的万千房子，色彩也显得格外柔和。可是从树木颜色看来，快到初夏了，因为已由浅绿转成大绿。河中泊满了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小船。

我过不久就得到郊外去。要坐一小时车子，经过许多好和坏的街道，最给人印象深的是一个不好的街道，还有千百人在一个井水边打水，孩子们在泥中爬。这是过去上海的遗留，是这些人对上海有大贡献，却在一时间还不能把自己生活改变过来。或许在许多地区农村样子已全变时，这里还不免有旧东西存在，大都市四郊都必然不免如此！

这里有个极令人奇怪现象，是女孩子一到十四五岁，就像被烘烤逼熟的，把成婚后的女人烫发穿衣全学会了。可能这种人又已经十七八岁，总长不起来，和不健康的花一样，到了时候，勉强开放了。电车上到处可见这种人。另一种是新摩登，也多是个子小小的，总给人一种淫欲过度感。脑子

里只是钱、钱、钱，虽然已不能如过去那么能得钱用钱，对于钱还是具有极大的兴趣。对于书却绝对不需要。至于生活呢，和苏州许多人一样，吃零碎！永远是什么采芝香，采芝春，采芝什么忠实群众；

也还有一种男人，完全穿新衣（和本来身份生活都不大相合），在街上走，像外国来的，其实可是当地的什么。可能住在最好地方，也可能坐的是最新纸老虎车（开车的说美国车），这种人难于猜想，因为他们从不说话，并且很可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衣服不大合身，是外国缝的。还来不及换。

这时河面真是奇观，满是小船，差不多把水道也塞住了。不能设想是那里来，又到那里去的。我还从来没有自高处俯瞰过那么多好看船只。我一见船就兴起一种情感，因为船上生活太久，种种又太熟习了。弄船人永远和陆地讨生活不同，永远从容许多。脾气也好得多。将来如有新诗人培养所，应当派到船上过一年半载，因为一面操作一面还容许思索其他事情，回忆旧的，估计新的，却和当前操作不矛盾，彼此同在而不相妨，这正是诗人必要的一种心境。其实写散文也需要。而且随同船只流动，外景变换也多；但是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人明白这可以培养诗人，或治疗诗人的用脑子方式？怕得在二十一世纪初了。那时一定还有用这种工具的人，同时也有原子船。

195704下旬(1)
上　海

致沈云麓

大哥：

知道你来了，好得很。可惜我不能在这个好春天陪你和大嫂多玩玩！你的病希望能在不着急情况下慢慢的养息，这是很多人都说到的。有效！

我这几天正在各学校视察，五一前怕回不来，希望你多住些日子，不必忙着回去。每天要想吃什么，就要王嫂作，莫客气。大嫂一定见到龙虎两个小北老了，小龙那么大个子，到家乡去一定会有人叫做“北老”的。上海和廿多年前大不相同，洋鬼子全赶走了，各处都有精神，伏老到来快用到百万五彩灯火欢迎他，现在电车上还装满了灯。到西湖去西湖也增光！今年春天迟，一切格外好，西湖给这位老元帅印象，必然是无比深刻的。

我们到这里一天都是和人谈话，作各种谈话。地方大，找路路不熟，找人不易找，一切都是用电话联系来决定的。事情多作不完，大致只好看看再作，能多少是多少了。

赵其文可用电话联系，知道你来会来看你。见祖春没有？萧乾或者还在北京，一定要见你的。你在许多熟人中也像是

"元老"了。我们在这里到处有人叫老先生，不免相当狼狈。因为自己还以为很年青！

大嫂好。

二弟

195704下旬(2)
上　海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虎：

大伯妈大伯伯来，你们应当多陪同各处看看北京，也不妨喝喝你们认为最好的豆汁，好让他们回去宣传！

今年这里格外冷，到现在我还可穿大衣，而且穿厚的，手持新洋伞，真有点点像个欧洲回来的华侨。这里中苏友协大房子也看到，是本市政协开会的地方，比北京的小些，材料可好些，柱子天花都作得精细些。地方少灰土，是一种便利处。

我在这里看过巴老伯好些回，他是这里的名人，名字总在报上转，常发言，在家中情形呢，还像是和过去相差不多。男孩子和龙龙在上海时差不多大，行动剧烈却和在昆明时大二姐家的歪鼻子等不相上下。我还不曾见他舞枕头作战情形，因为卧室在楼上，却见他在客厅中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的神气。王道乾女孩长得极好看，脸黑黑的，大眼珠子乌黑，只五六岁大，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这个巴老弟大致是受他妈妈的宠爱，家中又有个婆婆，一个姑姑，除了巴老伯只他一人是男的，因此凡事不免独占优势。长得方面大耳，比你们小时可英雄得多。还

有个巴小姐，比他稍大，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我今天还去他家玩，可能还要画一张花园或客厅回来。今天又下雨，上海雨简直落不完！

这里地方街上有点特别，到处是成衣店，卖新衣，样子都差不多少。我疑心他是一个成衣公司作出分销的。从街上什么电影院走过时，家庭妇女和大学生一望而知。尽管都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子差不多，只是蓬松松的，还是可以一望而知受过教育到如何程度。学生多在肩上挂个帆布包包，好像正在旅行样子。（那包包是否应叫旅行袋？）家庭妇女却不然，提的是皮、草、布各式包包，里面放吃的多些。大食品公司里边许多人都是一面走一面进行消化工作，不论男女。也有许多外省人夹杂其间，看样子也可明白来源大致可分四类：搞人事的小干部，必手拿一带环的皮夹子，里面可能装的全是什么材料！多不戴帽子，头发也乱茸茸的，穿干部布衣或不大整洁的哔叽衣。二，这时还穿大衣的外宾或坐汽车的高干，常常提着大大的衣帽盒子或其他事物纸盒，本地人可绝少这种似绅实村的扮相。他的大盒子里一定是什么米米呢的大衣或太太大衣！第三种是穿短衣手持短烟管的老人和某一型老太太（例如有髻子的），应当是干部的家属探亲来到上海观光。这种人常常让电车司机吃惊，因为他总是在紧张中穿过马路。电车被迫急急煞车，使得司机大捏一把汗，车上乘客也一惊，他却从从容容的或搭搭讪讪的站在轨道旁，意思倒好像是待说："你那么快有什么要紧事？"于是彼此无言，司机踏着铃子把车开走了，他也钻进什么公司或在大橱窗边看热闹去了。第四种是武装干部，一看也可知是外来的。衣服多不大称身，一般说个子都不怎么大，肩章在肩头就显

得相当大相当重。说话可能是四川湖南。也有大个子，多说东北河北话。

此外还有本地人穿新洋服的，不是教授或高干，最多的是成衣师傅，成衣店或其他商店办事的。上次游行队，衣服穿得最讲究的，还是私资人员。

也可在热闹马路上看到乡下人渔民，多三五在一处，走路时挤在一处，忽然分散时即赶忙凑拢去，深怕失群。头髻一看可以知道，不剪发，搭片布，脸上红润有精神。

请大伯伯多住一月，我下星期就回来了。

爸爸

19570430
上　海

致张兆和

小妈妈：

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觉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因为廿年前能写，也并不是说好就好的。有些人是靠小帮口而起来，不是真正靠若干作品深深的扎根于读者心中的。有些人又是搞了十多年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廿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真正有什么好作品的。这里自然也应当还有人能写“作品”，可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但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鸣总不免有些乱。如果有机会让小作家和读者鸣鸣，也会把责任转到巴金等头上来，因为他们在领导，事实上可并不曾有多少青年作家或年老作家，在领导鼓舞中动起笔来的。他们团结各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差，有些人对靳以不甚满意，有些人译过十来本书还不能入作协，有些教授也不算作家，但有些又算；其中情形相当微妙，可能有些小圈子作风。这么下去将来也会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宗派，不是

以作品风格见异于人，只是以地方势力作根据，形成独占而已。这对创作的发展自然是有妨碍的，可是对于有些人，必然还以为得计。古人说“识大体”，真不容易，现在人说“整体观念”，要建立也真不简单！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

你们刊物①阵容似得重新安排一下，至少得把党员作家好好组织一下，多有点好文章，每期总有两篇较好的短篇，三四篇充满新意思的特写，才压得住。要有露面的作家名字，也要有不见经传然而风格别致的作品。这一点我认为主动找稿子的工作方法还没有好好的推进。二三十万份的代表性刊物，看稿子要有巨大眼光，组稿子也得有各方面作家信托，感觉非帮忙不可。这工作你们作得不大够。是不是还可说很不够，我可不知道了。

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这些书经过些什么选择而印出，情形也混乱，很有些书出来一二年，无声无臭的，就到特价部作二三折出售了。还有些大本子的，书评也少提起。有的印得多，销路少，积压在架子上和库房里，摆个样子。一般印象是书出得相当乱，可不好。市场上——以戏剧而言，“济公”观众可不少。街上每天有几十万人要开心，上海这个

地方必然会有许多开心的东西流行。晚上到食品公司（先施公司）去看，消费者挤到这里边有人满感。一部分人并且口中国国有声。原来什么吃的都可零包出售，所以一面走，一面看，一面吃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大城市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有百万计的人，都不怎么用脑子想生活以外事情，而对吃穿却有浓厚兴致的。商业或文化娱乐业为适应这个要求，不断在扩大服装店，饮食店和娱乐消费节目。看到这个情景不免令人心怀杞忧。这里的讲实际会堕落人的，使崇高理想变质，而且对于许多方面起坏影响的。说真话，作家教授争的都容易从个人出发，对国家全局关心不够。是资本主义中毒极深一个地区，同时也还是小资气息浓厚的一个温室。从政治热情而言，远不如北京之纯。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点点滴滴的接触，不是什么深入研究。可是础润知雨，从各方面看来，这里的人还像是有些特殊例外，和全国发展不尽合拍。或者说待教育，待好好教育，通过各种远一些的措施来改造，不然到一定时候，还会起不良作用，妨碍了国家向前。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浓厚，非知识分子得过且过毫无远大理想，这两者是主要病象。有形的租界虽已去掉了，无形的租界还存在，知识分子和许多市民都还生活到这个无形的租界里，十分习惯。报上说的国内什么什么，对于他们都可以说无多意义。他们都像是十分聪明，可是也可说相当愚蠢。特别是一些穿新衣在街上逛的年青人，都没有性格，都莫名其妙。一部分人在日本侵占上海时，是一样的在这里悠哉游哉荡街的，所不同处是上次是他的父亲荡，现在是儿子荡罢了。其中自然也有万万千千聪明精干的人物，一出了学校就向东北西北跑的。这只限于受了好影响的学生。一般工人中也有为支援

国家建设离开这个销金窝的。大知识分子习惯于这里讨生活方式的，大致都乐于在此老死不动，因为实在说来生活条件远远不同北京。找钱方法又容易，而老式自由空气却在酿、在酿。我过去不欢喜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不欢喜。

我将在这里看五一了。三号左右可能过杭州，也可能即回来，看几个同伴日程安排。

二哥

卅

① 刊物 张兆和当时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

19570501
上 海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在这里看五一，不及陪你看北京热闹了。这里不到四点全市就响起来了，好像有几十万种声音共同响起来。我住处在外白渡桥边，水上地面桥边更加热闹。闸北杨树浦区是工厂区，过人民公园的格外多。真是一种奇观，即人的力量，人的习惯，人的共同快乐！

我在这里大致参加了市政协预备会，列席听听一二报告，就往杭州看五天，即直接回来了。你只管多住些日子，我好多和你玩玩。在这里好些同行的都年在七十以上，有的还八十二岁，都精神虎虎的。我出门一面有学生叫“老”，事实上在这个队伍中，长过我三十岁二十岁的就有好些，一般说来我还小得多。看到那些老人都什么必参加，热心高兴处，使得我只想在二十年后还能那么到处跑，看看新世界的景象！

在北京要吃什么尽管告兆嫂，告兆和和虎虎等。虎虎应当多请大伯妈看戏才合。大嫂正好学会做饺子，将来回去好请客。

这里人多得不易设想，现在还只六点多些，市面上声音

和海啸一样。我们再过半小时，就要到台上去看热闹了。

我可能四五号即过杭州。

二弟

五一早上

19570502
上　　海

致张兆和

五月二日

三姐：

今天到处在放假，因为昨天热闹了一整天，有的人或许还跳了半夜的舞！一半铺子都和过年一样上了铺门。我到博物馆谈了一天情况，才明白这个单位人数大得可惊，东西也收得不少，可是研究整理工作却差得很。很多人可能都宜于转到另一个机关里去干别的工作。不过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还是问题。许多人似乎都还不明白如何进行工作，减去三分之一大致还是能照常进行工作。女的人数占一半以上——七十多位，在机关干部中，实在可谓惊人。因为女的能研究的似乎只有一人，还不大明白究竟是在如何研究。最接近群众的十四个说明员，女的也占多数，工作比小学或初中教员待遇好些，工作量却不如教员之多，一天作两次说明外还可有二三小时自由读书。困难处只是不易在业务上提高。对工作倒挺热心，惟业务上领导他们的，不能如何帮助他们，因之说明工作必停顿到一点上，不容易丰富了自己知识，再来增加观众认识。这也正是各省博物馆面临现实情况，亟待改进的一个环节。故宫说明员同样碰到这种问题。虽在进行“文化教育”，作用不大。这些人亟待增加的是“文物教育”。是

一系列"专题教育"。目前国内却没有可学处。有些研究人员自己就不知道如何措词才得体，自然对于说明员难于作具体帮助！补救他，或者还是部中或局中，或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有几个专门名家，编成一个"机动部队"，各处轮回去考查工作，轮回去讲问题，每到一处，能留下一二星期或三五天，作三五个专题报告，对于他们工作的提高，将有显著改进。有一年时间，全国走得也差不多了。再拿所见文物知识来丰富本院本馆研究工作，对于本单位工作改进，也必然有绝大好处。我想能那么作对国家这部门向科学进军，起的好作用将是十分显明具体的。只是如何来进行，将依旧是个问题。因为部中局中几年来都不曾对于这么一种工作准备过人材，院和馆即有条件，也不曾好好培养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因此即或只要三几个人的工作小组，到实行计划时，倒不容易组成！甚矣，人材之难得。机关中见得多、懂得多的各种专家也还有，只是对文物眼目鉴赏而已，知识局限性大。要把这些知识用三五千字作一总结概括说明，又具历史观，又能旁征博引文献、结合论述，又能具有新的见解和立场，说来轻重得体，不容易。可是我却想搞十个题目试试看。目下大约已可作五六个小专题历史的叙述，写出来不至于外行，只是待解决的却将不止十个，可能是二十个。这一环能有人，其实不止是全国博物馆说明员能得益，即省市文物研究工作者也必然有好处。因为如仅就一省一市地区材料作研究，有许多问题将永远不会明白，说不出所以然的。换言之，研究工作作不好。

目下还有另一极重要待解决的，即教书先生不搞文物，不会用文物证史，丰富历史研究或加强历史教学的说服力。几个学校教授利用文物都达不到应当有的情况。都待重新找办法！

也一定要有一办法，才能配合社会发展要求，不至于让下一代学生还依旧那么对文物无知，以及先生对文物无知。

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作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是这个新社会发展一个环节。还有即从这个知识基础上，才好搞艺术史的研究，并且弄明白工艺生产中，什么是民族形式最值得取法的，可望转入新的生产，提高当前水平的东西。这里待提出的又是一系列千百种东东西西，却必需是从万千种东西中挑选出来的。也还有许多许多工作待做。能多活二十年，将可完成多少事情。将可如何切切实实的做好些事情。但是如照官看来，都不免只是"等等看吧"的等下去。有些事一等五六年，耽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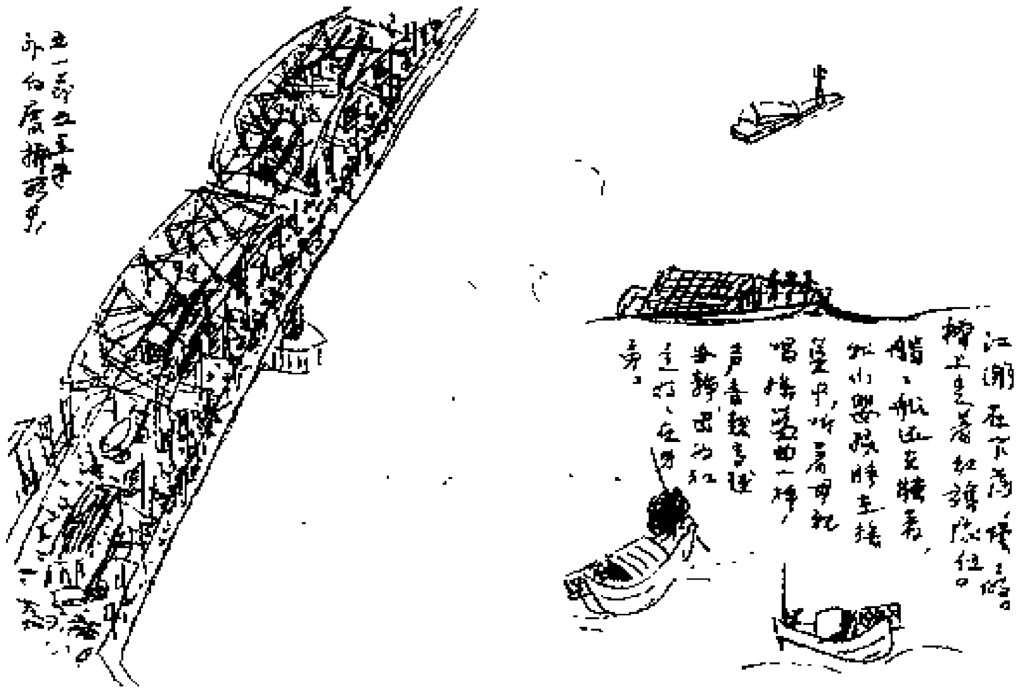
这些工作不比创作，和创作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创作短篇每一次都自为起迄，都近于从新开始。正如同赛跑，你参加各种距离跑，一百米记录虽好，到五百米那一场，又得另从起点走去。不能用那次一百米的记录。而且受时间限制严。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作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

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

那么尽作种种空想？它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需的关系，代它想来也有意思。动物学中曾说到鳄鱼常张大嘴，让一种小鸟跳进口腔中去啄食齿间虫类，从来不狠心把口合拢。这种彼此互助习惯，不知从何年何时学来。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

二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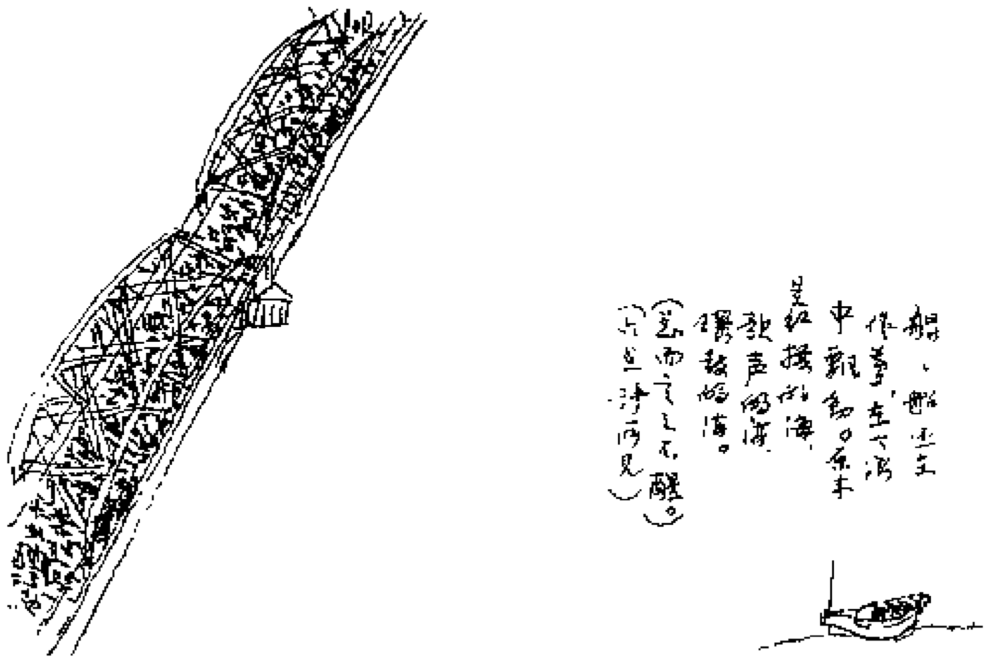
好些日子都听不成音乐了。我因出门只想坐公共车，倒认识了好几条路线和换车方法。成衣铺似乎太多了点。



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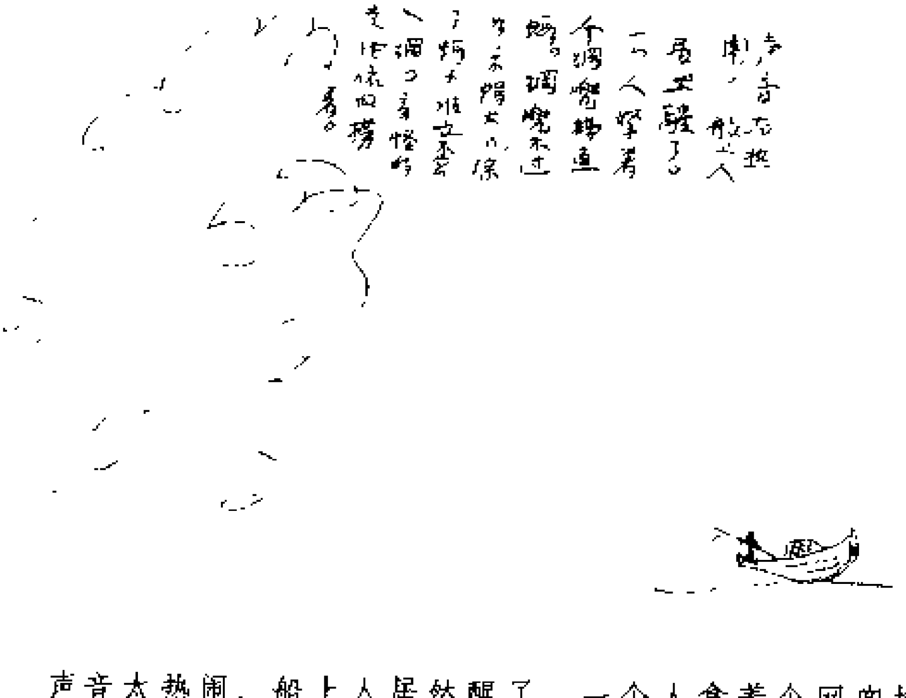
沈从文　绘



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做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沈从文　绘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沈从文　绘

19570602
北　京

致吕德申

德申：

闻北大争鸣情形相当活泼热闹，国文系想必也事件不少。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①]，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可能是伪造的，望为查查。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②]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访问我虽出于好意，也近于猎奇，并无基本认识。来的人还说曾问过你，也许还上过你的课，我可实在不知向他说什么好。虽一再告他不要随便写什么访问记，或许当面说后，事后又写，胡乱寄出。望你为向新闻系党组查查，来访我的同学是谁，请他万莫随便写下我什么向上海投稿。他的好意和热忱都极可感谢，我可十分害怕这种于事无补的访问记。

龙虎已都是大人了，虎虎已在工厂作事。身体都好。

系中熟人望候好。解放七八年了，我还没有到过你们北大观过光。将来也许会来看看国文系，因为这几年我摸摸绸缎文物，略略有了些常识，知道不仅是搞历史的必学文物，教国文的也势必要赶快学文物。教《诗经》、《楚辞》、汉赋和

乐府诗，直到《金瓶梅》、《红楼梦》，一涉及起居服用问题，单凭文字作注是永远弄不清楚的，只有从文物出发才明白具体。你们如有时间，得想办法，从系中把问题提出来，定预算，搞资料，不然会落空而误人。

从文　顿首

六月二日

吕德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陈慎言　现代作家，原名陈尔简。

小翠花　指筱翠花，著名京剧演员于连泉的艺名。

② 王瑶　中国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等。

19570803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你们到家的信，我们放心了许多。北京日来已到热时，幸好今年西瓜只几分钱一斤，到处可吃西瓜。我又胡忙了约十天，工艺人大会已开完。明天要我过青岛休息一个月，月底才可回来。离青岛已廿七年，过去住过两年，许多文章都在那边写的。熟人多已故去，地方又经过一次日本侵略占领，一次当作美帝海军基舰集中地，解放又已八年，今昔对照，一定变化极多极大，我想能住一月一定有意义。

新书不久或可印出。近来写了些小文章，都不怎么好。

反右斗争日益加深刻，许许多多人都已卷入其中，惟绝大部分是和民盟、农工民主党、九三等有关，是想从整风中对共倾覆的人物，知名人士相当多。周总理在月前曾在中南海庆宵楼召集过在京人大代表、作家，和高级文化干部谈过一次话，致辞的有周总理、康生、陆定一、周扬等，要大家明大是大非，站定立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大致因为到处是日常接触的熟人，斗争集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有意放火活动分子，怕一般知分在情绪上难于适应，且恐牵连及本身，不免形成一种恐怖不安空气，因一再谈及问题在明大是大非，不在个别小处。

我体力还好，惟似乎太累，鼻子流了两回血，虽即刻止住，情形总不大好。别的无什么，就是过累。在海边住一月会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有半年时间，一定可写本小书。有好几个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可写。

九十月这里又有两个会，有全国性，参加也可学许多，特别是全国文代会。看情形，必须重新排个队，有些作家，解放以来，工作本不多，花样却不少！×××是有代表性的。能力本不高，花招可真多！一揭露，假里手即原形毕现了。

大哥，望好好把身体弄好，多为国家作点事情！党要人扎扎实实的来搞工作的。问家中好。

二弟

八月二日

19570811
北　京

张兆和致沈从文

从文：

我伤了两天风，发烧，人不舒服，昨天请了半天假，今日礼拜休息一天，可望全好。

院子里第一朵睡莲已开，蜜黄色，美而乖。它比你有时间观念，每天早晨按时醒来，四点钟就合上眼。前后院的妈妈们都觉得这花真有趣，孩子们闹着看，谁也不碰它。

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我的看法是不是太主观，太武断，不切实际，请批评，请原谅，只是希望你不要因此气馁，你多写，你会写得好的。

报纸看过后再寄你恐怕时间太迟了。你为什么不在青岛订一份？每个邮局随时都可以订，比在北京定更直接，随时可以订，订到月底你回来为止，这样不更省事？家里的报纸

有时我看不完，想留着多看看，有时难免忘记。最近几天我还是寄给你。十日的《文汇报》，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果然也见了报。今天收到上海李勖庵来信，说程应镠已逐渐交代，现在李兼管师院陈列室事，请你仍继续帮忙购置文物，有一个单子、反正你现在无法搞，暂不寄你。

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有些文艺界右派分子异口同声说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虽然读过作品不多，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实在不低，可以借鉴。

文章写不写还是次要问题，难得到海边休养，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注意身体，多睡些。

你的新诗比古人诗好，感情健康；你好像很欣赏古人那两句旧诗，"白杨"、"红粉"，我总觉得，和现代人情调感情不大合拍。

一会到邮局看看，如果买得到最近一期《文艺报》，就寄你，对丁陈问题有详细报导。

报纸寄你到十五日为止。你从十六日订起，立即就去订。祝你

愉快，健康。

兆和　八月

有好看的小贝壳拣一点带回来。不要那些顶普通的，又粗糙又笨大的。好看的小石子也要，冬天压水仙花。

通信时沈从文正被安排到青岛海滨休养。

19570813
青岛

致张兆和

小妈妈：

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作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因为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作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什么尽管同样用力大，而相当累，躺个一天半天，又回复过来了。此后如能一年有那么二几个月的自己支配自己，可能作的事，却必然会比由公家在一定形式上支配的，多到三五倍。不过如什么事也不作，尽那么住下做"隐士"，那生命尽管再属于自己，还是近于白白费去。这里就有些人，都是从文化部系统来的，好像对书都兴趣不大，对写作简直更不会有什么兴趣，那么好天气，却四个人十分兴奋紧张的坐在麻将牌边玩了又玩，从不叫累！每天都有人玩，也轮流换人，也可能有始终不让座的。试想想，真是不可解。大致有些人照习惯极少考虑到生命使用的意义。昨晚上就大约有七个人在一起，在院子中说了两点钟笑话，如全部记下来，才真是好小说。都不像是现在文化部

门中高级干部还应当说起的——几个人为模仿本地卖票的说话，就学了又学，笑了又笑。还说了些一点不可笑的，也笑了又笑。真奇怪。从不谈政治，也怪。还有人带了孩子来，劣得出奇，和小球球妹妹一样，凡事总和家中人扭，吃饭从来不肯好好的，菜一来就动手抓。也是少见的典型。父母照例喊来喊去，毫无作用（虎虎等从来不会有的问题，这里都有）。分析说来，家庭还是大有关系。但是大人可从来不研究改善教育方法。大人就待教育！

徐悲鸿太太也带了两个孩子在这里，一男一女，各约十二岁上下，活泼好玩，一点不劣，一天尽在水中泡，各晒得乌黑。还有几位女士，都像经过挑选来的，穿衣如白薇的有人，形态如孙太太的有人，神情如伊湄的有人。都像不会穿衣，却有好几位穿洋服"布拉鸡"，永远皱皱的，四五天也不换。有些还似乎属于艺术部门的。怪得很。我到这里大致可算是换衣最勤的人了，每天换。原因是许多人在这里"休养"，衣也不洗，多交给人洗。我倒自己动手洗。本来无一点灰尘，也少流汗，水中揉揉就成了，有阳台可晒，占时间，费劳力通不多。可是有些人像比我还不会洗衣！有些人枕头的脏，你简直不好设想。通不在乎，习惯真怕人。在一起说笑话时，简直比我三十五年前在上著部队中说的还不上篇章，真不知怎么学来的。写出来都是小说，但写出来却不像真有其事。奇怪，许多人尽管读书，书中提到的好处，可从来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却是一些最平常的生活习惯。习惯真怕人。但是一种好习惯却对人对己对国家多有用！

二哥　十三日

文章已寄出，还好，就是字太多！

19570814
北　京

张兆和致沈从文

从文：

前信寄出后，总觉有些怏怏：很怕对你文章的武断看法伤害了你写作的信心。我所以那样说，是从两方面来看问题的：一是从作品本身看，一是从目前创作实际看。如果你是经受得起批评的，那又当别论了。希望你不会介意。

好作品少，编刊物是有困难的。最近收到蒋牧良同骆宾基两个写农村的短篇，都不怎么好。发表太多写小资产阶级不痛不痒的东西也不好，读者也有意见。搞运动，许多作家一时都不能执笔，估计在一个时期内组稿会有困难。有意义而又非常吸引人的扎扎实实的作品为数不多。而艺术性较高的几篇现在又证明问题严重。怎样就能写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好作品，空谈不行，恐怕作家们还要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几年。

有一个湖南人陈玉诚从凤凰来，带来大哥大嫂给我们的干菌子干菜等食物。大哥托他带个口信，要典房子，需二百元，我想即寄去，又想等等看大哥是不是有信来。

《团结报》的稿子写好了没有？小说多年不写，也不是一下就顺手的，着急不行，你过去的习惯，不是写了四五天才得心应手吗？我不希望太多，能够写一篇好的就满足了。

明天在大楼开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我们都去参加。

黄西平同她的妹妹这个礼拜天将来看我们，我预备好好的款待她们。

馆中党支部向你了解程万孚情况，你尽可能帮助党了解这个人吧。

《人民文学》收到否？报纸要不要继续寄？

八月十四日

195708中旬

青　　岛

致张兆和

……丁陈事已见报。个人主义一抬头，总必然会出现或大或小的错。从上次文代会中发言态度，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头，好像还缺少对于党的整体观念体会。自有一套，又未必真的有什么了不起。记得听到谈话后我就说过态度不好，措词也不甚得体。但料不到陈等还有那么多手法，打算。上次你说什么人以为门受屈事，我也觉得恐不是那么一回事，必另有些原因，莫人云亦云。正如杜某文章给建设杂志事，怎么能给？我告金隄不宜随便用，你还以为多事而过分小心。我又不好怎么和你说，只说我怕事和过于小心。事实上即再加十倍小心怕事还是对的。凡初步建立了人民立场和党的整体观点，都会明白应当凡事十分谨慎，莫人云亦云作他人传声筒。稍受右派利用，我们那受得了？要从一切小事上注意爱党，维护党。要学习从各种事情各方面来提高自己，不仅仅是学学文件。要在各种有益人民的工作上贡献自己，忘我踏实的来工作。我告你你总不明白，甚至于不相信，一时萧乾等说的反而相信。小妈妈，有些事要听听好话。“政协”不是空的，是在为国家作事。分子杂，有的只想作坏事，傍着党，相信党，也可以作很多好事，并且能把一切有形无形的右的趋势倾向，加以制止，加以限制约束，以至于加以摧毁。你

只孤立看文件，有好些事不会懂得的。但是工作永远得谨慎！关于邀孙某等写文章，即或是给你的任务，文章来时还是要提出正确意见才合。这个人过去许多不好情形，你就应当告给南吕等才对。即或是我写的，不好也得去掉。应当时时处处为刊物设想。有上百万人在看，又代表作协，总不能和小翠花一样乱放！而乱放的结果一清算时，你有责任的。至少可以在这里看得出你"缺少认识"，不懂好坏。你得想得出办法把好文章弄来方合。北京作家由你接头，更必须这么来努力。这也是一种教育和测验，看你能不能把对于刊物有好处的稿子找来，越来越多。这是你的责任，得想办法尽责。像《文艺报》上文章就很好，请他写，他如明白刊物情形，应当自动的多写些。你不妨在编辑会上提出要加强这类有力文章。要作协负责的，或另找曹禺、老舍等都写一点。有用处！刊物得起些带头作用，才配合得上需要。

二哥

房中来了第三个人，写作事恐只有放弃了。三个人住在约二方丈宽地方，共只一个几子，一个写字桌，和大学生宿舍一样，灯还在正中，不在桌边，实在已不大像"休养"，怎么还能用笔？如果作协这里有什么熟地熟人让我单独住间小房，我还可包写二篇。如果只照目下情况，夜里醒来开灯也不成，失眠下去可真糟。

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前页已失。据残信编入。

19570820
青　岛

致张兆和

…………

甚矣人心欲望之不足，而自以为是的主观想法之不符事实。平时即相当狂妄，在若干会上说话，总是什么都在行，其实听来可知却并不当行。总以为国家事，没有他们作不好，其实没有他们，一样的作下去，反而会更好。用的方法还和在龙街子时相差不多，以交际应酬作政治活动。只希望上面搞不下台，他们却来作主张，因此许许多多人心中都充满幻想。

其中不可解的是冯雪峰，多少年来，都稳稳当当的为党工作，现在责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等纠在一处，自搞一套，不明白竟发展到如此情形。××等底子还是小资，恋爱上周折多，心即不满，有机会发挥时，自然和陈等一气矣。

有个凯·巴巴耶夫写的一本《土库曼尼亚春天》小册子，译得很好，小事件写地方景物人事；写景三五行，对话三五行，相当生动。这几天看的书，都恰好是有关乡土的特写速写，对我极有启发。特别是着墨不多而生动，表现方法各有好处。译记中还说这人曾有两部得斯大林奖的作品，《决定的步骤》和《白金国的爱素丹》，值得找来看看。散文选内中有

些好，有些很平常，有些如照目前说来是不能选的，因为文、意都平平。王西彦小说看不下去，占篇幅过多。

二哥

廿午后

选集序①，我想如果不发表，就不用好。书中那篇，如来得及我也想抽去。我怕麻烦。

如已用，似得把你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删去②。

这封信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前页已失。据残信后部编入。

① 选集序　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沈从文小说选集》写的《选集题记》。编入全集第16卷。

② 删去　《选集题记》原稿中有这样一段：“……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德不孤，必有邻’，于是就凭这点简单信念，当真那么作下来了。”1957年10月初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中，“德不孤……”以下文字均删去。

19570822
青　岛

复沈云麓

八月《人民文学》、九月文参，文章①还好。文参上谈镜子，是一本镜子选集的序言，还有用。这类文章还有好些都还好，对一般搞文物的还有用。下次还有篇谈印花绸的，略深些。

大哥：

兆和转来的信已收到，我在这里休息一个月，月底即可回去。离开这地方已二十七年，社会或个人自然都变动极多。山大学校就差不多已无什么熟人。海岸边每天总有大几千游人，和煮饺子一般的泡在水中，我荡来荡去，也见不到一个熟人。试想过远一些海边有些树林子地方去找找那些石头空地，到处都是房子，再也找不着了。公园中银杏树当时眼看到栽种，现在已高大荫人。我倒还像是依旧怀着一点童心，每天去海边看看海。

房子事，兆和那边或者不久即可寄钱来。地方办学校事，我们也想把仅有的几百块钱捐给地方，初步估计大致可捐四五百。先不必告人，且待我回去和兆和商量一下看，因为钱系存下，不知什么时候可取。将来再捐些书报，书还可陆续捐。能为地方作点事我觉得有意义。能力有限，不过大家在

家乡那么努力热心来作，我一定也要尽能力作作。家乡中大官小官，过去许多年来，找上万万千千的造孽钱，总是狂嫖滥赌花去，从不想到为公家为年青家乡子弟作一点好事。现在都完事了。却轮到我这么一个穷得可□的人，把仅有一点稿费来献给地方，我觉得这好得很。三姐也以为好得很。因为这对同乡多少总是一种鼓励！对年青朋友自学，也是一种鼓舞。地方事大家来作，总会作得好的。地方真如永玉说的"火里凤凰"，坏的旧的全在火中烧尽了，新生的将以一种坚强勇猛的力量凿起，凡事照着党作去，一切会好的。年青子弟一辈，会把有用精力全用到地方建设上，使得人人都有好日子过的。地方虽小，将来还会出优秀的诗人，优秀的艺术家，以及优秀的生产者，优秀的小学教师。这是必然的。

有关地方画家的问题，老的方法都不大得用，因为见得好画太少，本钱太薄，又不善于向自然学习，又不大懂行市，工具也不大得用。希望应当在下一代，要挑好的中学教师，来为年青一代打底子，会起好影响。自治州有个好条件，即自然背景和人物对象，也和写作一样，有的是可写的，搁在那里待人取用，得到成功。不知道用笔，自然白费。永玉如回来一年半载，就可望画上几百幅好东西。先得鼓励那些坐在本地的艺术教员，自己能创作，也会教出好学生的。地方虽小，希望实大。因为活生生的万千人民在动，在有计划建设，有多少好题材可表现！山水也有的是好景物可画。不过如果还是照老式方法画画山水，怕作不出什么，送到外面，也必然要落选的　还是要学，一切从新学。只要有个基础，慢慢会搞好的。家乡子弟学的精神还有，怕的是自满，稍有所得即自以为了不起。子英一生就害到这上头。如自满而且

又自私，当然一点点天赋也不足道了，因为反而只限制他挣扎向前。越知道多，学得多，也越会真正谦虚。知道不多而又自以为了不起，且只想和眼前人比个高下，所以总是“小器易盈”，而终于“凡事碰壁”。子英能帮助他处，还是要帮助他一点，看情形恐希望不多，因为一些打算都不是现社会需要的，照这么教书，也教不好学生的。他在三十年我即劝过他，他不明白。

这三个月国内事可变得不少。北京方面不仅是民盟章罗大头子倾覆，即小伙计也日日出现于报上。这几天闻正在清算××。人不老实，必然这样。聪明处总用到小地方，自私自利，花样也不少。解放前搞××，到北京一跑，我们就吃他大亏，他们搞的内容，当时我一点不知道，外头人却骂到我头上，以为我曾参加。在学校中办壁报，从二楼写到下一层，其实我就不明白他到北京来是谁派的，有什么内幕打算。这次又总想要三姐加入民盟，还帮他的大头目拉我吃饭。……人不老实，总是不好。

丁玲也由于自大而又不明白党的集体意义，搞小组织，趁势抓权，因之在批评中。这次才知道她在南京时还自首过。当被捉时，我们还到处弄介绍信，□为设法营救。那时天津一流氓记者，在报上骂她，我为反驳，后来还闹到我律师打官司，气得个头晕。可是想不到她却和自首的第二丈夫日子过得很好。解放后，她到北京来，也给了一大堆事做，可不会做。既不会团结老作家，也不会教育帮助年青作家，对党员年青作家，兴趣也不高，帮助也不大。却满足于自己一点成就。书读得本来不多，却不肯用功多学点。真本领并不多，却只想抓权，在内部闹。没有整体观念，因此还只想搞小家

当。这次一来，还不知如何改正。熟人中有不少因民主党派活动，想争天下，都在翻筋斗。人真多。也应当教育！我倒只想在党的帮助下多做点事，多出点力，而权利让人去争夺，所以错误可望少些。但是因此一来，也可知道一切工作还是很不够。看事情不全面，说话易片面主观，在工作问题上对于事情建议，虽少私心，可是还是易涉主观，少全面理解，易说空话。在工作上也还有些小牢骚，在写作上也还有些空洞自大处。其实年青时一点驾驭文字的长处，随同年事增长，已经早已衰退消失了，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又多不熟习，做作家也近于一个空有其名，赶不上许多年青到处跑的记者或工作干部。读书虽一大堆，也还是皮毛，不深入。因为过去都是用来写作，不是用来治学的。这几年搞文物，这些杂学倒有了用处，因为事事都碰到问题，特别是搞绸缎，摸来摸去，常识倒真像有一点儿，把一些过去不可能明白的绸缎问题，搞出点眉目头绪来了。工艺图案也知道了好一大堆。特别是什么都肯学，都从“学习”去注意，有些问题真是明白不少了。可是如真的要我来写工艺史，知识就还远不够用。有些学也来不及，因为涉及问题未免太多，物质力量也还不够，如果有笔钱，又还得到工作上便利，有一二十万个照片，且能够把全国最得用材料放在手边，我这个玩票的工作，可能在五年内还可玩出些人不易想到的成果。过去人搞的无结果的问题，如丝绸、玉、漆、家具、服装，大都可以搞到像个样子。令人着急的，就是精力正好得用时，不能好好的充分使用，到另外一时，说可以来作时，精力怕又来不及了。正如写作，正得用时不曾使用，不曾有机会继续使用，时间一过，能力丧失，再回来找寻，找寻不着了。这种个人悲剧

大致也是无可避免的。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因此什么都不管写下去。如真的能够继续不断的写下去，应当可以说从量上有希望及契诃夫，从表现问题上，也可以希望比契诃夫还广一些，或者深一些。可是社会变动太大，在大变动中难于适应，孤立进行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新社会要求于一个作者又大不同于十九世纪或“五四”时代，我的有用精力才转到了文物工作。这工作本来比写作还复杂得多，我还是仿佛初学执笔那么一点一点的来摸，用力虽勤，得到的知识究竟有限。好的是事事得党支持鼓励，且有机会看了数不清的东东西西，加之记忆力又特别，办公处电话号码和同事姓名，我永远记不清楚，一些东西上的花花朵朵，却一望即记着。因此一来，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情形。聊以解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若又因此出毛病，那就真是天知道是怎么办才好了。

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大哥，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说，这真是国家损失。因为我知道，一个得用的头脑，包含一种极端复杂经验知识的综合，花钱再多也不易培养。人难成而易毁，毁的原因有时由外而至，有时由内而来，由外而来，还可望外面环境好转而得恢复一部分。由内工作失败感而形成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存在的事物，腐蚀着自己的对工作信心和热情时，却不易挽救。

我还得努力来把一切失去的力量找回来，好多为国家作些事情。

到这里不到二十天，写了三四篇文章了，比在北京半年

还有效果。可能还应当想办法，一年多离开一下家中和永远作不完的那些工作，写作才有希望。

问大家好。

二弟

八月廿二

① 文章 指作者的散文《一点回忆 一点感想》，和《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发表的《古代镜子的艺术特征》。

19570823
青　岛

致张兆和

小妈妈：

得到廿一号的信，内中有大哥和陈大章信，已看过。试分别就事说说问题。

一、大哥房子事我前曾告过他。大嫂说的“有钱”，事实不多。我们不妨即为寄二百去。也让他到六十岁有个一定住处。他在为地方作事，也出力，原住处实在极不好。

二、只要你同意，我们即捐地方五百或四百。我希望你同意，不妨即寄去。这事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地方有好处；过去本乡那些人，找了千千万万的钱，从来没有想到为地方做一件好事，大都是狂嫖滥赌吸鸦片烟花去。这些人都完了，现在轮到我这穷人把唯一一点钱，送给本乡本土，我觉得意思也好得很；要你同意就办吧。它还将刺激我多写些文章，为他们而写。俟我回来，再为想办法寄书报去，一定会作得很好。钱并不多，力量也有限，但是对年青人必然能起鼓舞作用。

三、表买了自然得同意，谢谢你们！此后凡事得准时。

四、已读《文艺报》中各文，是新来的。我在这里，也作了服务员，每天下午去买报给大家看。一面在报纸边上写着：“放在公共可看地方看，莫扯烂。”可是还是被人带走，

或扯得稀烂。一切看发展，有些人的做人教育，大是问题。这里多有本八月号文学，当为大哥寄去。

五、这里车票得由馆中汇款来才好买，已去信请于廿五以前寄，如早于日内寄来，我就早回来几天好。我觉得早回几天也无妨。

六、有关××事，我也不记到他什么了，只觉得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为人不纯，相当自私自利。看他对××、对××，都可知，过去早就感觉到，但照过去习惯，总以为一些属于私事，不宜过问。正如同我对许多人一样。自从办××那次以后，对他即很不欢喜，所以他一再来要文章，我都不热心，你总不明白。上次邀到人家处去吃饭，又劝你人民盟，我都觉得不欢迎他是对的。但现在来提意见，还是不知说什么好。据我估计，××搞的大把戏，他未必知道，因为资格不深，但小把戏拉拉人，发展组织，如何配合鸣放，必清楚有份。这也恐得待我回来，我们共同来写好了。

七、今天又作了篇文章，还好。明天抄第三次可以完成。字三千多一点。要写作，恐怕真是在人事比较少的地方，才有希望。但在这里如果依旧三人同房，还有个人吸烟，这么锻炼一个月，那可什么都是白费。谢谢这里一位干部，我一提到要写点什么，这个小房的门就打开了。以后一年中如果有三几月那么办，一定还可写得出好些东西。有一半用来写作，即写历史故事，也可完成好东西。

八、看了你说的《改选》，文字好，知道事多，恐怕表现上会有问题。一个厂子工会会到这种情形？后来写到死，也是做作的安排。似不能算对现实能起鼓舞的作品。如照我所理解社会问题而言，目下要的作品，应当是从正面写值得歌

颂表扬的好人，一切从正面写。讽刺难写，易起副作用，不妥。我觉得这么写作态度不甚妥。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作法，因为即对于预备表扬的人，他也缺少爱。至于讽工会工作“找样板”，态度不好。论作用，不好（故第一篇不妥当）。你不信，等等看批评吧。

九、之琳进步如何？生活方面似乎太绅士了些。都还是没有经过生活太大苦难，生活处顺境中，生命理解也窄，对人的同情心不会高，对好和坏感触也不易深。也得慢慢教育，还得承认过去种种加于他的限制。

十、丁玲事也想不到。工作了那么久，还一切只知有己，不懂党的整体意义。不懂得如何领导，鼓励更多数熟人倾向党，更多数人拿起笔拥护党，反而在内部闹。不明白自己也还学不够，知道的事情极少。即以文学而言，当时也近于“福将”，并未甘苦备尝，底子不扎实，所以写什么，真说是每篇要像个样子，也难办到。自己根基不扎实，又不虚心谦退，还只想抓权，且闹小脾气，如何不出问题？又由于出身，对工农劳动成就，体会得似乎就还不大深！不明白党说的整体意义，是问题，居然想脱出作协，岂不是奇想？

十一、他人一切，都事事给我们以教育，要学习。照党要求于一个好党员的方面学。克服个人私心，克服个人自大，凡事识大体，“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决不干。”这话本来还是丁玲向我说的，我倒比较老实的作了些实践，她自己却不会用！常常想着这话行事有好处，对党好对自己也好。

十二、小龙龙这么工作学习，正是党给他的教育，对他一定有极大好处。我想有好些地方，我们也真应当向他学习。学有许多学不到处，但极明显他这么工作锻炼是极有用的。

我们也得对他进行一点教育，就是做人生硬硬的，好事也不易办通。得改进！他比小平就少圆通处，可是我却也有点担心，小平受他爸爸影响如过多，将来还是不大行。那倒不如傻傻的干活好。虎虎有应向龙龙学的地方。糟的是同在一处的都像个大人，将来学生也都是大人。生活如调到第一汽车厂干一阵活，跟小丸子或许还可学些！小丸子两次得先进工作者称呼，一定不错。

十三、天气已转好，热，晴，空气明明朗朗，地无纤尘。希望本文写完后，还写个东西，约四千字，有了底。单独住下来，别的不管，脑子易得用。吃的其实不如家中好，也似乎少些。清静，空气好，帮助多。

二哥

廿三

19570825
青　岛

致张兆和

廿五星期天下午

兆和：

我已托这里购廿七的车票，廿八早上即可到达北京。本想去崂山看看，也怕来不及了。早回好些，照你所说，多参加几次会。馆中事和故宫事，还不知道情形，或许要到十月考古会议配合来搞。九三系统也出不少花样，博物馆系统多九三中人，难道都无所为？事难得其解。裴文中主持博物馆处时，似发展了不少人，各省均道及九三，北京还未上报。重点或在民盟、民革，和章伯钧所主持之农工？凡是主持省、市或一机关单位的都有份。此后下去，还不知如何。各党派改组势事显明，再下一步却不可知。照过去习惯，不久政协可又得出去视察，视察方式如何，也不可知了。如去，我想去远处。

照昨《文汇报》徐铸成所检讨，事情可不少，还不够，要他再作。丁玲、萧乾，将来必然还要提到问题多些。见徐铸成文，才知道傅雷也有份，大致非章、罗民盟集团，报上别的均未道及。也不见巴金发言，巴在北京没有？大雨一定还得有整版检讨。内中事情多。花样多。

你们开会，可有钟书、孟实等在场？十月文代如开，必然还将有新的大辩论，带全国性。九月中将在许多部门有新出的苗头。报上说孝通《早春天气》是冰心手笔一部分，题目倒极像，内容也相近。

《三八节有感》文章，已载出，见到，还和二次文代讲话派头差不多，自恃心极强，大有高高在上和当前种种不易合拍情形，可得不到大处。真可说"教育不够"，不明白自己地位应当说什么，不应当说什么。不识大体、缺少党性。缺少整体观念。由此出发，也真会作到十月退出作协事。如果真的这么一来，是不成话。可惜不听过她在席上发言，有小册子刊载没有？将来要一份来看。

有个什么机关游玩队伍约二十来人，选好有风背阳地方后，就玩起麻将来，计两桌另加一扑克队，男女嘻哈，玩得满有精神，使得其他来玩的人想坐坐也无地方。过去玩牌多躲着在亭子间搞，大热天住上海弄堂房子的，本身是流氓，因此不怕警察干涉，就搬到路旁玩，究竟还是少数。现在这公园中也有人租牌赌钱的，浴场边换衣处也有牌出租，报上叫禁止，没有办到。公园中玩扑克的可到处有的是，我觉得还是反映一种不大好的趋势。书店正卖廉价书，有不少好书，有百把元就可有大几百本书可以供人阅读，如有个读书车子在公园荫凉处，一定会可以把扑克减少，扭转成看书风气。为宣传计也值得这么作，可就似乎没有人想得到。其实北京也作过，现在又停下来了，还是值得改善方法再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多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对于使用生命消耗

有用生命方法，还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要人为这个多数动动脑子才好！

今天将去萧[1]家吃饭，一定可见到光照了，也作了大学生！

[1] 萧　指萧涤非，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作者在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时的同事。

19570826
青　　岛

致张兆和

兆：

昨到萧家吃了顿晚饭，已看到小光照，和虎虎同型而略小，多了副眼镜，大学一年级生，学船舶修理，将来工作和生活，大致将长远在江边海边了。是从大连回来的。如再见到龙虎，大致通不认识了。黄西平想已见到，一定矮而微胖作广东型，相当活泼。这里票不易买，可能还只有廿九的票，才能上车，因月底有许多人争回南北。海边今年暑期不久即将算是结束，一切又将回复过去的沉静。必到明年公园花开时，才又转活泼。其实这里公园最好时光应在九十月里。

从报上看，上海方面还在"辩"，孙大雨等通在辩，可惜不易见到发言记载。北京开会时，一定也可以听到许多不上报的知识。政协或作协文代大会，一定还有重点的事在会上学习也。事发展到冬天，真不易设想。

大哥处说为地方学校捐款事，只管及早寄去，不要紧，他也到六十岁了，为地方作事日子不多，能看到民办中学起来，算是一生快乐事。党在各方面都鼓励人来作这件事，最大数目当然在民资多余利润（本地不会多），其次是华侨，本地更不会有。目下仅有希望大致还是一些在外工作的人，和地方热心者，所谓集腋成裘，不能如上海广东之一手可成，

但还是得办，不然也是社会上一问题，政协会上即早就讨论到。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①，办法还是正确的，你们种种也还是得到爸爸好处。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从看不见处去作，才真是尽心，从种种好的方面来学作一个后备党员，也是对的。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得不断的改，总会改好的。热心而素朴的作去，对事也有好处。到处事情都待人这么努力！国家只能把握大处，小事万千项，都要在破除保守思想上加以推进，用成绩带动其他。

艺术和文物部门，研究工作极薄弱，还有抱虚无主义态度老一套搞他自己东西，却又拿那个来教人的。还有的主持生产的水平十分低，有技术而很不艺术，孔代表也还尽多，教授之无识，有出人意外的，生产出的东西，教出来的学生，当然都不大能符合新社会要求，完成不了新任务。水平低，如何能有创造性成就？有些部门且拖着向前的，无从向前。影响大。许许多多都是要从具体长期扎实努力才能改进的，而不可能希望从一运动来改变的。如薰琴等，目前教育批评有必要，以后更重要还是要那些教书的好好学习，研究生好好学习。不然那像个高等工艺学校？××不肯踏实工作，被他们利用胡胡涂涂搞在一起，可惜。早就一再告他要从学习入手，再来说著作，才有可能。他们却妄想二年写工艺图案史骗人。××作“军师”，日来不知进行批评到如何程度。也是聪明误用，善自处，实在还是得不到大处。院中应当热心处——如为教学搞材料，兴趣总不怎么高。搞人事却充满兴味。学习又抓不紧，只抄马列文章附会，而不肯在所教本题上广泛找材料学习，因之写出来的东西，批评不得。×××一谈工艺总是他是在讲学术，用来骗人，其实知道的极皮毛，

居多简直无知，就那么唬过去，长久如何能唬人？即能唬下去，也只是更加耽误事情。其实好几位教员得重新学习基本业务一二年才有资格教人的。不改进，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北京，主要还是毕业学生分布到国内，教学能力水平极低，搞文化艺术干部工作，做的东东西西都很不美，搞工艺生产，还是半殖民化的精神，不中不西的。

这里又落了雨，两天中大致又出门不得，只好看书了。还写成了篇文章，再抄一次即可脱稿了，字约三千多一点，还有内容。在这里住下，写什么似乎亦落笔，易设想，脑子也似乎恢复了过去二十多年前写《月下小景》情形，人比较聪敏了好些。如写中篇，易构思。可能是海上空气究竟不大同，或比较适合于我体力。在北京生活方式似乎安排得不大得当。忙而无功，细碎而不集中，但是真正还是得到许多知识。如关闭到这个海边一小房子中，知道的还是太少，只能用来消化知识有所创作，若无原料，在此住下来还是干巴巴的，有些人恐怕正因为在这里，变成极可笑闭塞情形的。

曾和萧先生去看看老约翰②，头已全白，独自住在学校宿舍里，房子中倒收拾得比其他讲究得多，在教点英文，人倒胖胖的和丁差不多。他儿子在东北病还不能教书，比废名还坏。也真糟，年纪青青的却这么不幸！耀平的上司林××果然已露头角。这人和我在上海一处视察，样子就张扬不本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和个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谭××，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的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

见之琳等发言，前一部分很好。后部分似不深刻。老舍有段在《文艺报》的自白，不好，有自夸处，特别是谈到在

重庆时事。是否有人正在提起他？他以为自己很写了不少。其实他的位置，不只是自己肯写写即成，主要还是帮助鼓励同道的都肯写，主要在帮同党作团结作家工作，鼓舞工作，目下还有许多作家不算接近党，写作或研究工作都不能说有充分力量用出，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正如同丁玲在党内作家应作而未作的一样。这方面靳以巴金态度倒踏实一些，工作也作得好一些。总之，作家彼此间有些关系，还是不甚正常，是问题。也许有好些事我们都还不懂！

此信未写日期，标题日期是编者根据内容确定的。

① 学你爸爸　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五四运动后举家由合肥迁居苏州，不久独资创办了苏州乐益女中。

② 老约翰　指赵畸，字太侔。作者在青岛大学任教时，赵曾任教务长，后接任山东大学校长。

19570827
青　　岛

致山东大学负责人

……十分得用。还有教古典文学的，有许多问题，照旧方法实在讲不明白。最明显的如教《诗经》、乐府诗、五言诗到白话小说，一涉及车服制度，和有关生活各方面问题，仅凭文字是不容易注解的。新的文物却能解决问题，学校方面也得为作些准备，帮助，并鼓励年轻一代从一个更新的方法上来深入研究，不让它再停顿到原来保守落后状态上。

有关这些问题，有的大学已稍稍先走了一步，一般师范学院也各有文物资料室成立。有些工作多和历博发生联系，因此那方面工作同志对于协助学校推进工作也有了些经验可供参考。去年从文在济南参观省博物馆时，和王献唐先生谈及，也深深感于新的文物研究工作，配合不上社会需要。把希望寄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新同学。又闻文化部方面，曾有令望青岛方面即早成立一博物馆，不知这次青岛人代大会是否可以讨论到。以从文私见，山大历史系方面，似乎需要一些新的看法，来推进这一工作。如此事目前领导系务的，实提不出一个具体方案，来进行文物资料室工作，或不妨由校方试去函一询长春东北人民大学文物资料室工作经验，藉作参考，学校领导方面再鼓励历史系赶紧来筹划一下。山大条件比许多学校条件还好一些，因为这个资料室如能成立，省

博物馆调借文物，相当方便，青岛市文管会文物，更加容易拨调。另外一方面，也可直接去函历史博物馆，或请高教部商文化部，商借一些文物。并委托历史博物馆那方面购买、复制一些文物补充。（在必要时，或者还可商借一位技术工作者来协助工作。）有一两万元费用，一二年时间，这个资料室将不仅可供本校三千学生学习认识祖国文化的成就，还可在一定时期，为本市中小学教员开放，也可供海陆军文化教员开放，党干校干部开放，真可谓费少而利多。如果房子比较宽大，不至于妨碍大学方面教学，使用率将更大。因为青岛有若干万工人，用博物馆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收效实在大。市博物馆即已成立，这个文物资料室还是有必要存在，并不断充实以新材料，它目的作用，将和中文图书馆相同，在某些问题上，或者还比图书馆重要。因为从旧书中受教育，不会比从文物受教育简便。过三五年后，他系读中国旧书的不会太多，可是文物馆却必然还能引起多数人学习兴趣。

这个初步建议，盼望能加以考虑。如学校方面认为可以先作较小试验，我们可以进一步商讨，到明白省博物馆、市文管处调拨文物种类后，不足处，当为向本人服务历史博物馆建议，为补充借陈部分器物，有些不易调拨，市上收买又不太费的，校方只要准备一点费用，也可代为收购。

沈从文　顿

八月廿七

此信前页已失。据废邮残稿编入。

1957091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回来，正在为故宫三殿之一“保和殿”展出刻丝、绣花作说明。一部分东西从东北博物馆调来，是全国著名，世界也知道的。可是东西送来时看看，才明白宋元的多是明清伪托。好几种重要的，恰恰是不可靠的。本来拟照原次序陈列，现在已不能不重新安排，说明也必须重作。这里所有，又只是清代多而好，明代的即是问题，几付过去以为宋代的国宝，大致还是明代东西。过去人孤立作鉴定，搞不清楚，今从比较出发，广泛联系问题，就易于弄清楚问题了。

这个十月外来人多，许多文化歌舞团体也到了北京，情形相当热闹。一号的天安门前，一定比往年更加壮观。

大哥，房子事，这边钱已花得差不多，且俟书出后（十月或可出）还有钱，当即为你寄来。如先能借出，过些日子钱一到，一定为你筹还。我是把装牙齿钱也捐了。

湖南工艺品不日在京展出。李昌鄂①已见到。闻刺绣中还是凤凰最好，真是喜事！过不久，当为寄印出样子来。我另外写了篇文章②，介绍于新办的《民族团结》杂志，十二号可出。又在英文刊物上，也作过介绍。新展出的还拟写点文章，可能会写两篇。将来或许可编一书，作省文化局出版，

由这里印行，如能再生产，外贸公司订货，交回湘西来做一二千床，如好，有的一作上万条！那就太好了。如东西真好，我想手工业局会这么来发展生产的，我想将来一定会作到。如作，我一定会回来帮到作。新的国家有一了不得的好处，即真的好东西，好人，总不会埋没。所以应当劝家乡年青一代，信仰党，在党教育下好好学习，好好作人。有条件入党的，要劝其请求入党。国家一切工作都在展开突飞猛进中。一切工作都有前途！要爱党。

龙龙虎虎也在参加反右派教育中。

天气已转冷，街上烟筒已上市，快到冬天了。望好好保重身体，凡事莫急躁。医生一再提到这种病，要一定时候才能慢慢好转，不能疏忽着急。转好时，再好好来为国家作几年事不迟！

弟从文　上

九月十三

---

① 李昌鄂　工艺美术家、民间艺术研究工作者，时任职于湖南省群众艺术馆。

② 文章　指《湘西苗族的艺术》一文，1957年9月20日《民族团结》第1期发表。

19570925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已廿五，海外佳宾云集，都来看看这里国庆。湖南工艺品预展已于今天开幕，共占二楼，李济深副总理也来看，且充满了兴味。有个湖南黄老先生，就说活到六十多岁，也还不知道湖南有那么好东西。看到的大都十分满意，且初次得知道，湖南还有那么些好东西！如果长沙文化局同意，这些东西大致可以出国旅行一年半载，一定是家乡人所料想不到的。事实上有许多挑花编织物，出去给人印象一定会极深，得到好评可以保证。只是好些东西多是从民间借来的，可能还得商量一下。我的意思倒是家乡自己好好的来收集千把点东西，将来有的是机会让这些东西周游世界！新的国家不同于旧社会处就在此。人民真正艺术成就，不仅是祖国共同遗产，还必然会丰富世界文化内容。

昨闻吴瑞芝说，老印似出了问题，已不见面，日来一定又在“检讨”。你可不用给他去信。这里前几天还开了个晚间联欢会，庆祝自治州成立，到千多人，我们一家都去看电影。人倒不少，没有一个认识。还有几个白发首长样人物，也不相识。

湘西挑花带子等这次展出，已由《人民中国》杂志介绍，不多久，世界上许多人就都可以看到了。张秋潭和陈二哥[1]塑像，今天北京一些老艺人看到，也都称赞手艺高明。两件东西放到一个新柜子上部，极引人注意。他们的作品应当尽可能收集在一处，莫再糟蹋。记得廿年前我在写《湘西》时就提起过，如当时地方人有点认识，收集他的作品三五十点应当不困难，把它送来到这里展出，所得好评将不下于齐白石老人的绘画。家乡负责人无识，听这些伟大优秀艺术品散失，且听作者在穷困中死去，损失真够大！

其实即玉书所作通草画也值得收集，因为这里陈列同类作品，有些还不及他的手艺。我们这个十月在故宫也展出了个丝绸展，在保和殿举行，是刻丝和刺绣。外宾看的不少。最好的还是清代漆器展，有极精美的。绘画馆也有新的陈列。有个《五牛图》[2]，用六万元从远处买来，牛不过一尺大，买同样大金牛也差不多少！

我还是故宫历博前后两边跑。正为《人民画报》写了一天文章[3]，介绍信阳出土文物，下月或可刊出，有些东西可说是目前国内最精美的，如五六尺大漆案，还和新的差不多，事实上已过二千三百年。年来"楚文物"真是运气！我分不开身，不然会回到湖南来专搞两年楚文物，可以提出不少新问题

望好好保重，过年把再到北京来住几个月，看看新北京！

二弟

九月廿五晚

到明年，北京有电视了。

① 陈二哥　指凤凰泥塑艺术家张秋潭的徒弟陈文雄。

②《五牛图》　传唐画家韩滉作，被视为存世名笔。后经作者比较研究，认为系后人伪造的赝品。

③ 文章　指《埋藏了两千三百年》一文，《人民画报》1957年第12期刊载。

1957102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身体未康复，念之半夜难寝。我极想得一机会，有三个月同你住住，这里总像还吊住事情，不便走开。因为和苏专家同编之书，另一同事已于五月死去，还是决定由我完成，所以近来正在整顿材料，不日就要着手工作。前一星期，到医院看看，不想血压又说高到百九十，因之说定又只做半天事。过一月后再看。真是糟糕！我还以为到青岛住了一月，已下降到百三四十的。如一星期只作六个半天，四个上半天在馆，两半天在故宫，那能作什么事情？几年来，各事皮毛，摸摸抓抓，一切只是一点点常识，一切问题都不可能深入集中搞个一年二年。即以丝绸研究而言，也只是近于玩票，蜻蜓点水，又缺少应有物力人力配备，来集中资料，所以许多问题，只保存在个人记忆中，不可能有系统转给他人明白。文献材料，也随抄随散。即几篇写得稍有头绪的介绍文章，到自己要看看时，又不知放到何处，也找不到了。精力耗费，真是可怕。不知如何一来，才有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精力集中一下好好为国家使用几年！一天只是无事忙，什么都想作，可是一事通不曾作好。还只想就一二点研究冷门，为国家弄出点成绩，再来请求入党。现在如血压那么高

下去，就什么都不好办了。过去写作近于完全失败，近来看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天空，自己倒觉得真是离奇好笑。怎么同是努力，照理说还比别人认真、用功、耐烦！而且我还更像是能把一切精力和热情用到国家长远需要和工作上去，无丝毫自私心。倒奇怪，我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的，不知如何是好，从来不如人会生活得那么高明在行！学搞通某一门学问，即再困难些，大致让我努力钻个三五年，必可得到一定深入理解。一到经营生活，大致总永远会败北，可不知如何一来就会好一些，适当一些。个人成败是小事，更重要是工作能作应有进展，对国家可望能起些应有好作用。例如在故宫，目下收藏还不下千种花纹好看的绸缎，却近于冻结到库房中，外面在生产应市的却不好看得可怕，教这一行的先生们，什么都不肯好好认真学学，就那么混下去。真是可怕，这事应当向谁去说？主持生产的，教育的，真像什么人都不必负责，又并不是我的事情，我为什么倒感到痛苦？奇怪。文物研究方面，一般说来也是薄弱得可怕，而且许多负业务责任的还懒得可怕。同样是搞业务，在极不凑手情形中，有人已学得不少，有的竟总是什么都还无知，即或是他本人所负的业务责任，也真正无知，又不求知，只用一个混的方式混下去。有的人还混得很好。真应当说是奇迹！我如也学会那么混，或许倒又什么都好搞了。

天气已极冷，南方也怕快冷下来了吧。你衣够不够？这里正在准备在天安门庆祝苏革命四十年。虎虎已教课，近日在劳动服务，大家修二星期路。湖南手工艺展四百件在此展出十天，如从参观人数说，可说“失败”，因为还不及一场球赛观众之多。但搞生产，对外展出，及教学的，以及外宾看

过的，却十分满意，认为真正是有生命的艺术品！对外联络局可能将复制一份送国外展出（估计明年五月间），李昌鄂不久即回来作这件事。初步决定印二书，一土家编织，一挑花。将来作省文化局出，北京为印。且必然也要作为对外宣传品，分到世界各国去（这点估计我是对了的）。也可能会要有些转到试生产上来，东西大家看来都觉得好。

保靖有个彭武一先生，原在永顺中学，近不知在自治州还在别处，我曾为寄了两百元，托购土家被面，预备这边作材料。东西没有来，兄可打听一下他的住处，问问州上文教科熟人，要他把钱汇给你，你当所房子好，留下用也好，可以自由处理。如觉得捐给地方中学更有意义，也可以捐。照你作去总不会错。照我想，如还来得及当那所房子，你就当下，有个稍稍背风向阳房子，对你身体如有好处，也即是为国家留点本钱。我们回来也可落落脚，不必找住处。你要什么药，可告这边。应当多吃点鸡蛋、蜂蜜，和别的有营养东西，不宜再草草吃饭。身体要留点本钱，吃好一点才成。这是这边一家四人的意见，盼望具体实行。冷是血不够周转。甜糟酒可活血，少吃些对身体也有好处。这里过两天可为寄些好维他命丸来，日服两粒好。我们也在吃。

我们一家我特别怕冷，大衣已上身了。一切都好！

二弟

十月廿八日

19571103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并收到菌油一大瓶，鞋子五双。朝慧信也收到。她应当学写长信，写写城中大小事，笔要这么练习，将来才得用。北京近日正在为庆贺苏联革命而十分热闹。天气又极冷，却明明朗朗的。

我新印的集子①已出版，约四百页，卅万字，几几乎全是二三十年前旧作，是一本过时的作品，只能供一些人作参考用，对多数读者，不会发生兴趣了的。其实二十年前也就远不如当代大作家的作品热闹，读者并不怎么多。现在社会变得极大，年青人自然更看不懂了。

第一版印二万四，如二年内能销到十万左右，生活略有些保障，不必向公家借钱，我也许还可自由支配一下生活，有几年不作事，专回到乡下写两本书。如第一版即卖不完，大致写作生命就只好告一结束，来写个《丝绸工艺史》或《工艺美术史》了。其实也都是一样工作，比较起来丝绸史一定还会写得相当好，因为这一行常识还够用，材料又多。写来也不至于出毛病。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

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

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

李昌鄂不日回省，或将来湘西准备明年出国展的材料。

二弟

十一月三日

① 集子 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10 月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是 1949 年后国内第一次出版他的旧作。

195711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寄来棉鞋五双和大瓶菌油都收到。菌油真好。这里各事在发展中，右派还不知如何处理。天气已极冷，惟今年升火可能得到十二月才起始。六号晚上我到体育场参加了庆祝大会，真热闹！七日晚间天安门前约五十万人，烟火升高加强，已可在家中望到。

新书初印二万四，市上还没有出售。新的读者，大都已不知道我是谁，让我想起我们在锦州情景。历史极有意义，我想只要身体能支持，总还可写两本新书。近来血压高些，不要紧。饮食正常，工作照旧。新出的《红楼梦》，内中注释名物约有二百多条是我作的。如仔细作，大致还可作一千条左右，大都是现在四十岁人已不明白，更年青一代将永远不可能明白的。我大部分这些杂知识，不用全糟蹋了。因此也可能要赶快在几年内写一二部有关这些问题的书。只想多作点事，总是不甚凑手。可能得想法有一二年不作事，各处走动一下，或来乡住一年半载。只是总得先把在编的书搞完工。

孩子们都好。盼望你早好。

问候家中好。

二弟

十一月八日

朝慧信应当学得写长些，不要公式，要和说话一样能放笔直书，大小事全写，才对。

19571120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天气已冷，总想起你的身体，希望能好转……

书寄来，想已收到，让我想起初出门时和初到京时光景。想不到写了那么多，却和做梦一样竟和本业离开来搞文物，又搞得简直是疯头疯脑。我还像是保留了许多热情没有机会好好使用，希望还可在另一时写出三几个稍稍成熟的作品。丝绸被我搞出了一点名堂来了，也真是好笑事情，因为许多名目还是极小时从家中记来的。我的记忆极离奇，千千万万花朵和杂书，二十三十年还记得十分清楚，办公处电话总还记不住，许多事也记不住。我自己写了多少文章也记不住。可是三四十年前在什么乡下一些风景人事，却又有记得蛮清楚的。我还能写大作品，但得用我自己方法。和学习什么一样，如只照目下有些人方法，什么也不能写好的！

望大家都健康，过年把再来北京看看孩子们的事业。

二弟

廿日

195711

北　京

致沈岳锟

大姊：

这是一本新印的旧书，大部分还是廿多年前写的。想起这些作品如何完成时，总让我同时记起，初次出门时那天对我的鼓励，以及初到北京来时，住在你家中身发高烧的情形。你对我的友爱和对家中人的关心，我想起时就对工作有了力量和信心，即在万分困难里并不灰心丧气！你对我的帮助，将成为我对人对事热忱的取法。盼望你健康和快乐，还能鼓励帮助更多的年青人！

二弟

五七年十一月

沈岳锟　作者的大姐，曾任小学教员，通信时与次子田纪伦同住。

此信曾发表于1992年12月《吉首大学学报》第40、41期合刊“纪念沈从文诞辰九十周年”专号。

原信写于作者赠给大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初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样书扉页。

1957年
北　京

致陈梦家

梦家：

闻傅振伦①兄谈及你处或有份居延简照片。如尚存手边，盼借临一份，因馆中正为别方面复制，亟须原稿一用，一礼拜后当即可奉还。费神，谢谢。

沈从文

十一日

陈梦家　现代诗人、考古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① 傅振伦　历史学家。时为作者的同事，北京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

一九五八年

1958020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兆和为买了些药寄来。药常有缺货事，可能买不完全。我近来血压略高，加之心脏输血不大够，有一月半天休息，下午不去办公。只是在家中也闲不住。照医生意见油盐都不宜吃，但事实上如真的全不吃，一礼拜恐就全垮了。幸好还有专为预备的无盐酱油可以吃，只是苦些。油还吃些，蛋黄不能吃，但事实上可难于全禁，因糕饼类总不能不用蛋黄！心脏不大好，大致也有了十多年，在云南就已有征象，请医生打过针。近来人上了年纪，总怕冷，呼吸时有部分微痛，经检查方知道供血情况不大良好，才作成这种种。近来还腰痛，也是到了时候必然的病。照目下种种说来，乘火车还有资格，三四天长途汽车可办不到了。我想过些日子会好转的。休息得好些，好转也会快些，极希望有三几个月换个地方住住，看情形怕办不到。杂事还有一大堆！

我们都还好，可放心。今年北京似乎格外冷些。落了几回大雪，街上灰还是相当多。下乡的人不少，机关百四十个人，前后走动将到八十，只余六十人左右作事，将来也可能只用这个数目。文化部系统机关，一般情况多是人多了些。放到省一级，大致对地方文化会起一定好作用的。兆和也请

下去锻炼，因身体不好，一时去不成。虎虎等一天在厂中挑土挖沟，作得很好。我如好转，过几月必尚有机会各处走走，如这么下去，不见有转机，不多久，恐就得退休了。有许多事还待作未曾作！看看巴金等到处走动，真令人羡慕之至。

你身体务必从保重着手。年到六十了，古人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不宜因别人如何如何而不愉快，兴奋刺激。要退休即退休，不必作不切实际的打算。地方事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转，年青人还要鼓励，他们总是热情肯干，耐劳吃苦的。本质好，小地方会出大人物的。新的条件将必然会鼓励万千青年扎扎实实的做人，而不至于如过去那么糟蹋浪费！

家乡熟人望问好。永玉等在此大小都好。

二弟从文

二月二日

1958021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到来信（六号的），知药物还未收到。药早已寄出，只是不全，这里常有极普通药物缺货事，大致和“定量分配”有关。分配量只就北京住户需要而发，事实上外州县来订货的，回家带到外埠的太多，所以常缺货。

再有一星期即过年，这个年大不同于往年，即政治性加强十分。这几天大街上已到处有锣鼓声宣传“除五害”，市民、警士、学生一道活动。每一家都有人来检查。孩子们都在学校直接劳动。前几天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也去参加十三陵水库工作。总之，全面在动，动得十分彻底！

这里有熟人，三四年前中风，半身不遂，因严格卫生（少吃盐，大量吃素菜），并经常作手足运动，近已转好。谈经验时，说“主要是放心，一切泰然，从不生任何气。”我们想，这对大哥也正好可以“参考学习”。欧阳予倩病三年，也在相同情形下转好了。我相信你一定也能作到的。只有这么办才保得住这点本钱。

我血压高些（百九十），心脏又不大好（送血不够），近年来只半天作事，还不大成功。正商量馆中，如受得住长途汽车颠簸，即回来住住，换个环境，不再摸书本，看看有无

转机。照情形看，不短期离开工作，或从此改变工作，要好转怕不容易。我想如能回来，大致可以帮同省里选选挑花东西（花腰带也出色）。因为这里文化联络局已决定今年让湖南挑花和土家编织物出国展览，各挑三百点，有可能要到七八个国家，和上百万观众见面！这真是只有新的国家才会有的事情。如来得及，还会照一卷彩色电影随同出国。电影照不成，将有三几十彩色照相出去，许多老奶不能出国，却有机会把照相随同创作出去！（照相的可能在新年中来照，或请《人民画报》记者照。）将来地方艺术陈列馆如成立，最精彩出色的，就必然是这些人民的成就。过去不注意，浪费未免太多了。

人代刚开过会，家乡石州长也来了，可惜没机会见面。

腰痛，照相查不出大毛病，验尿也说正常，可是一坐久和早上起身，弯也不好弯，直到自己穿鞋也极费事。家乡皮子药以外还有什么有效草药没有？只能吃药末或煎水，已不能吃酒，如必须泡酒，还是不好办。照医生说是“肌肉神经疲劳”，可是那么下去，也会有一天要到“动弹不得”的。真的这么一来，就得躺在床上写那本书了。

我想，总还有精力把这本书写出来。

问候熟人好。

二弟

二月十四

19580304
北　京

致沈云麓

——元宵夜致云麓大哥

大哥：

今天元宵，只我一人在家中，让我温习到过去许多元宵，有多少年生活，都真正是在无望无助可怕中把元宵送过！现在一切都好，只是觉得为国家作事不够多。人到中年，大致都会这样。久不写信，因月前又病了两礼拜，病时才明白真正有些衰老了。勉强开会，会中谁也不知道我病中好累！这些日子一好，又整天在陪苏州来的丝绸工人看绣花了。我居然来搞绣花和绸缎，我的存在真可说是离奇！也许过些日子，还要搞些我自己料不到的工作的。

得你信，我可以告的如下，分别说说：

一、彭武一已为把钱托文化馆购了十多件土族被面来，那边再不存钱了。现在手边已无钱可用。买的东西很好，将来或捐工艺学校。

二、你体力不好，不要勉强好强作事。如公家要你退休，也就退休，有一定待遇，不会使你生活为难的。不要勉强，不要疑心别人又怎么样而不安。你已为地方作了好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身体不好，又到了年龄，决不要逞强反把身子弄得更糟。年龄已到，要学会真正谦退虚和，容物容人，才是保身之方。国家事事需要人，人在做事，要鼓励帮助他们。

党即那么对人，值得我们学习。炳炳、罗妹也各有好处，先看好处，许多事就对了。我一生吃亏，是只知拼命工作，对人疏忽，不会“处变”，社会一变，因之几十年努力成为白费，对国家说也多可惜！如今快六十了，每日办公虽不必签到，但剩余生命消耗方式，想想也够不经济！但一切事都要人作，这一行无人作，我就作了。在任何时候，想到国家，想到六亿人的共同努力的理想，个人就觉得十分渺小，什么事只要对公共有益，也就作得极起劲了。我在家中只像是一个人，也还是一天到晚工作了。即寂寞十分，还是支持下来了。今年还正式向馆中请求，只拿一半薪水，好多一二天空，帮外面什么单位白尽义务，更多作事服务！一生也有最得力处，即学林先生，专看人好处，对人总不什么计较。且认为即有些不好，也是当然事情。其中甚至包含那些过去我对他极好，后来他以为我真的坍了，再也不理我，近来又来客客气气的人，我还是觉得极自然平常，不生气，不在意。我们都快六十了，望能互勉，把短处战胜。你身体需要的，是要一切从容淡然，才可望身体逐渐复元。世界都变了，不宜说自己脾气还要仍旧。如间或还生气着急，不是国家让你休养本意！徐悲鸿过去，即因病年余，起床后，因生不必要之气而倒下。欧阳予倩同样一病，可是静静养息，三年来，却完全好了。眼见例子，实在值得学习！你应以欧阳为师，才有资格看国家进步！好后再为国家作点事！陈叔通八十多岁还到处跑，即不随便发气！

三、国家处理“右派”分子极严，丁玲等或已开除党，萧乾恐将到乡下管制劳动，许许多多场面上人物，如罗隆基、章伯钧等，大致都从此要退出场外。做了“右派”真可怕！

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盼望你把对地方事、对年青人热心处，扩大为对你不喜欢的人的宽和。一切肯定人长处作起，脾气一柔和，看事就更客观了。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定决心更改。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它，用来对人，也会不同一些。（把身体弄好，将来还可乘直达车来京看烟火！）

四、赵其文来，还问候你，认为你才是个"怪人"，是个"艺术家"！

五、近曾为湖南群众艺术馆买了一大批外国玻璃器，作为将来改进省玻璃参考。三千多万人的一省，比欧洲许多国家还大，将来有一系列轻工业待改进，我也许明年还会要回来，看看湘绣改进工作！将来也许收音机的装璜，我也会参加末议，来个"民族形式"的样子！

孩子们都好，在学校过年，虎虎一天劳动建校搞土方，大致要二月，完毕将仍在厂教书。龙龙明夏毕业。三姐仍在《人民文学》。我一星期有两三天在故宫。

二弟

五七年①元夜

这封信曾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记丁玲》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据原信编入。

① 五七年　原信笔误，实为1958年所写。

19580329
北　京

复李昌鄂

昌鄂先生：

得转来信，并见艺术馆致本馆中信。捐赠之物，微不足道，馆中一说，反而感觉为难。弟在馆工作，本以对外服务协助各方面推进工作为原则，对家乡更应当作些对人民有益事情。此后任何帮忙，都望莫再说一谢字。地方在迅速发展中，轻工业兴起，造型和花纹问题待解决，群众艺术馆将来势不能不协助各方面进行工作。就明日势必到来的资料工作，作些准备，是应当的。醴陵瓷一定要大家来努力帮助搞好它。长沙博物馆所拨千件瓷器中，应当可以调一二百件有再生产价值的到生产单位去展出，或借作长期参考品。湘绣有问题，稿不怎么好，也待有计划作些新的试验，或改用机绣，从日用品上找出路，才可望在价廉物美情形上得到广大出路。不想办法，不可免会陷入“无市场”情况。如百货公司包销，不算是真正成功，应当是凡到百货公司的，都想买湘绣，才成功。目前图样还作不到使人人欢迎程度。一省有三千多万人，已比欧洲许多国家加倍大，新的轻工业和原有手工业，如搪瓷、热水瓶、纸伞，都可以在试验中搞得好看些，盼群众艺术馆工作同志把改进工作担当起来。我相信会搞得很好的，由于党和群众都在支持这种新产品。玻璃已收得数十件，

大多数是捷、比、德……的，多日用器和饮食器。有些极精美，不贵，在国内难得见到。将来最好专供本省玻璃技师参考，对他们制造一定可得到启发。有些东西，例如调味器、烟碟，都可用模印法仿造应市面。资料还值得加多种类，到千把件时，将来作台灯、花插、灯罩……许许多多都可取法。这部门工艺是新的，要参考人家的好处，实用且美观。磨制法费工且贵，我们仿改用吹模法简单省工。捷、比在世界这部门生产称先进，值得学。即日本，也有可学的。我们要赶上去，也必然能赶上去。

印书事不知如何　这里另有廿件土族编织品，有极好数种，如要加入，或商书店来接洽照照。这部分材料，大致要捐给学校的。我想知道你们工作方向，艺术馆是否要帮助改进地方轻工业和手工业，如要搞，又恰恰缺少花纹图案知识，让我们就工作需要，来继续帮你们搞搞材料。也还可捐些或借些有用材料来，例如纸伞，如要在上面印花，这里就有的是表现得极年青、健康而又十分美丽的花！（楚漆器这里木刻的一套圆式图案，人人都赞美，也应可用到新的生产上来作装饰图案……）我对工艺花纹比较熟习，眼看过千百种好花纹都可用于新的日用品生产，可从来还少人会用到！我省群众艺术馆工作同志，应当勇敢热情来作点桥梁工作！此后凡有用到我处，必尽力作去。工作是国家的，不用言谢，也不必什么表扬，大家来把工作搞好为止。并候
诸同志好。

沈从文　顿首

廿九日

玻璃到时务望爱护莫打碎，莫当用品，好好放到一个柜子中和文物一样保存。因为不容易得到。出国买，一定相当贵，还不易买。能保存，不至毁失，我还可借你们极好材料作参考用。

1958040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寄一个明信片，报告血压检查已初步得知，回复到正常情况高百卅五，低八十，可能是连服利血平半年结果。大哥你也可试试，附带办法是尽可能不吃盐，若干日中酱油也不吃。少吃肥肉，很长日子简直不吃肉（一天只吃青菜）。我有些情形不同，头部某部分似有损伤淤血情形，十天前还上到二百。过去有个习惯，吃两种东西易安眠：一吃江米酒，二吃蒜。现在已不敢吃江米酒，新蒜苗上市，连吃了十来顿蒜苗当菜。血压下降可能有一部分和蒜苗也有点点关系。现在血压下降后，头部空空的，好像有些血管已畅通了一样。但是能否巩固还看四五月如何，如有两个月正常，我就可望各处走动走动了。目下总还是睡到半夜即醒，醒来即不易再睡，但并不再难受，只是相当混乱。可能还得要吃安眠药才有办法。

今年凡事大跃进，我们工作部门也得跃进，求观众加倍，例如历博要七十万到百万，故宫三百万，可能会落空。因为下放机关工作人员去一半，家属走的将加倍，各个单位都忙生产，只五六诸月外来人较多，本市观众恐不易加倍。但工作量加倍却办得到，少用人，多做事，已成一般情形，真正

是移风易俗，在各业中都打掉了不少歪气歪风！

孩子们都在作正式工人学徒。工作琐细而辛苦，应当锻炼锻炼。虎虎白天作学徒，晚上还备课教书。三姐也相当忙，一月去工厂数[①]校对稿件。体力目前还支持得下去。

北京下放人一多（一般走一半）各行各业又多日月在诸反[②]中，公共市场，娱乐场，公园，都清静了许多，排队现象也少了。各种公共机关都在改变作风。在半年后，将一切大变。真是什么都可以搞好！吃东西少用盐，医生说重要。

二弟

四月二日

---

① 原文如此。实际是每月一次下厂校对，要连夜班。

② 诸反　指"大跃进"初期反对某些不良风气的政治口号、工作重点。例如在一些部门当时曾有反对官气、骄气、娇气、暮气、邪气的提法，并在一个时期内作为工作重点，但有别于全面政治运动。

19580415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前信想收到。血压似乎还难稳定，只有三四天过得特别好。头脑清凉凉的。似乎什么都好了，什么事都可以作得好。不久又在睡眠失调中，回复到“百六十”左右，头和心都不大好受。可能必须完全忌盐才有转机。其实近四月来，已吃得够清淡。我本意如实在不成，就去青岛住一月疗养院，如退下，即回乡住一月，看看乡村，更希望再坐一星期麻阳下水船，沿路水码头看看，再写个《新湘行记》。这几天看看，怕又不宜走动，血压不稳定，路上不大好办。这里还有许多事待作，都近于有心无力，只有放下了。为迎接红五月，这里要作个丝绸展览，由故宫也调了几百种绸缎，如给群众印象好，还拟在七月中带过江浙四大生产区去展出，帮助那边生产，是极有意义一件工作。如体力不济事，也只有由另外同志去作了。

最大矛盾是不读书，则懂问题不深，多读书，头却异常沉重受不了。特别是每到半夜必醒，醒后脑子怪不舒服，心脏也不大好受，照医生说是血管在慢慢硬化中情形。但在某一时却又忽然若一切无事，自己掌握不住。拟请一年假，可作不到。一切看过了五月如何。

新出了一本绸缎图案集①，印得极好，要十多元，我手中还没有。有本镜子图录，大致今年也可出来。序言在文参发表，意见还好。

两孩子都在工厂正式作徒工，工作大致相当累，精神可好，凡事从基层学，将来踏实。

问候大家。

二弟

四月十五

三姐忙，好。

① 绸缎图案集　指《中国丝绸图案》，沈从文、王家树合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

195806(1)
八大处

致张兆和

三三:

我十点多就到了长安寺。翻翻箱子，才知道把今天出版一张关于我们这次访问的报纸忘记带来了，载了许多诗，不知是光明还是人民报，上面有许多诗、画，盼望找找寄给我。很有用处。

住处只有两个人，院中清静之至。如长住下去，简直成了半个和尚。大致也不太相宜。白天院中只闻各种鸟叫，清晨一定更加好。房子很明亮，虽当西晒，可是阳光斜，并不热。院内外树木清清爽爽。躺了三五小时后，头脑也清爽多了。今天看看书，酝酿一番，拟明早动手。地方一清静，时间就显得长了些，看书也容易记忆理解。书已带够。

带得有一盒方糖，和一盒奶粉，奶粉试试，味道极好。早晚吃的还好，也可用“清爽”二字包括。

我看看自己写的张八砦和天安门、颐和园，看得出像还能写动人小品。但是目下写作方法似乎缚住了手中这只笔，不大好使用。未用它前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写的方法得重新研究一下，不然又会要在大编辑法眼中报废。读者和编者要求支配作者向

浅处写，一时还不能习惯。

来这里方便，坐车到西直门，从市场前第三路车站，一毛二分即可到，到后出城门口，即换另一直达八大处车，四十分钟到站。到站向左走，不多远即到达。到达庙中时直往里走不必问谁，到大白皮松院子时，一看四号房，就可进去。两个院子空空的，可惜，还得利用才合。

195806(2)
八大处

致张兆和

八大处长安寺文联四号房间

三三：

昨天一夜在迷糊中过去。被如驼毛，重而不暖，微有腥气。幸只醒一回，看看书，再睡，一醒已五时，满院明亮亮矣。

早间到第二处松林中坐坐，看看大红鱼。明天将到三四处。闻骆宾基在六处住，地方好，不怎么方便。

可能是吃菜过咸，早上稀饭又有碱，头不好受。得改变吃法，不然在山上住一礼拜，必然会回复到二月前情形。药已完，明日将去附近亚洲医院问问可否弄点药。希望可以得到。早上稀饭有碱，中晚菜过咸，都不相宜。今天中上还吃饼（脂油饼），不大好办。

这里照某一意义说来十分清静，照另一意义，也不清静，因为本院有收音机，什么都放。半山上有个住处，也大声放出各种调调，“与民同乐”，我这个公民一时可还难适应。耳中只是呱呱唧唧，无从抵抗。虽然院子中还是鸟雀欢呼，“闹中有静”。不过“静中有闹”事，久住下来，头脑可不易招架。

隔壁住一八一片厂同志，即近代雪人的发现者，因摔伤

在此养病，由朝鲜到西藏都相当熟，说的故事实在动人之至。听来真是“胜读十年书”。说曾在中印边上发现一个千百年前被消灭了的古国①，真正如一新天方夜谭。看了些照片，动人得很，因为宫殿中的壁画、城堡、军器库的武器，……无一不还保存在那里。一个孤立的城堡，四周数十里渺无人烟，上面是王宫，中部也是宫殿和武库……，下层有各种住宅，一切如中世纪原状。由中部到顶上全靠内中一个隧道。精美壁画有各种乐舞。一共可容几千人驻扎。兵器甲胄还放光，可是一触手，丝布部分即成灰尘。刀多土耳其式。东西多封存于各个专室中，即封存年月也至少有了三四百年。或者还早得多（传说为隋唐间不大可信）！还有许许多多洞窟通未打开过。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因为由新疆去还得四十八天骆驼和七八天骑马，爬过六七千公尺高山。据说许多好身体的人过山时也忽然死去。飞机也去不了。一切和天方夜谭差不多。他们到了两个月，因为不明白年代，不好动手，只照了个纪录片，不久或可公开。看到那些照相，令人想起《章西女皇》。藏边这一位宫殿可壮伟得多。传闻当时那皇帝是被杀因而全部灭亡的。今后可能还可发现那国王尸身。因另一洞已发现上千被杀俘虏，都如人蜡，好好保存在一洞窟中。

中国地方太大了，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存在于角角落落中。

另外还听了许多新疆西藏故事，也极有意义，亲切感人。

住处一切都好，只是饮食不适应，是小问题。小合作社有苹果可买，比城中还稍好。也有其他东西。夜中怕有不方便处，买了洋烛一支，自来火一匣，如在风雨中半夜起床上茅房，不免狼狈。

灯光极亮，晚上还可移往床边。

同住中有工作到十二点的。定和在此一定大家有说有笑。

睡到早上总是还好，不过不到六点，广播新闻就来了，而且来自山上，清清楚楚的，使你不能不起床。现在将近七点，声正热烈，可听不出是说什么。总之，在半山上传来，不大调和似的。但是，“在乡从俗”，还是好的。我想今天爬到五处以上去看看。画几张画。

晚上迷糊中，比任秋月故事还乱乱的在脑子中转。初步明白和每天吃下的东西关系密切。一出来，稀饭也不可能如家中方便了。

出得门来，才知道有好几处在放彭俐侬骂蒋世隆，更远处是射击场，想不到深山中这么热闹，真想不到。早上天气较冷，棉背心加上瘪三外衣，恰到好处。

已跑六处，以六处的香界寺最好。作协休养所在那里。

十二时

①消灭了的古国　指古格王国，其王为藏王朗达玛后裔之一支，于9世纪兴起，17世纪被拉达克灭。其王宫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遗址保存较完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5806(3)
八大处

致张兆和

八大处长安寺第二

三三：

今天上午想走走，就上了山，到十分之七八，达到第六处“香界寺”，算是目下修得最费最讲究的一处，许多北京市中教员在那里休养，坐在明晃晃的房中看书。正西只差一个宝珠洞未爬上。偏西北还有第八处未到。作协住处在八处，闻骆宾基在那里写作，明后天我或者可去看看。本院同住四位今天都下山去“务虚”去了，大院子中十多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聊斋志异》中故事人物必然要在梦寐中发生作用，不免要受一点考验。风已全停，小松子落地也听得清清楚楚。真静！

下午四点左右，忽然来了一群年纪青青的人，又不像小学教员，又不像干部，各人手中拿了个新苍蝇拍子，快快乐乐的“撞”进院子，停在院玩了一阵，问问，才知道原来是附近工人疗养院来的队伍。人来得那么多，天气又还早，当然无可打的。结果几十人嘻嘻哈哈相互追逐，各在背上拍着玩了一阵，才走去了。男女都有，如虎虎相差不多，极有意思。我问他们，来的可都是劳模？弄得他们大笑。其实是不是劳模无妨，都很可爱。来的可以说完全从主观愿望出发，

如有些了解，这里住下许多会唱歌的，来请这边的人教两个歌，倒可半天解决。

今天起始吃淡的，受用得多。这里交通方便，玩的人可并不多。走完八处很要点脚力，路是老式山石块路，上下都相当吃力。好几处庙子小小的，实在没有什么可玩，有的还住下些家眷，和小家庭隐士庐一般。现在各处都在大修建中，涂金绘彩，弄得亮堂堂的，但并不是极美观的。二处还有个什么佛牙塔在兴工。地方离亚洲学生疗养院极近，东南亚有许许多多学生，见佛即拜，把庙宇打扮起来也有政治意义。只是画得怪不好看还是一个问题。第四处名叫大悲寺，是万历廿七年王娘娘修的，房子小而精巧，雕像也好。六处名香界寺，属北京市教员休养所，全部过百间房子都金漆彩绘得花花绿绿的。房子本来也极好，只是新得个不成形，人住其中一点不调和，远不如南方园子的素朴美观。无怪乎外来搞艺术的，对于北方园林兴趣不大，而对南方园林特别抱有好感，装饰的技术关系必相当大。

就一般条件说，长安寺还是好的。院子朗敞，树木大。去车站近，方便。只是在山脚平地，人说开门见山，这里开门见沟，一道干河沟而已。这里有电话，在住处隔壁房间：八局〇四三一（系香山总机）转二四五。使用方便，如向外叫，只拨一个〇字，再拨本来号就成了。

从下午起已无风，天必转热。鸟雀益多。但上山时常常见有打麻雀的枪手。成群麻雀的确已少见。满地是大黑蚂蚁，就不出城的北京人说来，还是新事。小蛮、黑妮似乎就还少见到这种活动生物！

礼拜五

19580825
杭　州

致张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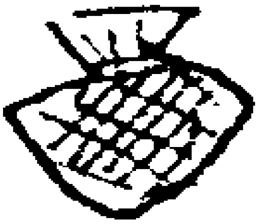
八月廿五早五点三刻

三三：

你不易想象我现在情形。这时正五点半，我坐在博物馆门前一个石条子上，按着纸在小箱上写它。面前六尺即西湖一片碧波，一点风浪没有，只间或有鱼拨剌。附近已有二三人在捞鱼，（可能应当叫做偷鱼）各处是鸟叫。天已放晴。远处云水在有无间。一切很好，把昨晚上在车站过夜的狼狈处也忘了。已有公共汽车通过，我就是花一角二分从车站上坐来的。

依旧不免有点乡巴佬处，即来得过早，还得和三顾茅庐一样，等在门边，到六点以后才会有"童子"开门！我已听到咳嗽声，守门童子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他还像明白有人在相候，有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湖中已有人坐船游湖。三潭印月相去不多远（从这里过去比漪澜堂到五龙亭近好些），杨柳已有落叶，石堤上干净得很。到了你应当退休时，例如老到写回忆录时，我们到这里来找个房子住，你一定同意。沿湖马路我三十年前印象中是不大平顺的，当时似乎只有人力车可坐，由旗下来岳坟，一坐半天，倒不如坐船省事，可是船得一元左右。现在宽坦平敞，一切和画里一样。最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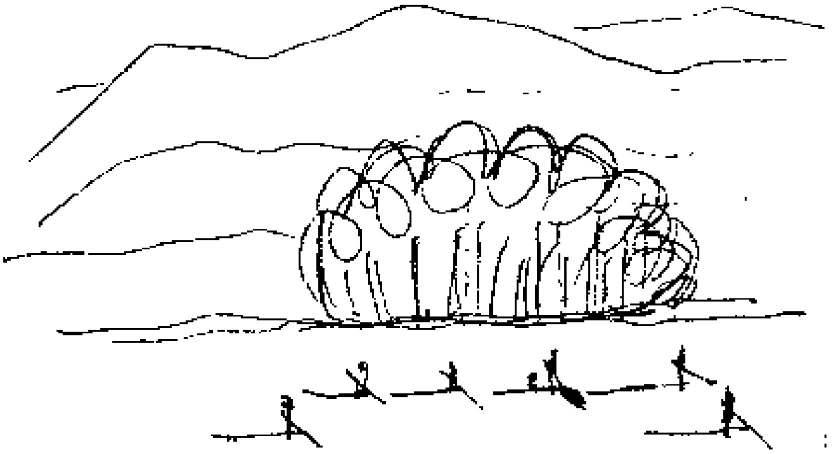
处是干净、清静。我和《儒林外史》中的角色一样，手提一



箱一囊来游湖，真正是一个人游！

有一个人比我早，即一个白胡子钓鱼老头，从钓杆和鱼篓式样，知道他是内行，必常年大清早就来到了湖边。也知道是钓鱼不是偷鱼。这时正有六只船在三潭印月前通过，情形极别致。湖西极静，因此远远的说话都十分清楚。

还有更近乎乡巴佬处，即"博物馆"可能弄错了，来到的是西湖博物馆，不是浙江博物馆。等等那七十岁老童子起身时就明白了，好在公共汽车站就在面前。



作者南行是带一批馆藏古代丝绸，去江浙丝绸生产基地作巡回展出，以促进产品花色纹样的改进和提高。

19580826
杭　州

致张兆和

三姐：

已经九点钟了，好冷清。看博物馆的可能还不到廿个人。湖上游船也多空着在堤岸边，听湖水啮着船边，我们选的地方似乎太“雅”了，来湖中玩的，又多是看“西湖十景”而来的。我到岳庙时还看到一个中年老太太爬着磕头，心中说不定还许了个愿的！总之，调子特别，和展览会可不大适宜。如有五十人在这里作昆曲比赛，是有意义起作用的。搞展出，不大适合。要起作用得下工厂去。工厂恰在市区，将来也许得下厂。

湖面这时还不过三四只船来去。

在图书馆俞楼附近，还开了两家大馆子，一即“楼外楼”，一为“太和园”，规模都相当大，而且装扮得金漆煌煌的。可是生意怕不怎么好，也不可能好。玩的人实在都不大讲口味，因为成分全变了。来的干部居多数。岳坟前那个叫“西湖楼”。即办包饭生意也不会太好，因为住在附近人数究竟有限。

馆中有四十位工作人员，每天观众可能不到三百。内中东西倒不少。

划船的因无生意，有从后湖装载了大堆莲蓬过旗下的。

这里莲蓬大而好。产地集中在后湖一带。至于“曲院风荷”可并无一株荷花，只有一个石刻门额四字，让人知道这是旧西湖十景之一而已。

博物馆忽然唱起京戏播音，可是更加寂静，情调也大不相称。

交通倒方便，由车站直达，只一角二分。再过去岳坟，直到灵隐，来去车不少，车也极清洁。从一些小街过身时，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比苏州好得多。

许多干部模样的人多手抱小孩。也有像度蜜月样子的，走路特别慢，但是安知其中没有唐祈？也间或有个把三轮，因无主顾，就按着喇叭走过。孤山后湖各地，园林培养很费了点心，也搞得比北京公园好。哈同花园本来是艺术学院，已改成了浙大宿舍，因此堤上到处是小孩子。在俞楼附近，又还有个儿童乐园，其实整个就是花园！

也还有人在苏小墓前指指点点，可是摇头摆脑会读那些亭子石柱上刻的对联诗句的已不多。字句已不容易懂，何况还是篆隶书！西泠印社还在那里，还有许多篆隶对联诗句，可是引人注意却是兼卖汽水冰棒。

图书馆还在原地，读旧书的人恐更少。外堤那一边有许多疗养所，住下来大致也会觉得寂寞，因为除了山水，别的什么也没有，许多人会受不了的。

科学院有个分院在断桥边上，倒比较合题。因为科学研究得思索问题。

许多人都长得和金隄差不多。工人也斯斯文文。水上工作用力不大，更见得从容。气候如北京九十月，据说在西湖夏天也不多是这样。北来的人沾了光。车站上办事的倒是大

跃进，比北京好。

西湖将来最有希望，可能还是四山全种龙井茶，生产可供全国。

杭州穿衣不讲究，大致是活用钱不会如北京之多，因此世面看不出像北京的活泼。除了车站，其他都静静的。不过城市中人虽穿得不怎么突出，乡村中人却多干干净净。平均了。

中上到太和园吃青鱼划水，只三毛五一份，可抵北京一元量。只是饭粒和子弹差不多，只好换馒头，馒头黑胡胡的。到了馆子才知道已平民化，一般只三毛七一份。馒头一个三分，约比鸡蛋大一倍。

工作已商量好，用四天时间突击。柜子比北京的还好，房子也极好。就只是地方偏僻幽静，不容易招观众。将来如展出，也许得向百货公司想办法。一天保有大几千人观光。

这里虽是一个大花园，而且事实上堤路上比公园里好。可是大约因为习惯，汽车站恰恰停在中山公园门前，因此游人一下车必向园中走。每天可能有过千游客。门前有点和排云殿相似，从门里座椅上可望到门外那一片湖水。水比昆明池好些，或者因为对面有一片山绿芜照眼。山再向左才是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远远的只见一堆堆树，一所所房屋而已。

公园是原来行宫一部分，所以规模还好。现在房子并不多，树木长得茂盛，顶即孤山，但放鹤亭可在另一小山头。里边也照例有照相的，有糖果摊子，糖果也大众化，无什么出奇引人的。约有卅个卧式糖果罐，和北京一样。不如采芝斋见地方性格。到处有绸伞，花花绿绿的，本地人决不会买。只偶一外来人买纪念品注意到，可是各旅行社也有卖的，可

能还更好！

西湖好处大致是欲雨不雨滃烟模糊，十分柔和景象。我已看了半天，每天看可能就平常了。到这里玩的本地人，像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它的好处。

晚上许钦文邀至楼外楼吃了顿待外宾的醋溜鱼，只一条子似的八寸长青鱼，蒸后加料，名不虚传，可是大致得一元多。

晚上（廿六）睡不大好，因为太静，一过汽车即震天价响。有蚊子也有蝙蝠，房中有蝙蝠飞来飞去，你能想得出不免相当紧张！但无疑吃了不少蚊子。

工作箱子半天工夫已布置好，今天即着手布置材料，大致三天能赶出来的。房间极明亮。

19580926

苏　州

致张兆和

三三：

衣已收到，极得用。鞋已包好即寄来，究竟省事，落雨得用。空花鞋已不成。连日晴明，早晚已多秋意。全市在为钢铁生产日夜工作，孝华夫妇均日夜不休息，在带学生拆城作高炉出铁。你妈妈则为本地方博物馆事各处奔走，今天已预展，在孔庙。学校铁炉也在那边，今天当可全参观到。新的孔夫子学生却在大成殿旁搞炉子，火光熊熊！孩子们都极瘦，听高十①说“米不够吃”，大致油水过少，小家伙只十来岁，份上只廿斤，月卅斤粮食也不够。二人月共约百二十多元，房租有三十六元，合计约百六十多元，可是八个人吃饭，还得付奶妈工钱廿，二表姑的犹姨太十元，最小一个孩子又刚断奶，因此必然生活格外紧张。我可能把粮票给他们买廿斤粮食。

我们杭州东西未寄到，还不忙，不免令人着急，怕一搁十天八天！明后天可能即得赶上。但十月节日展出，恐已无望，因至少总得三五天布置也。昨过沧浪亭，是从乌鹊桥直向前走，再转右，沿小河走到的。记得我们十多年前在那小河边还照过些相片。那地方正值学生运砖，三四只船上全是

中学生叫叫闹闹的传递砖石，延长将一里路。问问才知是十三中学女孩子。全市学生都为这一事件忙着，已不上课，大家正在拆城墙，日夜作。伟大之至。如会画，必可画成极感人景象。到沧浪亭正值另一处放悲多汶音乐，想起全国人力的在节奏的动，毛主席才真是伟大音乐家！面前一个小孩不过十一岁，搬了五斤来重砖，额上小汗直流，还是笑。小迪子等孩子们挑挑抬抬，还一面直嚷号子。

见报上有“干部劳动决议”，我们将来一定也要参加生产，但不知到那部门去。北京这些日子学校工厂也一定搞得热火朝天，孩子们大致是更忙，学的事物完全对了。闻小平一号结婚，是不是？头巾衣料如寄到，正好送她一件。你们刊物如何？上海《萌芽》编辑工作已下乡，《北京文艺》大致以后也得在工厂中编辑。这里书店刊物销路似不到应有的好。学校机关可能都有文学刊物，个人怕极少买他。有个文联，不怎么热闹，因为美术工作即不注意到直接参加生产的艺人，还是少数画家，方法上大致也得改改了。画家一部分已参加扇子丝绣生产设计，却总不如单独作画有名声，习惯所成，不改不能适合新社会。事实上美联却应当以参加实用艺术生产的艺人作中心，才合新社会要求的。今天已廿六，北京方面必为这个大跃进节日而忙得可观。你妈妈正为招待我过节在买菜，荤菜不易得（其实有新鲜毛豆菱角已很不错了），可能会用罐头来请客的。这地方照规矩东西多先卖机关、食堂、店铺，最后才轮到市民。有的人家必半夜去等待三五小时，才得到一点点肉。街上还有不少乡下人卖毛豆和菱角的（玄妙观前也还有二三讨饭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在搞炉子出

铁。商店干部下田或转工作后，就用家庭妇女学管生意，也做得挺好。

二哥

廿六午

① 高干　"高干干"的简称。干干指仅照管孩子，而不作奶娘的长者。

19580927

苏　州

致张兆和

三：

廿七早得廿四来信，还不太慢。小平婚事，如前寄料子能寄到，就送她个头巾好，衣料也好。玫瑰酱已早脱销，全市无买处。回来时或带点别的。今天已过节①，小五哥夫妇全上工去了，我在等杭州东西运来即布置。希望一二天可以寄到。布置妥当后能早回即早回来。小五哥换一地方校长，是一样的，工作还相当积极。凡事必带起学生干。衣只四天即寄到，相当快。节日这里供应也改变了样子，到处有肉可买，菜也多了些。全市忙生产。到处搞得干干净净，孩子们一代真是前途无限。北京《人民日报》隔日可见到，上海报当天到，所以消息还不太隔。住处还方便，就是吃可真不方便，远不如杭州，每天得到处去找！到展出时可能商量那边熟人，有个一定地方。玄妙观附近馆子都不易插足，上市时总是满座，一会会有关门了。玄妙观里倒有些吃血汤的小铺子，可不抵饭。苏州住久了不免怕人，因为好像凡事另是一套，和北京全不同。地志博物馆底子薄，只有几个老读书的，搞文物的无人，抓材料不知从何着手。要东西，生产单位也不给，因为不明白博物馆意义何在，因此本来为生产宣传的，

生产单位也不给协助，一个工艺研究室新办，有前途，比北京的还好些，因为和生产直接有联系。但人力还是薄弱。

廿七

---

① 过节　指中秋节。

19581010
苏　州

致张兆和

三三：

今天已十号，大致再过一礼拜，我若不返南京展出，即已回转北京了。前两天这里请我在拙政园吃了一顿饭，昨天又有人请到据说最好馆子吃了一回便饭。照我印象说来，一切也是甜甜的，似乎还不如王嫂艺术高明！买了一双廿三元皮鞋，很合式。为小五哥孩子们买六磅鱼肝油，“麦精”和清油各一半，孩子们每顿各灌一羹匙，极有趣。小迪子在这里也通夜运煤，精神倒挺好，只是太小了一点。孝华又去学习，有一礼拜不回来。你妈妈处将为买几个罐头或别的，她每天自作一顿饭，在楼上，精神还好（还似乎听到哼哼昆曲），只是孤零零的，只盼望宁和一个信，且希望知道他通信处。这里全市大致都在搞钢铁，同你妈妈在文管会同事的老太太，年纪已过六十，也三天一班去炼铁作杂事，报纸上新闻，也只是彼此数字。每天都有一队队化装青年男女敲锣击鼓到玄妙观，一会会又走去，可能是演小戏的。

街上买包子面食多排长长队伍，糖果则不那么挤。人多极瘦。见来参观的人，总说刚不久下夜班或即将上夜班。天气不问阴晴，总是润润的，园子中草木特别清润，玩的人少极，荷叶还长得甚好，花已零落。学校多还不上课，各在争

“卫星”。小迪子一家已吃公社饭，带回家吃。家中孩子们倒充满生气，从不打吵，说说即蹦蹦跳。

高干干母女日子过得还好，一家特别干净。

玄妙观前大街，卖吃食的铺子虽已不如前年之多，但比起其他店户还是占第一位。买了几把黄杨木小梳子可送人，这里这些日常用品，还是作得比北方精而且贱。

二哥

十日

我估计可能在十五返京上车。还得过上海，带一值六千瓷器，再由申上车。

19581101

南　京

致张兆和

三三：

丝綢已正式展出，开端情形良好，连搞数日工作，整天不息，好累！希望不至于倒下。这里师生协助甚多，布置比苏杭好，广告宣传也好，来的人不少，给观众印象也好。

拟作一星期到十天展出，开一二次座谈会。□□□校中，且在展览室附近，方便得□□□□水极周到，窗外空阔，空气□□□□房中且有日光灯。只是晚十□□□闻远处有播戏声，早上六点又即十分热闹，要多睡睡不可能耳。

吃东西还方便，得走半里路远。已吃了两顿好饭，一顿是校党委的，一顿是校长的。我也请纺织老师傅吉先生吃了一顿。大家帮忙热心比苏州多多矣。可能还要去上海三五天，正有人提出此意，因全国花布会评比在申举行。如需要去即去，不要，也不勉强去。

二哥

一日

此信为毛笔直书在横格纸上，因信纸破损有几处缺字。

19581105
南　京

致张兆和

三三：

天气极好，草木虽摇落加剧，日日满地黄叶，可是空气润泽清明，景物萧疏，到处如画。住处在一小楼上，楼前有六扇大玻窗，窗外隔一路是个大操坪，早六点除有人上操外，还有各式广播，声音宏大如室中听收音机。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阳光从一丛法国梧桐树影中滤过，从大玻窗照人，满室透明。大操坪远处，正有人在试车。年青人喊天喊地。对着我窗口附近，还另外有六七十个女中学生在上操，成排立定，到教练呼唤某一姓名时，即有一人走出作五十米低栏表演，在旁的即笑着助兴，一切正和三十年前中公你们上操时相差不多。(很奇怪，我总是这么孤独的在一旁看人上操！)

这里展出陈列室情形甚好。比苏州热闹，有三个房间，就在住处附近不多远，也是大操坪边上。来的人除生产有关方面，还有军人不少，为他们作说明，听来甚感兴趣。三个月来我没有离开陈列室过一天，今天却不能不在住处房中睡睡了。可能即因为几月中没有休息，吃的东西也不大顺，今日去校医处看看，才知道血压已上升到一定程度，又必需吃利血平了。医生说已到二百，我倒不甚觉得重，只是眼涩腰

不受用，还以为累了一些所致。目下同时胃也出了点毛病，禁止吃茶，已吃药。不是溃疡，说是消化不良的痉挛痛。本来出外吃东西，因此一来，还是只好打扰学校送面来吃了。面还烂，只是略咸一些，胃我估计一二天就会好。至于血压，大致回来再斟酌，一作事，事一作久作多，必然要上升。不作事又不成。只希望事情简单一些，或者可以多作几年。如能作半天，也许有转机，全天怕已不大成，因业务外还有一些学习，一些别的会，体力恐已不易支持。这几月出外虽累极，由于工作比较单纯，还支付得过去，但到一定时候，还是不可免得躺下了。目前人并不怎么难过。

这里可以看隔天北京报。本市报地方新闻多。也有好些剧院，听说大会堂正在演无锡戏极好，没有时间去看。离住处约家中去“红星”远即有公共汽车。约半里远有一邮局，卖书处似不如东单邮局大，《人民文学》不曾见到。住处大操坪四周，有专校三四处，极少见到学生肘夹刊物的，可知文学气氛不厚。书报处人围着，多看画报。苏杭情形正相同。此后刊物可能将还要改成有些画才能引人兴趣。照一般水平说来，刊物还是深了些，和多数人要求不合。此后中学生将不会有过去那么多人读文学刊物的。

南京天气正好，平时中午还不必穿大衣，早晚穿夹大衣正合式。我还不曾上过热闹大街，也不曾去过夫子庙和中山陵，住处离玄武湖较近，去看过一次，很好。这里每早晚除了可听宏大声音广播，还可听到几次军号声，这是北京不易听到的。一听到军号声，极易引起一种少年时痛苦生活回想，一种四十年前穷病景象的回复，对目前存在不免感到惊奇。

我想一礼拜后回来。如不过上海，大致可以成行。回来后希望能休息休息。

孩子们想必忙得极兴奋。

二哥

五日

19581114
南　京

致张兆和

三三：

展出已结束，因无车票，得十六才可上路，十七下午下六点左右可到京。被单去看过，凡是这里有的北京也有，好几十种总不大好看，花作得个十分俗气，简直是要不得！教书的先生们应当看看，应当公开检讨一下，“教的学生不成，由先生起始来重新好好学习”，才会有新的转机！这时下七点左右，大操坪广播音乐，比家中房子里收音机还宏壮得多！各种音乐都有，选择上比北京高明。今天看了个丝绸厂，有千多工人。花纹设计能力还是十分薄弱，闻明年将增电机到三千台，设计能力却难跟上去。代为着急，当事人却并不在意。我回来恐得要想办法作半天事才好办了，目前别的不怎么，只是累，头较重，事情一忙，恐就不免要垮了。我还希望带些绸缎在冬春间过成都去帮蜀锦改进一下生产，为那边研究所打个基础。血压如能下到百六七十，或可成行。如长在二百，怕就走不成了。昨天在这里学校请看电影，名《共产党员》，相当好。气氛好。北京或已快到落雪时，因这里在北来风寒中正变气候，一时虽不落雪，江南苦雨或不久将要来到。只希望早回来，却不成功。可能会利用这三天把小文章写出来，有了三千字草稿，部分还好，和上次方法不相同，

会能满足报刊要求。据闻有百五十多种在南洋各属报刊，地方情形不同，最好不用国内所学习用各种名辞，作用反而会好一些，其实照苏专家上次意见，也总劝我们在某些文章中避免用政论中各种名辞，只叙述事实，反而可望收更大效果。但是这么写自然也并不简单。房中白天光线甚好，且空阔约抵我们家中两间大，只二写字台，一方桌，四靠背椅，一床，一茶案，所以相当空大，简直可以来回散步。晚上日光灯在头顶，作事极便利。窗外洋梧桐日来益发稀疏，一片黄亮，大操坪草地也是枯黄色，整个调子大有秋意，南京鸭子多，每一小街上，都有出卖熟鸭肉的铺子，实在不怎么好吃，除寡咸别无味道，十分奇怪。东东西西并不比北京贱，作得可不怎么好。丝厂中青工多女孩子，十五元一月，守在机声嘈杂厂房织机边十小时，不是青春期眼尖手快，绝不能不出乱子。设备比杭州成都锦相差许多，但已比二年前大有改进。正式工人一般在五十元左右，老的有到八十的。老师傅一人带五十个学徒，可见明日发展趋势。文学刊物似不怎么出色。(恐是全面的，一到地方性刊物，许多小文章都无什么意义，远不如介绍些科学常识或其他知识具体。恐得要改改，不然真浪费。)戏热闹。(止有无锡剧在此上演，我未看过。)街上宣传画有极出色的，一般比北京好。一天亮全城到处即放广播，声音响亮，可能和部队机关有关，因为这里最多的还是部队教育机构。但平时街上并不见什么军服人物，兵官通少见。汽车站边间或还有讨钱小孩子，不多。从工厂青工看来，可知在市民中还保留一定数量的待就业少壮，惟又闻大跃进后劳动力已不够，可能是轻劳动工如丝绸厂还易招人，重劳动可不易招人从业。街上常可见学生模样女子和纯劳动妇女

同拉板车事。百货铺子中有许多如刚从家庭妇女走向商业的女人，收人也不多，可能在三四十间，闻初来也是学徒，有的还自备伙食，可见就业还是不简单。比苏州好即不曾在街上发现弹子房一类消耗生命的娱乐场所，苏州则各个街上还有些游民，守在弹子台边嘻嘻哈哈，尽管房子湿而且脏，这些假文明却俨然不可缺少！玄妙观中也多的是无事可作飘飘荡荡的中年、青年和孩子，特别是孩子，到处成群流动！上海则孩子更多。但任何小街上，却可闻到马达车床转动声音，小街上更加热闹，孩子们到十四五岁，大致都可吸收到生产后备军方面来！这里也在搞汽车，闻明后年即将年产三几万辆，收音机已执全国牛耳，惟在铺面上见到的还是旧式样，不怎么好看。三轮有而不多，还有马车和人力车，马车利用率似乎还相当大。学生成分已大变，艺校工农子弟即占百分之七十强，教学方法也正在变，还无一种标准可以通行，学生多有二三年生产经验，文化水平却不高，教书的多只会作点画，但课目却是陶瓷、丝绸、漆器等等，大都从来未摸过，将来博物馆可能得为整个想办法解决，不然不好办。

这里一雨即可把棉大衣披上身，麻烦处是雨里到处泥泞，出行大不便利。这还得在这个住处蹲三天，因为雨已来，过中山陵或别处看看，怕办不到了。

二哥

十四

19581118
南　　京

致张兆和

三三：

因为这里东西无人照料，我只有在廿结束后再作回来计了，可能在廿三左右能上路。这次展出约八九千人看到，一般印象还好，批评中特别满意“说明员”的热心细致工作态度。也有些外来观众大模大样的派头，我为说明，他像是感到是麻烦的。还居然有个穿着整齐科级人物，向我吹“到过北京。故宫什么都没有，原来通搬到颐和园去了。颐和园另有一个王宫，”我也只有笑笑的说是、是。这人料不到我就是从北京故宫来的。总之什么人都有，很多人问我要看僵尸，原来这里曾陈列过一具明代尸身，作为敛钱工具，是解放前的，前几年还陈列。正如许多人到故宫只看金銮宝殿一样，必然有的事。各生产单位的人已来过几次，我今天去看生产厂子，有二天各处走走。

茶叶已得到。天气日冷，衣通上了身，还不大济事，好在过三几天就得回来了。

泻过一回。心脏不大好，晚上蚊子太多，烧去香廿盘，另外还打滴滴涕，这个“四无区”蚊子还是不饶人不留情的来进攻。好在再过三几天总可免了。

二哥　十八

1958年冬
北　　京

复沈朝慧

朝慧：

得你来信，知道已在学校中参加劳动，很好。应当好好从劳动锻炼中学作一个现代青年，不仅自己可以进步，也还可以事事帮助你母亲进步！新的国家每个人都必须扎扎实实的，处处想到国家，凡是对国家有好处的事，就不怕麻烦去作好它，有不利处就绝不作。简朴刻苦的把自己体力和思想感情都变得十分健全，才能担当明天社会更多事务。小虎他们在工厂中都日夜赶工，常常通夜不睡。作铸工时，在极简单辛苦劳动中支持了好些日子。作的机器设计且是从来没学过的。穿的衣全破破烂烂，薪水大都买了公债。我们觉得这都很好，你也值得学习！

你还得多看些书，学写叙事长信，在这个基础上，练习写报道文章，将来用处极多。并且必须学得能担当比较困难工作，敢负责任，肯思索问题．待人接物也得学习，总之全面发展，就一切正常。二伯妈年纪将近五十岁了，还参加民兵操练！我一生最得力处，就是小时候什么想不到的苦处几几乎全受过。在部队中失业时，每到人家吃过饭后，才撞拢去吃点剩饭，到人家睡定后，才拉着被盖一角盖盖肚子免得受凉。我还是坚持学习。过北京时，常常一饿几顿，也不在

乎，学习总抓得紧紧的，决不放松丝毫。即到云南教书时，还时常每天只吃一碗米粉，总还没有随便照别的不正当方法来解除困难。现在快六十岁了，日子还过得极简单，一天还是为别人忙，为自己处极少，薪水一部分买东西送给公家需要处，自奉极薄，牙齿也舍不得镶！还老觉得为公家出力太少，远不如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的无私，比解放军自然更差多了。我告你这些，就是觉得这正是做一个公民应当做的，如果人人都如此，许多事情一定推动得更快！你们这一代真是幸运，新的国家通过万万人的日夜努力，越来越好，很快就有一大堆新工作等待你们接手。三五年后即家乡也会变得十分新，十分热闹，你越学得好，思想越开朗，将来可作的事机会真多！

19581228
北　京

致沈朝慧

朝慧：

到你能升大学时，我和二伯妈同意你来这里读大学，可以为你担负费用。但是你必须在目前即特别努力将各种课目准备得上好，才有可能考上学校，不管是此后学什么，各种课目平均发展，是必须的。即或要学戏剧歌舞，文化底子好，还是学习易进展。劳动态度和学习态度都应作得上好，待人对事都得学！虎虎哥今年得五好团员，一身穿得全是补巴，钱多买公债了，工作从不叫苦，来向两个哥哥学学，将来也会有好处。

问候妈妈等好。

二伯

廿八

1958 12月末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我前些日子不大好，近因吃了一盒血压速降丸（廿粒一回，日吃二次）。一盒吃后，似乎已轻松了些。日来正为建新馆解决历史画资料问题，筹资料室而忙。又故宫历博各有一丝绸馆，后面作艺术成就，前面表现生产，两边各有千多平方米空间，都由我来搞，明年十月摊出，我已答应下来。一定要搞好它。又新博物馆布置文物工作可能还有些事得我来参加，所以明年上半年之忙可以想见。希望病不翻，好好来把几次事完成，也算是近十年搞文物一点纪念！

这里大家都好，都忙。你可以试吃两盒血压速降丸，停顿吃利血平，或反而较好。永玉年终将回来，一定可以说许多北京新事！

大家盼望你好，明后年可以自由行动时，再来看看北京。

他来时如来得及，当托带些书来。大家盼望你好，不要心躁，心躁什么也完了。

二弟

五八年十二月末

19590101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又过了个年。孩子们回来，谈了半天机器，我在旁听，一点也不懂，觉得真是两个时代的人和事！两人作了一天工，手都黑油油的，怪有意思。家中四个人，只有个共通使用的器具，即一个大收音机，和几十张悲多芬等片子，能在一种音乐中听出共同理解的东西。这时节兆和出去看旧戏，两个孩子上了书店，我就一个人坐下来听悲多芬作的《罗曼斯》守岁，正和一个亲密好友一样。想起在沅陵那回过年，竟像还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我这人真像永远不老，特别是脑子中保留的青春幻想，永远有一种动力，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也真奇怪！大哥，让我们互相来个预约竞赛，好好把身子弄好，练得结结实实，来为国家多作几年事情，你在家乡有"模范公民"称呼，我在北京，也成为"模范公民"吧。我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下去，大致在工作上，还可以做出比过去写作对人民还有益许多的事情的。特别是丝绸研究上，和工艺图案花纹史研究上，工艺美术史各部门，及文物制度研究上，会有不少新的发现，部分工作并且必然还要和新的生产教学发生紧密的联系！如果政协二月不开会，有可能我将到成都、昆明、贵州、湖南一带打个圈圈，因为

看文物，调文物，走走可以解决问题。到成都，可以具体理解一下蜀锦各问题，并为那边研究所出点主意。到贵州，则将把苗族印染生产过程和工具、成品带回北京。过云南，情形一样。如要把明年搞的专题陈列作得好些，历史上晋南北朝丝绣空白点填满，还得去敦煌住一礼拜，布置工作。这一来，就会把问题一条线贯串起来，让人一看就明白全部丝绸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最能欣赏这个陈列的，你是其中极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你明白这工作并不比我过去写十本书容易，而我却是用一种如何耐心克己学习来进行工作的！只要身体不垮，在另外一时，我一定还会把丝绸美术史写得像个样子，因为已明白问题，且知道如何写它。可惜的是没有看过蒙古、印度、法、英、日所有中国材料。（过些日子也许可以看到。）想做的事真还是多而又多！只脑子不坏，什么困难，一定和卅卌年前一样，会用力加以克服的。涉及学习我总永远有劲，可是若要我对付人，可真糟糕！

这时正九点钟，住处院子十分静。我看着桌前一大堆旧作，觉得除了你，怕再也不会有人明白这些作品是用多大努力才出现存在。盼望你还能健康回复，将来好看我写的新书。我一定还会在另外一时，写得出点像样子作品的。不过，也许结果却不免和案头写的一样，没有人看它。然而，就特意为你，也应当来完成它！

明年工作将有大半年忙，所以如写信比较少，不要在念。我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好得很，心情也好得很，除了为工作推进慢，和材料不凑手，而间或着急，除了脑子间或出毛病，感到担负沉重，别的时候，就只是一天到晚作事。新馆陈列工作，我不参加某一部门，却作为“总顾问”性质，将

来有一大堆具体问题（如历史画雕刻等），还都得提意见。在文物说明工作上，也一定还有许多事作，人一忙，就什么都不大在意了。永玉如回来，他一定会谈及许多事情，使你高兴。一切都应当高兴，因为**国家正是我们多年所理想的国家**！

二弟

19590107
北　京

致沈云麓

一月七日

大哥：

元日寄信，想可收到。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①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②，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天安门前后十大建筑，正在零下十七度寒冬中施工，有几所房子，可能五一即可完成。新历史博物馆，至迟在七八月也即可迁入办公。你只要把身体保养好，一定还可在明年来北京过一个节，让我来陪你看看新博物馆。这几天北京特别冷，一般都在零下四——六度，房子中火炉旺旺的，还不暖和。过年像不如往年热闹，别的会我都不参加，只到怀仁堂看了一次湖南祁阳花鼓戏，一个大花脸声音雄猛，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本乡安其家，地方小，生不逢时，埋没了人才。如活到现代，岂不是和这位一样，也有机会站到怀仁

堂台上（恰是毛主席和世界上许多元首讲演台边），大吼几声，博得在座毛主席以下千百人鼓掌致敬！还有那个“老端”，如晚死几年，所作风筝一定也可送出国去展览比赛的。我看这里天津作的风筝，就并不怎么精巧，还在国外得好评。还有个张秋潭，就更可惜了。闻家乡还有些他的作品，一定要告给年青一代想办法收集一下，不管一手一足残缺也不妨事。记得上次有人说吴光仕家还有些，得想法收归公有，作一专室陈列才合。又前闻李振路一侄（不知名）来说，他家被一葵开门上楼，查了一下，似乎有份石达开文告等等太平天国文物归公，不知是否在县中，还是已送州送省，便中或问问黄老五，也许知道。如在县，将来或可借至新的历史博物馆陈列，有意义些，因为五九年将有上百万人看到。

这里今年副食供应已定下，人十天有肉三两，每天有素菜四两。合作社间或有些臭盐海鱼，倒不必凭票购买。铺子中所有肉食罐头，大都早已卖光，只是一些果子酱和酒在架子上等待主顾，不知何故竟到这个情形。我倒正因为不吃肉，一天早晚吃菠菜粉条，加点辣子，血压似乎反而下降了些，且不用担心发胖了。只是因此饭量略加，如到时米再一减量，就不免要有点狼狈！去年南北丰收，养猪数量也大大增加，首都供应还这么困难，不明白是否是运输以外还有比价问题待商讨解决？

我吃施今墨处方的“血压速降丸”，一天两次每服二十粒，似乎比利血平好得多。药性温和，如家乡有，不妨试试，如没有，俟永玉回来当托他带几盒回来。

北京近来茶叶还不受限制，并且各种都有，只是还不曾

有古丈茶。福建因交通已比较方便，近年福建茶品种特别多，味道比较醇厚，必吃多了肉的胖人才担得住。价值也特别贵，似专为供内行专家用。我们吃了许多种茶，只是到如今还不惯吃香片，北京人却非它不过瘾。白菊这里本来一毛钱可买一两，近来市上也绝迹，不知何故。糖也必须用户口册子间或可买半斤，水果除山里红，就只有一些哈密瓜，一个个搁在架子上，一过年，这些瓜也光了。这两天又起始有鸭梨、苹果和橘子上架。去年柚子还多，今年还未见到。糖果中多而好的是蜜枣。北京过去街上冬天多的是萝卜，近来街上也再不见有卖"辣了换"的人。几百年来，半夜里卖"羊头肉"的，似乎也绝了踪，成了历史名辞。交通方面，人力车已绝迹，三轮车街头也日益稀少，无轨电车日有发展，过一年把可能将取有轨电车地位，再加倍向四郊发展。今年六月后变得最大的，将是东郊工厂区，有延长十里一大片工厂将平地升起。车站似乎已一部移往永定门外。大运动场闻可容几万人活动，也在东郊。一切都在生长变化，使人年青！

问大家好。

二弟

① 苏联卫星　指第一颗人造行星“月球一号”。

② 请求入党　关于这事，黄永玉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文中有详细记载：

有时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动。50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十分高兴。

我恰好在他家吃饭，一桌三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干部同乡大叔。

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话不多，且无甚表情。他是多年来极少数的表叔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赏他的静默的风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党”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我睁大了眼睛，我笑不出来，虽然我想大笑一场。

大叔呢，不动声色依然吃他的饭，小心地慢吞吞地说：“……入党、不是这样入法，是认真严肃的事。以后别这样说了吧！……”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党……我只是，……”从文表叔嗫嚅起来。

大叔也喑着喉咙说：“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温暖极了，深怕伤了老朋友的心。

195901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年头寄信，想早已收到。家乡公社，一定进行得很好。帝国主义者最怕中国进步，对公社只希望失败，我们就必须搞好它，而且也一定会慢慢搞得很好的！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是我进入五十八岁的生日，大致只有你和大姐还想得起这一天！这里无一个人在家，我就独自坐下来听悲多汶第九交响乐，倒好像真是为我做寿，声音那么欢乐而又清静！虽这么说，你可不用为我生活或身体担心，这里凡事都照常，都好。我在故宫一天，历史博物馆一天，总有事情可作！今天在故宫陪了约卅个年青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虽累些，还是很好，因为知道对他们有益！这些年青学生多十分幸运，在参加十大建筑中陶瓷和丝绸地毯设计工作，工作热情虽高，也画得相当好，可是面对现实，究竟不大好办！教他们的先生真误事，几年来，对遗产取得是个虚无态度，应当懂的多不知道，已懂的多是皮毛，万千种好花样多不会利用，直到需要时，才明白三四年学习白费了大堆日子。即再大胆敢想敢做，到现实工作上，才了解学得不扎实，卫

星不好放！他们的先生因为无知，不学早成习惯，都并不怎么着急，我却不免代为着急。因为这些新的产品将代表十年建国的文化艺术水平，如作得不够好看，给外宾来见到，是国家损失！几年来，我常常劝他们先生多学些，扎扎实实学学，才不至于误人子弟，事实上可不止误人子弟，也误了国家委托！但是，这些人多数还是不明白自己责任未尽，正因无责任感，而日子过得从从容容！

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天气极冷，只穿一件夹衫，黄昏中从宣武门内图书馆走出，到西单附近，在一个羊肉摊子前停下，看人吃羊杂碎，摊子边正有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唱《洋人大笑》。我一文不名，就那么听下去。极奇怪，即在这种困难情形下，也不觉得什么叫“难受”，只觉得存在是一种离奇情形，好处无人知道。眼看到许许多多坏蛋傻瓜，日子通过得蛮好，我却简直难以支持下去。但是，事实上我竟这么支持下来了，在谁也不易设想困难中坚持学习，首先战胜自己的无知，……千百军阀伟人、财主议员，都已完事了，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更离奇处也许还是现在又像是在一种孤独中存在。并家中人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触面虽相当广，可像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我依旧并不难受，就那么无事忙工作下去，存在下去。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打算的全是职务以外或职务以上的，以及明年后年才需要考虑到的。可是却永远不会把自己地位安排得稍好一些。正相反，许多行为都像是专找不利于己的“赔本生意”去做，结果自己倒

常处于狼狈地位。比起熟人中××、××或××来，我真正是不会自处到了家！和过去学习写作一样，我总是呆头呆脑的干，毫不取巧弄乖，结果反不如有些人使三分气力用笔、七分气力社交，还到处逢源。可是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明年十月后，如许多事情还是走不通，研究工作也不能如应有的进行，体力又不大济事，也许还是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作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我大致学许多都有望学好，可是想学做个好职员，实在不容易。

诸事望放心，因为在工作上我总像是一个“永远乐观派”。这事作不对，就再换一门来重新学，重新作，一定要学好它，作出点成绩。但是在生活上，也许应当说，注定是个“永远败北者”，才符合事实。老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分定，想推开也不成。”所以即或相当羡慕人有搞头，要学可学不来！或许笨也有笨的好处，过几年会各事不同一些，有较多自己可支配时间，能集中精力做点事，也不辜负党的希望！

北京今年冬天格外冷，夜晚经常在零下十五度，房中炉火旺旺的，还不暖和，想起即在这种天气下，还经常有亿万人在寒风中赶工筑路、架桥、搞钢铁基地……，个人觉得未

免太渺小了！一定还得努一把力，来把工作作好。一切望放心！

二弟

旧十一月廿九晚　北京　五八年

此信曾以《给大哥的两封信》为篇名，1991年5月发表于台湾《汉声》杂志第29期。1992年12月，又以《给云麓大哥之一》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萧萧集》一书出版。

现据原信编入。

19590125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连得二信，得知种种。永玉回来，必可谈起北京许多事情。托他带来丸药，一般说来，还是目下较好的，久吃不妨。你年纪已过六十，加之体力素来不大好，又因过去一时吃酒相当多，血管部分硬化，是自然情形，并非特别状况。“利血平”似可暂停几个月，也不宜尽从报纸上希望特效药物。真正仙丹妙药，倒是“人生态度”，如变得凡事自然、顺天委命，不急不躁，必可保健延年。如心躁不宁，任性而动，恐一有蹉跌，即不易补救。祖春日前来谈，也说及你已成地方“硕果”，可莫自摇早落，应当再活一二十年，好看看共产主义社会！他因工外出多月，不回你信，嘱转致意。日昨另寄回新出《唐宋镜子》① 一册，还印得好；有个序文，如不太费神，你可以看看，因为有些意见，过去还少有人道及。综合研究文物，才可能明白某一种文物在物质文化史上的位置，以及和其他关系。可惜材料还不够全备，如能把更多材料搁在手边，一定更可印些专册，内容也比目前的出色得多！近来还在印行一本《金花笺纸》②，也是过去还无人道及的，近年我收了不少极好看的，散在市面重要的几几乎全收下了，

都是花朵，印出来对轻工业用花纹的设计部门都有用处。

我们这里工作，还是忙得似乎“乱”一些，是带点被动性质作下去的。学的总不大像是“学术”，做的于是也像杂七夹八，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但是博物馆工作，大致就是这样。能对历史研究和生产服务就已完成任务！我凡事还是停顿到一知半解问题上，不易深入，无从坐下来扎扎实实看点书，因此研究某问题，也不可能扎实具体。加之我又过分“好事热心”，所以总像随时有杂可打，也乐于为人民事业打杂下去！其实如果能多有几个同样热心好事的人，来分别抓材料，搞问题，这么十年八年，对全国文物研究，以及“古为今用”工作，也许还可起一点推动作用。但是肯好事热心的人也并不多，现在只希望体力还能支持几年，让好事热心也有点应有好结果，在这个大时代中，不算虚过下半生！如工作条件好些，过些日子可能来着手写本《工艺美术简史》，为这个工作打个底子，对全国教学还有用。目下全国还少有人敢着手这类工作的。对于几个重要工艺生产部门，我都有了点基本知识，如陶瓷、铜、玉、丝、漆、金银加工……并且比较明白相互关系和历史地位。目下最感缺少的是“时间”。没有自己可用的时间，无从着手工作的。材料不在手边，工作也难进行。

请求入党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单是我积极也不成，有些问题国内还无人摸过，此后年青人或更无从摸它，不赶紧作，将成永远空白。我知识杂，作来有不少方便处。国家大，需要各种人在不同岗位上来配合，业务上要的是扎扎实实搞

文物制度的人，在政治上也还似乎得有些真正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面上无所属，事实上却在帮到党来作事的。我或许应当在这种位置上，还可多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因为对付业务学习，我的能力比较容易运用，对付人，我不成功。特别是对付某种毫无业务热情，毫无职业责任，唯以民主党派成员出面，靠社交混日子的上司，我就不知如何来对付。（这种人还恰恰是我的上司！许多事都被这种人耽搁了。）如果这几年工作条件还好一些，我一定还可加倍提高知识能力，为文物研究解决更多问题，为美术史研究也提出许多新见解的。过去有些事已耽搁了。此后工作条件如改变得好些，材料能集中在手边，也会把工作成就提高许多，省得不少年青人多走弯路。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有些同事即同在一处十年或再久，也不易相熟。有些同事即已共事廿年，也还是等于陌生。工作态度不同，因之更难相熟。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担负，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人近六十，可使用的生命究竟有一定限度，如何好好来使用，见得更经济些？真值得考虑！照自己说来，目下工作方式是不大经济的。不问搞什么，还是得自己动手，无一个助手，也缺少必需工作环境。真的研究工作要像个样子，到国际上拿得出手，对这一部门发言有分量，经常总得有三五万个可用照片，三五千种手边可用的书，分门别类把材料排得有条有理，一提及某一问题，即刻可提出若干有力证据，让人从形象上明白。如今许多问题都只靠保留在个人记忆中，随手抄的东西又即刻

忘去，实在不是办法。这么写小说还不妨，作研究可不大合式。因此虽能“忘我”工作，可未必对国家有真正益处。可是一时却又想不出改变工作的方法，只有再等待下去。自然，有些事都在近几年等待中通耽搁了，也只有让它耽搁。也许再过些日子，还是只有得把这些研究工作一起抛开，再来从事写作，作个“职业作家”，部分力量还可有充分使用机会！这几年工作作得稍好的，还是帮人忙收集文物，许多学校有了个文物底子，教学时多少得到些方便。帮国家也保存了些材料，再不至于散失。研究工作却还是作得太不够深入。即如丝绸研究，目下从表面说，已成“专家”，其实依旧皮毛知识，近在北京材料，也无法好好的去看看。文献知识本来还可深入一些，又因忙于杂事，无法进行。目下本钱，只是脑子中有几万丝绸花朵在转而已。其他部门知识更零碎，多少都懂一些，缺少深入；还全面，可不扎实具体。其实只要材料一到手边，即可使工作推进一步，因为能综合也能分析。公家也正需要这种工作者，又有的是材料，但是却因为工作习惯，各有一摊子，各种材料却不易凑在手边。因此只好永远如“打游击”，随时在变。“应付目前”，但不是为国家长久作计。可不知如何即可变变目前工作方法，使工作对国家更有意义些！

北京今年五月十月一定特别热闹。本来听说要开“政协”，不知为什么又停顿了。报上说四月开“人代会”，政协大致即不开了。我二月如南行不成，三月或过江浙参加丝绸生产会。多知道些生产方面需要，即可多介绍些好花好朵转用到新的生产上来。“向优秀遗产学习”，求“古为今用”，这

一环节目下还十分薄弱，我这方面懂得多些杂些，将来也许还可作点事情。其实这都近于副产品，不是正业。真正熟习理解到一定程度的，还是使用素朴而准确的文字，来反映人的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在各种不同教育下产生的新人所有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梦，写出来应当有希望比许多人都做得好，有宣传作用，有政治效果。但是，却总像在一种无可如何事实上，还是只能在这里工作下去，等待新的机会，变更一下工作方法，和工作关系。而且还像预先即可估计到，将如此一年一年下去，不会有什么真的"变"法。不论如何，我是尽一切可能努力，来在工作上求尽职，而且一点不保留自己力量的工作下去的。只要体力能支持下去，我对工作总是不挑选，不讲价钱的，只要对人有益，对工作有益，就不顾为自己设想作下去。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的，多有个身份架子，不乐意作说明工作，也不大肯帮助年青说明员解决说明内容问题。只是遇到什么要人或外宾来参观时，才肯作说明。平时有的人还不肯去陈列室！我倒专去陈列室，不是我布置的也去作说明，觉得有时还比在大学课堂上教书有意义。当然不免有浪费精神处，还是这么作下去。陪老产业工人参观特别热心，也觉得是必须尽的义务。可惜的是这么一股热忱，只能用到一般说明工作上，不能用到对国家文化建设部门更重要的建议或商讨中。在另一意义说来，不免可惜。

《装饰》已买不到，家乡公家机关不知可见到没有？刊物第一期印得太少，一出版即分完了。近出一期《文物》，我写了篇介绍金花笺文章③，还好。可惜图版还不多。天气日来

已较暖，南方可能已快有春天气息了。

二弟　从文

廿五日

①《唐宋镜子》　指《唐宋铜镜》一书。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11月出版。

②《金花笺纸》　此书未见出版。

③ 文章　指《金花纸》一文，《文物》杂志1959年第2期发表。

19590131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兹汇来卅元作为朝慧学杂费用，望为费神处理一下。这里已近年节空气，市场显得极活泼，日用品部分已作定量分购制度，倒也方便省事。我们各事照常，忙得略乱些。天安门前两边正在赶大建筑工程，大会堂闻可容纳一万人会餐，规模真可观！预计八月即可交工。博物馆也大及数万平方公尺，是和革命馆一道的。永玉想必已到了家，小蛮回到乡下，一定活泼如一个弹子，到处滚动不止！你可再要永玉为画个像来。本来“相貌奇古”如雕塑，如真的作成雕塑，今年全国美展也一定十分出色！孩子们工作都还好，问候大伯好，盼望大伯过两年还可到天安门前，来参加五一节晚会，看烟火冲天！

二弟从文

卅一日

列宁格勒邮票送朝慧。

19590312
北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道体力还好。怕冷事，过些日子当为问问熟人看，是否有什么药，如“鹿茸卫生丸”之类，有些效验没有？如好，就为买些来。一近三月，我们已起始在准备“忙”，接受“忙”！因为新馆近二百幅历史故事问题画、塑，和外边兄弟馆同样画幅，都由我们提参考材料，有的是永远作不完的事情待作。近又调我参加科学院编辑历史图谱工作，约有五千个图片，将编成一千页，赶九月出版，许多器物简单说明工作，恐得参加，工作量也不轻。馆中还有许多对外供应资料工作，由保管部作，没人肯作，调我过保管部后，我也得揽一手。将来他们搞历史歌舞戏曲电影，都少不了博物馆一份工作。只要肯继续好事热心，真可作许多事！目前只希望身体能支持下去，不至于半途垮下才好。一到具体问题考验上，才明白知识真不够用，还应当好好努几年力，多看几万件文物，透熟千百种图录和文献，才能解决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说来，虽凡事都懂一点点，其实多皮毛知识，极不踏实，求融会贯通，可不容易！而且搞的工作事实上牵涉范围也太广泛，即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懂得那么透彻仔

细，所以明知是个“假里手”，也还是得充下去，作个过渡桥梁，希望能在一二年内为馆中搞个图片资料室，有三五十万文物照片，少壮一辈能用它作个基础，三五年中即可事事赶过我们。照道理说是办得到的，因为情形不同，年青一代机会实在太好；只是年青人若不拼命，也怕不大好办。因为有些搞研究工作的老一辈，搞了半生，就还是永远停顿到旧日玩古董情形下，提不高。令人奇怪。正如另外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见今天报载，有五千多人入党，中有思成等熟人（其中一定还有许多熟人）。思成还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在《北京日报》发表，你可看看。报上还载有个通知，从明天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让我记起初来北京第二年新修电车情形。东单那座“克林德碑”，欧战后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即是这时移过中央公园的。“共产党”名称还刚在学生中说起。孙中山在北京市民口中还叫作“孙大炮”，以为专只会放大炮，说空话。国内还无“职业作家”，鲁迅也绝不可能靠写作生活，更想不到将来会有个“鲁迅博物馆”在白塔寺附近。我还常跟着熟人到天安门前听人讲演，间或也跟着游行队伍，散散传单，并不明白要“反帝”，但是又十分讨厌洋人。过不久，许多人都过武汉参加革命去了，我却变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我也是真正在用力革自己的命。一晃卅多年，现在到了五四的四十周年时，却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新作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做作家方

法和我们已完全不同。报纸广告上经常是《日出》、《雷雨》，《雷雨》又《日出》，以及《金山寺》、《空城计》、《济公传》，……戏剧中似乎凡是已经存在的都可望依旧存在，我写的东西，只因为是小说，却比我本人还不扎实，被时代淘汰了。这也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事情，一个人那么认真专心努力毫不懈怠工作廿年，竟无丝毫成绩可以留下。这几年只不过是随事学学又放下，倒像是由假成真，变成了“专家”。主观以为对国家最有用的，恰恰并无什么用处，比许多封建迷信还容易消灭；在一般职业上并不费力作的，反而成了晚稻，收成格外好。真应了古人旧诗，“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想来不免要笑笑，原来这事情是自古有之。在云南时，曾写了篇散文①，提出些问题，竟和预言差不多。内中提起孩子们的将来，以为传奇故事在青春生命中已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实际的事业。现在他们果然都终日守在机器边，礼拜天也不过是头晚上赶回来看看母亲，听听音乐，一早又赶回工厂工作去了。真的已在参加祖国的建设，把青春全投到工作去了。我却似乎越来越幼稚无知，无从明白自己。不拘学什么，到相当时期，都可有一定理解，只是对自己，却总是缺少应有的理解，因此永远如飘飘荡荡似的，不生根，不落实。照例有大堆问题在脑子中转，可是没个机会好好写出来，大多数都浪费掉了，真可惜。一天似乎也永远是忙忙碌碌，却忙不出个所以然来。懂得万万千千好花朵，可和生产搭不上。……

得通知，四月十六政协将和人大一起开会（我仍然是政协），三月十五即可各处视察，我是留下来坐镇办公室，还是

出去过西北看看敦煌、西安，或成都、贵州、湖南，尚待决定。回家乡大致不可能。能过敦煌去找点材料回来，对公家也有益！

从文

二月十二日

此信曾以《给大哥的两封信》为篇名，1991 年 5 月和另一封信一起，发表于台湾《汉声》杂志第 29 期。1992 年 12 月，又以《给云麓大哥之二》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萧萧集》一书出版。

现据原信编入。

① 散文　指《绿魇》。曾以《绿·黑·灰》为题于 1943 年末首次发表，后经作者修改，以《绿魇》为题重新发表。见全集第 12 卷。

19590316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寄一信，想可早三几天收到。政协出去视察，我已经初步决定，还是向西北一路走，到敦煌为止，住一礼拜，即回来。在兰州西安各停三天，大致不到廿天，即可来回。临上路以前，还希望可以改第二条路线，由此到西安，转成都，下重庆，过贵阳，桂林，转长沙回来，从西南打个大圈圈，路虽远些，沿路也必辛苦些，可是看的文物问题，也必多些。决定还在馆中意见和人大秘书处，同意这么办才走得成！也有可能到时一处去不了，终究是守住办公室，因为这边历史画事一堆，我得拿较多主意。下月十六即开会，闻将在好几处开，只是特别重要大会在怀仁堂。会一结束，已是五一来到，外省代表大致即在此过五月节了。今年十月，必然十分热闹。我们新馆是天安门前建筑重点之一，兆和等近日也在义务劳动，一年一月，因为身体不好，只要她作十天，她还是请求廿天，许多作家编辑都同在一处抬砖搬木头。这次人代政协同开会时，大致也会有一半天同去劳动一下的。建筑高如天安门，向北达马路，向南接近邮政总局，是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共同在一所房子中，人大礼堂则在对面。架子已高高的，到五月，可能基本上已成功了。日来全城无轨

电车也在赶装线路，日夜进行。特别热闹是虎虎工作区东郊，千百座厂屋在兴工，都和一座座小城相差不多。想象全国为迎接今年国庆进行不同的建设，真令人为这个国家的明天而兴奋，只是想尽可能来多作些事，才是道理！到博物馆新屋落成迁居后，新的研究工作，大致将有个新的规模展开，将来可能属科学院领导，闻已有商定，但是一时还未公开。明日工作必然将面向全国，并进而面向全世界，成为研究中国物质文化一个中心。迟早总会这样来安排的。在这个基础上，来编写物质文化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条件自然也便利多多了。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一部分，将为馆中分段研究员……，一切和十年前比，真是不可想象！但这不过是新中国面貌之一。另外有万千种新事业，都无不如此，由小到大，由无到有！

虎虎的工厂今年也在大扩张，将成为中国最大机床厂。近来和哥哥都生了小胡子，衣服总还是欢喜穿补了又补的，若原封不动回到家乡来，一定会有人觉得奇怪！因为乡下穿补丁衣服反而少了，在北京工作，却不妨事。他在厂中是先进分子，做事又负责，又细心，人又朴实，和老师傅关系也搞得蛮好，大致将算是第一批既能用脑又能用手打破传统分工的新知识分子。如有个这一类全国性新人会议，他一定会是代表之一。龙龙正改学机器，忙得比较机械些，今年也得了奖，身体长得如大汉一般，似乎有点和四满一样，只是一身比虎虎更多机器油。两人通是星期天也自动上工，回家来只不过是看看妈妈了，一般只是礼拜六晚上回来，二天一早又走了的。两人身体都好，更是省事。令人稍担心的，是将来婚姻，怕只能从同行中找对象，不然就得照旧办法，要

"介绍"才解决了。周家小平在研究院，是从北大毕业，去年即已结婚。在综合性学校读书，这方面训练还是多些，也正常些。工作中也比较从容。如教书，还有一定暑假寒假日期。在工厂系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工作系统也和学校不同，因此人都乐意在学校教书，教了书，决不会转到博物馆工作，新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大愿意来，来了又不怎么顶用，因此国内这一环研究工作，还是十分薄弱。以全国言，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正和三十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是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体力如再能支持五六年，不中途垮下，这个"打前站"工作，或许比写短篇成就要扎实一些。我应当还可看到它在全国研究教学和生产两方面起的良好作用。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个永远在发展的新社会中，我不久又得放弃这种工作。来在另一更新工作中"打前站"作先锋！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

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二弟

三月十六

19590403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永玉等已返京。除《考古学》外，还寄有《唐宋铜镜》一册，和其他书刊数种，有好些法国彩色明信片作一包，书刊作一包，不知已否收到。唐宋镜子是去年出的，有个题记，写得还好。七元一册，若未收到，大致是被什么人扣下了，照道理说是不可能遗失的，因为是挂号寄出。过二星期，这里即开大会。明年开会，或者将在新礼堂了。新礼堂约十六万平方米，礼堂能容近万人，餐厅得容五千座位，将是东方一大建筑，七月即完工。对面博物馆，也有六万平方米。陈列工作近来正在调北大、科学院和各省工作干部和专家上百人来协助工作。我只担任些杂事，各段都看看，还感到读书太少，文物知识也不够用，有“才小任重”感。又协助科学院编历史图谱事，今天也由科学院召集一会，商定由北大、故宫、北图、历博……机关作单位，重组编委，下有一工作组，分门别类搞具体工作。我大致将把工艺艺术作为工作重点。原计划今年即出齐，由春秋到清代，约五千图片，千多面。现在计算，今年能出战国部分，作国庆献礼，也差不多了。既集全国力量来作，印出时一定相当有分量。

这里已是真正春天，惟多数人还是穿棉衣，还不曾闻春雷。我这几天正在参观工艺教育机构和生产单位，好便于协助教学生产改进工作。只要体力支持得下去，只想多为国家作些事。解放以来，作的事实在还是少得很！学的文物知识，也还是零碎不踏实，凡事都懂些，可欠深入，难达到社会要求，虚名无实，近于“假里手”！希望多作几件对党有用事情，做出点群众认可成绩，再请求入党，免得成为党的担负。还有是我最不善于在公众场合露面发言，也不会在赶任务情形下写文章。搞研究或写文章，还有小聪明，且能用热忱和耐心补不足，学什么总可望有一定理解。长处亦即弱点，能钻研问题，可不善处理群的关系，也怕难合党对于一个党员的要求。但是在工作上要求于一个党员的努力、谨慎、任劳、忘我处，总还是在努力作去。近来已不吃什么药，饮食因有定量，生活极简单，所以还好。但是在有些会上，常因时间过长，不免要打打盹。（几乎是像烟客发瘾情形，流泪打哈欠一大阵，支持不住即迷过去，过了一会会，就又回复平常了。也许还是年老一种象征。）坐在桌子边读书一久，也有相同情形。总之，精神集中到一定程度，头部不免感到担负，打盹起平衡作用。几年来不流鼻血，最近又流了几次。至于看文物，却一天到晚不累，即累倒，休息半天又回复了。西藏问题，印度方面态度有一定作用，不久或许可以解决。

二弟

四月三日

19590403 —

你身体情形，问过这边一熟人，比你还大七八岁的，病了几年。据说并不再吃药，只是在日常生活上注意冷暖，多晒太阳，食青菜，心不焦急，不生气，也不把身上机能故障放在心上，居然就好了。我想这同事说的虽平常，却有道理。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年青人看陶渊明诗，不大好，到了一定年龄，看看也会有启发，有好处。近来看《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多是革命回忆，明白建国之艰难，令人自觉渺小不足道。

195904上旬
北　　京

致沈云麓

这还是四月里写的，忘记寄你

大哥：

气候日益转好，北京已到玉兰盛开时候，家乡城外，想必更是野花满山。记得廿七年春天由沅陵上云南时，沿路满山都是映山红，到贵州公路上，车从山顶走过，看到山谷中一个庙里，一树玉兰和一树不知名红花同开，廿多年还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五四”（或民九）那年，在保靖部队中寄生，正值病后，出城外看到山坡上全是红紫鸦片花，一望无尽，也是永远在记忆中，异常鲜明。廿年住青岛，公园中红白樱花和海棠、玉兰、棠棣同时开放，也是一种奇观。有条海棠路，当时成排花树刚种下，不到一丈高，前年再去青岛，已高过屋顶成大树。住云南乡下八年，看的花格外多，特别熟习了许多草花。屋外篱笆是用带刺白素馨编的，好几十丈长，开时花上全是蜂子。有半年时间田地有百十种草花开放，蓝色的特别多，也特别好看。北京号称“花房”的公园中温室，其实花都极平常。露天牡丹芍药十分著名，也像是假的，全靠人工扶持，少生气。从南方来的春兰，都瘦得可怜，还有人当成“八宝精”培养的！十三陵一带梨花倒还好看，我们可抽不出时间去看看郊外的春天！

这几天政协视察，正在这里看看工艺学校和市工艺研究所，二礼拜后即开会，会开过后，大致即过五月节了。国家一切都在跃进中，今年令人感到有些忧心的，是西藏问题，大致不久即可平息。惟帝国主义者却不免又要借此兴风作浪，大大散播一番谣言。印度态度不大好，将来也还会有些麻烦处。我们已起始在紧忙，要到九月底完工，我重点工作或将在科学院图谱编辑上，是协助科学院作的，约五千图片，今年大致将只能完成一部分。将来也许要写些有关工艺美术的书，因为比较熟习问题。今年故宫印了五百种清代锦缎，还有些解释说明工作待做。

孩子们工作都还好。龙龙在装车床，虎虎作设计，还肯用脑子，也会用，近来全厂选八十个“红旗手”奖，又被选上，算来一共已得奖五次了。我们高兴处不是得奖，是证明工作对国家有用，在群众中有好影响。一切正如我十五年前在云南写篇文章中所预言的，一个务实的社会，将引导万万年青人从实际工作中去为人民作事，提高自己，改变国家面貌！家乡一切也必然在日新月异，真正是，有了党，什么都可办好！

二弟

四月廿四

此信从内容上推测，应写于四月上旬，信尾日期不是写信时间。从信前附言看，可能四月末寄出。

据原信编入。

19590417(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并朝慧一信。关于朝慧转学事，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只是必先得北京学校认可，才好办，免得到后无相当学校可进。因此拟先去信和这里熟人商量，问问情形，得到结果，即给你们报告。如果可以转学，今年或明年都成。据我意见，到那时，只要有同乡过长沙的，或过北京的，结伴同行即成，由长沙上车即一直可以到北京，路上很便利。(还有人年纪只五六岁，就从川中过东北的。这里张家亲戚，也是七八岁即独自乘车过南京，去苏州度暑假，上车也不用人伴送！）你说要送她来，意思很好，不过身体既不大好，在城中行动尚不方便，似不宜因此长途跋涉，不知你以为如何。又闻大姊那方面经济情形也并不好，日常吃的青菜还不好买，其他可以意想，以你身体而言，远出关外，不仅令我们担心，也增加大姊他们担心，想看她，不如再休息年把，行动能自如时再出外，会好一些。永玉还不见回来，可能在广东有事留下了。我们今天已开会①，有近一千人参加，如加上人代，将到二千人。系分别开，人代在怀仁堂。我们有四五次去怀仁堂列席，听政府报告。全会将开到廿九才完毕，接着即过五一节了。今年五一也许过得比较简单，因为将集中在十月

一日大节上。日来长安街已修整得差不多，东向直达工厂区，西行可到西郊，平直如矢，十分壮观。惟今年气候较慢，直到今天还多穿棉衣，公园中丁香虽已开放，芍药牡丹或将在五一前后才开。节日追近，副食供应已较充足，惟蔬菜还是不多，有的似比咸鱼转贵些，茄子得五毛一斤，韭菜油菜在四毛左右。我们还是乱忙，将一直忙到十月里，科学院和各大学调了许多人来参加工作，大致到九月中总可摆出，因为各省调了上万件东西，只是许多加工画面不易赶工，且各段情形不甚统一，展出时可能不易特别精彩。总得另外用半年时间修改，才会比较好些。

我近一月来，左肩胛部分常常作痛，初以为失枕或扭筋，三四星期未见好转，常半夜痛醒，或近似风湿关节炎，要大晒太阳才可望好转，目前既不能休息，也无时间诊治，因此只好听之不问。又手腕关节间也间或硬痛，不知何故。血压久不计量，怕一经量高，倒反而进退为难。今年看情形只能在杂忙中度过，要休息或换换生活，得待明年去矣。孩子们工作还好，身体都好，真是在用全部生活投人建设祖国劳动中！

二弟

四月十七日

① 开会　指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590417(2)
北　京

复沈朝慧

朝慧：

得你长信。我们将去信，问问这边熟人，转学事，必得许可，才好说“来”。明白情形后，再告你。如今年可来，自然极好，如这边说“不大好办”，一时来不了，就明年再看机会。总之，如知处处用功，加倍努力，即升不了学，也还是能做个好公民，好干部。如不加劲用功，即升入大学作研究生，还是不中用。你是否要学歌舞，还是打量考一般学校？我看最好是在高中毕业后，再作其他安排。还有，即是二伯妈凡事重条理，爱好，做事又极重责任，一天工作不完，总是半夜在家中赶作。我们和龙龙虎虎（两人还自己洗衣），一般都是星期天也作事，不大玩的。你将来如能来，住学校中自然很好，万一不能住宿，即住家中，可得凡事肯动手才成。有些情形，也许不能如家乡方便自由，且不怎么好玩，还得学习在大城市新环境中的种种规矩，也得有个精神准备才好！适应这种生活，自然并不怎么困难，也极简单，只是应当明白，有很多和家乡习惯不大相同。又如小龙小虎二人，一生从不曾吵过架，更不曾相打相骂过，什么事都相互商量，相互谦让，直到长大如今，吃点小小东西，还总留一半给后来的，在工厂工作，总是不怕吃苦，你来这里后，从这些方面

可学习到的，或比读的书还有用许多。至于功课，这里一般水平必比家乡高得多，所以一定要先把底子打好，不能因在家乡得一百分即以为已经足够。大地方，许多十多岁的人，都常识丰富，见闻极广，有的十六岁即已考入大学，有的已能写作文章，特别是一些教授的儿子，机会格外好。又有些从军中转业的青年，也因为十分用功，进步极快，在学习竞赛上，都是劲敌，不可不知。如能把乡下学生种种好处（如爱劳动）保留，又能把城市做人规矩习惯学好，将来到不拘什么工作上，都容易适应，读书成绩一时即或不能如有些城里青年，过一些时候，必可赶上他们。能这么努力向上，你妈妈和我们都高兴！

二伯

四月十七日

19590420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天气转好，我们已开会三天，在怀仁堂听过周总理有历史性重要报告，还将听五六次各种重要报告，并商讨内容，直到廿九才休息一天，好五一节观礼！我将就文物工作作同书面发言，还是文物和研究和生产结合问题。人代和政协共二千多人，总报告在怀仁堂听，政协委员作为列席，小组座谈和发言分别进行。照向例，还有一次大聚餐，目前似乎还没有那么大餐厅，可能只有分别举行或免了，等待今年十月在新的大会堂举行，一定是史无前例的热闹！

永玉一家已回来，说你精神好，我们都放心。年纪到了一定时候，应当注意一下休气，保持平衡，才可望多看看世界。不宜为小事兴奋，更不必为想象苦恼或平常得失烦心。吃的东西能够好些就好些，因为是维持体力基本，不算什么奢侈。实在无可买的，生活还是和大家一样，也极自然。入春以后，青菜必较多，多吃些有绿叶子的菜蔬，的确有益，我们在北京，却真羡慕家乡这种方便！特别是酸菜，曾看过一篇文章，专谈起它，认为对身体有益。这也要条件，我们在北京，近来只有天天吃韭菜，酸不起来的，买来的总极咸，由于去海近盐贱！鱼、肉都只有咸的。去年还有广东辣子酱，

湖南豆豉，近来即南方辣子粉和小虾米皮也见不到了，一般说是运输关系，惟烟酒还是相当多，不知何故。工厂供应大致好些。有几个地方专为卖外国人东西的，间或也有洋火腿、香肠，定量供应普通人，王嫂偶尔可碰到。交通上每到上下班时——特别是晚六点后格外挤，月票制倒还方便，因为只要会坐，转来转去，总可到家！城市面貌还日日在变化中，大城墙许多地方已拆尽，有的还在大拆，利用城砖和泥土作其他使用。到明后年，新的“环城路”将可在平地进行！有些地区不久已可利用煤气，我们住处大致还得在二年后才有希望，地下得重新安排管道，不简单。博物馆房子基本已完成，正在装修，预计八月可以迁入布置，是在邮政总局紧隔壁，对着纪念碑，当西晒，好在有冷气设备，将来必不会太热。将来可能还要有个相当大的食堂，还能供应部分参观群众，有些专门研究室，供应外来研究工作者。总之，也算是进入了一个新局面，新的开始，再不像过去时，在天安门里陈列室，冬天还不许升火了。得力研究工作人员还是不够，也不易充实，要时间，还要有一种新的看法，博物馆工作不下于大学文史系或科学院。以目前情形说来，还不到时候，但是向前发展是必然的，过些时候一定会显得比大学文史系重要。因为究竟全国只一个！许多年来大学毕业生都不乐意分配到博物馆工作，此后可能会专挑最好学生来馆工作，请求来还得过过考才用得上。我们都还好，工作照常，我大致到五一后才回到馆中工作。在会场中，见了不少熟人，都是平时不易碰头的，发多白了。

二弟　四月廿日

这还是上月写的忘寄出。

19590426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廿六，趁星期天休会，我们过永玉家玩了半天，看到他为你绘的几张好相，画得十分传神，将来如白羊岭有一座黄永玉纪念馆（三几十年后一定会有），那些画一定会使得参观者充满兴趣，因为你也应当在家乡人中值得纪念！人总欣赏你的好处，你却总担心或疑心人说你不好处，是不甚合理的！疑心是一种病。大家谈到你的惊人记忆力，广博文化兴趣，你真可说是个“怪人”，是个有性格的古典人物！都希望你好好保持健康，好多看看世界，也在能作事时再为国家做点事！也让更年青一代，从你取得更多的鼓励和教育！我们认为使你健康能保持下去，有两个条件：一是在饮食上注点意，有一定营养，维持血液循环，细胞新陈代谢；其次一个是不要为琐琐小事得失兴奋烦恼。在亲戚朋友间，你在某一时或许还得做点团结鼓励工作，重视他人长处，进步处，让多数人取法，即可收“共同提高”之效。地方大处已有党的正确领导，不必个人操心，但是也可能还有些小处，如人力使用不甚得当，或部分有年纪的人积极性不易完全发挥。以你目前位置，也可作些工作，或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或向组织正面建议，也会得到组织重视的！总之，照着周总理说

的"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不会错！我们大会已开一星期，这几天正为印度部分扩张分子对中国不友好态度和野心，引起普遍愤慨。诸事还在发展中，不知到五月底将如何衍进变化！这次二会同开，报告在怀仁堂听，政协作为列席。政协不另有什么特别报告。小组讨论和发言，则分两处。大致廿九即可完毕，卅日，文联趁国内各省多有人在此，也开一天特别会，商量下次全国文代会进行时间，及文艺中如何百花齐放问题。过了五月节，大家即将进入为十月节献礼工作而忙下去，直到九月为止。一过十月，我们工作又即将在一个新的起点来进行，工作条件也将大不同过去，工作方法也许要变变了，因为从此以后，库房、资料室、图书室和研究室必打成一片，再不至于如过去调动材料麻烦了。通俗陈列工作既告一段落，必将在新的规划上着手专题深入工作，必须作的是物质文化史各部门问题研究，我或专作绸缎服饰问题，或搞综合工艺美术史，凡事还是看需要而定。也有可能改搞创作，或去改良瓷器！几天来，一条长安街已收拾得十分清爽，其他街上也干干净净，居民小组还分段负责泼水，大街上已装有水管和播音机，各方面都在准备过节。关于西藏问题，班禅和另一藏族有学问的喜饶嘉措，前天在怀仁堂说话，极有分量，针对印度部分妄人点题处，使得印度方面不免狼狈，事实上尼赫鲁走错了一步棋，将还有更大狼狈一天的。吴家烈在怀仁堂会上曾见过一次，没有多谈，他大约一点不知道我是谁，只以为是个大会上工作人员，和他说话时，却问我有什么事。不像龙再宇一谈即熟，且明白我对本地还可尽义务作许多事情。当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告他是凤凰人，也在政协，他还是像不明白为什么要找他，

于是我只好说改日再见了。大家都问候你好，希望你体力和脑子同样健康！

二弟

四月廿六日晚

1959061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六月十二号，北京已入夏季，算节气，却刚过端午不多几天。久不得你信，不卜体力如何，若行动不大方便，州中开会就莫去，因为一开数天，怕支持不下去，同时路上几十里也相当辛苦！不过若静极思动，想要走走，估计身体又对付得下，即去州上看看朋友也好。总之年龄已到了，得量力行事，不要心躁，是养生保命延年益寿良方！前些日子，我和兆和乘政协参观车到十三陵水库，水库从兴工到落成，我一共看了四次，这回是第五次。又过长陵，休息时，听杨度儿子杨公庶，说他中风后治愈经过，是每天站一小时，似作成略如"矮马桩"式。闻治大肚特别有效，同时手足强直也痊愈了。近来已手足活动。（我们无福气大肚，若久站，也许还要小的！）又闻只要一般站法，也可收一定效果，你不妨试一月看。这里有好几个熟人，都说有明显良好作用。且能治血压高。吃东西以淡味好些，不宜过咸，如有牛奶可吃，不妨和县里商量订份牛奶。青菜不妨多吃些。我们这里一月只有肉二三两，每天吃素菜，先是韭菜，吃了将一月，后又吃莴苣、油菜，近日则黄瓜已上市，每日用蒜泥拌生黄瓜，大致再过半月，会有西红柿上市，又可吃一月也。豆腐也不

容易得到，但四五月青菜种类不少。也有鱼卖，只是多干而且咸。只有偶然碰到二指大鲫鱼——即平时所谓“猫鱼”，机会好，王嫂碰到时，我们即可有二几顿酥鱼吃矣。米是红米，倒很好吃，也养人。我大致因吃法简单，每顿照例一大碗，近来已日益胖壮，熟人一见面总说已胖，其实不过比过去壮实些而已。

新馆八月落成，陈列工作正加紧在进行中，从科学院、人大、北大、武大、山大都调来有教授分段作顾问，其实也是来学习，因为材料多是过去未见过的，从全国各省外调文物约二万件，十月展出一定可观。人大礼堂也可到时落成，民族宫也相同，以民族宫外表好看，人大礼堂则大得惊人，屋子落成后，闻将有三四十个大小会客室，大堂以外还有几个较小礼堂，也可容纳上千座位。各省负责布置一客室，湖南的是蔡季襄儿子设计。北京的可能特别好。还有十多所迎宾馆，闻布置格外讲究。文物最引人兴趣的大致应数历博，因为许许多多是过去我们未见过的，不仅外人不知道。这次日本客人一定格外注意。工作中我不参加某一段，惟管全部历史画材料问题，将来可能还有一部分较重要文物说明，由我来作，因为各方面常识多些，写来具体些。展出后恐得有一年修改，才会像个理想历史博物馆。即照目前材料说来，在世界上也还是第一位，因为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有三千年不断物质文化成就如此丰富！我们大致到八月里即将迁人新馆布置工作。天安门前广场已扩大，十月节大致可以容十万人晚会，日来正在赶工。

家中大小都好。我工作杂一些，已不可能坐下来翻翻书看。近在《文物》上发表篇文姬归汉小文章①，谈这个画的

写作历史时代背景，一般人多不注意也不知道。涉及服装问题，更少有人用心，文章中提到了一下，是五年前写的。此后还有几篇别的问题的，如古代琉璃、马镫、灯、家具等等，有些还写得好，提的问题多是崭新的，一般搞文物、历史、艺术都没有着过笔的，也可解决些问题。这些小问题大致可写三十来个，全写出来，就是这十年在博物馆工作的成果了。最熟习有用的，或许还是关于绸缎问题，过去千年来无人下手，即想作也不好作，这几年机会好，摸了摸底，前后看过大几万实物，明年且可能把所有明代上十万种全部看看，再把故宫重要的全看看，这部门知识，总算是有了个好基础，为后来人研究打了个底，这一门研究工作，总算是搞出个头绪来了。极有趣处是五十年前家中一些绸缎名称，偶然记下来，现在却十分得用。如外来纺织物哔喇、羽毛纱、倭绒、倭罗缎……凡事一留心，到用时却得用了。把这些工作搞出点名堂时，再抽身来写几个小说看，形式内容一定会出人意外的。因为脑子里还有许多现实而浪漫的东西，文字也有些离奇引人处。目下一面只希望十月后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十万个文物图片，三五个得力助手，扎扎实实来搞三几年，一定会突破纪录，把文物工作引到一个正常方向上来，结合文献和实物，解决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丝绸服装史和工艺美术史、家具发展史，……都可作得很像个样子。将来可以使历史戏、历史画根本改观。生产也会有好处。但这么来，写作可得结束了。因为体力再使用三五年，恐怕已不大济事！目下情形还像只是在随手抓情形下工作，如果能坐定下来，可写问题还够多的。国内能综合文物和文献搞问题的，还十分薄弱，也不易培养，教授先生又多保守，懒于

在工作学习上革自己的命。到处是空白点，发现东西又日益在增多，真有的是英雄用武之地！但是另一方面，写短篇送到世界各国去，还像个样子的，新的作品还并不多，有些人尽管在写，用心的方法大有问题，再也不会写得出有分量的东西。只要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到一定时候，自会有东西出来的。看情形，一二年怕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要作的事情甚多，能作的却因种种内外限制，不会有多少。剩余生命如何使用对国家更有意义些，作用大些，我可说还在鼓里，不大知道。只知道工作条件如好些，或许两方面都可望搞得更好些，有成绩些。若凡事是“临时抓”情形下来完成，恐怕在写作上将成为“空头作家”，在文物工作上，也不免是个“假里手”，落后于社会要求甚远！

二弟

六月十三

① 小文章　指1959年第6期《文物》上发表的《谈谈〈文姬归汉图〉》。

19590620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五月末信，知已迁居，身体要支持下去，好好保管，好看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种种新面貌，即你自己也还可做好多好多事情！别的不说，仅以对家乡年青一代而言，也还可作一个更全面些的老模范！身体好，学习兴趣也会格外高，知道问题多，用处也分外大。我这几年搞文物，就和打仗一样，武器不好环境困难时也打，一点不休息，什么都充满热心去学，凡事都抓抓，要动手时即动手，初初看来倒真像是漫无头绪，时间一下去，情形即大不相同了，和那些不用功而满足于已得一点成绩的比，我懂得可多了，用处方面也广大了，把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搞研究，在若干部门，深度或不能如某些同事，但综合各门类作分析探讨，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的基础工作好些，也就博厚一些，说得有道理中肯一些。用处也多些。特别是文化史中许多空白点，某一文物在工艺史中提法，说来时，易把握轻重。许多过去人不敢碰的专门问题，不好作的研究，我们都积累了些常识，要进行只要有人来着手，都可以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了。和当时写作一样，埋头下去狠心一学，初初看不出情形，稍过几年就不同了。年来工作条件日益好转，只要体力能支持下

去，大致在此后五年中，还会搞好许多工作的。

家乡挑花在此小小展出，十分成功，今天或得去为选些送到王府井美术服务部门窗上展二三天，让廿万向王府井逛的市民开开眼！外人一见到即想定货，过些日子必可商量轻工业部方面，如何由家乡组织些人力来进行生产，特别是城里人，用到其他方面生产，还不如用来作挑花绣上算，这些东西出口正感供应来不及，不会无出路的。目下成问题只是如何来安排生产，或归省工艺合作社，或由这里美术服务部定货。照我估计，将来前途相当大。还是家乡妇女生活出路之一。只要原料无问题，这部门生产会相当出色。

这里一天事杂忙，因为八月里将布置陈列，新房子已完成，只是不干，待干要时日。无论如何十月得开张！不到一百天时间，一切得办好。调外省东西不少，有极好的。将成为今年对外宾最出色展出之一，也可说是最引人兴趣的。也调了许多专家来，惟大都少陈列经验，展出后恐还得用一年时期修改、补充，才会完备。地点极好，且有些礼堂和小讲堂，将来作小报告，不必找地方了。有冷气和暖气。人大礼堂则更讲究，更庞大，用管理人员即过五百。但建筑外观却不如博物馆好看。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扩大数倍，明年夏天将可在纪念碑前作音乐会大演出，供十万市民欣赏！这里的发展正象征国家的新面貌，一切都伟大之至！

大哥，务必要把身体弄好，才有资格参加人民的工作和享受工作成果的欢乐！我们只盼望你身体能转好，因为要工作有的是机会，要看看新世界更多方面的成就，也有机会！这里大家都好。孩子们已像个真正大人，体力好，性情单纯，除了工作是大事，别的吃穿都不讲究，一切省事，因为国家

正需要这种新年青人，而且是基本队伍。今年十月虎虎如能入党，家中教育就算告一段落，全部交给国家了。二丸子[1]工作也好，为人谨慎扎实，学习有头脑。我们身体都还好。

二弟

六月廿

[1] 二丸子　田纪伦的小名，作者大姐沈岳锟次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

1959062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天气日益炎热。今年南北雨量不平均，影响农作物相当大，不免令人忧心！若干地区灾荒势不可免，全国人虽依旧充满信心，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特别是工业建设，一定得争取十月节完成预定数字。但广大地区农业收成，若不及去年，到十月节欢乐心情也会要有些折扣！现在距节日不及百日，这百日中我们一定要凡事尽人力可能作去，不拘什么工作，都将日以继夜来赶！博物馆新房子，大体已完工，正在粉饰内部，八月里我们即将搬进去，更可能是大家即住在陈列室附近，一直到九月末完全展出为止。这里第二件令人不愉快事，尼赫鲁正在诪张为幻，听达赖在印发表声明，胡说八道，甚至于说西藏是一独立国家，又说正有五百万移民到西藏去……

家乡学校在党领导下，在年青教师努力中，一定会日有进展，地方学校师资设备不易赶大都市，但也有好处，即不受传统束缚，凡是新的好的教学方法都可试验。我想地方学校教课方面理工不易见好，文学艺术应当比较好办，有肯学画又有天分的，宜鼓励他们自己努力，用自然用活生生社会作老师，狠心学几年，必会有机会外出升学，十年中必有以

自见！不努力还是不成，即有机会出国，也不中用。我们这里就有些人是这样，学什么也学不上成功，只是在齐人吹竽情形下混，真到要他单独解决问题时，只有逃跑一法。搞写作主要也还是得狠心学习，一点不容懒惰，也一点不能骄傲，只是十分虔诚虚心的去学，从人事上和书本上学明白，一个故事必须如何写才会令人感动，十年八年的扎扎实实搞下去，那会不成功？不严格的在每一种小事上管制自己，只轻飘飘的过日子下去，不会写得出像样作品的！即或有权有势，写得极坏也有人赞扬，可是到头还是写不出什么扎实东西！

你身体如何？要会保管自己，不任性，不霸蛮，不焦躁，比吃什么药也还有益。年纪到了，眼睛又不好，不要轻易出门，特别是晚上。吃得淡些、烂些，有好处。这半年来我们绝大部分早晚上都吃素菜，体气倒反而好多了，天气过热，人多转瘦，我们却壮实了许多。工作虽显得忙乱些，凡事东抓抓，西搭搭，有些且劳而无功，特别是读书时间不多，可是只要事情作来对国家有用，还将这么继续下去，成绩属于他人，也不在意。难的是天气过热，中上回家吃饭不方便，只好到公园去吃，吃的还不如家中。但可免去路上来回。北京无轨电车越来越多，市民得极大便利。天安门前正□□□□路，工程很大。两边大看台，可能还要向两边延长一倍。预计到□□初，各项大工程当已完毕，忙的将是博物馆、民族宫、军事博物馆等布置问题，就中又必以博物馆工作紧张，因为是十月节文化部献礼！

虎虎等总永远是星期天也在工厂作事，身体都好。王嫂也好，一天为我拌黄瓜煮西红柿菜汤吃，北京夏天有一特别好处，即青菜多而贱，因为每顿素菜吃得多，天气虽热，我

竟经常半天不喝水也不难受。杏子已上市，我们还没有吃过。候大家好。

二弟

廿三日

1959070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寄来信和二同乡的画已见到，画是到处可学好的，特别是在小县城，生活面接触广，自然变化又多，照理说是学人物画和风景画理想环境，正和学写小说一样。但是，仅仅只知道面前事物却产生不了大画家，甚至于作一生画，送出去还是不见精彩，原因是还有个法字，怎么画下去，怎么用笔用色，还得明白，必广泛涉猎，越懂得多，越好办。如仅拘于一地见闻，老一代将不免如杨鞏云①师，较年青一代，则如龙执夫②、子英③。虽有美材，不善雕琢，只能凭个人经验作去，即用功半生，结果还是拿不出手，自己得意之作，其实在外边常有十七八岁学生即已超过！必须要懂得多些，学得多些，有比较，才有进展！家乡年青人既肯学，让我过些日子为你寄些画来，不妨劝他们临仿临仿。正如习贴，多临仿，会懂得前人如何用心，还有努力方法可能也要明白，得先求准确，才宜放笔。求准确得用些傻工夫，不是一挥而就。真得傻一些，不要自作聪明，以为人家要三几年才办到的，我一月半月也可完成！这种学习态度就必然成"小器易盈"，终于"毫无所成"。有许多先例，搁在眼前，警告年青人不要再犯！必须一变过来，即十分虚心进行学习，稳扎稳打，别

人一年半载搞成的，我即笨些，用个二三年功也不在乎。别人写十回八回，我写它一百回看看。能这么耐烦学下去，情形会不同得多！总之，要肯学，才能突破前人成就。会走长路的不是跑，总是保持一定速度，低头走下去，坚持下去。眼光四注向一切好的学习，向自然学习，向优秀遗产学习，消化了多方面的长处知识，融化成自己认识本领，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创作，结果自可想见。我一生从无到有，学什么都并不比同时人聪敏，机会又不如人，但是用个较笨工作方法坚持下去，许多不易学好的事物，学下去，终于还是懂了。有些事真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打硬仗工作困难处，决不是年青人所能设想！而且新的一代机会好，再也不会如我们那时社会腐败情形。但是新的一代也还有危机，即机会太好，容易为面前小小成就自满，少远大志气，也即不能忘我去用功，弱点和家乡前一代还是一样。把竞争对象放在小小城圈子里，或一县一省。不敢面向全国，也缺少勇气和耐心要把工作成就拿去向世界最优秀成就竞赛，末了不免还是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停止不前。这种思想影响到陈玉公④的行动，害死了家乡万千人，如影响只及本人，则成为家乡××××，许多榜样具在，年青人求不蹈覆辙，首先恐得要他们把学习态度弄对，不然倒是作点别的事情，不至于自误误人！基础好，即在家乡坚持下去，到三五年后，有的是机会出外补课，且不患无出人头地一天。如缺少顽强学习勇气，只凭小聪明随便搞搞，还自满成就，什么都没有学会，先学得自高自大，在新社会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社会虽鼓励年青人向艺术发展，有的是露面机会，但若花里胡哨，不久还是会垮下的。近几年许多小右派多是小有成就即狂妄自大，终于自毁的。

新社会更需要凡事踏实，顽强的学习！要鼓励他们作长期努力，永远不自满，永远十分认真的去从事工作，端正了为人民服务态度，也自然进步得格外快！要赶过永玉，是可以的，但也不是容易事，因为国内有千百搞木刻的，都在争标努力中，永玉能站得住脚，有一定成绩，不是空头。家乡青年有大志，要胜过永玉，是好的，可是不能靠点点小聪明，得作十年廿年努力。因为你努力，永玉也还在努力，在向前。颜色这里怕不大好买，劝他们学用铅笔、炭笔、以至于柳条——就手方便可得的材料来着手吧，先搞上千张素描，不算多！这里画笔，较贱的也在五毛左右，好的二元，不是一般学画的所必需。工具固然重要，但不是经济能力办得到，就不用它。应当先注意学习态度，王冕当年学画，似乎也是先有个忘我学习的态度，后来才有纸笔可画的。要学就地取材，学利用手边一切可用材料，打个好底子。锅烟、蓝靛脚、指甲草花、栀子、红土，都可用作颜料，来进行宣传壁画。我到现在写字还只用旧报纸反复涂抹，舍不得用好纸！

闻湖南有部分水灾，湘西不知如何，自治州怕的可能是旱灾。天气想必也已入夏热极，还有蚊子和苍蝇没有？北京已大热，到处在赶节日工程，特别热闹是天安门前各项工程，这月十五号我们即将在新馆预展新陈列，天安门前已是一大片平石地，大礼堂也行将完工，内部装修已有部分闻已竣工。天安门看台正向两旁延展，可能将扩大一二倍，前门后边那个中华门日来已拆去。在西单附近之民族宫已落成，旁边有座十四五层民族饭店，也在赶工。市内无轨电车已成国内最新最好交通工具，市区还到处可见地下铁道勘探工作队在打地眼检查下边土石情况，可能在二三年后即全面动工，在第

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通了车。现在去节日已不到九十天，各部门为节日献礼工作都忙得可观！市面副食品供应菜蔬已大量上市，别的还紧些。菜花极贱，西红柿特别好。这里大小工作正常。盼望你健康。所要书改日可寄来。另外还有些小画页可付邮。

二弟

七月四日

---

① 杨肇云　凤凰国画家，擅长山水画。曾做过作者小学老师。

② 龙执夫　凤凰国画家，擅长山水画。

③ 子英　即田子英，凤凰国画家，擅长山水花鸟。

④ 陈玉公　指陈渠珍，别号玉鍪。行伍出身，1921年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以后成为长期掌管湘西军、政的实力人物。

19590705(1)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七月五号，去十月节已不到一百天，再过半月，我即得迁入天安门前新博物馆，布置新的陈列工作了。真正特别辛苦的其实还是千百石匠和木工，真和作战一样的干！知识分子不过是在纸面上乱乱的忙抓而已。经过这次工作考验，会得出些今后进行研究的方法上新认识，必须“未雨绸缪”，不宜“临渴掘井”。要扎实深入，才能认识问题，使用材料，不是附会猜想能见功。要真有知识，博学多通，才解决问题，凡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到时即成滥竽之徒，只有逃脱一法。这个工作到十月告一结束后，我大致即得参加历史图谱工作。可能有二年才完工，由科学院主持，用图到五六千，作成后一定还像个样子。涉及问题极广，用的材料又多，所以故宫、历博、北图，全成为当然编委，但组织这些材料，运用这些材料，还是要懂得全面些的几个基本工作者。

历博陈列可能也还得有一年修改，才可望作为教育全国文化工作者一个陈列单位。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这些工作别的人不好作（如美院、画会等），因为知道材料不全面，我们来作方便

得多。将来历史画、历史戏，是否有新的进展，也全看这个工作基本材料准备如何。只要有人可供调动，来作三年，必可望一改旧观。

今年生产上跃进，工业方面会好些，农业因自然灾害，可能有些紧张，但政府必有办法处理。大家生活上略受些限制，度过困难，也还容易。节约将是全面的。国家太大了，容易顾此失彼，总不免还有许多困难，又必然可以克服。大家在克服困难中，发挥出一切积极因素，来解决问题。闻所有副总理都下到各省工、矿、农、部队，注意各方面现实情况，一心一意要把这个近七亿人口生活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真是历史上不易设想的伟大事件！

有些画刊不日可付邮寄来。还有些旧书，也可寄来。这里缺少是没有时间包它送到邮局去！因为孩子们星期天照例即不回家。今天先寄《装饰》四册，《蔡文姬》和《文物》一册。另寄政协各发言稿一包。其余改日再寄。

二弟　北京

七月五日

盼望你体力健康，心情快乐。还要用你热情帮助家乡青年向上、学好、坚持学习和工作！

19590705(2)
北　京

致文华、复光

文华、复光二同学：

近见云麓寄来你们的习作，知道对绘画有兴趣，又欢喜木刻，这很难得。家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宜于艺术发展，地方人并且似乎多有艺术天分，学来也容易见功，这从近五十年我相熟许多人情形可以明白。不过在过去腐败透顶社会情形下，绝大多数的聪明才智全糟蹋了，得不到好好发展机会，有些还未成熟即毁了，有些又由于个人见识有限，本事还并不怎么好，即十分骄傲，以为“天下第一”，结果，卅年过去了，自然也不会有真的进步。新的社会正鼓励一切人有机会得到合理发展，只要个人肯顽强努力，即或目下有些困难，工具材料全不方便，可是过些时候，还是可希望把成绩送到北京和世界各处去供人欣赏，得到极大成功，学习上一切困难都可解决的。永玉的工作，可作你们榜样。他过去生活很苦，相当用功，并不是什么幸运偶然。张秋潭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伟大人民艺术家。应当学他们的钻研精神。尽可能充分利用所有多余时间，一分一秒也不随便浪费到庸俗娱乐上，尽可能学会利用手边能使用的材料，来从事这个工作基本练习。用顽强刻苦来进行工作，作不好，换个方法

再试验，作成了，也永远不要为已得成绩自限。总是绵缠下去，顽强的、狠心的、不怕任何艰难琐碎。头二三年可能看不出什么比人特别处，到一定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过去不论学什么，就是这么干下去，毫不含糊，和真的战争一样，坚持下去，才有了些常识。你们要争取这些常识，也不容易，除真正扎实用功，没有别的方法可得的。一定要用扎实努力解决学习问题，一点不取巧，永远不自满，将来才能有希望做一个真正贴近土地人民的艺术家！手边颜料纸张一时不方便，就专搞素描，在旧报纸上来练习，或捏泥巴作雕塑。（就这样也可突破前人成就，得到新的成功，去年邳县壁画即是一例。）所有学习还应当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遗产必须知道，但是更重要还必须要学会从纸面上绘画以外学得更多的东西。以家乡言，可学的实在十分丰富，如能用准确的笔，来忠实反映新的苗民生产中的种种，配上自然环境中山川草木气候不同特征，一定会得到极大成功的。往年周令钊先生[①]到凤凰几个月，回到北京，用苗民夫妇和小孩拜年做题材，作了幅年画，闻许多朋友说，是五八年最成功的年画，印了一二十万分散全国。其实题材形象是你们日常见到的，颜色也是你们熟习的，但是家乡画家半生生长到那个环境中，却不知道画它，让一个外来观光画家注意到，不甚费力即得到成功。所以首先你们要明白的是画什么，这一点，近来各刊物上讨论到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文艺文章已谈到许多。其次是表现技术，必须好好掌握，这就得勤学苦练才见功。搞木刻和绘画差不多，要有个较好的写实基础，能准确掌握对象是基本条件。不要急于成功，得先准备走长路习惯，家乡过去祖母伯母一辈作挑花的，常费时一月二月，才

完成一个枕头帕，土家族作巴兜，还有要半年以上时间的，这还是自己使用的生活中工艺品，也那么认真耐烦的来作。你们如想用作品教育多数人，教育全国人，不先养成一种良好工作态度，如何说得过去？盼望你们能在学习上不断前进，更盼望我说的素朴学习和工作态度，对你们有些好处。

沈从文

七月五日

① 周令钊　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590712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李斛[1]到了家乡作画，一定画了不少好东西。如每年能陆续有三五个画家到来，来时让本地年青人有机会跟到学学，十天半月在一处，一定有极大好处。这件事州上其实也可当成个工作计划来布置一下，和中央美协商量，请求每年来多少人，来时务必请作些短时指导（把中小学美术教员集中一下学学），并请为州上绘些有永久性壁画（如礼堂中的），只要州上为来的人在生活起居上作些较好安排，费力不多，收效却大，并且对本地有好处，对外来艺术家也有好处。如见到龙再宇，可提提。应当欢迎常常有人来，不仅是画家，此外唱歌演戏的，也一律欢迎，对地方文化进展有好处。至于写作，作家来倒不一定起作用，主要得有书刊肯学习。学习态度正确，继续干下去，即可土生土长，在三五年后出现好人才。为什么过去卅年没有出现？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健全，别的工作易有出路，比起来写作困难得多，年青人多走了捷径，也多毁了。（新社会正用各种方法鼓励人从事写作，但也还是得个人狠心学习！）二即凡是想努力从事写作的，学习态度有问题，如只羡慕做作家好处，却不明白学习

的必须努力，和从事这个工作的庄严责任，例如前不多久，还有个同乡，写第一篇文章来，即想我为改删发表，这么来对付写作，当然成功希望不大。随便写写即想发表，也不想发表有什么作用，了如无露面机会，又却以为即工作失败，难于坚持下去。因此机会即再好，也不宜于写作。凡从事这个工作的，首先必须懂得工作艰巨和严肃，且有克服一切挫折三年五载坚持学习的勇气，写个百十篇无发表机会也不以为意，又不以小小成就自限，才是真正准备来从事写作。真的能不知休止十分虚心的练习写作，到三几年后，他却不用担心无出路！什么人要搞这一行，必先端正学习态度，放大眼光些，准备来和人作长距离竞赛。学习态度一好，前途即广阔之至！到一定时候，要升学，极容易，即留在乡下不动，也可望把工作成果影响全国，为万千人效法。照新的要求，一个作家还必须留在乡下，生活贴近土地和人民，才写得出在变动中的土地和人民进展面貌。在乡下学习，重要一环是如何学会掌握文字工具，如何能使用自如，明朗、准确、素朴……除了多读多练习，也没有另外捷径秘法可得。只有坚持学习，不怕困难，才能改变情况。依我看来，这事也并不怎么真正困难，难的却是持久不懈。应当鼓励年青县村干部和小教员，鼓起雄心和勇气，来学习从无到有。日前寄来些书刊，如对他们学习还有用，当陆续寄来。你不要因体力不佳灰心，应当和过去一样，帮助家乡年青人，好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学习，应劝他们比组织上要求一个普通干部还加倍严格来要求自己，和作战差不多一样，来解决学习中面临难关。首先是劝民中教员，在互助方式下来提高业务水平，因

为明天社会必须要各种有用知识配合，更年青一代学习和思想，全在他们辅导帮助！

二弟

七月十二

---

① 李斛 国画家，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讲师。

1959072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寄还刊物已收到，又另寄一包内中有《蔡文姬》一册，想必也可收到。六月炎热，望善保重，遇事莫急躁，从从容容，即可减去内部消耗，也即是延生保命之方，比许多药物还好！永玉在京，将完成一大画，但又闻不久仍得回乡，不知是否作画还是有别的工作。如系作画，应当多住乡下，多贴近土地人民，多了解些问题，才会抓得住大处，如“蜻蜓点水”的捞几下，当然不深刻，不扎实。其实一切工作无不如此，想取巧，总是不会大成功的。学什么都必须踏实的干他十年廿年，才像工作！永玉劳动力强，理解吸收力也相当高，差的是还不明白向优秀传统学习，不肯狠心顽强向固有好东西有系统多学学，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这相当可惜。因为如果这一点抓住了，一定会更虚心的吸收遗产中好处，使新的作品面目一新！永厚①闻在广东工作，近来京参观，学的不够，也不大知道什么叫用功。但这是一般大学生通病，虽从美院毕业，也上过美术史，但美术史中提到的好作品，如何进一步学几年，一部门一部门的学懂他，变成自己的力量，似乎先生从未谈过，因此从不会成为学生追求的对象。也正因此，许多人都是不易设想的在工作中对

付下去，问问时，可以说老家当什么也不知道！其实先生也多这样，教了一二十年画，不懂中国有什么画值得取法是常见的，画了一二十年人物画，到点题来画某一历史画时，才知道原来什么都不懂！只是齐人滥竽，备员充数，一到必须过考，单独来干，只有临阵逃脱。主要问题还是不学，学习风气不够端正，美术中许多部门都这样，好些教书的都不肯学，有些人简直是一个 X 字，误人子弟不小，也使得国家艺术水平不易提高！近年在起始扭转这个懒风气，恐得有三几年才会见功！年青人可原谅，责任应在那些人之师身上。如有些老教授教了卅年图案，竟不知中国有什么图案可作教材，这种“假里手”有什么用？来领导教学，怎么能培养出好学风气？更新的一代可能得另外换个方法来学习，才能一改旧观！家乡中学校或在别的工作岗位上年青人要学画学写作，都有条件，也有的是露面出名机会，但这种露面出名没有意义，因为太容易。难的是突过当时人的纪录，多走一段路，多爬几个山峰，作出新纪录。这首先就是要端正学习态度，顽强的学！对事业有野心不是坏事情。要的是用自己学习毅力来实现，不能取巧！要十分素朴老实的来学，这个说来容易，作来可真不容易！

北京日来总是大雨，依旧闷热。馆中已起始在搬家，到九月，大致可以到新工作室来办公了。今年十月节天安门前一定是历史上一个盛会，因为大广场全是新铺的石路面，两座大楼相当壮观，大看台已加两倍大，四周越加显得空阔（前门里那个中华门也拆去了），西单方面几座大楼都比北京饭店还高些。更可观的还是东郊工厂区新光景，和西郊新光景。从这些体会全国新光景，令人感到这十年真正是比过去

一世纪变化还大！甚至于比以前一千年变化也大！此后十年的变化，必然还比近十年加倍迅速。我们一定会看到湘西五强溪大水坝的落成，我一定还要来参加开工和落成典礼！如真的动工，我想能随同来住下去，将来可写个水坝建筑史，一定写得很好！因为必可眼见到万千老幼船夫来参加这个工作，过去的他们，或他们的祖父，我可太熟习了。新的虽熟一部分，但如果有一二年在一处，会懂得比别人多得多，如今昔对照来写，自然更易见好了。只是理想和当前工作的现实不免有矛盾。因为如不有什么机会离开工作，这里即有加倍寿命，工作照例是作不完的。这里我还正待充实知识，要为许许多多专门博物馆作顾问，想主意，把它搞好些！艺术中谈“向遗产学习”，工艺中谈“古为今用”，真的要具体来“学”来“用”时，我大致还可来参加热闹的。可惜精力有限，不然还可学许多，作许多！特别是“学”，过去无机会读书，现在如能读几年书，书也真得用！因为结合几万新文物来搞问题，许许多空白点都可望填满的。可惜的是直到目前，这有限生命，还是不能照自己计划能有效使用到工作上去，到国家明天必需的工作上去！

孩子们都还好，工作踏实，兆和工作也照常。日子过得相当简单，吃的也简单。政协一礼拜有一二小会，可听到些有关时事的特别谈话，有极深刻的，就是路远一点，到十月后，将来可能将利用人大礼堂小客厅，就方便多了。过了十月如有机会出外走走，或过杭州展览绸缎，或去成都看看丝绸生产。因为这几年学了许多花花朵朵，正是拿来改进生产用的，只要能走动，总是走走好。如要解决服装史，大致即去敦煌，十月后敦煌过冷，或许得明年再说，今年能动，还

是向长江上下游走方便。想回来怕不容易，因为尽管国务院说可以有三个月“创作假”，或下去看看新农村，一到真的要走动时，照例即有事动不了了。一切好。

二弟

七月廿四

① 永厚　指黄永厚，国画家。作者表侄，画家黄永玉之弟。

195907下旬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身体还好，可参加州政协大会。会中发言，不一定每人要有，这里全国政协出席千多人中，也只是一小部分有关问题发言，多数人是听听政府报告，明白国家情况的。有针对当地生产建设和文教问题说话建议，即说说，不说，或不用书面在大会上说，以后用书面写出意见，也可以。我因不大明白你需要，所以不好写来。我意思你到州上看看，听听，在小组会（大致是文教组）谈谈地方明日需要多培养些文化干部，对地方一定有用。建议多送些学生出外，也一定有用。因为形势发展快，地方文化已相当落后，不赶不成。迎头赶只有一法，让年青人多看看世界，眼光大些，学习或作事气派即大不相同！过去四十年，湘西从来不这么想，特别是家乡，有能力这么作，不肯这么作，使得多少好子弟一同毁去，真是可惜！记得十三年左右即劝陈玉公，总不相信，送出来的又只是文蛟、子光、老毛等，全不中用，到头来当然不免为时代淘汰，贤愚同归于尽！少数几个人能挣扎出外，就保住了。现在地方情形已不同，不必为年青人出路担忧，惟如果看法不远大些，地方僻处山区，还是将不免落后一大截。以地方言，宜可望出第一等的优秀画家或作家，因为环

境好　可是孤立的在小乡城中培养，不会成功，因为缺少比较，到一定程度即难上去，小有成就，且易满足，杨肇云、了英等正是好例。地方能办大学，固然是好事，不过如肯实事求是，把二几个高中办好，让毕业的有机会可在国内重点大学升学，为将来地方计，倒真上算！也可以两条腿走路，一面办州大学收容多数不能出外升学的，也必须把高中办好，每年有大量可以出外升学的，学些尖端的知识，为将来地方生产建设准备人材，为将来地方大学提高准备师资。有关这问题，倒也真是要人敢想敢做！保守顾眼前，明天即必然要吃落后的亏。

这里因十月节在望，八月中主要建设多得完成。人大礼堂有几十个接待室，每省布置一个，各出新意。湖南闻已来了个人，姓蔡（本来说是李昌鄂），闻主要艺术用湘绣，就由于见得少，既不知外边绣花好到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乡下挑花和土家族编织物远比湘绣拿得出手，外面好的不见到，家中好的不知道，结果想胜过别省，自然不大容易！北京布置的是主席团休息室和贵宾室，充分利……

此信仅存前部二页，产生时间是编者估计的。

据残信编入。

1959年7月末
北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七月已近完结，再过两足月，就得过大节了，预想这个可纪念的日子，在天安门前，种种活动必然是历史上空前的！新博物馆已起始在布置陈列，屋子大如教堂，一层有七八米高，落地窗子高大比苏联展览馆还过一截，许多文物到了新房子中都显得十分渺小。有些画，本来以为够大了的，一上墙，才知道压不住，可能有一部分还要另绘。就目下陈列说来，还是不大配合得上人民要求，东西还不够多，布置还不够好，得有一二年抓紧问题，有所补充，才像个样子。（不过即以目下这个新陈列看来，即接待赫鲁晓夫，也还是够得上的！）过去比故宫差得远，新馆从全国调文物达二万件，地点又好，此后可能会比故宫引人兴趣，对人有益。我们一切照常，因福建来了漆工艺研究所全体，浙江美院来了四个学丝绸的，南京云锦研究所也来了一位搞材料的，我得陪他们看陈列，一天到处走。古人说，学以致用，杂七夹八的工艺部门知识，用处倒真是日益增多了，只可惜应有材料还不全在手边，也不可能多读些书，把几个待解决问题为贯串一下。即比较近年的丝绸工作，也还作得不够细致深入，不免令人有点发急。因帮助人提高，总得从自己提高着手，才有条件

帮助人！学校教艺术史的水平不高，也待协助，可作事还多。如果自己不充实，如何能好好完成任务？所以“学”字还是得永远放在第一位。

大暑中望善保康健，多鼓励年青人，少注意一些人间亲友小恩小怨，抓大处，为国家多做些对后人有益的好事！充分发展家乡子弟肯苦干的长处，时时勉励他们傍着党谨慎热情去完成任务，不要因为一点小毛病即忽然对人失望。年青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家庭种种影响，必然会不断出问题的，不是在某些事上自私，就是在另一问题上自大，以至好名出风头、虚伪……不要小有发现即失望，应看大处，永远从大处去勉励他们，因为国家也正是从旧面貌变过来的。你住的虽只是个极小乡城，如能多出些好团员，作事扎实，勤学，志大而且虚心，将来地方工作，还是可望加速搞好。乡乡县县都这样，一省政治文化会不同多了。如习绘画写作，县县能有成绩，省文化水平就会不同得多！以目下说来，三千万人的一个大省，在文化方面表现得可太不出色，没有几个站得住的画家，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没有个较挺得起的文史研究家，或在哲学教育方面……人数已敌得上欧洲好些国家的总和，比起来这方面要赶上还得大大加一把力量，有一二十年才可望比肩！搞民族文化的家乡中也还大可有为，因为还是个空白点。应当鼓励有远志的年青人识大体，来共同努力学下去。首先却是你自己莫因小处对人由热情到失望。即如我们自己，岂不也正是在发展中有进展，慢慢的做人比较合理，对人对事无私而识大体！年青人其实永远还是要从教育鼓励中，逐渐稳定向前道路的。党只能抓大处，还需要更多的人以家长态度来随时指导这些年青

子弟，甚至于顽童！我们自己年青时可说是标准顽童，但是还是在若干年自我教育中改正过来了，要永远明白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是可以使顽童也会到一定时候起好影响的。作好家长也得更多自我教育，首先是不灰心！

二弟

1959090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曾同乡所绘小幅画也见到。要鼓励多画，每天二三纸，搞个十年八年，才是年青人从事这一道应有的准备！今天已经八号，再过三礼拜就得过节了，各方面都正在为这个节日而忙。闻赫鲁晓夫廿九可到北京，此外一定还有不少大角色来临，大礼堂必有几回盛会！我们新馆陈列已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作内部审查，我正在一柜一柜看标题和卡片，并考虑应加材料。大致得用半年时间才会修改得好些。昨因鼻子流血到协和看看，才知道血压已过二百一，低压也到了一百一。今再去作心电测验，血压已降到二百，低到九十。高到二百已过得较多，幸好是低的不上去，心脏有血管硬化，送血已不大灵，因此半夜醒来时和走动较剧时，心部不免有些痛。一时休息不可能，只好等到十月节后再看情形，情形不大妥就只好退休，利用能工作时间写小说了。几年来其所以始终不离开博物馆，只因为写作究竟有的是人，而且重要的是新事物，工农兵我全不熟习，写也不会有什么出色处。至于作文物研究，有关服饰研究和工艺图案花纹比较研究，美术学校搞的太不扎实，我也许还可协助一下。又综合文物研究，国内说来还是个空白点，年长有条件的不肯干，年青

的底子差不知从何着手。我底子虽不特别好，常识却多，文学史有个基础，史部知识虽不充实，却懂书，能用工具书，又因在博物馆工作，见东西多，过手材料杂，作来格外便利。总以为新馆成立一年二年后，会把研究工作展开，好为各方面多作点事情。血压如尽在二百上下，大致许多工作都不易进行了。可惜工作已耽误了四五年，如四五年前即着手，目下也总有些头绪，不至于事事物物全靠一个脑子记忆，脑子一不得用，即难以为继！

北京已有秋天意思，再过半月，大致已可穿夹大衣上街。市面因节日临近，百物供应已显得日益充实。外来客人也日益在增加，新的迎宾馆闻已有客人居住。故宫新陈列多已开放，绘画馆和历代馆格外精彩，前日去审查提意见，看看真是好得很。三殿已涂金布彩，内外装修一新，大致乾隆时也不过如是。每天均有近万人参观。

帝国主义者正在大造谣言，破坏我们十年建设成绩，企图冲淡参加到中国来的客人对中国好感。尽他在世界上散播谣言，我们还是要向前迈进的！

二弟

九月八日

19590922
北　京

复杨其祥

杨其祥同志：

孙子像已见到。此像据弟私见，最好还是作戎服，比较容易给观众一个熟习印象。如用目下方式，可以由周公到李时珍，随便换一标题都可使用，似不大妥当。如天津历史博物馆认为穿便服比较好，也宜参考蒋玄佁所编之《长沙》，中有战国时人服装之楚俑复原图，从头到脚，相当具体。衣沿衣角均有文饰，惟不是回纹。私意根据那个材料作，历史气氛会好一些。又剑式亦不合，望参《楚文物图录》。属于孙子脸相材料，现有的多不合用，如故宫藏明人画像中一个，是宋式文官脸；又元刻本《六国平话》有几个孙子像，也作宋元人装束，显明是后来人以意为之。最有用的脸形，还是楚俑和汉石刻中沂南汉墓中选取，如不大具体，可参《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及较晚之《北齐校书图》、《晋文公复国图》、《斵琴图》等。此外还有明刻戏剧小说插图，有《孙武练兵图》，更不古，相也不好。

敬复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九月廿二

杨其祥　当时任职于天津雕塑工厂。

此信已封入信封，忘记付邮。

19590929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知款已寄到。你第一得保重身体，才有机会看社会主义建设十五年后的新中国！今年灾情重，菜蔬少，我们这里也常用南瓜作主要菜，很好吃。今年各省都有灾，不是水即旱，增产节约将是全民运动。国家生产数字修改种种，日昨已公布，北京正在掀起学习高潮，反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必将成为全国活动。帝国主义者正在使用一切宣传工具诋毁我大跃进失败，我们却认为修正数字是一个伟大有魄力的举动，只能更增加我们对党的信任，对人民公社的爱，对未来的成功充满信心！这个伟大历史文件，无疑在世界上是会发生各种反应的，我们决不怕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谣言，还是六亿人民一道向前迈进！

这里雨季还未全过，早晚已见秋意。外宾原定五千，闻因招待住处不够，已减至二千左右。有人推测赫鲁晓夫会来，也有可能会有些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要来的。故宫已焕然一新，大致是乾隆以来头一回。天安门前已交工，好一个平平坦坦庄严美丽的大广场！人大礼堂各房间正在布置，历博已布置完毕，只待最后审定，即可开放。新建筑前边前一星期还是一堆泥土，三天中和魔术一般变成了整整齐齐的坪子，

大松树一株用一汽车拉来，栽得成行列如旧有。由东单到西单，全换了大灯柱，在天安门附近灯柱更加华美。观礼台已加倍扩大……种种都象征新中国有计划的使用人力成果辉煌。我们都好，毋念。

二弟

廿九日

19591016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忙了二礼拜，大致再有十来天，接待外宾事就可告一段落，能稍稍休息一二天了。现在每天约一万人参观，如照北京目下人口计，要一年半才让所有市民看完。即以学生工人干部计，约百五十万人，一天来一万，也得半年时间。所以陈列室有些机关布景处，完全和赶场看洋戏一般，好热闹！全部展出面积八千平方米，约八千件文物，另外还有几道为普通参观人休息的走廊，都是皮椅子。四个招待外宾客厅，大的可到一百人，小的座廿位已差不多。又有个约七百座位的礼堂，外来客人见到，照例要说“好漂亮”，事实上却还可弄得更漂亮些，还不必另花钱！人大礼堂就更加数倍讲究。此外民族宫也不错，只是太热闹花哨了点。展览馆新的音乐堂，也相当好看。闻迎宾馆十五所，布置压座，我们还没见到。此外车站则据说已胜过纽约的。农业馆、军事博物馆都庞大无比，而且极讲究，有的要参观一整天。午门正在展览全国工业美术品，故宫则在展江西瓷和敦煌画，绘画馆且从各省调来了不少重要名画，你如在这里一定可看十来天的。今冬明春大致各省都有参观团来京，如自治州有参观团，你可向州中请求参加，即自费，也值得。同团体来有许多便利，

因为可看人大礼堂和部分不开放的地方，舟车上下也方便。这类参观团至迟明年五月必要来的，希望你到时身体好还能走走！昨在此见龙辑五先生，陪了他看两小时，问候你好，他今年七十五了，精神还好得很。还说我如能回去，他当陪我下苗乡各处走走。我倒希望能动动，只是不易动。国内一切都令人乐观，因为一切进展都十分迅速，只是以美帝为首的外部压力却相当重。特别是印度关系恶化，美帝一面组织军事包围，一面使用各种策略，分化东南亚诸国对我友好关系。尽管美苏会谈或最高会议在明春进行，若干地区"冷战"恐仍将存在，而且有增加趋势。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在估计中来对付。（有些部分地区冷战则近于美帝试探性。）纳赛尔、尼赫鲁等向右转，即早在估计中！不管如何，我们都要埋头苦干，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情形会不同得多！在这里看到好几个家乡小老妳，十八九岁，总兵营的，都精神活泼，见了过节场面，兴奋得很。他们三十多人廿左右大致就会回到家乡，向各方面谈到北京所见种种了。

闻龙辑五说，自治州和凤凰都大不同于三年前，树了许多新房子，人民公社有办得很好的，就是干部不够。这大致是全国情形，即以北京言来，每一机构就十分需要得力干部，学校即再加一倍收大学生，也来不及分配。因此一来，我大致也就得再留在博物馆，来扎扎实实搞几年工作了。因为资料如在手边，手边又还有一二得力助手，大致除了为本馆工作，还可帮到许多其他单位解决问题。如军事博物馆的古代军事部分，家具博物馆古家具布置，丝绸博物馆，或服装历史馆等等，以至于其他许多专题馆和工艺史研究，都可为协助推动一下。好事热心也有好处，即学习提高了兴趣，什么

都学，不懂的学学自然都懂了。也有不好处，即凡事一知半解，不深入，资料不凑手，白着急。事情做不完，且常常如迷失方向，不知如何使用精力更有用些。加之受体力限制，事一过头，总累得很，且事永作不完，想休息休息也不可能了。这么使用精力，也不经济，因为常常是零零碎碎耗尽，无从集中使用见出成绩。这也正是好事热心的必然结果。办公室在五楼，面对人大礼堂，已有电梯上下，惟初从午门前房子来，总还不好意思使用电梯，还是习惯跑上跑下，一年以后，大致腿力也练好了。

孩子们都好，真正是在参加国家生产建设，小龙有时还一身油黑黑的回来，体力极好。只是婚姻问题，恐还得用半旧方式介绍，由家长来相亲才能顺利解决，因为照他们工作方式，这问题是不大好解决的。不比周家小平（他二姨儿子），在北大，同学女生多，来往多，不费力就成了亲（近来且生了女儿），自己还去苏联读书，家中不必为此担心！兆和到上海去催巴金等写文章，已半个月，大致还可去杭州看看西湖。北京已相当冷，穿夹大衣午时差不多，早晚似还可加点什么。再过半个月或三星期，大致就得装炉子了。新博物馆有热气，夏天还有冷气，预计再过一月将起始开放热气，大家还不知道开放后是什么情形，因为从来未使用过。苏联歌舞团我们还是上一次看，这次工作忙，只听过德国乐团音乐一次。地方戏政协委员这二礼拜倒有机会看，也因日里工作忙，只有请家中王嫂看了。人大礼堂大歌舞，却是欢迎赫鲁晓夫那次看的，会场真好得很。乌兰诺娃的《天鹅湖》舞蹈，过年时你们可能也会有机会见到，因为已拍成电影，不久即可完成。今年新的电影成绩不错，《风暴》、《林则徐》、

《宝莲灯》……大家都说已比兄弟国家的片子精彩，配音也大大进步。歌舞片过不久也会有好成绩，因为学得快，进步快。一切发展之快，都是飞跃的，也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恐怖，以至于破坏不遗余力，而又无可奈何处！

二弟从文

十月十六

1959102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在静养中。药物效果有一定限度，平时能在饮食上注注意，在有蔬菜季节时，多吃点绿叶子，不过咸浓，必有好处。家乡豆豉应当还可买到，记得一书中曾谈起过豆豉对老人消化有帮助。脑子血管硬化，大致是和过去喝酒稍多有关，记得廿年前即提起过，当时你不在意。目下手足不灵便，畏寒，如属于荣卫性中国药丸有用，当为买点来。从兄信中谈及家乡建设情形，只希望能于明年春天回来看看，住个把月，只是就此间工作情形说来，恐不易离开，除非政协视察。北京外宾已逐渐回国，分别来博物馆，陪同参观，近于战斗工作，已三礼拜，每天上下午必有几组来参观，到廿五后才暂时停顿。到时我们可能还有别事忙。一般印象以为馆中陈列还好。只是东西过多，路线过长，即一中国历史教员到来，也不免头眼花晕。一般观众，大多数恐怕只是看热闹而已。每天约计一万观众。近日对面大会场正在开群英大会，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全到。天气忽然转冷，寒流初到首都，再过一月，博物馆大致即将开放热气，全馆长如春天矣。日来日本客人到来不少。西藏问题已七个月。昨听班禅报告，各区社会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惟逃亡到印度一小撮人物，

还在各处兴风作浪，为美帝利用，印度态度也不甚好。但也只有听之。在亚洲地区美帝不仅乐于从冷战紧张中讨生活，并且还处处搞热战准备，围绕中国设导弹基地，一天天增多。这事极明显，我们不怕，怕也无用。还是争时间，搞基本建设，十年能免于战争，此后可能即不会有真的战争矣。惟照若干方面推测，世界正犹如还在动中，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在短短十年中，把国家面貌完全变更过来！一定要把最后一群帝国主义送入墓葬，使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非地区人民得到自由解放！这事一定会作到的，但不可免也还要大家来好好苦战十年！

二弟

十月廿四

另寄了些刊物来，用挂号寄。过些日子当为订份别的报来。应鼓励年青人紧紧傍着党来做事。

19591120
北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昨信计可早日收到。另寄些刊物画片来，当可在病中散闷。朝慧到此极相安，已在协和看过，肺部似无什么问题。可能腹中有虫，易治。月经不调在请中医治。她性格极好，每天帮到王嫂作事，晚上和兆和看书。兆和极欢喜她，昨上百货公司为买了棉衣。大衣还合式，我有件夹大衣她穿来也正好。北方虽冷，家中可放心，不会冷倒，其实房中比南方暖和得多，房子又阳光充足。吃的肉虽不多，早上一磅牛奶三人平分，中晚饭总有点荤，还预备为定量吃点鱼肝油丸，这么过一二月，大致会胖起来的。已见到龙龙、虎虎和周家小平、永玉等。二姨夫妇也极欢喜她。虎虎出差学习，可能有十天半月才回来，他肯钻研工作，组织上又总帮助培养他学习，所以工作还搞得好，作机床设计，闻用廿天突击，即完成二月任务。平时即住在办公室，把娱乐和工作结合成一体，比起我们年青时整夜玩扑克牌，真是两个世纪，两种世界！龙龙也是在车床边工作，已长大如一"北老"，料理生活恐不如虎虎周到。北京还不太冷，白天家中因为有阳光，外室又有小炉，不升火也还可作事。博物馆有暖气，办公室极暖和，惟当西晒，到夏天大致阳光必相当强烈，惟有冷气，

也许不会太热。现在情形，最不方便是找人，我们住第五楼，门前大大的，比什么上海洋行门还大得多，可无传达处，来找我们的人，前面无办法，得绕一大转到后面去问，还是不知道，用电话联系也不方便，找人可不容易。我血压已到二百，低的也到一百零八，一般情形还好，不觉得怎么难过，惟作事集中精力一久，即感到疲累，读书一久也相同，许多事必须用持久精力来完成的，怕都难作了。

近来把这几年写的有关文物或工艺史问题文章十几篇，辑成一本小书付印，下月即可出版。有许多问题过去还少人谈及过，因在博物馆工作，必须和各种材料对面，且必须有个基本认识，并明白彼此关系和发展种种，因此有了些常识写下来，其实还说不上深入。印出来对教艺术史的或许还有些用处。还有些已写成的尚未发表。如有时间可以使用，总还可写二三十个题目，还有点意思。如花花朵朵材料在手边，有个几万个照片，倒是对轻工业所迫切待解决的花纹问题还可作点事情，因为古典图案谈“古为今用”，我大致知道的真算不少！一切工作倒真像是为作“轻工业部艺术顾问”而准备的！

有学生新从西藏回来，说那边已极安定，将来铁路若修通，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大致再有三年时间，西藏将是许多人都可去的地方。有十年建设，西藏将成为一个世界上最美地区。目下人实在太少，地方却太大。

闻自治州也有个博物馆，不知有多大。其实关于艺术方面，即早应当准备专培养些少壮人材，不然到时抓，总不免照抄大地方玩意儿，见不出地方风格。地方好东西还多，由于不明白它的重要性，更料想不到它还具全国性，因此多在

不经意中毁了。挑花和织锦能即早抓抓，已留下不少有用东西。其实织得好看的花腰带，一放大作为新建筑上彩绘，也是第一等花纹，将来会用上，闻已得到不少。目下说却似乎还早了些，因为大家一时还理会不到。阚家小朋友欢喜搞木刻和画，应当劝他多画，一天老是用现实作对象，好好用笔来掌握。同时更应当注意家乡极精美好看的苗族织的彩色带子一类图案，如能把所有见到的全绘下（绘单位），明白它的配色组织特征，转用到许多方面通得用。能画出一二百不同单位，将来用来投考工艺美术学院，就有希望录取，别的成绩差些也不妨事！因为家乡织锦挑花织绣，有许多都可转用到其他生产上去，例如改成地毯，就将是第一流作品，送到世界任何一处去也会受欢迎，只有本地人自己一时还不知道！家乡子弟最大吃亏处，即本地好东西应当学值得学的不知道，因为先生也不知道，却受习惯拘束，来学一些上海机制日用品极庸俗东西。绘画有的是好山水，好景物，人事场面，可以使一个艺术家永远取用不竭，但是却照习惯去学石印芥子园画册，或什么徐悲鸿的奔马，以及清代人最不值得学的山水花鸟！因此即有十分天才，也永远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福喜就是一个例，一双手巧处怕不是一般人有的，但是“货到地头死”，拘于见闻，只有扎扎纸人纸花糊口，如当时能和永玉一样闯，也有可能已成为一个傅抱石类画家！其实目前如懂得如何找问题，还是可望把作品送到美展，成为出色作品的，缺少指导，即有巧手亦无所用心。总得地方有几个明白人来为作点事情。这也许得再过二三年，我若能回来一年半载，会对于这些事有些用处。我不会画，可懂得什么艺术能在国内外起作用，特别是家乡有什么可以外销。现在朱砂

水银大家都明白，可还少人深一层明白，文化中也有可向外推销而能引起多数好印象的。记得三四年前说及家乡挑花土锦艺术价值时，还以为是一种笑话，现在凡是在北京谈工艺美术图案，一说湘西挑花，无人不首肯，其实再过二三年，有可能会用印花法来大量生产推销国外，成为外销品种之一的事情。凡是民间好东西，一定会受人民重视的！但是，如果任其自生自灭，也就有可能终于慢慢消失，谁也不知，因之完事。这也可说有幸有不幸，天津风筝作得既简陋，又俗气，在国际上倒大出风头，因为就近北京首都的原故。大节日这里作的狮子龙灯也多不好看，只因为在北京，即成为天安门前表演引起外宾极大兴趣的事物。我们家乡作的我看就强得多，可是谁也不知道！还得鼓励年青家乡人，学学固有的玩意儿，因为有内容，到一定时候，会得到应有重视的！其中甚至于包括了做腊肉霉豆腐一类传统技术，因为到另外一时，也会作成罐头拿在国内推销的。这时节如有人组织生产，大量作老包式霉豆腐，在国内外就有的是主顾！我们只知把茶油外运，可不知如作成菌油外运，将可增价五倍。凡事还是要有人热心建议动脑筋！当家作主是包括许许多多事情的。

二弟

十一月廿

1959年末
北　京

致历史博物馆馆长

馆长：

我想在馆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作得极不好，给我这分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同志，……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一九六〇年

19600102
北　京

复沈云麓

一月二日

大哥：

得从自治州寄来旧十一月廿九日信，知已参加州中政协会，想必可以学习许多文件，明白国家许多问题，更容易把自己一点点力量配合使用到国家迫切需要上来。同乡龙太和已见过二次，曾托带了些东西，可能一月底才返回凤凰，到时一定会谈起北京种种。这里日用品已供应充足，有些东西却得碰机会去买，或不甚费力即可得到，如奶粉，有时不好找。菜蔬已到“无虞匮乏”程度。肉食少，我们也不大要吃。早上三人分一磅牛奶吃，用馒头或烤饼作补，朝慧吃得惯。虎虎由洛阳回来不久，又随同厂中老工人去长春、哈尔滨走了一趟，学“自动化”生产，今天就已上工，准备厂中生产大跃进！二丸子还在京工作，一时回不去，也有可能会调京工作。如在京，大姐一定十分高兴，因为气候好得多，熟人多，生活也会感到有意思些。年老了欢喜玩，不怕孩子闹，北京可有的是好戏好地方走动，亲戚中小孩子更不少。

昨天过年，家中即来了廿来人，定和三哥一家，宁和一家，永玉一家，二姨一家，和其他好几位。家中第一回（加朝慧二丸子一起）六个人同吃饺子过年，大姐在此必格外高

兴。几个年青少壮，看过三小时《林则徐》，还一窝蜂到永玉家玩了半天，我和兆和于是真同二老一般，过人大礼堂听刘主席致词庆祝新年来临，并且在个小礼堂看了几则有名小戏，有俞振飞言慧珠等昆曲，都说是在一生全盛时期的拿手戏。这个礼堂只容五百人坐位，布置得十分素朴大方，又极美观，真值得全国学习！我小书①已付印，下月可出版，多谈文物问题，只百多页，十来篇，算是近十年在博物馆工作一点纪念。内中除二三比较有分量，其余多是些常识性文章。还有十来篇文学性的，未即印。今年工作拟了个计划，请一年创作假，来完成个四嫂②一家的长篇小说。如批准，即可过宣化、合肥以至昆明各处走几个月，再用半年来用笔。不过就事实需要，有可能先来解决博物馆修改陈列工作一年，对国家或更有益些，写作事且待以后些日子再说。要这么办也好，左右是工作，原来还打量即在馆工作，如有二三月能带些花纹图案材料到福建、江西、四川走走，去协助一下各地漆瓷丝绸生产改进工作，一定对各方面也还有用。因为我这点三脚猫工艺花纹知识，本来就是为工艺生产改进而准备的，学得已经相当广泛，一下子又全抛下也未免可惜。所以今年究竟作什么，还待上面决定。其实如照主观估计，还能抽出三个月回到乡下住住，一定也可写本新的湘行记，怕抽不出身来这么办，也就不便提到工作计划上来了。总之可作的事还多，究竟作什么还得照需要定。北京今年三个大节，一定比去年还热闹，特别是八月和十月。有人说地下铁道已兴工，今年将完成，事实上可能还要二三年。

你这次到吉首，是否体力还支得住？盼望把身体谨慎保持健康，莫让他再恶化，才好看更新社会的来临！人已到了

一定年纪，生活上甚至于情感上都不宜任性，如还想对家乡明天进步尽点力，也只有体力吃得住，情绪又正常才好办。不宜还常常为近身亲戚朋友小小个人爱憎烦心，不应为什么人对你好不好而念念不忘。还是好好发挥那点长处，对年青家乡子弟肯学习能自奋的鼓励他们向上，爱党爱国家，不自私，识大体。重视地方好处，加以发扬，帮助落后的，使之认清个人和社会新的关系。对罗妹等也应当凡事从帮助鼓励出发，鼓励她能自食其力，莫尽记住过去许多年事情，来烦恼自己，并疑心别人。对杨光蕙三嫂，也还是得从帮助爱护出发，因为你究竟见事多些，又是州政协一员，毛主席常说的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来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来增加建国力量，实在宜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来体会并加以体现。地方上老一辈已没有几个人，正需要在党的教育下好好团结起来，为家乡出点力，如常因小米大点事情互不相下，不是好现象，也失去了你作政协委员作用，你想想是不是？国家正在突飞猛进，要在本国历史上出现一种不易想象的进步变化，人的关系也在大大改变，大家都活在一种崭新关系中，共同向前。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必然就可以看出，我们当真是活在一个伟大无比历史中。另一面却又还有个帝国主义者在破坏，在挣扎，我们就还得随时要警惕到国际关系的恶化，在世界某一些地区，或全面搞战争阴谋，发生战事。虽然最终还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在中国海，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最要警惕，美国正在利用他们），社会主义国家胜利，我们也不可能避免有一定受牺牲部分，多少建设多少生命会遭受损失。——总之，为了国家的更好的明天，在今天我们就得尽可能把一切作得更好些。年青的要努力，年老的也各自

尽能尽的力，起点好作用，鼓励人向前瞻，有大志，莫尽停顿到一些些个人小得失是非爱憎上才合理！

这里最近听了陈毅谈了四小时时事，主要是国际方面，华侨问题，印度问题。一般看来，以为今年总的国际形势必趋向缓和，但小纠纷也可能还会有。我主要是抓生产建设，不断跃进。今年大致当是机器工业大跃进的一年，争取近代化。凡事在党领导下总会作得好的！

二弟

一月二日

---

① 小书　指作家出版社1960年初版的《龙凤艺术》。

② 四嫂　张兆和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的夫人吴昭毅。

196001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寄信和一些刊物，想必已收到。今天七号，龙太和同志想已回湘，到乡后，必可谈起在北京见到种种新事情，你看看，如带回来的吃的东西（果脯）还好，过些日子可再为寄些来。你主要还是好好保重身体，保住了健康，将来才有希望来北京看看新事物的。今年五一，州上一定还有来京参观团，如向州中请求参加，必须有一定体力，才让人放心上路的。今年大致是生产机械化、机械自动化的一年，亿万人努力，必然将有新的大跃进出现！还未过旧年，若干部门已起始在准备一年工作。前闻一月内有“文化跃进群英会”召开，二月又有“文代”召开，不知是否又延期举行。二丸子已返长春，十天半月后，可能还要来工作。虎虎龙龙等还在厂中搞技术改良，回家总是一身乌黢马黑。许多熟人家孩子多已从苏联学成归国，虎虎龙龙大致无多机会。也有些人来来去去，似乎并不曾学得什么的，如像文物艺术同行中即有不少这种人。我倒因为工作，有必要明白外国收藏、研究东方文物，和其他关于比较研究工作情况，如果能就国内各大博物馆陈列室及库房各看一个月，再去各国各看一月半月，显明对整个工作十分有益。因为搞的问题杂，注意问题多，兴趣

又广，学到的也会多许多。这么学对国家真可说又经济、又上算。可是却似乎永不会有这么一天。也可说奇怪，因为除我自己明白这么各处走动，对国家，对新的文物研究工作有益，竟像是再无第二个人能注意到。郑西谛①未死前，有机会谈也不谈，现在一死，更无熟人可谈及了。其实学的事事物物，如在各方面多用得上，对目前教美术史的，教工艺的，或搞戏剧服装改良，以及工艺若干部门生产改进花色品种，全都相当有用的。对博物馆陈列和文物研究也有用。有些虽说是常识，综合使用，有些人费一二十年工怕还学不上的（特别是综合知识，年青人即再用功些，也已无从学起），我却有力无从使用，只好听之耗去。

思成已有二孙三外孙，不常见到。其他熟人还间或可在政协或人大礼堂开会看戏，见到谈谈。大家头发差不多尽白了，精神多还好。北京在改变面貌，全国也在随同亿万人的努力而日益不同，政协座谈会我还谈起，如下次视察，组织一个参观团到自治州，和贵州、云南及广西打个圈，对大家学习理解民族政策的伟大，一定极有好处。许多委员都感到兴趣。如真的能组一参观团，我就得作招待了。

二弟

八日

① 郑西谛　郑振铎的别号。现代作家、藏书家，原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1960011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日前寄信想可收到，北京已起始大雪，连下三日，温度还在下降，可能会到零下十八度。朝慧初初来到，就经验到这种大寒天气，但因为房中炉子暖和，所以反而觉得并不比家乡大雪天气难受，出去走走，也以为不比家乡更冷！转学事今天已去东城区教育局办登记手续，等待通知过考，只考数学、语文、政治三门，仍作为考一年级二学年，比较方便。目下市下分区，即一个东城区，可能即有近百万市民，好几十中学，希望能在比较附近中学，如十二（前贝满）或十三（崇文门附近前崇慈），每日来回不必走太多路。照情形看来，大致不问远近，总是在家住宿的。过二年升大学时，即可住校了。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考清华北大。中学办得认真，各课平均，将来到升学时也容易选择。如习理工，每星期可得小龙小虎帮同温课，极省事。学文学自然就更便利了。万一将来要学乐舞，也有方便处，只怕得是体力不易支持，因为劳动量相当大，学成一个好演员并不简单！学工更要体力。比较不太重体力的是化学物理系，数学系。这也是目下估计，且待毕业中学后再看情形而定。龙龙虎虎都在赶工作，虎虎

照例得隔一星期才回来看看。两人通有车子，下雪道滑，龙龙从西郊来不免令人担心。虎虎住东郊，近一些，路直由东单向东，一条直线，路又特别宽绰，可放心些。新近通行了许多条无轨电车，车身作两节，可到城郊许多地区，如有月票又熟路线，简直是可到任何处去也不太费事！三轮已益少，多运载货物，近来且有下加小马达自动行走的。新历史博物馆办公室极暖和，惟常因室中过于暖和，离开房中到室外时，不免感到招架不住。

我可能已决定要写一年小说，初步估计将去宣化住二月，合肥住二月，如便利，且有可能要到自治州住十天半月，再上贵州昆明，共用二月时间，即回北京着手写个长篇。如无其他事情，大致将这么试写一年。是用张家四哥鼎和①一生革命，到廿四年牺牲后，一家老小逃亡，抗战时终于到了昆明，鼎和女儿又在学运中活动，复员后又去上海作学运。随后即逃往解放区，现在在龙烟钢铁公司党委会工作。因为第一代背景是合肥大地主家庭，到第二代背景是昆明一亲戚非常腐败的家庭，和当时昆明社会，学生，这种种，我多相当熟习，四嫂记忆力又特别好，能仔细复述往事，条理分明，所以如果那么写下去，大致年终当可将廿五万字初稿完成。怕的是体力不济事，不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有可能还将因别的事而使预计小有变动，如像有些大会要参加。又搁笔究竟已十年，体力又时有好坏，目下对写作要求又不同往年可以放手从个人认识问题写去，毫无任何抽象拘束，现在主要是用传纪体写革命，实不大好写。惟自己心中有数，大约只要能摘记事件到五六万字，扩大成廿万字即已不甚困难。难

的是开头。所以今年过旧年，真将用得着照老习惯写个“新春发笔”作为开始！

二弟

十八日

① 四哥鼎和　张鼎和参加革命后改名张璋。

1960022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朝慧一信转上。她每天上课回来工作都极有秩序，生活学习家中可以放心，将来升学必然也可得到便利。我约廿六去武汉，大致可参观大机器厂、武钢，也许还可看丹江口水电工程。我还希望就便看看武汉大学，因为民十九年在那里，廿六年秋抗战时又到那里住了几个月，图书馆库房看了许多书。现在再去，已将近三十年，前后对照对照也有意思。（记得十九年□闻洪山庙中有个和尚，是师大毕业，于大革命时活动了一阵，马日事变后即作和尚，似乎姓江或张，现在大致已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件事了。）第二次在武大珞珈山上印象极深的，是汉口黄陂街被廿七架日机大轰炸，不过廿分钟，四千户即成一堆火烟。现在美帝又在扶持日本冒险家煽起他们的野心，特别是对东北的野心，不管国际情形已变得如何，还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正写到这里，十分巧，恰恰得你寄来廿年前我在《抗战日报》写的那个小文章，回想起来大致还是王鲁彦①作编辑。因为在长沙和曹禺等去一个小楼上拜访过徐特立以后，听到他说："抗战时间长，不一定大家去延安，目前大家主要是安定后方加强抗战力量"而写成的。先还写过三篇，王鲁彦因我文章几几乎还被长沙三青团围打（因为我文章骂到官）。廿年过去了，我们不仅

抗战胜利,社会还有个崭新面貌出现,反帝反封建也胜利了。再来看看这个小文,自然是格外亲切,但也不无感慨,因为许许多多同乡,还是受环境所形成的思想情感限制,即或有不少本质不坏的,且有许多好机会,还是无从自拯拔于泥污中,一律在时代发展中毁灭了。如一九二四左右老统[2]等即肯稍稍接受建议,有三五十年青人肯出来锻炼,一九三八左右,能送上百家乡子弟升学,或径往延安,就不至于如后来元气大丧许多脱节情形了。现在国家已上了轨道,大处全有党在一盘棋下掌握,不用担心了。惟小处总还是就地要人肯热心作事。你对地方年青人向学的热心鼓励,我想一定还是十分有用,不要间断。公家给你的钱,自己无花处,即转用来帮助肯向学经济困难的年青人,还是很好的事情。要书读我可以寄来。过些日子我看看如何买得果脯,试为寄些来,可当糖吃。龙太和似乎还在此开"神仙会",开得那么久,不知何故,可能和"定息"有关,这些事我们不熟习的。前天听一水利电气化报告,数字成就都伟大无比,活到现代,个人真是渺小,但集体的人可真是历史上的巨人!闻大爆破土方,一下子即达十七万立方。照我们估计,三峡也可能将是用大爆破法来作的。而还有比三峡大的金沙江上游坝,有可能高及六百公尺。国家人民真是在如何勇敢豪迈向前直进!望保重身体,好多看看新世界,也还可对家乡更年青一代作点事情,越肯为他们服务活得越有意义!

二弟　从文

六〇年二月廿二

---

① 王鲁彦　原名王衡,笔名鲁彦。现代作家,翻译家。

② 老统　指曾任湘西巡防各军统领的陈渠珍。

19600226
北　京

致沈云麓

二月廿六

大哥：

我们一号看武钢，有廿天时间，大致也可看看丹江口。大百万千瓦发电水利工程。天气已转暖和，有个夹大衣大致已差不多了。同行多到百十人，三分一是熟人，一定还会去武大看看的。上路有医生，所以身体不妨事。回来不久也许就开大会了。

虎虎在日夜赶改和厂中工人共同作成的自动线加工机器，昨天全国性会议还去参观他的表演。或许还是北京土法自动线第一条。大概还算是目下大搞群众运动有用的工作。主要还是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全厂工人的合作，干劲才初步有了成果。是和老师傅一道搞成的。我们希望他永不自满的作一个好工人，好团员，或党员。看到报上那个样子，我们都感动得要笑却不能笑，因为明白国内是有四百万人一个队伍在进行同类工作的。这在中国历史上说来是未有的。再过十年，可能将有四千万人从事！过不几年，家乡小工厂也必然会有自动线出现的。

这几天我正在为出版方面搞个艺术出版①草稿计划，一出即三百种，而且初步分析，只要印刷来得及，已不成问题。

事实上每一书写三五千字序文，即将要到一百或百五十万字，算算也不大费事即可完成，而且水平会相当高。这那里是过去所能想象，也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能想象到的事情。其实再抓抓，出一千册也不太费事！湘西挑花织锦计二册（大二册），照相已送到手边，十分好，不久即可印行。记得三年前还无人知道，组织一注意便成国内外重要学习材料了。新国家就是这样，凡是好东西，对人民有益有用东西，都将发扬重视。

其实地方还有许多好东西（人民的成就），值得注意，莫让他在社会变革中毁去才对。麻阳挑花李昌鄂将去搜集，一定会有成果。家乡闻由贺千哥②负责，一定得到不少好东西。其实还应当放手抓，凡是旧的好土家被、挑花、苗绣、挑织，不怕重复，尽可能保留到公家手中，将来用处多！用处多！全国艺术学校靠它来教学，是必然的趋势，分一分，即不够了。破的也应收，只要花好！千万个新的出口挑花生产，也要用来参考的！要大嫂热心些，一见到即告州文化局收下。只想想，三四年前谁也不知道的生产，现在不仅送到许多国家展览已成事实，即在国内也多认为是第一流工艺品，我们还能认为不受重视？这次去武昌我本来还估想到如身体好，又可以商量，用半月时间回来一趟，路上占一礼拜，家中停二天，总兵营一个合作社停三四天，州上停两天，一定有收获。要写文章也有东西可写。只怕四月初即开政协会，便来不及了。无论如何五月将起始写小说，如何着手还看实际情形。也许一面走动一面写，或到西山去写，一天能记五千字，有二月时间，材料已差不多了。所以如无身体上变化，一年必可将工作告一段落。无论如何明年将向党作一种献礼，照

目下体力估计，作得好的。

希望你依旧是我的一个读者，因为这世界真的懂我写作发展过程，只有个人有发言权，即你。望你能好好保重身体，万莫为小事生气。年过六十的人，心平气和、凡事有节，加以适当劳动，是延年益寿妙方。我却因为得赶几年工作，要在这十年内完成一大堆你满意的工作！

二弟　从文

二月廿六

① 艺术出版　指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规划，以历代文物为主，兼及近代民间工艺美术品。此前作者已有编选《明锦》、《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等图录，并为之撰写专题短论作为“题记”、“后记”出版的实践。

② 贺干哥　贺才华、贺才朴两兄弟。

19600302
汉　口

致张兆和

二姐：

我们约经一个对时已到达汉口，现住璇宫饭店 412 号。约有七天在此参观，十日起去丹江口，十九日可到北京。路上吃得淡，一切很好。和章乃器同房，有个警卫，随事可以照料，省事不少。

我上车后即想到你怕会在卅八度上盘旋，不定心，后在车站上见荫浏，他也同样重感冒，还上路，因此稍安心。但是怕你过分好强，不休息又上班，表面积极，事实上公家还是受损失。因为年龄已到，不好好保管，只是一种消耗而已。闻政协后不久即文代。你们可能多列席的，因为堂子大，应当有更多人来充实。明天我们即去看大桥。现在刚吃过饭，洗了个极好的澡，房中只有一点点暖气，自然气候约在六七度，室中高些，不到如家中升火情形，因此极受用。我上车即睡，一共十一小时，大家都笑我能睡。白天冰心占车箱玩了一天牌，只好走走看看，作不成长睡大仙了。熟人多，年纪比我大且萎衰的也多，所以相形之下，我成了少壮了。闻有十个展览会可参观，可不知有无西中南兄弟民族文

物展和古文物展。可到武大一次，约一整天。隔一天会说说见闻。

二哥

三月二日晚

作者此次湖北行，是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

19600303
汉　口

致张兆和

三姊：

病可好了？我有点担心。主要是你不会注意到体力担负，和年龄影响。上午我们看了大桥，真正是伟大之至。恰值两列火车通过，火车也显得相对小了。闻南京桥已在筹备，约三倍大，这里桥墩高达八十公尺，南京可能还要高，但新技术将简化工程一些。下午将看本市建设十年展。看大桥后即去黄鹤楼旧址看看，已一坦平，闻不久将另建一新楼在龟山上，用宋代图样施工。又至市中绕行一圈，大汽车极舒适。桥客室和纪念堂比较北京新建筑来，显得朴素了些，也不大美观，不大精致，惟伟大桥身实惊人。桥栏花不俗，也可以再好一些。到南京桥进行时，我将建议挑最好看的来作，有意义。有了北京十大建筑经验，我们今后搞美术设计的会懂得多了一些。其实如善于古为今用，就未免太方便了，简直可以说要怎么好就怎么好。可惜你这次不能来，来时真方便，可看多少好东西！

住处名璇宫，似乎正是解放前美军一次大胡闹糟蹋了许多人的地方。附近建筑还是旧日的样子，让我想起廿八九年前到武汉时许多事情。天气落小雨，衣恰恰合式，许多人都

带伞，队伍中似乎有个唱小河淌水的王什么，似方令孺小一号，不知对不对。

二哥

三日下午二时

（我们将住至十号才去丹江口）

19600306
汉　口

致张兆和

三姊：

昨天看了重机床厂，轻机床厂，学了许多东西，一生受益。也才明白孩子们在怎么工作。作一个模范，不容易！轻机床厂是廿六个修配锁钥担子合作作起来的，现在能作十吨焖纸浆的设备，另作四十吨的，大部分是小啃大，在极简陋茅棚棚里作。大厂房也在建，有百分六十是女徒弟。发展到了二千多人，即汉江机器厂，弟弟一定知道。大厂子有上万人，将造廿五米立式车床，闻是世界上大件机，有五层楼高，值三千万元，也能造！晚上看著名的陈伯华《杏元和番》，坐一排，琴音吵了些，可是唱做还是第一等。今天看武钢一整天。这次参观组织得极好，比过去许多回有条理，不费，不过累。头不晕重，只是走路似乎多了些，腰有点不受用，无妨碍，少吃点东西，一定即好了。地方箱子不怎么好，皮鞋不如苏州，轻工业日用品不怎么好（比京差得多），凡事都有，惟消费品一般性的市场必较好。街上有无轨电车过江，站上人绝大多数穿蓝青，花布女衣并不多。戏院中还多少有点古风，有上百顽童挤了进来活动，曳幕角看内部“西洋景”，正和我们十来岁时差不多。街上人还是极多。新街房子还有些旧的，工厂区已是一色新五四层房子。武钢有十万职

工，并家属将到卅万人，全是新的住处，照面积规模说将有五个汽车厂大，有十多个弟弟所在第一机床厂大，那里附属机厂车间，即占地二万平方米。我们上午看一二高炉，在周围绕了二小时，又看中国最大炼焦炉，一切自动化，大吊车能起四百吨机器和东西。下午看炼钢，一出锅即二百五十吨，浇铸到长条模子里三吨一件，十二吨一车，一桶钢即可倒成八十多锭，有一长长列车！大炉前工人比机器厂工人更辛苦伟大。也看了一点多钟。厂子离武汉一小时汽车，所以中饭也是那边吃的。正值雨后，工地全是泥浆，可是老头子们通不觉为难。我们还爬到高炉半腰去看，只听到声如百雷齐鸣，有千百大小管子冒烟泄气放水，如小孩子老太太初初来到这么一个地方，真会惊倒的。因为比什么都奇怪。可是这些东东西西我们工人一学即会，更新的两座高炉，明年就将全由自己完成。一个高百米，用砖到七十万的大烟筒，先是三月作好，后来改卅三天，苏联朋友已惊为奇迹，现在十二日也作好了。许多事都只有眼见才明白一些些，你可惜这次不能来，希望五月后去宣化，应当争取去看看，那里只及武钢五分之二，事实上还不到，但一定也相当可观！

看大厂固然令人惊心动魄，但是如像昨天看的江汉机器厂，千百女工人在一些烂砖污泥中用小小车刀车十来吨的大转轴，还在自作五米车床，更是令人感动！今天已六号，明天我们或去武大。

二哥

六号晚上

这里灯光不大亮，街上日光灯也像不怎亮。

19600308
汉　口

致张兆和

三姊：

今天三八节，你们想必一定过得相当热闹。这里每天可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昨天我们在细雨中参观武汉大学图书、化学二馆，各处是树木和鸟声，惟未开花。十分美，花开时一定更美。学生约二千人。下午本计算游东湖，因雨停止。这里到处是青胡胡的菜园，每顿也未荤二素，菜量因之增加。箱子作得不佳，是猪皮，好的已运过北京上海也。明天我们即将过丹江口，将提前一天回到北京，大致是十八号日子。到时最方便还是三轮一辆，摇半小时，到家休息。不必搭人家车，无多意义。这里衣服带得正合适，毛裤已脱，每日穿两用外衣出去，常小雨，真得用。住处街上似在汉口最热闹的江汉一路，直走可达江边海关，即过去四十年（初出门）、三十年（初到武汉教书）、二十年（抗日）、十年（土改）曾过江处，应当看看，始终未走到。根据这每隔十年一走的印象，可以写一篇好文章。我们八九次过长江桥，每天过，便不觉得怎样了，惟一次是走过的，要廿分钟。汽车一般开得比较快，六分钟即开过了。

这里街景极奇。如照在电影上也一定极奇。因为全是雨伞，雨伞千百计，和菌子一样在动。用油布伞的占多数，可

知一年必有许多日子应用伞，因此出门人也多带着它。话剧中《红色风暴》似不曾注意到这个地方特点。其实一注意到，打资本家即有的是“家伙”了。事虽小，其实也应注意，因为有一系列影响，有地方特色。

二哥

19600309(1)
汉　口

致张兆和

三姊：

今天九号，到武大附近东湖玩了半天，好极了，凡看到的无一不说好。玉兰正开，绿杨如丝，水中全是野鸭子，湖边花木建筑都好看，比画还好，因为视野广阔！距抗战那年住湖边已二十多年了，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方向也迷失了。武大有二千人，但是新起的华中工学院却有七千人，校舍也极好。今天上午看了个捷克为协助的锅炉厂，设备崭新，房架秀气干净，比武钢漂亮得多。守在机床边的全和虎虎大小年纪，且有不少女的，也有一身是油的。（和龙龙一样，头发大致还是剃光经济！）这几天看了这种年青工人大几万，深一层明白作红旗手或劳模通不简单，也深一层理解孩子们对于工作之热忱为合理。国家能站得起来，全靠这个基本队伍的努力，是主要基础！昨到一厂，还有八九个一组的乐队（中有一戴近视镜子如宁和的）在厂门前奏乐欢迎，乐不成腔，可更加令我们感动，因为全厂是通过他们双手建立起来的！

还看了一次极好的"楚剧"，湖北花灯戏，高明得很。只约百四十人的小礼堂看，众口称赞"好"。

我们十号（明早）七点半出发，去丹江口，相当远，十八号上北行车，或者十九号晚九点可到家，这是他们现在说

的。日期不改，即这么了。身体还好，血压高一百八，低九十，不难受，由于不大用脑子，只是一天随大队各处转动而已。看了许多，长了不少见识。

二哥

九号下八时

19600309(2)
汉　口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在武汉参观重工业。同行约百人。二号到达，明天十号即过丹江看水利工程，估计十八号返北京，廿五号左右，大致又将开政协大会了。到这里看了一礼拜重工业，学明白了许多事情，到处是年青人，到处是新鲜事，同时也才比较明白工业进展的前景，真是无可限量，也藉此明白，在一个上万人的工厂中作劳模，实不容易！虎虎等在厂中工作情形，及作劳模过程，必通过多少回工作上的考验。龙龙工作也还好，大致要赶上前去的。希望他能赶。

家乡诸事一定也在飞跃前进中。

武汉我民十二初初离家过路，租界上外人耀武扬威，我租界也怕进，轮船也全是外国洋行的。民十八九到武大教书，却又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大屠杀时，张采真等大致即在这时牺牲。还不多久，又送也频孩子回常德，武昌码头即检查六七次。廿六又到武昌，却正是抗战时期，眼看黄陂街四千人家不过廿分钟即毁于日机轰炸中。五〇年土改又过武汉，租界已收回，外船已绝踪，但是旧租界的种种其实还未尽革。这次又是十年来到武汉，已前后约十次通过大桥，每天看的全是新事，真令人永远年青！如非有党和毛主席政治思想指导，

国家那能好得这样快!

大哥,望好好保重身体,好有机会多看看新国家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托龙太和带的东西,想必已收到,如果脯还好,当为设法再寄来,也可代糖。你应当多吃点糖。年纪到了,身体又不好,也可向社里请求多买一点糖的。

我血压高的百八十,低的九十,头不晕,还好。

二弟

三月九日

19600314
丹江

致张兆和

十四日下午二时

三姊：

昨天坐了一天车，到达丹江工地，路上杨柳杏花多已极盛，惟寒潮忽临，沿路大雪，景象奇极。农作物中油菜正开花，必受较大损害。今天上午看了十万人在紧张施工的现场，规模比三门峡还大，发电九十万千瓦，半人力半机械化，全是年青人在劳动，分成几个师工作。我们上到目前已部分浇好的坝基上去，看河床正在作主坝基的上万工人，到处轰隆作响。另一面流水汹涌，有千百运输船只在搬料运物，真正是伟大之至。场面比起十三陵水库加三倍多，水流却大得无可比方，因为发电量将供给四川、湖南、河南、湖北四省，储水到三百亿立方，灌田到五千万亩，却只用三年不到即全部完成！还将有百亿立方水北调到黄河。作总书记的也不过四十来岁。这个班子部分领导由三门峡工地调来，部分有治淮经验，绝大部分却毫无经验，可是通过工作却成了真正大内行。他们就是后年搞三峡工程的预备队，已派了千五百人去三峡种菜。湖北方面则和全国百五十单位协作，作施工设计。看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必然将有这一项举世无匹的伟大工程在内！三峡发电量将比这里大二十五倍，我们敢于

着手这个伟大工程，在世界上就是一种奇迹！看到这里许多十五六岁孩子在敲锣打鼓欢迎我们，我们真不知怎么说好了。下午还将去看工厂和医院，明早返武汉，要走两天汽兼火车，长约一千华里，等于由长沙到凤凰，这是我们全团中多数人没料想到的。比去怀来那次可紧张得多，也累一些，一百人中有二十多留在武汉，同来的也有了近十人病泻或其他，我幸好倒不曾病，带的药照吃，可支持到回京。天气相当冷，因为在武汉时，大家被动员少带行李，许多人都穿得极少，我把厚大衣留下，毛裤留下，以为洒脚洒手，提个袋袋可方便。天一冷，只好把汗衣汗裤全加上了，还另买了个口罩，最冷的昨天终算对付过去了。今天已放晴，还是极冷，房中烧有火盆，火虽已熄，总像有个准备样子。明天八点即上车返武汉，大致十八返京，下四点车，十九下二三时可以到京。这次"天宝宫人"也来了，多在一桌吃饭，比冰心还精神。荫浏到处照相，都说可惜你不来，来了可多看许许多事物，对你工作也十分有意义。下次这种参观，刊物应当派有人来，经济。同来有中画家，无木刻和西画家，如有人来，也一定会有极好收成，因为壮观伟大之至。铁路也在兴修，今年十月即可通车，通车后，这一千里路就不算太长了。

闻廿五即将开会。在一起开。又文代或在（听人说）四月开。六月还有会。今年必然还有许多大事情出现。

弟弟等一定还在跃进。朝慧想必已上课。街道食堂如办成，我们全参加好。

二哥

三月十四

19600322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十六号来信，知托带东西还得用。俟政协开会见石邦智州长时，当再托带些果脯来。北京果脯今年春季供应还好，预计五月中必会更充分些。今天已廿二号，廿九才开会，看情形大会完毕，将又是五一大节日了。书刊当陆续寄来。三月中照例已相当暖和，今年北京较冷，还可穿皮大衣，气候来得慢些。到丹江口时，湖北还落一次大雪！这次参观，坐汽车即将达二千里路，可以说远距离行动。其中还有不少年过七十的，都因见闻兴奋，忘却疲累。另外一时若组织民族区参观团，来自治州，我一定参加。希望过一二年腊耳山也如湖北姚冈，成为一点示范新的开荒地！杨四哥在保定农学院作果木改良，家乡如种葡萄苹果可以请教他。张宇和则在南京鸡鸣寺九华山科学院作果木研究，也一定知道许多问题的。我们估计，家乡宜养羊牛，但长毛羊还是不宜，因为毛虽可长，雨水过多，羊将受不住。能养肉食羊，找云南黑毛山羊，或易繁殖也。如喂鸭子，四川洋鸭子（似即老保）易生长，肉亦极嫩，惟不习惯养它。四川养兔子也如养鸡一样，别处还少见。有一种澳洲黑鸡，公的肉也极嫩，北京曾吃过，种恐不易得。北京三月中菜亦极少，到四月大致即可转好矣。

林宰平①先生昨日已故去，年八十二。卅六七年前我初到京时，即得到他教育鼓励甚多。因胆癌故去。熟人中又去一位矣。孩子们工作忙而起劲，正应多作些事情。

二弟

三月廿二

① 林宰平　即林志钧，字宰平，号北堂、唯刚。学者，原北大、清华哲学教授，清末一度任职于外务部，民国初年曾在大理院、司法部任职。解放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

19600325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寄来些花种，送给学校，或者还可供校园中用。再过四天，即开大会，一定可听到许多重大事情。可能有二星期久。今年大跃进最重要必是三件事情：一机器生产自动化，二人民公社进展，三城市公社化组织。事事感人手不够，城市公社组织，就是抽出人力来参加生产。一切生产都在迅速发展中，再增加一倍大学毕业生，一送到新业务中，即若沙子入湖，所以文化普及运动十分重要，不然永远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北京是这样，乡村也是这样。我们过去一人只想作五人事情，现在如体力许可，竟想作十人事情！参观过丹江水库和武钢后，个人只觉得异常渺小，只有尽一切可能，把个人能力用到对国家有益工作上去，才算不白外于做一个新中国公民！孩子们都忙得瘦了些，精神却极好。北方今年格外冷，日来张北一带还在飞雪，北京气候也还要升火炉。家乡想必已到落春雨响春雷时期了。黄穆如见到时，当为托带些果脯来。奶粉已不易买到，果子酱还多，惟不如果脯好带。还有点蛤蟆油，是泡水中发涨如燕窝吃的，找出时即带来，大致还是几年前东北捎来的。

二弟　廿五日

1960040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政协已开了一星期会①，有时在人大礼堂列席，有时在政协会堂开，每天还有个晚会。我因血压高，小会也有部分缺席了。医嘱躺下四十天再说。打了几针硫酸镁肌肉注射，略降下些，头并不大晕，只是作事还是不成了，因为低血压较高时也可到了一百三，能降到百一已算不错。看情形受体力限制，预定工作又得搁置了，真是无可奈何。大致毛病在用脑子。这次出去廿天，坐汽车约二千华里，相当累，路上也够冷，却不太难受，血压不过二百。回来一作事，倒即刻直线上升。我存在意义正是还能“作事”，一生日子过得都十分辛苦，无事作躺下来也十分不习惯。现在看情形竟非停止一切用脑工作不成。本来是胖人的病，我资格差得远，不知何故竟日益上升，作事一久即上升，真是无可奈何。一年半载躺下去可不好办。较长距离旅行，大致也得取消了。

另寄一新出小书来，是近十年惟一收成②。记得最初出本小书《鸭子》或《蜜柑》时，最先即寄给你，你真是我最细心读者。这本小书其中有两篇还好，因为是资料性探索和

分析，大致不会和其他写的小说那么无意义，因为对于工艺史研究还可供参考。正如在病中偶然作的红楼梦器物注，不过随手札记的工作，一点不费力，倒似乎对读者还有用。名字也附入新版书中。至于真正大半生精力十分谨严认真用到上面的工作，现在都已毫无用处，因为思想性不高。十年来，新学的一行不知不觉又是一大堆，如体力还来得及，一定还可望作进一步比较深入的研讨，特别像绸缎及其他工艺史一类问题，别人不好搞也不肯下工夫搞的，我由于常识多，记忆力又强，综合贯串力也还好，再作三五年切切实实研究，也必然会提得出一些较新报告。至于身体如照目前那么下去，就什么通说不上了，因为书也不能多看了（看久了眼即模胡）。

这里东西不好寄，得看熟人方便才可捎来。北京今年似乎冷些，直到今天还可穿厚夹大衣，为迎接五一，全城已打扫得十分清洁，五月内大致将普遍成立街道食堂，因为街道工厂势必要办，唯有食堂办好，工厂才好办。熟人通好。我们再有两天会即完了。

二弟　茂林

四月八日

因为休息了几天，今天一看是十八了，来开会的大致通走了。近日正在草拟个服装史③的计划，也可能六月里能调些人来作一年，好在材料有数，只待收集，如能作，全国各方面都有用处，可能编得出十来本大书的。

五月廿后或开文代会，家乡应有人来的，挑绣花好手也有资格！

① 会　指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② 唯一收成　指1960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的《龙凤艺术》一书。

③ 服装史　作者计划编著的多卷本《中国服装史》，因图像资料丰富，此后多年常称为《中国服饰资料》。通信时选题尚处于初期准备阶段，1964年工作全面展开，在美工等专家合作下，当年完成了第一个试点本的编写、绘画，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经多年延误后，1981年9月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此专著的增订本已编为《沈从文全集》第32卷。

19600416
北　京

致沈云麓

四月十六日

大哥：

这里大会已行将结束。前后一个月中，真是听了许多有益有用使人兴奋乐观的好事，同时也由之明白好些在前进中已发生、和此后也难免会遇到的困难。黄穆如州长已见到，人还极精神。（你前些日子如肯听我的意见，岂不是同样也精神虎虎，一年把也会有机会来北京开一次会，看得更多，明白问题更多，而为家乡可作更多的事情。）

所要药物，已要朝慧尽能得到的和估计有用的买了些来，作成一小包，托黄便中捎回。大致总还得廿天半月才到。因为这里或省里，也许民委会，尚待召开小会，布置工作，他可能得过五一才回。这里近些日子转热了些，公园中已开花。榆叶梅连翘都开得十分热闹。牡丹芍药可能还要晚些，将在五一前后开放了。一过五一，这一年又去掉快一半了，日子好快！我们下半年工作，还不知如何作，因为照近发“文艺八条”看来，工作方法可能有调整事，是让我写作，各处去走动？还是守住博物馆，帮同年青人作业务提高工作？未即定准。故宫已多了些副院长，多是能守住工作不动的。我们馆中已有五位正副馆长，真正能搞研究的研究员倒并不如馆

长那么多，也不大明白是什么原因。我大致因为心脏和血压均不大好，即或不退休，也只能作个研究员，或顾问名分工作。因为作馆长照一般目下习惯，真正业务倒可以不抓，经常会总是相当多的，也很要有精力，有极大才干，才作得下去。更重要还是会和人在一般或特殊情形下共事的能力。不容易的！我的长处只是在业务常识上比较丰富，明白文物问题的相互关系，及文物与文献关系上种种。特别是从文物新发现方面谈文化史，从文物谈艺术史上种种小问题，倒可以说得上是文物方面的多面手技术人才。但是凡事还欠深入，却样样有点常识。常识不太多，目下情况带着年青人搞还够用。馆中为协助外面工作，为生产方面搞搞花纹，为研究方面如作历史画、历史电影、历史戏提提各种杂资料，还可以就记忆中的临时抓抓，对他们也还有益省事。也因此，在某些情形下，似乎本来应分离开了博物馆，到结果依旧没有离开，因为究竟在这方面也还是工作，又还顶用，要培养一个接手人，却不怎么容易。即肯踏实用功，也怕总得十年八年，依旧不太顶用。但就这么下去，若工作方法不变变，我还是难以为继。因为新的不易上来，而我记忆却越来越差，常常顾此失彼。若工作方法能变变，手中可以掌握三几万照相，再去故宫及全国各处走走，把应看的全看看，人物画也还有上万的应看看，应得的照相全得到，手边经常有个五几万照相可以调动应用，我在这个工作点上，就真可以说具备“全国性”意义了。即或名分上是研究员甚至于资料员也无所谓，因为工作对全国说可以得益，个人名分自然即不足道了。如说思想前进，这倒是真正作“主人翁”的思想。事情也容易办。但是作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因为各人认识工作有高下，

便不大好办了。相反倒是业务兴趣可以不必那么高，那么用心努力，甚至于再不中用也无关系，只要会在人事上和各方面搞得好一些，即可作馆长。作了馆长，事情倒又好办多了。可是一个人总不易兼有多种长处，我对于和人共事相处常远不如搞业务便利，因此大有可能还是依旧那么等下去。或终于离开这个工作，不再好事，仍然去写那个永远写不完的小说，倒是可以省事而容易处理的工作方法，因为照我习惯应付文字总比应付人事容易得多！

闻黄穆如先生说家乡龙再宇正在写一革命电影剧本（有关吴八月事），不知已否脱稿？如已有打印本，不妨给我看看，可能为提供些资料作参考。也能为就事件安排上提点意见。看到好些人写的东西，分量都不大够，首先是文字即不够准确有力。写历史事不大懂历史问题。我自己又因为工作把力量分散使用，不能集中来作，有时也近于一种真正浪费。求今后更有效些来使用这点剩余生命，真的或者还待重新调整重新安排，才会不至于凡事抓抓，一事不成！

这里大小都还好，能维持。事实上小龙体力还不大完全恢复，比前年已瘦得多。朝慧总有点烧，不宜上学（家事倒学了不少，也看了很多好书）。兆和也是较瘦。虎虎一人算是壮士，也瘦些，主要大致还是吃的不怎么够。龙龙因学校住处人过多，每天必回家住，早上五点即起身吃饭，去西城上工。虎虎住工厂，已四五年作五好工作者，回来时还是穿那件大月亮补的布裤子。新的为改好的还不肯穿。两个人都朴素得如真正乡下人，倒可说是真正新型城里人！我血压还是百八到二百间，低压在一百左右，心脏时常微痛，药在吃，效果不大，保得住下去无大变化即已不错了。也正因此，许

多工作倒不大好安排了。因为任何一时总受它直接胁迫着。

今年政协民族组同人将有来西南参观计划，到时也有可能从州上过身，看看州中新建设。我还不知能否有资格上路？一切勿念。

二弟从文

四月十六

1960042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各事。这几天南朝鲜已推翻李承晚，是世界上一件大事，作得好，发展下去，将可使朝鲜统一，赶美国离开。如事情另有恶化，也会大流血，直影响到将来三八线又要紧张。日本人民也在大闹倒岸信介，行将到高潮，如果也如朝鲜发展把岸信介推倒，真是大好事！望保重身体。我血压高的已下降一百八十，低的似高些，一百廿，已不怎么吃盐，还是无办法。平时不作事，只头部重些，集中精力作事，比如写作什么，三小时后必眼肿，短时期蒙胡。心脏还好。看来“重头戏”是不宜唱了，只能尽力作点对人民还有益事情。写的小书也多是常识性质，照科学院要求的“学术性”来说却不够，大部分是对学工艺史还可有些启发处，现在当散文集印行，读者得益不会多的。近来正为轻工业出版社草个中国服装史料目录，如能调个三五人集集材料，一年时间可能排出一个队，各方面还得用。因为有些画、有些问题，一般写美术史搞文物的多不知道得那么细，那么有系统。我也只能协助作，指指点点而已，因为自己不会动手，主要还是让年青人作。我近十年最熟习的还是丝绸花纹时代问题，因为过手多，所以写的那几篇丝绸文章还有用。此外即工艺

图案，也因为见得多，各样通知道一些。但任何一门还是欠深入，因为每一种有万万千千东西，来不及学个透彻。新的工作不能离开实践，没有一一过手，即等于无知！书也读得很不够，因为底子差，正如小书序言中说到的。亏得是苦记，哑记，扎在头子里！正如前三十年写短篇，整个生命都是为短篇小说所支配，写的、谈的、读的、想的全离不了它，因此在不易设想困难情形下，终于克服困难，写出了那么一堆东西。这十年又是用同一方式来搞文物，恰值机会好，在社会过渡过程中，接触了万万千千种文物，占便宜处是读杂书多，同时注意制度和相互关系，因此又积累了一堆常识。有许多问题，现在年青人再努力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因为再也不会有机会见得那么多，又明白它问题何在，书即或读得再好也贯串不来。所以如果体力支持得下去，又有机会，能协助把服装资料作出后，或许还可协助一些年青人写新的美术史，以工艺为重点的美术史。问题虽复杂，几个大处如丝绸、陶瓷、漆、玉、木刻已有眉目，惟建筑和佛教雕刻欠深入，所以也许还是先来分别写专题性小史文章，写个十来篇，对他们教书的一定还有帮助。不过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试就三姐家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他是先在南开，逃广东，几乎死去，到日本又被捕，回国转安徽被捕保出，又到上海北京，又返安徽，终于牺牲。此后四嫂即带其子女随抗战作难民到湘西住了几年，再到贵阳、昆明。孩子们长大又参加昆明学运，复员后到上海参加学运，逃往解放区，现在各已作事，大女儿已在龙烟公司党委会作办公室主任……拟分三部分写，各十万字，在起始记材料。大致第一部分最容易写，因为什么

旧社会事情熟习，乡下绅士见得多，社会背景也知道得具体。第二部分即不大把握得住，第三部分又容易，因为是抗战那一段到解放。只能当小说写不作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习体裁写，难望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方法写，所以如何着手还是费周章 也有可能写出来不怎么有读者的，因为本领有限，工具已旧，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百十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所以即一年可望完成，绝不会是本热闹书，也有可能完全失败，只能当成一种资料看待。社会要求已不同，是不可免情形。不过这类故事还是应当有人来写，因为年青人已不可能懂四十年前社会种种，正如我们不懂太平天国情形，如写出来，国文系教师即或不读，总还是可供历史系的学生参考。读者不多应早在估计中。正如近出的小书，本来是为部分习美术史或教美术史的人看的，搞文物研究人看的，但事实上许多人已看不懂了，因为问题和目前教学要求不大符合。所以只能希望对极少数部分人还有一点用，写得再好也是这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过去写作即是一心努力求好，以为笔可慢慢成熟，用到国家大处去，社会有用处去，对国家有益。结果可并不好。这几年作事，也不免会要犯或大或小的错，且会有求好反而作错的。这次写小说，就先准备着，即能顺利完成，也不一定会有多少读者，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更难会比别的作品。不过既然写它，还是不会因为读者不多即不认真尽力，只希望有三个月把材料整理，三个月写，半年改个三五次，来完成它。好的是作司书时锻炼出的抄写能耐，不怕改，不怕重抄，“愚公移山”办法，凡事总可以作好的。即或

明知不会有多少读者，还是会同样认真写下去。只是工作荒疏已十年，脑子是否能担负下去，还不可知！也许还得作些试验，用一种比较轻松流畅的文体来进行，记得卅年前写《柏子》和以后写《顾问官》和《湘行散记》时，也有用一天时间写三五千字，结果倒很不错的。作短篇不免有碰巧时，长篇可不这么好办。我还希望试用一种极易懂文体，来作几章。廿二年作《边城》，每星期作一章（还兼作许多别的事，看一大堆稿子），重抄一二次，倒很顺利即完成了。事情简单，一丘一壑为用半抒情方式写，比较易见功。写自传还只用三个多礼拜，效果也不太坏。青岛气候实帮了大忙，所以现在还那么想，如果能去那边写，可能会有较大成功希望，也完成得快些，体力会容易支持下去。这也许近于空想，因为究竟隔了三十年，当时身子虽极瘦，精神可顽强，生命力旺盛，下笔又快，又有辞藻，一连赶个几天，也不在乎。同时还可大吃水果充实体力。现在若去住，首先成问题是吃的怕就不大好办，有钱无可买处。除非住休养所。找个住处或者还不大困难。北京八大处倒有住处，还好，是专为作家预备的，有办伙食的专人，交通有公共汽车，环境不如青岛静。更主要还怕是脑子一用久即相当重，真无可奈何，写点把钟即得换换空气，休息一阵子。事实上写小说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真是不易解决的矛盾。也有人写十万八万字十分轻松不甚费事的，大致是另外一种用笔方法。我因为比较笨，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到老来，就只有心无力，不易回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

家中大小都还好，孩子们为五一献礼忙，星期天也不回家。朝慧初步诊断出或有肠系膜淋巴结核，所以老是腹痛，轻微发烧。在妇科专院治，明确了病症不要紧，会治好的，我们觉得幸好到这来，有许多便利。一时不再上学，等待进一步治疗。医院在骑河楼，不甚远。家中阳光好，不会为难，望家中放心。吃的一天有三分之一磅牛奶，素菜还多，也间或可吃点荤。油还够。万一要再耽搁半年读书，也不妨事，因为病还是得治，这里医生好，不会耽误。永玉正在为美术馆大浮雕作设计，是大工作，日来正忙。大小都好。小黑妮已四岁，十分活泼，将来一定极能干。北京街树已如初夏，我们还穿绒绳衣，半年多了也不曾到什么公园看看，只听说花十分好。三哥从杭州来还说杭州可更好，那边学校欢迎我去作些小展出，就便谈谈美术花纹，可去不了。想作事多，体力有限，这信也写两天才能完，头脑真是不大得用了。有朋友血压高多用一天到处逛治好，至少也不会加重。我一生最大弱点即不会玩，看戏也不会，老是坐在桌子边，虽也有好处，即手不释卷，看了些杂书，勤能补拙，坏处即太少活动。近在拔牙，一礼拜二粒，大部分将一一拔去，其实也耽搁过久了。

二弟　北京

四月廿八

19600516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五月七号信，知家乡正为生产忙，所有劳动力都已投入运动中。

朝慧病已确定，得慢慢治，别无办法。好在这里有好医生，有药，如在家乡，老误以为妇科病，吃中药，必误事。我低血压高了些，有时一百卅，普通时一百十，高的到二百二，一百八是最好时候。药还在吃，不甚灵；亦只有继续吃，可不至于恶化。已许多日子不用盐，一天吃青菜一大盘，使肠胃系统有周转。近在拔牙，已去十枚，还得拔，手术时不甚痛苦，只是再不能吃硬饭。将在四十天后再考虑装新的。

本来收了一批好纸，准备作研究用，看来体力已不可能搞这种工作，全送给公家了。公家保存得必然比较好，惟此后大致也就不会再有人肯用心来搞这个工艺上空白点了。因为要研究也相当麻烦，材料分散，不比书本，不易着手。孩子工作都好，惟总是赶夜班，一回来即睡倒，通常星期天也不回家。昨寄了几包政协发言回来，字体较大，你看来会省事些。内中有许多重要文章，可知国家各方面问题，不是空论。其中自然也有平平常常的。

北京到处正在赶新建筑，美术馆是其中之一。今年各省

似多春旱，北京也多久不落雨，直到今天，才落雨，对广大农林作物一定有好处，城市青菜供应也会加多些。大致因为外来无户口人多，又有的人或把粮食票外寄，致市上小饭馆总是不到十点即挤挤的，排一长队，在街上等待，大小老少俱全。市场上照例有千百太太们排队，野牛野马卤肉三元一斤也能一时尽销。惟点心还不必用粮票，二元多一斤，却不好吃。我们吃得简单，倒省事。王嫂有时碰机会好，即开开荤，事实上我如想贪好吃，每天可到政协俱乐部去，有的是吃的，又好又贱，只是路远不方便，因此极少去。近日正为起草——《中国服装资料》，用到六七百种画和石刻塑像，如材料集中，对各方面一定还有用。拟编十本书，将用一年编成，七月或即可着手办。将来也许会有个服装陈列馆，我身体如好，即有事好做了，因为常识多，全用得上。有了这个底子，对此后古典戏改良、历史电影用处多。特别是每一时代的丝绸花纹，也懂一些，制度也有个基本知识，对国家还有用。社会发展极快，主要是亿万人民在党领导下的日夜苦战，改进生产，提高生产，其次是百凡事业都在赶先进，人人尽职。我们个人生存，实在异常渺小之至，惟有在业务上作一切最大努力而已。

拟写长篇虽已有眉目，因搁笔过久，还不知从何着手写起！恐怕总得要作些试验，先写几章看看。搁笔太久，人也老了，年轻力壮时使用准确又有情感的文笔，已不易回复，也许即再努力，亦不可能回复转来成为手中工具了。四十年前，初到这里时，只想学个几十年，写它一生，总会把短篇写得像个样子，有些记录可以用来和世界上最好短篇竞赛。不意和大时代主流一脱离，一切努力，终成空虚。回过头来，

机会即再好不过，我的精力却又不济事了，坐到桌子边三小时以上，头即不免相当沉重，眼睛也朦朦胧胧，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近十年学的一堆文物常识，只有到博物馆或美术学校还有些用处，惟记忆一衰退，也就不免顾此失彼，读书本来底子不好，再努力已来不及，此后恐怕凡事都只能指指点点，至于真正具体工作，通米不及作了。你说写字，也可说是小小悲剧，永远在写，其实字永远总写不好，不知何故可能是懂得多，即不容易写好。如能同样用三十年精力学绘画，一定是个极好画家，真正有创造性的画家，因为明白如何吸收各方面长处，不受任何权威成见束缚，即可突破多种限制，作新的尝试，得到新的成功。我由于不会画，这方面所学也糟蹋了。新近全家福照了一卷相，过几天洗好当为寄来。

望保重，凡事莫急躁。多多鼓励民中年轻教员，抓紧工作，抓紧学习，多看书，勤读报，凡事听党的话，一切工作已作得“好”的，还不妨努力再求好一些。因为地方比较偏僻，见闻局限性大，越能在党领导下作更进一步努力，某一部门某几人学习成绩格外好，也即可带动其他方面急起直追，向前向上！

家乡人对艺术似有天赋，多得不到正常发展，可惜！

二弟　茂林

五月十六

1960051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正当巴黎大会日期，苏联人造卫星飞船又上了天，真是大好事！惟世界局势恐怕还是将明松暗紧，甚至于日益明紧！我们面临的问题，将是日美安全条约，是否通过问题。这事关系我们太大，所以正用全力反对，支援日本人民斗争。

沈尹默五四前似在北大燕京教书，并不曾到过热河。这里一切照常，每一部门工作都见紧张，特别是工业部门，所以孩子们都在赶生产，总之，得尽可能提高生产能力，加速建设，特别是加速内地工业建设和交通建设，准备接受六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挑战，最后一定会把他们打败！

我低血压日高，早已不吃盐，现在每天用青菜一碟和干稀饭一大碗。已拔牙十一枚，还得去四枚，才好待二月后装配新的。幸得医生还好，不太困难。已二三月不工作，坐到桌边看书二三时后，眼睛即不免朦胧，头也发重，得休息一阵才回复

最近还为轻工业出版社草了个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预备六月里提出来商讨一下，如能调几个人来抓抓具体工作，有个一年二年，会搞出一份相当可观资料，供各方面使用，也省得其他方面许多劳动。初步估计，将可印十本书。惟如

果没有得力好手来作具体工作，恐还是不易进行，因涉及问题相当广泛，材料分散各处，稍稍初步排队，即有将近二千个图。至于文献整理，结合形象，恐将是较长时期工作，我只能起个头，完成要待后来年青少壮了。我这几年熟得最多的还是工艺图案，机会好，得见成千上万种反映到陶、瓷、漆、玉、铜、石、锦、绣上的花花朵朵，总以为对新的生产改进提高会有些用处，自己"为而不有"，作个真正艺术上的跑龙套，来协助年青力壮的搞美工设计的好好向遗产学习，好古为今用，使新的生产在原有好基础上向前大迈一步。因为只要不受近年美术学校中教美术的习惯思想束缚，许多花纹上生产改进提高，不应当是什么困难事情，有许多简直不大费事即可作得很好。无如习惯势力怕人，教图案多不懂图案，只是会一点画，因此把一般作画底子，使用到各种工艺生产上去，使得到处只会抄齐白石、徐悲鸿画稿，一个脸盆为画弄得脏脏的。去年还有人作印花布，把齐白石的画稿连画带字用上去，也叫做设计。许多印花布都作得极脏，旧有长处通不会利用，真是无可奈何。想尽方法劝他们学学也无多结果。特别误事，即一些作先生的，甚至于还有把"不学习"当成一种骄傲自满，以为正好创造新品种的，直接耽误了学生，间接也使国家这一部门工作落后于社会要求，真是可惜！耽误了多少事！

杨正中来信，要几本书。我不明白这个人情形，所以不便寄给他。若到你处，可告他毛选无买处，恐怕还是家乡倒容易借到。《官场现形记》他看来无多好处。如真的要读书和习作，《短篇小说选》《散文特写选》倒比较有用。因为学习运用文字工具，表现问题，照我知道的来说，这些新书多是

挑尖拔萃，对学习写作相当有用！若不从具体可行的事作去，不从就手可得的书读去，舍近而求远，极不经济，也不是切实学习方法。真正肯读书勤学不这么来的。你如觉得他人还老实，我过些日子当为挑些有用书寄来，只要人肯读书，应当为设法的。

今年气候不大好，这里至今还穿夹大衣，多云不雨，农作物受不了。雨来得晚，入夏又恐将不免大雨成灾！

晚报说赫鲁晓夫已表示不参加四国会议，麻烦问题多！

二弟

五月十八日

196005中旬
北　京

复杨正中

正中同乡：

来信收到，我因病不常出门。你身体不好，在工作外即不必急于多读书，总是先把身体弄好，本钱足才能多作事。你要“毛选”这里不好买，因为新版未出，旧的无买处。《官场现形记》似不必看，也不易懂，因为提起问题，多是半世纪以前的情况。如真的学习写作，倒是本地易借到的《散文特写选》、《短篇小说选》相当有用。这几年编选这些有代表性作品，多是挑了又挑选出来的，是目下写作水平。你若写作，大致从这些作品参考取法，易进展，且有个方向可循，不宜舍近求远，去看《官场现形记》一类旧书，殊不经济！多看点时事杂志，如《世界知识》，《中国青年》，《新观察》，也可对于用笔起鼓舞作用。《新华半月刊》，内中重要材料多，学习材料也多，对你应当更有用。目下我们谈学习，都极重扎实，有用，起好结果为对，不尚空虚。写什么也极重踏踏实实的去作。这种学习工作方法是宜于走远路的，因此使中提提，或可供参考。《红旗歌谣》用山歌体歌唱新社会新事物，文字简质，热情奔放，许多人都认为好。家乡四句头山歌好的甚多，可学的必然也多，这些学习也值得重视，一般

习惯却舍近而求远，好的当面错过。其实我若写诗，还将回来好好收集三几千山歌拜老师！

沈从文

19600527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道家乡有些年青人来京出席文教群英会，到这里来一定可以见到不少新东西，学到不少新东西。如田先生来，当托他带点东西回来。这里吃的近月也比较困难，大致桃梨脯或者还有应市的。罐头多果子，重而不好，不好带。别的肉食已不可得。我拔了十四颗牙齿，已差不多全光了，待一月后重装，近一个月只能靠稀饭和面条支持。血压降到一百八十，已算是较好情况，因为头不重，只是若夜中失眠，脑中即十分难受，且相当混乱。白天作事一久，也感沉重，眼睛并且即发朦，有点肿，不大好办。作事总是顾此忘彼。记忆力日差，随记随忘，即自己定的文章，过不多久，题目常常也记不来了。经常还是吃五六种药，大致能稳住，已不错。久已不吃盐，平日主要靠一盘青菜。日来青菜也不大好买，天旱过久，雨下不来，市面菜蔬供应因之不免受影响。政协倒有的是好吃的，又好又贱，只是路过远，我少出门，一月还不会到两次以上。

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或全寄给我，不必留下，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因为实在没有

用处。我这四十年所有工作，实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青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虽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

下月或为搞搞服装史资料工作，规划比较大，如能照预计方式进行，或可在一年二年后，作出个眉目，为后来者打个基础，省点工。其实我所有也还是常识而已。因为问题太多，材料太多，能接触的却有限。我书读得极不够，无可如何。总之，工作总是尽力作去，至于结果，也就不问它了。

二弟

廿七日

政协九月可能有一次到少数民族区参观团，我还不知道到时能否参加。大致会去云贵，到湘西机会必不多。

196006中旬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田培根先生本说可能来城里，大致因团体行动不便，目来或已返家乡矣。这次只能托带大小二纸罐奶粉，别的也买不出　季韬日前因湘政协参观团来京，和个石帅到这里和永玉家，各吃了一顿便饭。到永玉处时适值梅溪生日，吃得格外好，三个老人来祝寿，也可谓偶然巧事。朝慧还是在看病，日常发烧卅七度五左右，换了两次药，还是不成。她精神很好，礼拜天二哥哥同来也热闹。或许过些日子尚得过结核病院去作中西综合治疗。蒜能治肠病，前数月还可买糖蒜，现已不能找到，一般蒜头也不好买，不知家乡有不有？又记得老方子说金银花极好，这里药房得不到，家乡如寻得到，望为寄几两来。北京今年久旱，近日又大热，菜蔬大上市季节，我们每天只能用卷心菜当主菜。黄瓜、蒜苗大致在公共食堂可以吃到，市场却不可能得到。稻香村类店铺，每天也经常有些肉食东西，惟必需家中有闲空人去碰机会。东单市场甚至于还有大肥鸭，却只让那些老太太终日带篮子串街的占了便宜，市面上用的东西并不缺少，惟吃的不大供应得上，机关食堂如小虎等单位，还是什么通有，文化单位即不免简略一些。至于一般市民供应，东西南北各区似乎也不一样，早

晚要碰机会。有些由街道服务处分配，每天也可得到些新菜，如豆角黄瓜。辣子已一年不见到。水果上市，草莓卖到九毛一斤，贱时也到六毛。水果罐头算来已不贵，因为一般只七八毛钱，倒相当甜！果子酱已得不着，大致某些公共机关或者还可分配到些。政协倒常有果子和别的东西，小食部且吃的又好又贱，我却极少利用这种特权，一月只间或偶尔去一次，因为既不会跳舞，也不会玩，那边文化俱乐部还是一些会行动的人热闹的。

日本人民这次算把艾森豪威尔威风打下了一些。因为这坏家伙主要作用是到日本，和日本头子会面，在日本人民斗争下，不能不放弃此行。日本人民和统治者斗争，将还要发展。但另一面安全条约成立，对我们说来，还是十分讨厌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今后那边每一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关系我们极大。

七月里，这里将开新的文代会，一定十分热闹，且必然有不少国外来宾。我因十年来并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叫作家近于虚有其名，在文物艺术工作上，也不曾有过什么成就，且不能算是美协的成员，有点近于无所属，所以大致不会为文学艺术团体提名，将和政协一样，成为北京市的“特邀代表”。多少近于照顾意思。事实上社会也是变化太快，几千代表中，可能已不会有廿分之一的人知道我是谁，过去写了些什么，现在又在作什么。大部分将是新人，或工农兵诗人、艺术家，有的也许还不过十四五岁。正和这次群英会上英雄一样，多是新的一代杰出人物，对社会向前有具体贡献的。年青人生到当前，真是幸运，只要会把工作贴到国家需要上使用，写作用不到三几年，或三五篇文章，即可成为全国知

名人物。那里用得着如我们卅年前死用功，一面和业务作战，一面还得和生活作战，通常是在极端困难中完成一件工作，即完成，也并不能得到应有出路和社会重视。现在作家稍微有点成就的，即当成八宝精一般看待，作编辑的追来赶去要文章，许多不成熟的还得编辑为改改，稍好的，一发表不久，并且即有机会演成电影，本人另外一时又即可出国去观光。真是一举成名天下扬。但自然也不免即有一会会又即成为过去，再也不知道他去作什么事的。也即有今天文章正行销，半年后即又不再有人要看的。总之新陈代谢是受另外一种新的规律所支配，已完全和卅年前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努力方法不同。一切似乎还在变化，且十分迅速，所以稍稍和这个工作隔离，新东西连看也不大懂好坏了，那能会写得出好文章？许多新诗我即不懂。偶尔看看正著名的短篇小说，也不大懂好处，倒是看《红旗飘飘》上面有些文章，可以增加不少知识。如程世才作的《悲壮历程》①，看来极感人，可是却少有人称道，情形不易明白。七言诗倒像是个有较广大读者的诗体，你其实不妨也试来写写，或许会成为大诗人的，因为你懂得许许多多，只是不肯动手！

二弟

---

① 程世才　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

《悲壮历程》　指《悲壮的历程》一书。记述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一部分辗转到达新疆的史实。

19600620
北　京

致田纪熊

纪熊：

得见给朝慧信，知仍在旅大水产学校。党一再告诉我们，一切工作不分大小，对国家有益，将是一样受重视。你工作了好些单位，好些年，一定更加能够明白理解这一问题。不问是派给什么工作，总踏踏实实作去，并且十分谨慎的去完成它，对工作会带来好处。我们这里大家都好，龙龙虎虎忙于工作，不常回来。朝慧除吃药外还打链霉素，总得一年半载才会好，好在北京医疗究竟方便。我这几天正列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听许多平凡英雄动人报告，差不多全是在一种极平凡工作中坚持若干年，照党方针企图去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时，又极善于走群众路线，这么一种情形下成为英雄的。国家百事待理，实十分需要这种英雄！你这几年工作多学了许多①，极有用，如仅仅停顿在一个学校中，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凡事听党的话，十分重要，因为党是在领导一个国家。丝毫不用闹个人位置工作情绪，只好好把眼前任务完成，极有意义！

二舅　六月廿日

田纪熊　作者的外甥，沈岳锟、田真逸长子。

① 学了许多　指不同工作岗位，也指坎坷遭遇。

19600626(1)

宣　化

致张兆和

三姐：

昨天上车恰是时候，差十分多点即开车。汽车到站，原来还隔相当长一段路，又过一长天桥。车上倒空空的，也极清洁，且有水喝。和一个大同煤矿工人同坐，听他讲起，才知“慢车虽慢一些，方便，因为人不拥挤，总有坐位。快车可好挤，多站立。如事不急，倒是坐慢车上算！”天气适阴雨，车上极凉快。到时二点零三分，不误点，小璋[1]已来接我，一会会即到了他们七层大楼办公楼。他们住处在后边，相当好。四嫂精神好得很，因为极清静养了大小鸡十来只。孩子们下午回来，长得极整齐，极活泼，过一个星期天，礼拜一再上学。大妹妹一人在家住，上小学二年级，自己能梳双小辫，很快将如华华。董先生因事出门视察，大致过天才回来。天气冷些，动风时我穿上夹衫刚合式，这只是从北京来的证据，一般人似乎不怎么怕冷，因为已成习惯。也有穿得较厚的。闻张家口即较冷，多风。

这地方主要是钢铁公司，似乎有五万多人，十二个厂，是个工人城市。街上也相当大，离不多远。过天把必上街。预备礼拜一即动手工作，记半天。六号回北京，把牙处理后，再来。或许记一月。因为以瑛晚上不大开会，还可和她们讲

些问题。《红旗谱》作者和王林都和董先生同事，同搞地下工作多年，极熟习。以瑛说到写作问题，分析即十分细致，懂得到当前下来的写不好原因，因为不懂透问题。懂问题的可又绝对无时间可写，也不习惯写。他们那么大一组工厂，就没有能培养写工厂史的作者可能。有文工团，因为对内起作用，可不易有专业作家。工人作家也只能写写诗。

住处晚上比北京凉快得多，更难得是清静。尽管远处火车总是叫，整个空间地面还是十分静。

朝慧要注意天热莫出门。吃东西小心些。在这里唯一不安处是吃得太好，当成佳宾招待。

从文

廿六日

四嫂等都以为你能来玩一天好，我说怕没时间。

① 小璋　张鼎和的长女。原名张以瑛，参加革命后改名张小璋。

19600626(2)
宣　化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天我到了宣化龙烟公司，坐了六小时慢车，车上干净得很。大致要住十天才回北京。这里是个钢铁市，有十多个厂，五六万工人，离张家口六十里路，即过去的宣化府所在地。出葡萄，葡萄种法极特别，搭成一个圆碗形架子，远远望去，田园地各处是这种碗或盘子式、四围高中间凹下的葡萄架，可能多受阳光一些。闻有的葡萄一颗可切片到廿六，一片一片的吃。地方较北京凉快得多，多风，惟比大同还是暖些。已是关外风光，树木长不大，地下不大长草，菜蔬比北京更不易得。城市发展过快，人口增加急骤，来不及解决副食品生产。钢铁——特别是铁砂供应国内许多地区，是河北区有名矿区。过几年一定还要大发展。惟生长到南方看惯了青山绿水的人，一到这里，不免有关外河朔风光感觉。生活也比较单调，即同是农业生产，和南方光景，也大不相同。土地有的草也长不好，花自然更少了，种菜不大能如北京容易长大。气候变化急骤，惟一般人体力似乎都还健康，只是习惯于长江下游或南方生活的，到这里来恐一时不易习惯而已。

二弟

19600627
宣　化

致张兆和

三姐：

在此一切均好。今天已起始工作。天气不怎么热，早晚衣黄夹衣刚刚合式。日中极热时，正等于我们早上出门划船时情形，惟室外还是燥一些。永远有微风，早晚风还要大些，幸好昨日一雨，并不如所传闻多灰沙。只有工厂中气笛声和火车鸣笛声，其余声音均如被土地吸收。作事比八大处还好些。住处去街上似相当远，大致要三五天后才会有上街希望。百货大楼买一剃刀不能得，只好暂借老董的一用，可见上路匆匆，一事忘记，即易造成自己狼狈和别人麻烦也。

土地过冷，不易长草木，沿墙种些菜亦不怎么大。水比北京好。夜里盖中等厚被，无蚊子，白天不免有些苍蝇在窗间飞，不甚活泼，一拍即完事，照此情形，一月打卅只记录，大致可以超额完成也。可看当天北京报纸。住处八点以后即只我和四嫂及一保姆。以瑛和大小姐回来吃饭，其余三小将均住托儿所，只星期天始回家。家中养大鸡六只，在屋外散步，小鸡八只，在室中吱吱吱虽吵不吵。记得小时家中有小鸭时似更吵，但反而易引人入睡。还特别为买了支小毛笔，所以可用此笔写信。

二哥

19600630(1)
宣　化

致张兆和

三姐：

这里还凉快，日落小雨。工作进行得极好。只是血压又到了二百，头重时上午躺下不作，睡足时即不难受。以瑛等均忙，常晚到十二时才返家，只礼拜天无事，孩子一串回来，又忙一天孩子。孩子长得都很好。大小姐已能经管部分家事，下课回来即作功课，惟课外作业如抄生字等似乎太重了些，星期天也去学校打苍蝇或作别的事（养兔子等）。年龄小，事情多，竟像来不及玩应玩的，也不提倡唱歌等游戏，同样十来岁孩子群一大伙，从未见跳绳等集体游戏，闻系赶五年制。这种加速成熟方法，可能还得变变，不然一到中学通成“小大人”了。

这里大街还不及昆明由省政府到近日楼那么长。只一百货公司，别无售杂货小铺子。两旁房子也比昆明的小。一到饭后，街上倒是挤挤攘攘，大多是钢铁公司中人。最大建筑是公司总办事处，七层楼，工字形，夜间多是日光灯白闪闪的，有时过十二时还不息。以瑛等住后边一列小独屋，和青岛房子相似，惟四周平地还未平，长不起花草。每家有几只鸡各处走动。生产部门离住处远，交通工具只有上面用的小

汽车，各部门为增产赶计划，以瑛等每日开会回来也总是疲乏不堪，参观根本不可能。我希望五号能回来，看情形到时也已经大致把要写的主要部分记录毕事。药还有吃的。这里医疗处还细心，只说“不要作什么事，休息好些。”我自己知道不要紧。来这里不大容易，不如一下子把应作的作完它。一天即只作三小时，也讲得不少，事情有了个脉络，将来贯串就好办了。每天可看当天北京报纸，收音机也可听北京中央台广播。王嫂如便中可买海带，可为他们寄两扎来。这里青菜中蒜苗豆角还是稀有物，小园地种了些小白菜，采吃时显得格外清香。街上似乎不见卖吃的。蔬菜由街坊分配。百货大楼倒应有尽有，还有极好练习本子，因为用的人不多。也不贵，是旧货。至于新来货，则如信封，黑虎虎的，一分五一个，相当贵了。小小新华书店，买书人可相当多，小儿书且专有一间房子，大人也在看，在买。画报或《人民文学》，架子上似无存货，或另在邮局出售。城市主要是工矿，生产单位既分散在百十里外，各有合作社，因此市上不可能如何热闹，白天也静静的。即最热闹的下午七八点钟，还像是静止的，因为一条大街有一千把人走动，已显得熙熙攘攘。小街门前多坐有老妇人和对门人讲闲话，枯瘦瘦的，加之土墙土地，作为背景，所以不易见出精、气、神。小学生到处走动，也多瘦瘦的，青菜不够或有关系，大多数人闻长年吃盐菜。幼儿园供应大致好些，四岁以上也不能有牛奶吃。工矿发展速度快，生活资料中吃的一套赶不上来，大致是全国性，惟南方到夏天瓜菜必多些，北方地过寒，关外更甚，种菜园时间又不多，所以靠“植物肉”也不可能。将来或可望

配套解决，即凡有工矿区必有一定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来为其他服务，计划经济做得到这么周至，就太妙了。

问候大家好。

从文 卅

19600630(2)
宣　化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因事到了宣化，去张家口六十里，住在龙烟钢铁公司。约住十天，即回北京。将来或再住一月，因为写作一个小说抄材料。只是血压已到二百，还不知是否能完成。这里已是关外，夏天极凉爽，不必出汗，入晚还盖棉被。地气过寒，草木不生，菜蔬也不多。地方不大，惟对国家建设十分重要，有十多个厂统属钢铁公司，有五万工人分布各处。出产铁砂供应国内许多地方。

我大致下月六号即返京，如不即开会，将再来住一月。血压虽高到一定程度，还不太难受。只是许多要作的事，大致受体力限制，都不能作了。即作也不易如何见好了。草拟的服装史资料还正印行，待付讨论，一经决定，即将帮助一些年轻同志来作，也是件相当有分量工作！如何着手还未定妥。绸缎研究，再待更有系统些来写个丝绸花纹史，恐力量已不大来得及了。其实体力如好些，倒是一个有意义工作。因为中国过去人还从来未作过，将来也不易有别的人来作它的。但受体力限制大，我即来作，也只能指指点点，待年轻人动手了！

最可惜的是一生只想写短篇小说，竟中途而止，未能充

分使用生命到上面去。好困难的通过不易设想的生活上知识上的障碍，慢慢掌握了写作中不能缺少的文字运用能力，这十年因工作改变，却几乎完全失去了。近十年所学一大堆常识，又因体力限制，也不可能好好运用到国家所需要问题上来，真是可惜。但亦无可如何。事有成毁，似非个人的计划愿望可以支配，俨若另外还有一种名叫"机会"的在主宰，在我廿年前写的小文章中即谈到这一点了，不意竟成了预言。乡下生长真永远不免受乡巴老性格限制，本来应分在新的时代作更多事情，可是一耽搁，体力却来不及作了。

从文

六月卅

19600702
宣　化

致张兆和

三姐：

来已一礼拜，工作进行顺手，上下午各二小时，还集中。礼拜六下午三位小将回来，因此星期天必相当热闹，不易进行工作。我已定五号（礼拜二）回来，大致是上午车，下午到，从这里买快车票，不甚困难。若牙齿治后无甚重要事，或在十号后再到宣化再记十天，核对一下材料，因已差不多把大事记下到七万字左右（包括原有的）。血压或仍是二百，睡得多，还不难受。但要再下降到百六十恐不大容易，能在百八十已很不错了。若行动方便，最好还是在合肥乡下住一礼拜，有好处，因为背景具体。还有人，有物。问大家好。

二哥　二日

19600705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我五号返回北京，得见来信，知托田先生带东西已收到，奶粉中似有糖混合，可以冲吃。北京极热，菜蔬也不多，今年旱象不免令人忧心。二丸子似仍在长春工作。龙虎均在工厂甚忙。我大致过一星期仍去宣化，那边住处比较凉快得多，因为晚上还盖棉被（只是吃的更不方便），身体也会好一些。大姐有信来。身体已上了年纪，似不宜远行，来北京已不甚方便，说你欢迎她回乡看看，我想莫让坐长途汽车好一些。

书刊多节约，此后或将减少定户，因为纸张不够。原料不敷消耗。永玉闻身体亦不甚好，要休养一些时候，不久或将迁到学校去住，饮食方便些，孩子入幼儿园也省事。学校在协和近边，也离我们不多远。

祖春你不必写信，因多久已不见他，恐有别的事情。老四大致还是在东北，也多久不见面。

朝慧还在继续打针。体力倒还好。只是病不全好，不能入学读书，也不能参加任何工作。只有在家中读书。

望保重身体。

二弟　七月五日

19600715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另外寄了《装饰》、《文物》和《民族研究》等几本刊物来，《文物》内容还好，有些文章有用。有的偏于艺术欣赏，不分析作品问题，如谈《文苑图》，即差一些，因为这画时间实晚。又如谈宋代画也不大高明，由于见得少，不全面。《装饰》也少好文章，多只能谈技术，这刊物要达到领导生产改进生产，恐还得加强努力！工艺放弃千百年优秀传统，只注意到近五十年或近百年水平，所以许多东西通不大好看，有的还走弯路，如同刺绣即走的是自然主义弯路，费工费料，效果可并不见好。这部门材料我近十年过手多，见了万千种好作品，也为学校和博物馆收了许多重要东西，自己陆续得到的也通通捐给了公家，无如教书的一环欣赏水平低，趣味不高，也不曾好好学懂遗产，教出的学生也不可免是对优秀遗产不深入无法运用，还是仍旧贯，拿金饭碗讨饭吃，真是无可如何，乐意帮忙也无从为力！搞文物则一般多碰到另一问题，有发掘经验，少文献知识，少比较知识，不易结合文物和文献提问题。所以出土文物惊人，论文物文章分量殊不相称，亦无可如何。对史部学博闻多通的国内有不少专家，兼顾文物或结合文物来搞问题的却不多，因之文物和文献彼

此俨若各为一道。要扭转这种做学问风气，恐怕还得三五年或更多时间。为的是融会贯通事实上也并不容易。我在这方面也只近于一个前哨卒，和过去写小说差不多，人弃我取，有了些常识。除绸缎知道的多些，别的还是不过常识而已。惟常识丰富，也即带来许多方便。若还有可能好好读三五年书，即好多了。书还是读得不够，知道问题不够多。

文代什开会，闻将有十五天左右，好几千人参加。我和许多教书的朋友，多年来已不写什么文章，即写也并无多少读者，事实上已经是近于一个“挂名作家”，远不能和少壮有为的作家比，所以多作特邀的名分参加。到时一定可以听到许多，看到许多，且必然还看不少工农兵作家成为主要分子引起注意。现代年青人做作家真是幸运！只要略有希望，即会得到加意培养。惟即或如此，好作品、好电影还是不容易得到较大丰收，有些写作方法上可能还有值得研究处。特别是写作的方法。间或看看时行短篇，多是不善于表现，费力多，易雷同。唱歌和图画更易见雷同，少独创性。应当致力用功处用力不够，教员编辑都有责任未能好好的尽！另外自然还有种种原因。正如写字，不讲究传统，不利用传统好处的效果，必然带来一种“无一定标准”的情况。许多字我们都不认识，好坏自然更不好说了。学校中“美术字”一来，更不必谈好坏了。不过过些日子也许会要提倡提倡，写得让人容易写、容易认识、也相当大方好看的行书体，如李北海等字体的。文章也差不多，得让人懂才成！

天气已日热，这里大小均好。

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印度罢工发展，如能和日本相似，对东方言，将是件大事。也是世界上一件大事。东风压倒西

风，将从这些事件发展中得到证实。如人民力量被扼杀，印度必日益向英美依赖投靠矣。总之不闻炮声的斗争将日益加剧。

二弟

十五日

19600804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们已开了十天文代会，二千多人中大都是新人，新生力量，有的还只十七八岁，听了许多重要而有意义报告。文学这么受国家重视，似乎还是有史以来的一件事情，也可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一种新事情。比较起来，实比苏联还要提得高一些，要求高一些，期望大一些。而成绩无疑在将来也会要大一些。有了许多好戏，都可说是崭新成就。大致还有一星期才结束。永玉和我同住一楼，是在西苑饭店里，一共住下千多人。湖南代表团也在一处，闻自治州来了个龙大姐，我还未见到。又塔户也到了个剪纸工人，年纪还只廿多岁。龙再宇州长也有名字，或因病不能出席，如来时，凤凰小县城即一共有了三位。永玉的同事还正说笑话："凤凰地方小，倒有了两个人参加。"其实这十年我毫无贡献，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会后大致不久将去宣化搞创作准备材料。九月或去北戴河住二十天，或参加政协民族区参观团，有一个月时间。还不定到某一地区。据我估想，可能是云贵区。因为一般多说贵州成绩大。如不去，即将和张家四嫂去合肥，到她家乡住二星期，还是和写作材料有关。

血压近来已下降了许多，惟未巩固。

19600804

朝慧还在治病。北京已入雨季，湿热异常，比起南方，还是好过得多，因入夜即有风吹，郊外住更通风。龙虎工作均照常，极少回家。《人民日报》上刊载有关文代会报告及发言，均值得好好看看，因为重要。有的是指示，有的是成绩报告。

二弟

八月四日

19600812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昨信计入览。得信，知地质部歌舞团演出，还能参观到深夜。又还能和年青人照相，事实上也反映组织上对你的关心，所以只要体力能好转些，还是盼望你把多年来鼓励年青人的热情，注意到更年青一代身上，时时事事要他们相信党、靠拢党，在党的教育下，发展成一个为无产阶级光荣伟大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国家大，发展得快，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实需要更多一些结结实实年青人，来作各种工作的接班人，这种年青人又是要在各方面教育锻炼下长成的！我们在这里开了半个月文代会，听了许多有分量的报告，学了许多知识，也更深一层明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今后文化工作和建设工作，势将取平衡分散方式，发展中小型工业城市，把布局改变过来。不仅重视省，还必然要重视自治州和县，所以过三几年，州县文化必然还要大发展，州大学必将扩充并提高水平及设备，县中学也会要再扩充并提高。总之，“全面开花”不是很久的事。这么一来，一方面可减去城乡差别，另一方面也可防万一有国际性战事发生时，我们能坚固的站住！所以凡是能用的力量，都要用到这个建国伟大远景上来，才合理。

你应当好好静养身体，其次即对年青人还是要家长一般鼓励爱护。注意他们的长处，且不必为一些青年部分的、一时的短处而即灰心。因为地方小，见闻窄，旧习惯又极糟，虽说解放以来有了极大变化，在年青人头脑意识里，总还不可免有些旧东西送不走，留在行为意识中，起坏作用，妨碍向前。这就要年长见事多而在地方又有威信受尊敬的老一辈，密切的注意，帮同党来教育这些年青一代的长成。学校中教师，即或是党团员，事实上也还是要不断的帮助、鼓励，才能更好的完成自我教育，并好好的为人之师。本地年青人主要弱点多是急求近功，脾气大，不习惯在一较长时期中坚持学习。特别是有些学习非坚持到一定时期不易见功的，如写作，总只知道做作家的好处，却不能坚持十年八年的不变学习下去的用功方法，结果有些本质还好的，又有极好机会的，也还是搞个二三年即歇手。且照例是稍稍写了点东西，即急于用各种方法找出路，得不到，即失望，败兴。末了当然罢手，不会有成就。其实如会看大处，立大志，肯真正苦干，学习用笔，在家乡搞写作，条件还比许多地区好，因为背景好，变化大，有东西！近在这里看了广西编了个歌舞剧《刘三姐》，全用四句头山歌凑成的。家乡就有条件产生这种歌舞剧，只是没有人会耐耐烦烦来作罢了。

这里会期将完毕，过几天我或者还去宣化工作。并去合肥乡下住一星期。也有可能要搞中国服装史资料，即暂时放下写作打算，先来完成它。书鸿、开渠均见到，书鸿作甘肃美专校长，开渠作中央美院副院长。我不懂美术，可是过去十年和今后一些工作，大致都是协助搞美术的人学艺术遗产。真正近于一个打杂跑龙套的人物，却十分高兴这个任务，因

为明白对于人民还有益，对国家还有用。可惜的是文史底子太差，记忆力又已经不大得用，材料且不容易集中到手边，因此有时不免感到无可奈何。血压高闻综合治疗有效，到九十月或可着手，主要是能每天有二次，每次十五分钟静坐凝神，也即是老和尚的人定，思想集中、不用，即可使血压平复。你也不妨试试，当地医院不久势必也将推广此一新疗法。又闻治眼疾也见效。

北京已入秋，十月转眼即将到来。这一年我因血压高，什么事也不作，真糟糕，只把个创作材料抄了五六万字，后三个月希望血压能下降，赶出个大样就好！

二弟

八月十二

19600817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入秋晴雨无时，不知体力如何，还望善自保重。这里天气冷热不定，蚊子格外多，像是北京近十年少有情形。家乡想已到收获晚稻时候。我还记得和你到廖家桥分谷子买羊，走过樱桃坳枫树林前，满天红叶飞舞情形。算算时间，应当是四十五六年了。又还记得某年年初一，随同七舅娘过沅州，爬过西望山时，一堕入雪中必须许久才爬得起。人小胆子大，到处撞世界，竟居然活了过来，也是奇迹！即十九年送胡①家孩子返常德，由河边到城门前，检查即有七道岗，我倒满不在乎，其实也够危险！廿三年冬返乡，事实上沿路也并不安静，有些看不见的事情，我却坐了曾芹轩为包定的小划子，一直上行。记得由沅陵包船下行时，半路上还有个背匣子炮的什么同乡，一定要搭船，上船后，问了我许多我不甚懂的话，第二天又即上岸走了，既不会是派来保镖的，自然即是什么探子了。（因这次回来印象，写的两本小书，还是我近卅年写得最好两本！）

这里文代会开了廿多天，已经完结，出席同辈分的多已进入六十年龄，精神都还好，真是生长于毛泽东时代，人也不容易衰老！不过谈写作，恐怕还是得看三四十岁壮年一代

了。因为他们在革命战斗中长成，知道事情可比我们多得多。更有希望、更幸运，即是廿来岁一代青年。最近贵州方面出了本《挡不住的洪流》，贵州革命种种种故事，拿笔的多是部队转业的廿来岁干部，平时还从不曾执笔从事写作的，可是一出手，即得到极大成功！我们家乡如有个工作组，来照样写家乡变化，也一定会有极好成就。新的训练写作方法，是前人不可及的。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搞群众集体写作，既快且好，比过去我们个人摸索可省事省力得多！

我已把牙齿拔得只剩四颗，还开了一次刀，敲去部分牙床，过几天即将重装新牙。大会中还不觉得太累，一回家，坐到桌子前工作到三几小时，眼睛即不免有些模糊，颈部转硬。右手近来也常有些不灵活，常如扭筋，事实上大致还是和脑子机能衰退有关。闻新的气功疗法，治血压见效甚速，到九月里将试试看。主要毛病可能还是和工作有矛盾。近十年工作方式全靠傻记，万千文物和文献相互关系，全在记忆中有条不紊，问到时才说得出问题。东西越见得多，记得熟且准，提出意见也越扎实不落空。由于工作习惯，脑子里似已无空想余地。但是听这里到医院学气功治疗的熟人说，医生说，治疗第一关键，却要人不想具体业务、事情，只想点好山好水，不落实际的东西。如办得到，这对我倒真是返老还童。但事实上若不和工作完全离开，那能不想业务中问题，却回复到四十年前坐在保靖大河边，面对一江清水和大山，作种种不切实际空想？所以要真的治好血压，也许还是得找个机会，再雇只桃源划子，或作大货船搭客，坐回上行船，直达沅州，再坐木簰下行到常德，一定可望把血压下降到百五六十，还有希望再写本《新湘行记》。想这么走走，照理不

其困难，可是却不易成行。因为体力不稳定，这么上路无个伴，家中人和熟人通不放心。又闻泸溪有个林场，风景极好，且去公路不多远，属自治州，我想如能住两个月，也一定会使体力转好些。但和家乡隔得太久，已无一个熟人，自然这种空想更不易实现了。

黄家少兰是不是有个儿子，在民中读书，名黄永清？材具性情是不是还宜于深造？望从旁了解一下，把知道的见告。因为这里忽得南轩舅母一信，要我帮帮忙，接济点学费。我不好回信。我意思如子弟特别好，还可鼓励一下升学读点书。如平平常常，初中已毕业，家中景况又不好，还是劝他找点小事作，或转学一门技术，将来生活比较有保障。或望大嫂转告一下，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也还在作工，一月只拿廿多块钱。家中经济不大好，可不一定要孩子升学，因为学成还是作事，倒不如切实些，学点工，将来生活有保障，对家中也好。还望告告，我并无能力帮人忙。

家乡中人不明白在外面作事情形，也许还以为我是在作大官。不知道有钱捐给学校，是应当作的事情。至于亲戚中不宜升学的，如勉强支持升学，倒近于害了他，将来不文不武，更不易做事！

二弟

十七日

① 胡　指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1931年在上海牺牲。

1960年秋(1)
北　　京

复怀白

——给一位安徽朋友

怀白先生：

奉示，谢谢好意，承过奖，转增惶恐。卅年习作，早已成过时之物，实在不值得再提。因为当时既缺少明确阶级立场，思想性即不高，内容且多不大健康。自传更不足道，新社会重集体努力，不强调个人奋斗，所以更不宜把那些早已过时作品误人害人。我并不是什么有才气的人，一切十分平常，不过在过去时节，因缘时会，有机会用笔，写了几年文章，其实谈成就，是不足道的。近十年因工作于博物馆，在新社会只算得是一个挂名作家，过去作品能不受严格批判，已十分幸事，那里还能说什么才不才？作家中真正有大才大识，而又对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至于新起少壮，更是万万千千，都是有真正本事，作出成绩又对亿万人民向前发展有实在益处的，对毛主席思想有深刻领会，而能用作品体现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我近十年因在博物馆工作，每天必和丝、绸、铜、玉万千文物接触，因此只能就实物出发，写了些常识性说明文章，汇在一起付印成个小册子，内容其实可说不三不四，既不能和科学院专家学术论文比较，也不大适合美术学校专家教学要

求，并且不是什么好散文，不过内容涉及问题较实际，或足供年轻文物同行参考而已。新的文学写作重生活实践，我在博物馆工作，对于新社会中的新人新事，多不熟习，个人见闻既狭，社会变化又格外迅速，想再来从事短篇写作，恐还得先去乡下住几年，并得向年轻作家作品好好学习几年，写的东西才可望符合新的要求。即能这么来努力，成就也还是有限，因为文学作品今昔要求已大不相同，人上了年纪，头脑已不怎么得用，血压经常接近二百，守在桌边到三几小时后，即眼目发朦，头亦转重，再想如卅年前集中一二十小时不离桌边，完成一个短篇，已近于有心无力。即勉力自强，亦不可能有何成果。真可谓辜负了明时盛世，无可奈何！三十年前写作时，同行不多，读者也少，只近于人弃我取，以为这个工作得慢慢来，写个几十年，到笔下成熟后，再来好好的使用到国家所需要方面去。不意并未成熟，就转了业。再回归队伍，和原来同行比，却已落伍一大段路了。有万千年轻力壮充满战斗经验而又素朴踏实的作家，大步飞奔而前，和这些少壮比，我更落后了。即原来同时写作的，如巴金、老舍，也均各自独当一面，各有大量新作和年轻一代读者对面，我却什么通说不上了。这种新陈代谢之快，正反映社会发展变化迅速，对整个社会是极好现象！近来看贵州省文联编印一《挡不住的洪流》，执笔的多青年，内容丰富深刻，许多人虽初次用笔，一出手即得到巨大成功。更新的写作训练，证明可用最短时期即可完成，而且在任何工作部门，只要能遵循毛主席指示，在党的领导下努力，都可望作到文学上的丰收。“专业作家”到不久将来，可能将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

词，向年青人说来也不易理解。因为有了毛主席文艺思想领导，写作再不是什么大事，难事，不过和一般工作差不多而已。人人能写作，大致在不久将来就会实现。记得前年我过南京，看过一回展览会，有两麻袋。一装诗歌廿三万首，另一装廿七万首。这些诗有一特点，即显明在某一时、某一地区，对于生产大跃进必然起过推动作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文学和人的关系，已显明和旧时代不同，从个人欣赏出发来看待文学，未免太旧了；所以我极少想到我还配称什么作家，过去的作品不再流行，也认为十分自然平常而且应该。你来信说的几个旧作，我手边并没有保留，而且几几乎极少还想起过这些书名是我写的作品。因为想它倒将成为一种担负，还不如踏踏实实来作一个公民，尽能力就当前工作，多为人民作点具体有益事情，去掉旧的作家虚名，学习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对国家有益，对个人亦可少犯错误。若尽想到卅年写过什么而自以为是，且以为还可以用旧方法写得出新社会需要的好作品，是近于不合实际的妄想。毛主席一再告我们"实事求是"，近年学的东西，多从为人民服务出发，供给作文史研究教学，及工艺生产所需要，提材料供参考。出土文物已过二百万，传世的亦数百万，出于数千年劳动人民生产创造发明的工艺美术和起居服用事事物物，许多部门在研究方面说来还近于空白点，不是无人注意，即是有人想注意也无从下手。我的工作岗位，恰恰有机会和万千种出土新材料接触，且有机会明白这一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优秀遗产，不仅对于新的文史研究，将有无限丰富发现，即对于新的，目下正以百万人从事的工艺美术生产，及日用不可分的轻工

业品生产，也可得到良好启发。特别是我近年注意的是工艺图案，花纹和造型，所以在为人服务情形下，尽能力去作点事情，也似乎比自己过去作点不三不四小说，还切实有用些，也可望不至于犯太大错误。因为凡事“为而不有”，所有知识都为的是供应别人推进工作、改进工作而准备，都为的是大集体的利益，个人也不求名，不要利，觉得只要体力能支持下去即够好了。生命日趋于简易单纯，也似乎和年龄进展还相合。对新社会不是没有热情，只是热情转移到为人服务方面，即自然和过去一时写作情形大不相同，不为公众注目，好像日益冷落而已。其实目前工作，从国家一盘棋而言，比写点短篇，可能对国家还有用些。因为近年新作家多得很，文代会中即有二千三百出席。至于作文物综合研究的实在并不多，因为事实上比写短篇难一些，而且作来也相当寂寞，不比写小说那么引人注意，越学下去并且还会越加感觉知识不足。尽管他的工作和整个国家进展有一定密切联系，一般人却不会知道，甚至于在大学校里教书的也不知道。但是既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守住，就应当和写小说一样——或者更勤苦些来努力，使工作得到进展和不断提高，才配合得上国家需要！万一国家另外一时还要动员所有作家来执笔写短篇（这次文代大会没有商讨到），且认为我还有希望写得出些较好短篇时，自然会把目前工作结束一下，或搁下一些日子，来试试看。只是意料中能想到的，即再也不可能写得如目前一些少壮知名作家那么生龙活虎的，因为小说离不了人事，我知道的人事都是廿年前旧社会里的，我熟悉的农村，且是卅年前一小角隅里的，近十年祖国变化实在太大，不仅人事

不易把握，即自然景物也大不同于过去了。贵省安徽即是一个好例，近年正拟写个合肥和合肥西乡有关的故事，拟过安徽看看原来地方背景，闻变化太大，旧面貌已不可想象，因之难于着笔。

沈从文

这封信曾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月下小景》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现据原稿编入。

1960年秋(2)
北　　京

致陈大章、李之檀

大章、之檀二同志：

刘福通起义画，求历史空气较强，不落一般历史画套套，似乎以参考另纸所提诸书反映材料为扎实、具体，且不至于错误。工作室和图书室近，还是参考一下当时人活动材料，起稿时可得到启发便利。馆中搞历史画，也有必要这么作，对人民教育作用会大一些。

军器可参考《六国平话》、《蒙古袭来》及《中国兵器史稿》中引用《武经总要》部分，远处如有军事布置，参《刘高祖入关图》，和天籁阁藏宋画《三顾茅庐图》，及《歧阳王世家文物·平播图》。《平播图》原物在馆中，着色十分好，也可商请馆中许可，调看看，一定会得到有益启发。如绘城楼，近距离的参《上河图》，远距离参《事林广记》中的《汴梁城图》（馆中有照相）。馆中历史战争画要见出一种历史气氛，时代特征，以弟拙见，尽可能多参考些有关材料，从实际出发，比凭空想易见功，也较省事。不知二位以为如何。候好。

从文

提出的书面意见，你们似乎都可留下来，将来还有

用，也可供别方面询问时参考。

刘福通起义形象参考材料

(1)《政和本草》中制盐图三幅（其中劳动人民形象极重要，必须利用。）

(2)《全相六国平话》（其中战士、平民、战马、旗鼓等等，作战方法，均十分重要，具体。）

(3) 李孝美《墨谱》（工人装扮重要。）

(4)《西岳降灵图》中猎户平民（画时代虽早些，惟表现方法细致具体，活泼生动，应当参考取法。）

(5) 日人绘《蒙古之袭来图》（在支那兵器编中，及《东洋文化史》元明部分，和《世界美术全集》宋元明部分。《东洋文化史迹图谱》元明部分内均刊载过。绘元兵装束似应根据这个材料。）

(6) 元人《射雁图》（在故宫画册中，绘元军官兵士有用参考。）

(7)《熬波图》（元绘，复刻于董刻丛书中，问史同志可知。劳动人民形象重要、生动。）

(8) 元唐棣《霜浦归渔图》（《故宫名画》二〇五页，三渔夫极好，应参考。）

(9) 元《游骑图》（《故宫名画》二五五。）

(10) 永乐宫壁画中平民。

(11) 平定元墓壁画厨师（馆藏，十分有用，必须参考。和一、二、四、八均具体。）

(12)《岐阳王世家文物》中《平播图》（作战法重要。）

(13) 明刻《水浒》图及《元曲选》图中反映人民斗争形象，及布置空气，有极生动的，还是可以参考。

孙恩起义参考

如另作淝水之役，也得用这些材料才会见出历史气氛。

(1)《通沟》壁画《射猎图》(馆藏口人编《通沟》，背景作山石树木方法也极重要，必须取法。效果极好。)

(2) 敦煌壁画得眼林故事 (即五百强盗故事。平民用木制步盾，短兵，均重要。)

(3) 长沙青釉俑 (时代极接近。)

(4) 景县俑及邓县花砖所反映骑士、步卒等。

(5)《支那兵器编》中晋、南北朝部分。

(6) 宁万寿孝子棺中平民及车骑、屋庐、树石 (此拓本内容极重要，表现方法更有用。值得参考。)

(7)《洛神图》(内中只车骑有用。)

陈大章、李之檀　文物美术工作者，通信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

1960090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近信，知寄乡的东西均已收到。糖粉不妨每天吃点，对体力会增加些营养，因为葡萄糖容易吸收。能好好保住体力，不恶化，就很好了，医药有一定限度，不宜抱过大希望。你的病，有些可能是极小时候官能即已受损害，如眼、耳，不易恢复。有些又由于后来吃酒多了些，使它受损伤，如脑子。加之，人也到了一定年纪，还亏得是解放后生活有一定安定，不然怕早完了。如今还望善自保摄，心静神寂，不要为小事动感情，十分必要！关于亲友中一些弱点，势不可免，不用尽放在心上。俗话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由于旧社会生活发展不同，生活教育不同，一定会各自带来许许多多的渣滓，影响到行为，相处一起，望你要学作长辈（事实上真要学），注意人处，长处，不苛细，许多事就不同了，见得开朗了。更不宜常为小小什么恩怨挂心，例如说到得余[①]对玉书[②]好处，这应当的！即或你自己作了更多好事，如记住，也会成为思想包袱的！无产阶级劳动一辈子，并不以为自己作了什么，学无产阶级，才合理！老六[③]人年青，在路上不招呼你，没有什么关系，可不必见怪。你的年龄、位分，

都应当把心思放在大处，才合道理。如像地方教育进展，生产发展，城乡人民生活，这些事情多关点心，可以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推动工作前进。至于诸亲友间小小是非，尽可不问，不必总想到或记到这人狡猾，那人阴险。其实许多人不老实处，善打小主意处，多是无知识，眼光狭小，又或在环境中除此外无事可为，有些人极势利，趋炎附势，不仅小地方有，大都市一样多，而且或者更突出。你远走四海，见得多，都宜于看得很自然，不在意，就对了。大舅④有些好处，我回想起来，倒还是值得学习的，即在诸亲友中作长辈的态度，能把宽而严相结合。你目前地位，其实还要再进一步，好好的做一个党的助手，在本地对年青人向上努力起鼓动作用，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做人。特别是青年教员，要他们抓学习，才能眼光远大，明天更好的完成任务。因为社会在飞快发展，随同生产发展，要的是各种多面知识。一般大学卒业，知识方面有限，并不解决问题，何况中级学校。要搞好工作，即靠个人在条件限制下好好努力。（我一生得力处，即在工作岗位上非常努力。到用时即见出作用。）多看各种有用书，多读报中大事记载，多研究毛著，多工作实践，多练习用笔，多吸收各种有用知识，才能提高自己。如以县城言，中小教员这一环节，还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干部。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立志气，鼓干劲，爱党，听党的话，对整个地方将来有好处。你精力办得到，也多看看，如报中大事，群英会发言，文代发言，并注意些外国时事，也才有鼓动青年的资本！家乡许多青年，聪明调皮些的，到某一定时候必出毛病，几几乎可说是规律。教育一阵，苦一阵，本质好的还是

可以转好，也会有本来一切很好，而在某一时因偶然错误或即毁去，亦无可如何。总之，这都是不可免的事情。也十分自然。因为社会过大，问题也多，人性格亦不尽相同。即兄弟也各有发展，不能预期荣枯相同。我们家中弟兄即是一例。你如今的年龄、位置，从客观些要求看来，琐琐小事可不管，国家大处宜关心。对青年，则宜明白青年有一定弱点：急于求成，有时不择手段，不老实，易犯错误，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年青力壮，可以学好，希望得到适时的鼓励，有时且在想象不到中会改造自己，向好处发展。我本人即是一个现实例子。你想想看，到米厂上抓骰子时，能说将来会有前途？长时逃学时，家中会想到我能读书吗？即在部队中混日子，也并不上进，只因恰到成年时，读了些好书，发展下去，就改变了。其实到重要关头一扭转，就会变了。家乡中许多年青子弟，本质不能算坏，你能保持一贯热情，帮助他们，还是对的。总之，鼓励人长处，向上，是有积极结果的。只要体力可及，还是好好来作个党的助手吧。耐烦教育可以帮助的人，且把它看成一种应尽义务！陈玉鍪在家乡占据了廿卅年，不仅害尽地方，使得湘西教育十分落后，更直接还害尽了家乡子弟，没有培养出一个在国内站得起的人，总是依赖到他特殊地方势力，寄生下去，鱼肉人民，到头来不免同归于尽！比起来，你倒反而对少数青年人向上起了些鼓劲工作，摆脱依赖他，独自向外闯去。应当在活着时候，还更好的来发挥你这点长处，因为国家能让你目前那么安定活下去，也是肯定你这一点好处的。不宜自弃！也更不宜即对青年容易失望，好好重视人的长处，发展他，把地方一切老的小的力

量全鼓动起来，爱护这个新社会，永远这么作下去，对地方有好处，你自己也才活得更有意义！

对永玉，我觉得应当明白他有弱点，也有更多好处，不断帮助他是应当的。不要总想到不好处。这次被选为美协理事，且升了级，是几年来工作好，能团结，靠拢党的结果。我们应当为他工作有成就庆贺，并希望他更进步才是。永厚近来在安徽教了书，也是好事，至于将来如何，就全看他努力去了。老六在此，见到时也并不叫我，并无关系，他性格内向，和人接触不多，既为党一手培养，一定在工作态度上有些长处，我们未发现。他回来，你想知道北京事，即叫叫他问问，岂不很好？为什么还封建到要人先叫“大伯”才高兴？对于杨三嫂[5]，照我她想，也应当采取主动方式，团结、帮助、教育，因为你知识比他多。闻她和大嫂在作街道工作极热心，这是十分好事情，发挥长处，把工作搞好。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复杂，正要从各方面得经验。大嫂热心也极好，应当鼓励她争红旗，将来进京作先进工作者才对！总之，用各方面办法，帮助这工作进展，这才是作州政协委员的应有积极性。社会在迅速发展，新的工作问题不断出现，把心思转用到这些公共的福利上，新生的事物上，也即是使你精神长远健康一种保证！这十年，家乡变化大，我估计，家乡一定还有些和你差不多，或稍小些年龄的人，在过去社会极得意，现在困难了，坍下了，在卑微职务上过日子，如政府还给他工作，你都应当多了解，尽可能帮助这些朋友，鼓励他们对新社会尽力，提高他们认识，也是帮助党所谓“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意思！——总之，年龄

到了，不宜把许多由旧习惯、旧性情的影响支配自己意思行动，得从目下地方对你希望的作下去，自强不息，作一个年纪虽老精神却少壮的新知识分子，任何情形下也不闹小气，事事向好党员看齐，才合环境需要！要书读，这里总还有，可告朝慧。现在家中许多事都交她。她很好，隔天打针一次，每月连同其他药费，约廿卅元，我们还担得起。

龙虎工作均忙，常是夜里赶装机器，白天回家睡睡。虎虎大致是一生要吃机器饭了，已不会有什么改动。小龙我总还不免希望他搞研究，因为已学了五年电，改作机工，对国家说还是不大经济。惟组织上放他到厂里，一定有道理，近来身体训练得极好，工作踏实，将来一定会能担当较多的任务。（他也能画，当时如学画，倒是方便事，因为我有许多杂知识可教给他。现在学工，这些知识又不是到学校去一年半载能用口教别人别人即可懂的，可惜之至！）正和文学知识一样，学得许多，因为无用处，一用不上，即近于白学了。即想教人，也无人可教，因为究竟要下功夫。现在有些人学什么，总把学习看得十分轻易，认为不甚费功夫，即可完全把握，不肯如我们卅年前用功。由于容易得到一时成功，自然也容易自满，因之学什么都不深入。亦无可如何。大致还得过些日子才会把“学习”风气端正过来。因为谈建国，什么工作总得扎扎实实的作去，才有个好基础！我大致过几天又去龙烟公司，住十天半月再回来。血压经常百八九十，不管他还省事，事情还是尽可能做去。这十年学了不少东西，事事要人作，将把凡是能用的力全用上去。

北京早晚已较冷。拨云散已买得，不日可寄上。什么药

对家乡还得用，这里能买到的还可买些。我还记得五十年前家中总常备有不少药物给人，目下也许还有需要，就办一点。

祖春通讯处可知道?

二弟

九月一日

---

① 得余　作者的二弟沈荃，原名沈岳荃，字耋余、得余、得鱼。

② 玉书　黄玉书，作者的二表兄，黄永玉的父亲。

③ 老六　作者的表侄，黄永玉的弟弟。

④ 大舅　黄鸿绶，字镜铭，作者的大舅，黄玉书的父亲。

⑤ 杨三嫂　杨光蕙，作者的三表嫂。

19600904
宣　化

致张兆和

二姐：

上车时不到七点，在车站已排队一大段。车行约五十分钟，才到清华园站。十一点多才到居庸关站。走走又停停，上下总是换乘客。如为看窗外景物和车中社会面貌，坐这种车比起快车来有意思得多。车上用半斤粮票可买二大烧饼，照我的食量，一顿有一个，已差不多了。沿路峰峦田野多作浅翠绿色，十分好看。出关以后，土木堡到下花园一带是个盆地，庄稼好得很。车上人多大筐小篓带梨子、桃子，拳头大，梳小辫妞儿啃时水汁淋漓，可知必脆而甜。梨多是廿多年在京所见最上一级的。桃子竟从来没见过。问问是买的还是家里的？说是“凭购货证买的。”至于如何买法，即不明白了。柳条筐也编得大小整齐如一，可知是成堆生产。这类东西运到北京，将不下一元一斤，即这么价钱，也会一打而光！又在清华园附近，还见西瓜堆成小山，不下数亩地，也是大而整齐，是待运供城市消费的。

二时到达，天气比北京稍凉，早晚可穿夹衣。粮菜奇紧。早知道这样，那卷海带和两把油菜带来，倒得用也（紫菜还是不妨从信中寄来，大有用）。更不巧是保姆已走，以瑞大舅

爷也同车来，个子比小龙还高一级，同住下来，对于小璋家将不免有蝗虫、粘虫一扫光势。他至少比我能吃一倍。你想想情形，即可知是如何一种不巧！如能寄那个西柿酱，不妨带两罐来（先问问邮局），这里可得用。这回油带得及时，肥皂也合需要。只是忘了带些糖给孩子们，衣袋中那十颗糖，一位小将二粒平分，寒伧。我那么打量：如果要王嫂来一次，坐上八时车来，隔天回去，即可以带那瓶油，两罐西红柿，一卷海带，两把油菜，一点糖和别的什么，肉末酱也好。买来回票，省事（伊拉克①也是珍品）。总之，作运输小队长，带些吃的来，可以解除一些紧张，虽然也未必能根本解决。试想想看，不方便，即不必这么作。出外走走，才深一层明白“节衣缩食”的重要意义。这里干部每人必种菜三百斤。平时亦必用野菜搭吃。来时看到大办公楼后边大院坝晒满野菜，是准备贮下过冬的。每人收干野菜卅斤，是预定的。市民平时菜只日分三两，还不能及时供应。总之，住大城市里人，日子过得还是太好，有些甚至于不合理的好，不比较是不知道的。今年情形不同，家里凡是素菜可干吃的，不妨乘多时晒些干的，留下过冬。粮食方面能留即留下些。红薯上市时，可买的，即照去年梅溪办法，晒干片子，将来可和稀饭同吃。特别副食品尽少买。带来的鱼很好，如菜市还有机会，不妨买两斤，鲤鱼比小鲫鱼好得多，也能搁一二月。这里孩子通长得极好，十分活泼可爱，也不闹，星期天回家来如同过节。我们吃的汤是四嫂手种的西柿子作的，在墙边长得个个绯红，还像是今年仅见的东西，因为北京还不曾见过。

一来即大睡四小时。以瑛等忙得日夜开会。星期天也不

在家。我想九——十号或者可以回来。也许因为吃的成问题，还得早些来合理。初步估计还是一礼拜即回。

从文

四日

血压不大好，高百九十，低百一十，别的不难受，只是晚上睡时头混乱，白天头重些。药在吃。带的够吃。

① 伊拉克 指从伊拉克进口的海枣，当时俗称伊拉克蜜枣。

19600906

宣　化

致张兆和

三姐：

信想可收到。在这里正和四嫂商定，把已写材料核对一下。望你去信窦祖麟，尽可能把所熟四哥情形写来，不怕琐细，有用。写印象也写活动情形，当时他们的打算，看法，及环境。

我们目前是这么打量，到北京后，再想办法找找姓萧的，和范文澜先生，问问所知道的事情。去合肥，实有必要，只是怕那边乡下不能供应吃的，要问问明白才好去。这事或到京后再说。

就这里记录看来，大架子已差不多了，只待贯串补充一些空白点。再即待写！记材料不太费脑力，如当成一个作品来写，还得试试一二章。近来头总是重重的。也许写得顺手，倒不甚费力即可完成一章。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如试写一二章文字无条理，头又转重，恐就得另想办法了。生理限制大。在这里记录分三段，每回一小时，写后一躺下即睡着。能睡即较好，可减轻担负。

二哥　六日

1960091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已从宣化回来。关外冷些，北京日正中时还可穿单衣，早晚也已见秋意。家乡或已到桐子结实如大苹果时，我还记得卌多年前上坟打桐子事。近日你身体如何？望善自保卫，不要因小事生气。应当十分乐观，来鼓舞年青人学习，尽可能帮助年青人向上学好，要鼓励他们相信党，在党教育下多为地方作点事，出点力，共同跃进！昨天在这里听陈毅副总理谈了四小时话，报告外交情形。……说得极有意义。

今年各省灾较重，明年上半年粮食供应或紧张些，所以要全国人民尽可能来节约，有好处。北京大赶秋菜，收成好，这里明春吃菜或不至于太紧张。粮食节约我们每月平均只吃廿三斤，有时还不到，已算得最少了。北京和各省市一样，有大量干部下放，搞农业生产，有的数月，有的一二年不等，科学院也不例外。

朝慧还在打针，隔日一次，恐得有一年半载才会转好。照目前说来，北京医疗条件最好，协和又相去极近，所以家中可以放心。她虽不能入学校，每天还能自修，看了不少书。来往亲友对她印象都很好。她也极知自重，惜物、不浪费，因之和兆和、两个哥哥感情均甚好，和同院住的感情也很好。

性情习惯不会变坏。她会唱歌，新从收音机中学了不少，家里常有点歌声，也显得热闹许多。龙虎还是在厂中忙，在党教育中锻炼得很好，在工作上和对人对事态度上，都不必家中为担心。二丸子因事来京，一晤又回去了。工作也很好。

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而且照习惯一写作体力消耗极大，即需大量吃流质和糖，现在情形却不许可。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大致到十月将试写几章看看效果如何。社会背景虽熟悉，把握问题怕不大好办，因为照实写，也还有不甚宜于当前读者处！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我则因为近十年学的全是文物制度问题，工艺上花花朵朵诸事，用脑子方法是傻记，工作对象是为人服务，为各方面服务。写作小说却要靠明白人事，组织事件变化，准确描叙背景，长于运用语言表现性格思想，这种种和近十年学的均有矛盾，是另外一套知识。把这十年学的完全抛弃，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兼顾并及亦有限度。所以真的要写小说，恐怕还得用个一二年试验摸索时间，写个三几十篇，从失败中取得些新经验，才会见成绩。不是下乡下厂即可解决，因为下乡下厂人够多了，不会写还是难有成绩。我最大困难还是头脑已不甚得用，文字表现力也已经大半消失，许多事能记忆，

可再不能通过文字组织来重现，真是无可如何。

永玉已过广东，将工作两月，刻人民公社木刻一套，一定会作出些新成绩。近十年来，木刻方面出了不少新人，但能在作品中显明具有一种艺术风格，在国际上能给人一种新印象的，永玉的成就还是比较突出。只可惜因为教学需要，正当精力旺盛期，在乡下生活还是不够多，因此还不易把全部精力紧密结合社会新事物。这次去时间较久，热带气候情调又易和工作结合，一定会有新的出色成就。

北京还是不断在变化，有半年不到颐和园，日昨去看看，过去园后西山脚是一片田野，只零零落落有些小村庄，这次一看，才知道早已成一大片高楼工厂或机关，比吉首还大许多倍！完全不能认识。其实东南郊情形也大都相同，隔个一年半载，路也不认识了。只是城里一些大街变化还是比较小些。湖南新瓷、湘绣和工艺品在此展出，湘西土家族编织物也占了三大柜，参观的对之印象很好。将来大有可能会发展到毛毯方面去。瓷器到处有生产，过几年，在一般生产上也会超过景德镇。目前问题还是花纹设计一环，比较薄弱，有待加强。要大量培养新的设计人材，才能突破纪录，作出更新的成就。湘黔铁路闻在赶修，离家乡想不多远！

二弟

九月十八日

编入时已删节关于陈毅谈话内容约950字。

19601010
北　京

致张劲夫

劲夫先生：

我是张鼎和（即张璋，安徽合肥人，西安事变前数月因返乡在安庆被刘镇华害死。）的亲戚，今年组织上让我拟就鼎和一生参加革命工作写一传记式小说，从鼎和爱人吴昭毅同志方面已搜集了部分材料，主要是在合肥家乡时种种活动，及家庭背景。至于在日本、平津、上海活动情形，知道的还不甚明确。闻鼎和公子张以瑞说，有些事情或可从先生方面明白一些问题。不知先生是否还想得起和鼎和工作时种种，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来看看你（或我个人来或和吴昭毅同志同来），听听你的指教？你如工作忙，没有时间见客，或为便中写点材料，也十分感谢。我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住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号，电话：57516。吴昭毅同志本住在宣化龙烟公司她的大女儿张小璋处（小璋在龙烟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现正来北京暂住我家里。极希望你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个回信。

此致敬礼

沈从文

十月十日

此外不知还有什么人和鼎和相熟，人又住在北京，可一谈谈的没有？如能便中示知，格外感谢。

张劲夫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601026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气候转冷，家乡想必已到冻霜打桐子时候。你身体近来不知怎么样。闻摔跤扭伤，天气不好，出门路滑，人上了年纪，宜随时小心，平日或不出门还是好些。闻湖南今年丰收，粮食或不至于过紧。河北和山东诸省，今年灾情比较严重，到明春，或者城市供应也应分受些影响。大家如能各尽可能节约一把，即可减少政府运输部门调动困难。首都下半年来，棉织物均定量供应，有些物品即不定量，也得有本市户口证才许购买，所以东东西西再不至于如过去过节情形，为外来人一购而空。由罐头类均需肉票，肉票有一定数量，所以百货大楼货架上，也还能留下许多金华火腿，供人欣赏，不然也早被一些眼明手快南方老太太争购一空了。菜蔬收成好。日常食物我们除定量供应外，政协还有一供应证，每月可买二斤肉，一斤糖，二斤鸡蛋，又另外还可购一斤半油，所以每到礼拜天，两个工人回家来时，还可以杀杀馋。

今年十月游行，北京市有一千五百个红旗手工人，组织成一个小小队伍，各带了朵大红花，紧接在仪仗后游行，虎虎也在内。他的工作大致还好，且能听党的话，作事又细心谨慎，又识大体，家中对于他将来正可放心。龙龙工作也还

好，惟原学的一门，目前已使用不着，近专作机床装配，并带着新来一年级学生在厂实习。两人身体都甚好。朝慧还在吃药打针，烧已减轻，一时还不宜入学，近来在家中跟兆和学管管经济，也是一种有用学问，因为到了当家时即十分有用。冬天衣服已够，厚呢大衣已改作加染，兆和又送了她一件新短夹大衣，去年还买了件新棉袄，在家出客都具备了，可不用担心。住处入冬整天有阳光，对她身体也有好处。兆和到太原工作一礼拜，已回来，年来瘦了些，精神还好。

我下旬可能去内蒙古参观十天，是政协民族组参观团（我倒希望去云贵），如到时走得开，或可去看看包钢和牧场。写的小说收集材料已差不多，真的动手可能要到明年去了，因为将先为将服装史料搞出个头绪。还要帮到馆中美工人员改作十五幅历史画和塑像（重点有代表性的），我自己虽不能动手，却还会出主意，和年青同志相处已久，凡事一道搞，随时看到“边边庄子”作出来一定会像样些。大致有各二三月时间，必可完成。今年除了开会约三个月，此外时间大部分都在高血压晕头晕脑中度过。近些日子连吃降压灵，每天六粒，另外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睡眠较好，头部不发晕，惟作事一久还不免眼睛发肿，头感沉重，必须躺下睡一二小时，才可回复。总之，用头脑集中来作事，如廿年前工作方式，紧张简直和打仗一样，大致已无可望了。只堆积了一些常识，待要用时，作作顾问而已，自己想要凡事动手，已是有心无力了。即有关业务学习，再想如过去十年前那么日夜读书，许多书且一读即记得内容大略，目下说来，也是不可能了，惟我总和卅年前差不多，感觉到像是生命中还有一种创造动力，待开发，待使用，在适宜环境土壤中，还会开花结果。

正如过去尚未写小说时所感觉到的差不多。大革命后机会好，写小说受拘束不大，生活又还可过得去，我又没有升官发财野心和能力，因之我即写了一大堆作品，特别是从十八九年到廿六年一段时期中，生命力正当旺盛，做了许多事情，也读了许多好书。现在社会情形大变，写作条件本来格外好，稍稍像样子作品即行销大几十万本。有的人还只偶然写了个薄薄小册子，甚至于写了个不到十万字短集子，一年半载间即成了名人，广播电台还把小说读给全国读者听。写诗且像更容易见成绩。还有些花鸟画家，只要肯画，不甚费力涂抹两笔，总可望有出路，国际友人也容易领会，因此许多人作品都印到《十年中国》画册中。我十年来倒不声不响的学了许多文物，也为许多学校作了些基本工作，为博物馆作了些基本工作，都近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除了极少数人明白，多数人通不知道，正像是忙而无功的一种人。本来是应当写小说终生，比巴金老舍更宜写作，但是不巧，工作一转移，用心方法和过去写作完全不同，一天只是尽记文物和文献关系，真可说脑子整个在为博物馆和文物研究工作而转，因此对于写作信心也就逐渐失去了。如果能有一二年各处走动，或许还可望由写写游记再转到老工作上来，慢慢恢复失去信心。但是十年来学的东西，一下抛去，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所以我还打算在体力好些时，能到一个新的瓷厂（或湖南）或丝绸厂（或成都）工作半年，把我学的一些有关知识转用到生产改进上来，对人民会有些好处。即到个什么大学文物室工作一年半载，一定也可以作些事，因为和十年中学的杂碎文物知识，都能结合。事实上即派去专和那些来自国外文化代表团的友人中，陪同他们参观全国博物馆，或许更易起良

好作用，因为我文学艺术什么都懂一些，有话可谈，等于为国家培养宣传员，可惜郑西谛一死，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商量来用用我这点长处了。近来脑子似乎已转好些，惟坐在桌边集中用心三小时以上，总还是眼即有些浮肿，视觉不明，不知何故。已重新配了眼镜。

昨去定陵，为鉴定出土绸缎，工作了两天才回来，寄来几张出土文物片看看。眼药已寄来。降压灵不日当为去问问药房，如买得到，必可寄来。这里有的药不大好买，因为公共医疗机构用药甚多，普通供应必然减少。政府正号召我们“埋头苦干”，全国应当从一个新的起点上来进行工作，才符合要求。人人真正如能拿出当家作主精神来，目下任何困难必然都会可以克服的。

二弟　从文

十月廿六

1960110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你寄来款，经和兆和商量，除留下卅元，余四十元仍汇回。你的厚意，我们都觉得极其感谢，孩子们也明白大伯对他们学习和工作的鼓励和希望。惟目下一家都在工作，穿的吃的都还好，即初来的朝慧，穿的也已经厚薄长短具备，不用担心了，所以还是把钱寄还，留在手边，因为要你帮助的人多，总有用处。钱寄回，希望你莫在意，以为不领大伯厚情！北京因西北寒流已来，气候转冷。照旧习惯，到十一月半左右，或将安装炉子，家中有了两个学工的，到装炉拆炉子时，已不再感到太费事了。今年冬季市郊大种蔬菜，建筑空地多已经充分利用，所以过冬青菜大致已不成问题。油粮一般均已节约，住户一人用油月（旧两）五两，干部八两，加上还有些别的供应，也很可过得去了。粮平均约吃廿四斤左右（定量廿七斤），算来是比一般少些，我们吃得均少。大城市因工业过速发展，在供应上不免有脱节困难，大家如尽可能少吃些，少费些，也即可帮助国家减少这方面麻烦！国际形势从总趋势看，对我极有利，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说，我们总还得努力奋斗五几年，才稳得住，不怕大风雨！特别

是关于吃的生产方面，所以今年把粮食问题注重提出，全国人民在共同努力中，任何困难也必然可以解决。惟新建设工矿区，有的多在西北比较偏僻地方，人口骤增，每一地区常是大几十万人，主副食品均靠外援，因此运输上还是有困难，待克服！例如包钢，闻新工地人口已增至七十万，即以菜蔬供应而言，车运量再大，也不易办。地方又过冷，生长不出偌大青菜消费量，因此为适应这些不断出现新城市，满足食物要求，也许除充分运用中国老式腌干等法，还得发展新的干菜加工业。近来北京常吃到的腌菜、干菜，有些就是从南方来的。家乡闻已有肉类加工，如系限于内销，将来也许还得改进作法，不装罐头，改作别的易带又易收藏方法，省事，省费。家乡本地成问题大致还是燃料，如附近铁路通行，别处的煤或可变更家乡千年来升火方式。如只靠杂木来维持，任何大林区也会伐光的！湘西泸溪中柴林场，因为采伐量大，十年后，也将成另外一种面貌！如柳林岔大水坝作成，湘西或许可全部电化，但大量电料怕三几年内不易满足要求。社会建设太快，供应上矛盾总不可免。今年建设布局重新提出注重发展中小城市，一面可为大小拉平、城乡拉平打下基础，一面且可为更远大问题有备无患。从一般生活供应说，大小城市平均，二三年中或即可以实现，求城乡平均，时间或得长些。这种伟大努力，将是世界上一件大事，世界各国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注意到这个发展。因为这十年工业建设的成就，已经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其他新的设施努力，必然将影响到世界将来各方面。

你一生欢喜看报，从报上得到许多知识。还应当推己及

人，在生活可能范围内，鼓励熟人多从报刊上学习，注意世界国际事情，注意国内政策和运动，对于地方明天十分重要！特别是年青人，要加强学习，才能作个好公民！

并祝你身体健康。

二弟

十一月二日

19601214
北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久不写信，你身体常在念中。我近些日子，血压也高了些，高的到210，低压100。前二礼拜低压还更高。医生已一再要我莫作事。我总是闲不住，好一些又去作，脑子一用，又不成了。心脏也不大好，时微痛，能多睡睡，即轻一些。毛病主要还是不善于休息！躺在家中，也只有一种生活，即看书。事实上却已不宜再看书！希望换个地方住住，没有书可看，气候也好些地方，又无可以去处，因为除非住疗养院。不是疗养院，吃什么即成问题！又不宜于远走，我倒只想到成都住住，真是无可如何。家里孩子们都还好，近日工作方式稍变，一星期可回来看看，房小人多，照例有一位住地下，幸好有个厚厚的垫子可用。

今年北京种白菜还及时，每人分了些白菜，干腌凑合。干鱼供应有时且极好。粮食因小将每次回来必大吃二顿，一人常抵家中二人以上消耗，所以本来还够，近来也不大足了。今年冬天炉子多升煤球，已得不到块煤。也学会了用封口法节省使用。朝慧房中则烧蜂窝煤，兼烧饭用。幸得房子向南，终日阳光充足，所以房中温度比家乡冬天还好过，尽管室外在零下七八度时，房中还不甚冷。

配合政治情况，明年全国剧目可能均将演《卧薪尝胆》，近闻各剧本均将调至京审核。北京的曹禺写话剧，又评剧院搞评剧，我均为提服装家具等杂材料供参考。在博物馆十年，学了许多杂知识，可用到好些方面，特别是工艺生产改良上，用处多！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三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三千个不同形象，由商到清代，三千多年一直不落空。将来还可根据部分材料，加上颜色花纹，因为这方面常识也够用。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作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十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

二弟

十二月十四

19601227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前得信，知可能去州上开会，体力也应当有好转希望。天气入冬过冷，如行动又不大方便，即莫去，总之，保重一些为是。因为究竟人到了年纪。不能比四十年前用“云庐画像”名分闯关东时那么如流水行云来去自如！说起这件事，家乡年青人不仅不知道，年老人也不会有几个知道了。谁也不会料想到云六老先生有这么一项出色手艺和打天下本领！县里对你生活一切均有周到的照顾，是党的伟大关怀，即这一点你也就应当改造自己，从小处作起，先把自己体力保持下来，搞好一些，莫为小小人事琐碎处用心思，学作个在你位置上应做的人，热情饱满的来鼓励家乡年青子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劳动和工作，从亲友中起始，永远从鼓励帮助和团结出发，帮同大家前进！

近来我们在政协学毛选四卷，又另参加文联组织的上西山八大处学习两周，得益不少。国家发展前途无限伟大，个人真渺小之至，正因为如此，目前活得比许多人还从容，不努力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真正是对不起亿万在田里、在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创造国家的人民！从这一点着想，大哥也就一定会明白，我写信时总不忘记要你：一、保重身体，二、

要莫为身边小小人事琐碎挂心，学抓大处，做个六十岁的大人，为地方年青一代发展多多留心！亲友同乡中，过去有些多年来靠作官鱼肉人民，或靠田地剥削人民过日子的，革命后已失去原来依靠，必然有今夕不同情况，即或是年青一代，也还不可免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糊涂思想，思想上到某时节会走回头路，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怎么努力，人民集体虽能教育这些人，可是你若身体健康，老而益壮，在小小碗大城中，也还是可以起些良好作用！特别是学习上，譬如学美术、文学，家乡子弟如善于学习，由于环境良好，还是可望在某种个人特别努力中，打下基础，到另一时即会和永玉或比永玉更出色的人材！条件好，出不了人，大致还是学习方法问题待研究。因为即以北京大地方而言，多少好机会可学，一个人不知用功为何事，即跟着上大学，入研究院，结果也还是有十年过去，什么也不曾学好的。家乡小地方自然就更不待说了。照我理解的问题说，一般学校的学习，总是为一般升学而准备的。真的要学好什么，必须个别特别努力，努力到发痴程度，三五年下去，什么便不同了。所以凡是资质比较聪明的，应当时时加以鼓励学习深入。且先学会不计得失，用一个完全真正战斗情形，持久战斗下去。特别是不要学还不到家，就只想成名，成功，真正学当注意的学不到，打算的却是不应当打算的走近路，结果无例外，中途改图，毫无出色成绩。或因小小成就而自满，终于完事。同年辈亲友同乡中，这么毁去的恐怕不在少数！想挽救也无可如何，因为力所不及！现在社会情形已大不相同，惟不可免还是会碰到"早熟""夭折"果实。近在身边的你，最值得注意，也可为从旁帮助鼓励其向上做人树雄心、立大志。这也是你爱家乡，

爱家乡了弟一份应尽义务！所以我总希望你同意从这方面认识出发，还可把身体弄好，并为地方作一点事情，不辜负六十高年！

孩子们工作都很好，特别是体力健康，长年不离开机器，思想也比较单纯健康。我血压较高，过年后大致在五号左右，即得去专科治血压医院住四十天，受特别治疗。听人说效果显明，有部分人已基本好转。我希望能好转，因为还有好些事没完成！如照目下情况，却什么也难于继续了。因为心脏一血管硬化，心口总常常痛，胆固醇已到二百七十五，低压低时一百十，较上升则百三十。高压百七十，稍波动即过二百，医生总说什么事都不宜再做，可是我一辈子都不曾好好休养过二月以上的人，怎么能完全不作事？即不正规作事，又怎么能不读书？所以还是只希望趁精力来得及，尽可能帮到各方面工作工作！近来且十分盼望能经过治疗，血压能下降，这一试验如失败，大致就只有完全休息，再无望工作了。因为心和头脑事实上已不能担负工作。唯一好的希望，是日昨检查眼底血管，却说极良好，可知硬化还只是心或脑中一部分。

全国政协出文史资料已到十期，由中华书局出，政协编，作内部发行，有不少好材料。你可以商量请本地书局代订，因为我问过这边，你有资格订。刊名《文史资料选辑》。年青人也许看不懂了，五十岁以上的人看来，却可以明白许多事情，这些事情，过去却永远知道并不清楚的。

朝慧在此一切甚好。热还未尽退，在继续吃药打针。近来又加点补贫血药。家中吃的还是相当好。孩子们在工厂工作，消耗大，食量大，每到星期天回来，即"扫荡"我们一

次，把凡是能吃的都吃到了。听医生说，血压高，每天不宜吃过二克盐，我平时多只用无盐酱油。每星期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去学习，即留在那边吃一顿。到政协大礼堂开会时，那边有包子零吃，又贱又好，间或还可买些果子罐头。只是路太远，不方便，一月半月不过去一回而已。

部分工作还是在进行，如服装资料史。就是人手太慢，不大得用。估计至少得有一千左右待画下来，照目下进度恐将得两年时间。事实上，如人手得力，十个月到一年尽够作出来的。我正希望能为写工艺史的帮帮忙，因为知道些问题、材料和提法。又还希望将来尚有机会能去什么日用瓷厂，搞一年花纹和造型改进，协助工作，因为这方面懂的知识，更可说丰富扎实，不好好用到生产上真可惜。其实如到什么丝绸印花布工厂，搞花纹改进也是个好顾问，因为既见得多，又明白好坏，知道什么是现代性。此外若去个什么省或大学博物馆工作一年，也会为把一大堆附陈材料为放上去，增加应有效果。这十年学了许许多多东西，就是准备为各方面应用的。不意这么一来，血压却一直上升，什么米米大小事也难望完成了。真可说糟糕之至！过去只以为会写一生短篇小说，而且深深相信写个半世纪，在作品方面，数量和内容都必然将突过契诃夫或莫泊桑纪录，能通过一切困难，创造出崭新纪录。照趋势看来，也像十分自然。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住，写下去像是必然的结果。不意社会一变，什么也变了，新的要求不同，我工作只有自然结束了。新的学习又和过去工作差不多，拼命学，为得是使工作能突破一般现状，对整个文化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以及艺术生产上古为今用，用得更广泛切实一些。不意“老”这个字却及时而至，倒真是

过去从未料到的！来自生活上的困难，过去几十年前一段，真是现在孩子们不易设想到的，我却完全克服了它，战胜了它。现在衰老来自内部，不免有些狼狈，因为事一作久，脑力一用到某种程度，即不易支持。看情形真不免要打次败仗，使得新的待完成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放弃！昨天我去看《红旗谱》电影，觉得我体力如果还能得用，把今年搞的张鼎和四哥材料写出来，一定还可望比这个作品真实有力得多。因为对各阶层的人物都有一定熟习，且明白如何刻画即可收生动活泼感人效果，又会不太费力即可将背景画出来，给人一种真切深刻印象。体力如够用，我一定还是完成它。而且一定会比《边城》写得好得多。我过去写什么都是事先有一种轮廓，从轮廓就预先明白效果好坏。……目下最成问题即是在如何环境里，体力可望好转，才能把这点生命来和一个比较还有意义的问题好好结合起来！我目前正那么估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十二万字到十五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一种努力。事实上如有那么环境上的改变，譬如说住到南方什么去一年，空想也许即会转成现实的。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这里写了那么多，让我回想起你在四十年前读我另外一种充满同样近于荒唐无稽的空想的长信。当时标点还不懂，我即想写作，且深深相信能克服一切内在弱点和外在困难，写得出一

点东西，写得出一点好的东西。现在又来和你谈这个，也只有你懂得我说的有可能会作好的。只要体力胜任，我就可以把别的困难克服，甚至于写成失败的困难。

二弟从文

十二月二十七